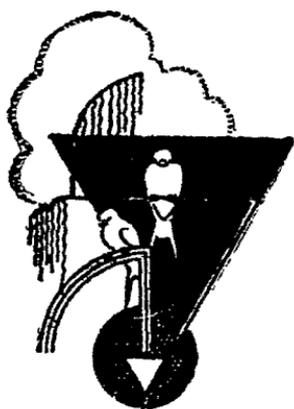


文學筆記
部

庸盦筆記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序

庸齋筆記六卷，咸同時無錫薛福成撰。按福成字叔耘，副貢生，參曾李幕，講經世之學。古文有義法。守嘉禾有惠政，解組後爲崇文書院山長，後除甯紹台道，內擢卿寺，出使英法義比諸國。嘗爭於英廷，創設南洋各島領事，歸升右副都御史。其弟福保，官至四川知府，亦能文章，有青萍軒文鈔。是編所載，多記清季洪楊時鉅公名人軼事，論斷平允，筆法謹嚴，足資史料。向見曾文正公批牘，知陳國瑞之兇暴桀驁，閱此記尤爲詳備。勞文毅公善居危城，可謂福將；多忠勇公家無長物，身無餘財，可謂良將。裕靖節爲提督，余步雲所賣，江忠節爲知府，胡元燁所賣，奸佞誤國，古今同慨。左文襄爲官文恭所劾，幾遭不測，賴有肅順救之。肅順係咸豐三奸之魁，本無足道，惟推服楚賢一事，差強人意。慈安愛嘉順，慈禧愛慧妃，穆宗雖自定之，而終爲慈禧所制；王室婚姻，亦復如是。駱文忠公遺愛於蜀，比之諸葛復生，仁厚足念。張忠武公甘爲盜而不爲賊寇，志氣

可嘉！曾文正公之折李合肥驕氣，胡文忠公之憂外患，真不愧蓋臣卓識！洪楊、本金田會匪，斂錢惑衆，流毒鄉里，已爲知桂平縣事李武愍公、孟羣所掩捕，將殺之；郡守顧杏園不許，遞解回籍，卽被其黨劫去，後遂舉兵反。天意不可挽回，浩劫前定，竟如是哉！閱覽至此，曷勝三歎！河工奢侈如斯，不特威福自恣，素餐可憎！抑何殘忍乃爾？桂林、劉仙，誠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巨蚌成精，係上海、蕭家浜事，戒鴉片烟良法，離婚酷報兩則，尤切中今人之病，不可不閱。他若山東某生夢遊地獄，江南某生神遊兜率宮，狐仙談歷代麗人三大篇，雖作者胸羅全史，以文爲戲，亦無非誅姦諛發潛幽之本意，思以挽回世道人心，有功於名教不少。而意義宏暢，理解精瑩，虛實繁簡，馳騁裕如，文法井然可喜；與一味語怪，筆意兩劣者迥別。

民國廿三年八月下澣南匯讀書太忙生朱益敏撰序

凡例

一是書於平生見聞，隨筆記載，自乙丑至辛卯，先後閱二十七年。所記漸多，始自刪存，其有精蘊，及有關繫者，復各以類相從，不能盡依先後爲次。諸篇於近世鉅公名人，或稱其謚，或稱其字與官，蓋所述之人，生死不同，而所稱之官，又有前後不同者，則以纂述非一時故也。若必追改爲一律，轉失覈實之意，所以各仍其舊。

一昌黎韓子有云：『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茲編亦頗存此意，雖不過隨時涉筆，而所以挽回世道人心者，未嘗不兢兢焉。其次亦有裨經世之學，惟所書善惡，務得其實，善者則盡力表章，不嫌溢美；惡者則慎之又慎，必爲世所共棄者，而後加貶絕焉，以附善善從長，惡惡從短之義。

一是書所記，務求亶亶獨造，不拾前人牙慧，固有當時得之耳聞，而其後復見於他書者，則隨手刪去。亦有一二偶未見及，致未盡刪者，然各記所聞，其用筆亦稍不同矣。

一筆記與文編相爲表裏，凡關係大局之事，與其人最可師法，堪備史料者，既有一二
十篇，刊在庸齋文編矣，筆記中卽不複贅。

一史料一類，涉筆謹嚴，悉本公是公非，不敢稍參私見。卽軼聞述異兩類，無不攷訂確
實。惟幽怪一類，雖據所聞所見，究覺愉悅難憑，以其事本無從覈實也。蓋神怪雖爲
聖人所不語，然孔子又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體物而不可遺。」此天地之功
用，中庸所謂「微而顯」也，故并錄之。

一筆記據平日見聞，隨意抒寫，亦間有閱新聞紙，取其新奇可喜，而又近情覈實者，錄
之以資談助。今於新聞紙得軼聞二條，述異四條，幽怪二條，爲刪其蕪冗，存其簡要，
各附於本類之後。

新式標點 庸盒筆記目次

史料

裕靖節公殉難……………一
 蒲城王文恪公尸諫……………二
 劫數前定……………三
 納相臨洛關之敗……………四
 江忠烈公殉難廬州……………四
 科爾沁郡王擒獲林鳳翔李開方……………六
 溫壯勇公守六合……………八
 張忠武公逸事……………九
 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一〇
 肅順推服楚賢……………一二
 巡撫折藩司之箴……………一二
 庚申杭垣之陷……………一三
 蓋臣憂國……………一三
 咸豐季年三奸伏誅……………一四

慈安皇太后聖德……………一〇
 嘉順皇后賢節……………一一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一二
 賊犯歲星致敗……………一二
 威毅伯攻克金陵……………一三
 李秀成被擒……………一四
 張行洛被擒……………一五
 謝忠愍公保衛天津……………一五
 星變奇驗……………一七
 多忠勇公薨於蠶屋……………一八
 曾左二相封侯……………一九
 駱文忠公遺愛……………一九
 勞文毅公善居危城……………二一
 鄧子久中丞被害……………二二
 潘忠毅公遇害……………二四
 任柱賴汝光伏誅……………二六

總兵陳國瑞驕暴取戾……………三七
 左文襄公晚年意氣……………三九
 樞廷忌滿六人……………四一
 彭尙書迴翔文武兩途……………四二
 談相……………四二

軼聞

四千五百餘年玄鶴……………四四
 鬼神默護吉壤……………四四
 桂林劉仙巖……………四六
 殺字碑……………四七
 學使舊宅……………四七
 入相奇緣……………四八
 查鈔和珅住宅花園清單……………四九
 學政總裁先後甄拔得人……………五四
 某制軍爲乞丐……………五六
 東方三大……………五六
 四子書集註宜熟讀……………五七

窮達有命……………五七
 學使以快短明衡文……………五八
 河工奢侈之風……………五九
 縣令意外超遷之喜……………六〇
 名醫治中消病……………六一
 猛藥不可輕嘗……………六二
 祿命同而不同……………六二
 讞獄引律同而不同……………六三
 六指人冤獄……………六四
 戊午科場之案……………六四
 良吏平反冤獄……………六六
 墨吏設誓受證……………六六
 早慧不壽……………六八
 太監安得海伏法……………六八
 曾文正公挽聯……………六九
 曾文正公勸人讀七部書……………七〇
 聖武記敘川楚教匪謀篇尙未盡善……………七一
 盾鼻隨聞錄當燬……………七一

庸閒齋筆記褒貶未允	七二	知縣被戕	八五
徹員食祿有定數	七三	水神顯靈	八六
死生有命	七三	賈莊工次河神靈蹟	八七
戒鴉片煙良法	七四	武員唐突河神	八八
右旋白螺	七五	河上旋風	八九
孤竹古松附	七五	忠靈破賊	九〇
古塚現寶附	七六	已死七日復生	九〇
述異		獄囚囚官	九一
曾文正公始生	七六	開刀殺人	九二
左侯相之夢	七七	蕘毒一日殺百四十餘人	九二
漢惠帝後裔在爪華島	七七	愚民合忿輕生	九三
徐庶成眞	七九	柁工謀財酷報	九三
郭汾陽王墓被掘	八〇	娶妾得泥佛	九四
桃花夫人示夢	八〇	雷震總兵	九五
馬端敏公被刺	八二	雷殛惡人	九五
張汝祥之獄	八三	雷救人命	九六
知府被刺	八四	劇盜婉言辭雷擊	九六
		雷疑	九六

雷殛學徒	九七
雷擊水缸	九七
一日中雷殛三人一死二活	九八
寧遠府城地震	九九
長沙火藥局災	一〇〇
火藥之災	一〇一
龍陣風之災	一〇二
己丑八月祈年殿災	一〇二
太平火藥局災	一〇三
福星輪船沈沒	一〇四
輪船失火	一〇五
中冷泉真蹟	一〇八
徐州府署中蘇姑墓	一〇八
涇洲大魚獻燈油	一〇九
蛟龍利害懸殊	一〇九
白龍朝山附	一一〇
發蛟附	一一〇
巨蛇出遊	一一一

物性通靈	一一一
物性相制	一一二
雷擊巨蠟	一一三
生吞壁虎附	一一三
蛇跌鼈附	一一四
永平古蹟附	一一四
幽怪	
魁星爲學徒換心	一一五
亡兵享關帝廟血食	一一六
寶應戚烈婦祠	一一七
殉難知縣顯靈	一一七
刼浩前定	一一八
故相索命	一一九
大臣某公轉生爲光州牧女	一二〇
鬼罵陳尙書	一二一
玩視民瘼酷報	一二一
山東某生夢遊地獄	一二二

江南某生神遊兜率天宮	一二六	縊鬼爲祟	一五八
漢宮老婢	一三五	淑靈呵護家人	一五九
北齊守宮老狐	一三九	水鬼白晝拉人	一六〇
北齊李后爲地仙	一四一	水鬼假冒舢板船	一六一
後唐韓淑妃爲眞仙	一四三	鬼笑可畏	一六二
神護漢陵	一四六	新鬼回家	一六二
狐仙談歷代麗人	一四七	庸醫殺人有定數	一六三
牛太守前生爲戰馬	一五一	村童夜陪鬼飲	一六四
明相沈文恭公故宅	一五二	狎遊客遇無常鬼	一六五
嫁女爭花轎釀人命	一五二	楊孝廉遇煞神	一六五
立誓減壽遊庠	一五三	離婚酷報	一六五
麻姑締姻	一五四	鬼魅現形	一六六
扶乩問題	一五五	鬼負壞牆	一六七
扶乩奇驗	一五六	旅鬼索路憑歸費	一六七
城隍神世故	一五六	鎮江府學署中鬼聲	一六八
生作城隍三日	一五七	荒徼人鬼雜處	一六八
死生前定	一五七	鬼欺衰老	一六九
蓬萊仙跡	一五八	東平州牧相尸遇鬼	一七〇

冤鬼鳴冤	一七〇	樹靈報仇	一七四
廳署猫精	一七一	孝子獲福	一七五
鬼買餅哺子	一七一	李遊戎遇魅附	一七六
寧紹台道署內狐蛇	一七二	蘇州瑞光塔蟒蛇附	一七六
蛇死爲祟	一七三	蓄薇祟人	一七七
巨蚌成精	一七三		

新式標點 庸盒筆記

史料

裕靖節公殉難

道光年間，靖節公（裕謙）由知府薦擢封圻，英銳任事，亦頗講求吏治。自禁鴉片煙之事起，葉吉利陷定海，踞之，於是林文忠公以兩廣總督被劾落職，而大學士文勤公（琦善）往代其任。琦相力主和議，許以香港割畀英人，以易定海。是時裕公已署兩江總督，每論時務，慷慨激發，堅持清議，疏糾琦相之咎，而推服林公甚至。廟謨亦已中變，魏琦相職，逮下刑部獄，命將分道出師，絡繹赴浙粵諸省，而裕公以欽差大臣，馳抵鎮海，視師提督余步雲爲之副。當時英人因與琦相議和，已讓定海，而調兵船南駛，朝廷遣總兵葛壯節公（雲飛）、王剛節公（錫朋）、鄭忠節公（國鴻）率師駐守。裕公攜制兵四千，皆由各省分調，崎零湊集，號令不齊，且承平日久，未經訓練，實不耐戰。余步雲尤怯怯巧滑，善結輿援，屢冒軍功，加太子少保。營外掘濠如淺溝，一孺子能踰之，遠近皆知其不足恃也。裕公駐鎮海城內，步雲駐招寶山，一日裕公望見招寶山上有白旗，頗心疑之，乃勸步雲以竭誠報國，且與之盟。步雲僞稱足疾，勉強蒞盟，有一英人名噶哩，以舢板船擱淺，爲浙民所擒，送至大營。裕公命生剝其皮，并抽其筋，以爲馬韁，呼號三日而後死，其聲慘厲異常。英人聞之，怒曰：「中國自命爲守禮義之國，而酷虐不仁如此乎？」一會廣東亦旋和旋戰，久無成議，英遂馳兵船，復攻定海，陷之，三總兵同日戰死。英兵進攻鎮海，用舢板船蟻附登岸，而余步雲守招寶山之師先潰，諸營繼之。裕公自投泮池，水淺不死，得一武弁，負之以趨，僱得小舟，僅與幕



友陳若木與如湖二人，退至寧波，寧波吏民皆已蒼皇驚擾，莫之省者。裕公自登舟，即吞金堅臥不語，陳吳二幕友亦惟恐裕公之急切不能遽死。次日黎明，舟過慈谿縣城，幕友往艙中撫之，已冰，皆喜曰：「公薨矣。」遂往告縣令，殮殮之。余步雲始奏稱退守寧波，而英人陷寧波，步雲奏稱退守上虞，且言裕謙大營先潰，以致各營相繼奔逃。復奏言聞裕謙率其幕友家丁，舟過慈谿，不知所往。於是宣宗皇帝諭旨，歎恨用人之難，謂柔儒無能者，既債事而剛果有爲者，復鮮效也。陳若木者，以字行，宜興人，習刑名，痛裕公之爲步雲所賣也，乃代裕公夫人草訴冤之辭，遣裕公舊僕赴都察院呈遞，而步雲始奉旨逮問。然步雲供辭狡展，又素通聲氣，朝貴多隱爲之地者，獄久不定，將待以不死矣。刑部尚書李莊肅公（振祐）堅執不允，加以刑訊，步雲畏李公之威，一一吐實，不敢復有所隱。讞既上，得旨步雲正法，而裕公亦獲優卹，建祠予諡，飾終之典隆焉。若木由是名聞江南，凡兩江總督到任，必卑辭厚幣，致請入幕，爲上賓者數十年。

蒲城王文恪公尸諫

道光中，林文忠公（則徐）以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禁鴉片煙，與英吉利兵船持海上。宣廟倚任甚至，既而中變，命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馳往查辦，嚴劾林公革職，遣戍新疆，盡撤守備，與英吉利講和。於是輿論譁然，皆罵琦善之誤國，及宰相穆彰阿之妨賢，而惜林公之不用也。其後河決祥符，上命大學士蒲城王文恪公（鼎臨）塞決口，亦命林公赴工效力。蒲城一見林公，傾誠結納，且言還朝必力薦之。及大工合龍，朝命林公仍往新疆，蒲城還朝，力薦林公之賢，上不聽。是時蒲城與穆相同爲軍機大臣，每相見輒厲聲詬罵，穆相笑而避之。或兩人同時召見，復於上前盛氣詰責之，斥爲秦檜嚴嵩，穆相默然不與辯。上笑視蒲城曰：「卿醉矣。」命太監扶之出。明日復廷諍甚苦，上怒拂衣而起，蒲城牽裾終不獲伸其說，歸而欲仿史魚尸諫之義，其夕自縊。是時新城陳孚恩爲

軍機章京，性機警，最爲穆相所寵任。方早朝，軍機大臣惟蒲城不到。孚恩心知其故，乃駕而出，急詣蒲城之宅，其家方搶攘無措，尸猶未解下。蓋凡大臣自縊，例必奏聞驗視，然後敢解也。孚恩至，命其家人急解之，檢衣帶中得其遺疏，其大旨皆劾穆相而薦林公也。孚恩謂公子編修某曰：「上方怒甚，不願再聞此言，若奏之，則尊公卹典必不可得，而子亦終身廢棄。」子而猶欲仕於朝也，不如屏此疏勿奏，且可爲尊公邀優旨，子其圖之。」會張文毅公（芾）亦至，文毅故穆相最親厚之門生，而蒲城同鄉，且門生也，相與共勸編修，編修從之。孚恩代爲改草遺疏，以暴疾聞。上震悼，命成郡王奠茶酒，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孫三人皆俟及歲時帶領引見，飾終之禮隆焉。孚恩袖蒲城原疏以去，返至樞垣，呈穆相，穆相大喜，於是推轂孚恩，不十年至兵部尚書軍機大臣，而張公亦於數年間，由翰林躋卿貳。惟編修以不能成父志，爲蒲城諸門生及陝甘同鄉所鄙棄，亦自愧恨，遂終身不復出蒲城。蕞未幾，而林公召還，復爲陝西巡撫。世俗皆言自蒲城蕞後，官廟常聞空中呼林公姓名，故不久賜還，此說雖未盡然，然亦足見人心所歸仰云。

劫數前定

兵燹之劫，皆有定數，余旣屢著於筆記矣。咸豐癸丑二月，金陵之陷，粵賊募得黔人之善挖煤者，由儀鳳門穴地火攻而入。至同治甲子六月，威毅伯中丞曾公仍募得其人，由太平門外穴地火攻而入，斯事固已奇矣。尤奇者，常州府城，以咸豐庚申四月初六日午時，爲粵賊所陷。今傳相合肥李公之巡撫江蘇也，以同治甲子四月初六日午時，攻克常州，相距而四年，而一失一復，月日時皆不爽，謂非有定數而能如是乎？至如上海，以道光壬寅陷於英吉利，咸豐癸丑，復爲羣匪所踞。迨粵寇之難，四鄉雖爲戰場，而城獨不陷。寧波亦以道光辛丑陷於英吉利，同治壬戌，復爲粵賊所陷。迨光緒乙酉，法蘭西以鐵艦來攻，竟不能入口。大抵兵燹之劫，重於前則輕於後，冥

冥中若有爲之主宰者焉。

■ 訥相臨洛關之敗

故相訥近臺閣部（訥爾經額）之總制直隸也，醋嬉廢事，吏治日壞。咸豐三年，以欽差大臣督兵馳救懷慶，適賊解圍奔竄山西，訥相督兵回防直隸。初有獻計於訥相者，言潞城黎城之間，有一小徑，循太行東出，可由河南之武安，徑趨直隸之臨洛關。近時商賈皆由此往來，其路甚捷，然有險可扼，若遣兵五六百人守之，雖十萬之衆，不能過也。訥相拘守太平時舊制，以爲潞城黎城皆山西地，乃具咨文請山西巡撫派兵守之。咨未及達，而賊已陷潞城黎城，果由此路東出。是時訥相方督凱旋之軍萬餘人，次臨洛關。先一日有冒訥相旗幟，責州縣供張者，蓋賊之先驅已過而北矣，而訥相尙未知也。次臨洛之日，賊衆麇至，官軍倉皇失措，車馳卒奔，萬餘人潰散略盡。訥相以數十人走入廣平府城，盡失其關防令箭軍資軍書等物，幕友吏僕，皆星散，既已不能具奏，廣平知府爲之稟達省垣。是時桂燕山相國（桂良）以刑部尙書駐守保定，爲之入奏，訥相奉旨革職拿問，賊箠以此大張。蓋訥相爲承平太吏已數十年，養尊處優，素不知兵，行軍旣無偵探，又無營壘，加以拘牽文例，故及於敗云。

■ 江忠烈公殉難廬州

新寧江忠烈公（忠源）生平忠孝大節，出於天性，猿臂長身，目炯炯有神，顧盼磊然，與人交披肝瀝膽，終始不渝。尤愛才服善，聞人孝友節義事，務成就開揚之。嘗以公車至京師，曾文正公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是時天下尙承平也。後江公知浙江秀水縣事，卓著循聲，丁憂歸里，會廣西洪楊等賊，勢熾日張，江公出參副都統烏蘭泰公軍事，甚相契洽。烏公旣遇伏殉難，江公遂自募楚勇千餘人，與賊搏戰，楚勇出境勦

賊由此始。全州鑿衣渡之役，以寡擊衆，殺賊數千，破斃賊渠馮雲山，威名大著。嘗率所部援桂林，保長沙，守南昌，厥功甚偉。由縣令，未及二年，超擢安徽巡撫。是時江公方在武昌，庀守具，奉詔云：「楚皖一體，當相其緩急爲去留，不必以成命爲拘。」江公以廬州事急，率所部千餘人，力疾適行，至六安，州城病益劇，復有旨令暫駐六安，俟兵餉齊集，相機前進。廬州知府胡元煒具稟告急，詭言廬州糧械極富，團勇多而得力，江公以爲廬州重地，有可守之資，而棄之可惜也，乃分所部之半，留守六安，自率其半，馳赴廬州，問元煒以守具，則糗糧軍火，一無所有，守城兵僅元煒腹心徐淮所募勇，及公所募六安勇，各數百人，皆新集不足恃。廬州城大而圯，兵勇人數不敷一門之守。江公悟爲元煒所紿，且知廬州城萬無可守，然既已至廬，不肯爲棄城退守計。又怒元煒不能布置於平日，復詭詞貽誤於臨時，每見必斥責之。元煒遂伏匿不敢出。江公巡城，見水西門枕高阜，環城一面皆山，度賊必據山俯攻。因部分文武吏守城，而自守水西門，下令有能助守城者，悉聽廬民赴之者萬餘人，部署稍定，越日賊大至，環城急攻，駕雲梯攀堞，官軍屢擊卻之。賊穴東城，武門爲隧道，公募死士迎隧出，有賊黃襦據隧口，下窺外委馮貴引刀劈削其面，賊驚譟，官軍自城上擲火彈擊之，皆反奔。公守水西門，賊據山引矢射及公幄。公久病，益不支，衆力請公宿城下。賊復穴水西門，伏地雷轟，城崩數丈，公躍而起，手大旗緣堞上，督衆連斃賊目堵築闕口。會援師數道，皆爲賊所敗，城中勢益孤。元煒部勇分守北城，拱宸門勇首徐淮，故縣役也，素無賴，與賊交通，夜開門引賊。城上兵與賊鏖戰竟夕，天且明，霧蔽蔽如雨。江公左右擁公行，公手劍自刎，不殊。都司馬良勳負公疾馳，公齧其耳，良勳負公墮地，至水關橋，自投古塘死之。從公死者，曰布政使劉裕鈞，知府陳源，同知鄒漢勳，胡子黜，副將松安，都司馬良勳，戴文瀾，縣丞艾延輝，與福，時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胡元煒竟降於賊。或云元煒之初仕也，告貸戚友，得數百金，將入都捐從九雜賦。方在渡口，忽有一人來共渡，與語甚洽，因結伴同行入都，後僦屋共居焉。越月餘，其人忽問元煒曰：「子來何事？」曰：「將捐官。」曰：「然則盍將履歷示我？」元煒示

之數日後忽謂元煒曰：「吾已爲子上兌，捐知府矣。子攜來之物，即可作歸費，大丈夫生當斯世，何必齷齪爲小官？且朋友有無相通，我有餘財，豈敢不爲子良圖也？」元煒且驚且喜，遂拜謝云：「不敢忘德而已。」出都到省未久，即奉檄署理廬州府知府。元煒資望尚淺，忽得權守雄郡，復出意外，蓋亦其人爲之經營，而元煒初不知也。及在圍城中，一日忽有人持名帖入署，元煒視之大驚，蓋卽代捐知府之人也。出都後已久，不相聞矣。屬元煒母衣冠迎我，恐涉張皇，令外人知也。元煒迎入，拜述前德。其人謂元煒曰：「子毋然，吾將以十二月十七日下廬州，子能迎降，必受封王之賞，不然則命在今日矣。且子受我德甚大，今廬州兵餉兩絀，決不能守，與其執迷而自速厥死，孰若報德以取富貴乎？」元煒躊躇良久，旣已無可奈何，乃決意從賊。屆期果由元煒所守之門入城，廬民聞元煒通賊狀，方城破時，相率入府署滅元煒之家。元煒降賊，賊使擔水執爨，旋授以僞職，後官軍克安慶，執元煒戮之。噫！捐例之開，仕途龐雜，其流弊一至於此，可不懼哉！當元煒飾詞具稟時，不知其用意何在，或陰受賊計以陷江公，固未可知。夫以江公之忠勳才略，若稍假之年，其所建樹，當與曾文正、公胡文忠公相頡頏，不幸中道摧折，未竟厥施，此余所以詳書其事而感唏隨之也。

科爾沁郡王擒獲林鳳翔李開方

粵賊洪秀全之陷金陵也，遣其僞將吉文元、林鳳翔、李開方等，率悍黨萬餘人北犯，由皖入豫，由豫入晉，由晉入畿輔，連陷郡縣，裹脅日衆，而欽差大臣勝保臨擊其後，頗有斬獲，圍之靜海及獨流鎮。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統領蒙古諸部兵，及京營各將軍都統等，馳往會勦。適金陵賊遣其黨黃生才等，率衆北援，陷臨清州，脅從至五六萬人。勝保與領侍衛內大臣土默特貝子德勒克色楞等，督兵迎勦，賊無食可掠，脅從者解散大半，沿途復被鄉團截殺。勝保晝夜窮追，至豐縣勦滅全股，黃生才被山東官軍擒獲伏誅。其靜海獨流鎮之賊，南竄阜城。

僧邱追圍之賊聞黃生才一股爲勝保所滅相謂曰：「莫余援也已。」遂并力突圍奪越三濠三壘竄至連鎮立木柵掘深濠守之復分其馬隊竄踞高唐州當是時吉文元已被吉林兵射死林鳳翔在連鎮僧邱圍之李開方在高唐勝保圍之高唐賊衆皆百戰精銳糧食充足緣城復立木柵悉用土壘週挖濠溝陷坑又挖地窟賊皆潛居并有地道直通城外每黑夜劫營官軍頗有失亡勝保鑄大礮樹雲梯攻城皆不能克遂築壘挖濠以困之僧邱以咸豐五年正月十九日攻連鎮搜捕餘匪悉數殲滅惟不見林鳳翔擒賊供稱在窟室中官軍窮搜得之則見林鳳翔方在地洞挾二美人宴飲驢呼已將長髮薙去蓋欲乘間潛逃也遂與其黨十一人一并生擒解京誅之僧邱晉封博多勒葛台親王卽移得勝之師馳赴高唐自德貝子以下俱受節制勝保以師久無功逮京治罪僧邱故撤高唐南面站牆兵勇誘賊出巢賊果出城棄其馬隊全數步行竄踞獨官屯屯內本多豪富皆高樓大廈平十八里賊脅民夫用各種大木器週圍堵住內又徧掘陷坑排列槍礮守禦嚴密屯內本多豪富皆高樓大廈外市輒牆十分堅固礮不能入僧邱追至屯外用馬步隊圍圍賊自持旗登樓眺望見我兵近前卽放槍礮勢難驟進僧邱相度地勢知非水攻不可卽擬引運河水以灌之衆謂屯中地勢墳起恐非水力所能及僧邱內斷於心神機密運先於屯外週築圍牆牆外掘濠溝甚寬廣又以掘濠之土加倍內牆布置周匝旋據已革廣西左江道張晉祥稟稱願捐費獨任其事僧邱許之遂挑挖運河自東昌三孔橋起至馮官屯石橋止共一百二十三里計長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丈口寬一丈七八尺底寬六七尺深五六尺不等計需工價京錢五萬二千餘貫自二月初旬起至三月初四日工竣竟引水入濠僧邱旋卽飛飭僱集民夫二三千人或用水車或用巴斗灌入牆內牆外築墩排列槍礮一面令兵勇站立瞭望防賊突出挖牆倒浸一面督役晝夜輪流灌注不息由是漸灌漸滿牆內水深三四五尺不等賊穴糧草火藥盡濕賊聚居樓上我兵用礮不時轟擊賊之柴米漸乏勢甚窮蹙四月十三日巳刻李開方遣其心腹百餘人混入難民內泗水出降意欲藉爲內應僧邱心知其僞訊出被脅難民

遣回原籍；其餘賊黨一百四十餘人，分撥各營，乘夜盡誅之。遂令兵勇越牆逼近土堰，放火燒燬賊巢，賊萬分窮蹙。十六日黎明，僧邸又令兵勇越牆，四面進攻。忽大風驟起，飛沙揚塵，瞬息不辨南北。僧邸即命撤隊。已刻，李逆遣一賊呈送降稟。僧邸諭令限本日午時，先繳軍器，方准投城。約半時許，果來繳軍器，遙見賊隊數十人，高張紅傘，擁李逆前進，志在乘此脫逃。僧邸偕德貝子等逆探其詐，暗令馬步隊數萬人，張左右翼以待之。李逆既入轂中，遂與其黨八十八人，俱在濠邊擒獲。僧邸傳令將八十八人撥入各營，其賊目八人，在營外帳棚守候，但令李逆進見。李逆頭戴黃緞綉花帽，身穿月白綢短襖，紅綢褲紅鞋，年約三十二三。攜兩賊童，身穿大紅綉花衣褲，紅鞋，年約十六七，美如女子，左右拉扇，隨李逆直入帳中。李逆僅向僧邸德貝子等各屈一膝，即盤腿坐於地，兩童東西侍立。帳內總兵以下，皆持刀環立，怒目視之。李逆與二童仰面四顧，毫無懼色，但稱能寬貸其罰，願說金陵諸賊來降，並求賜飯。遂開懷大嚼，笑語如常，旁若無人。僧邸知其心叵測，飯畢遣出，又令八賊目進帳，皆跪見求赦，亦即遣出。遂將李逆與八賊目解至京都，凌遲處死。僧邸查明連鎮高唐馮官屯三處陣亡官弁兵勇八千餘人，設立祭案，將就擒餘匪八十人，並二賊童，網縛挖心祭之。作文曰：「爾官爾民，爲國忘身，沙場戰死，陰靈未泯。天鑒爾志，振我軍聲，渠魁既殲，賊黨悉擒。剖其心肝，慰爾忠魂，尙饗。」僧邸放聲大哭，官弁兵勇，無不墮淚。僧邸前經晉封親王，於是奉旨世襲罔替，並賞肩輿。其餘文武各員，賞賚爵秩有差。

溫壯勇公守六合

咸豐三年，賊陷金陵，分黨往攻六合。知縣溫公紹源徇於民曰：「吾聞粵賊所至，殺掠甚慘，與其束手受屠，不如殺賊而死。今與諸君約，能殺賊者，奪得賊所掠物，任自分之。」六合民素悍，一呼而集者數萬人。賊以六合下邑，不設備，大敗而去。溫公以所獲鎗重，頒於民，民既獲利，又知賊伎倆，氣勢益壯。賊每至，民團輒敗之。一日賊偃

旗息鼓，乘黑夜薄城，而民團未之知。賊豎雲梯，將登城矣。忽見城上燈火齊明，燈有九江王字樣，驟聞天崩地塌之聲，賊疑爲中伏也，驚遁。蓋城內向有九江王英布廟，而火藥局在其中，是夕失火，而居民亦見九江王燈在城上，登城視之，始知有賊，出追之，復大得賊所棄財物軍仗。賊前後六犯六合，皆不克，溫擢至道員，加布政使銜，仍權六合縣事，而江北大帥亦奏請加九江王封號。既而大帥託明阿忌溫公威名，疏劾溫公縱圍肆掠，與賊無異，坐革職，發軍臺。何根雲制軍（桂清）總督兩江，疏言溫公有功，請免發遣，仍令守六合。既而請回復原官八年，悍賊四眼狗圍六合，總統張公（國樑）率師援之，至陳板橋，去城三里，大霧不得進，停軍一時許以待之。天明霧開，疾趨六合，則城已先一時陷矣。溫公遇害，賊刳其腹，殘其尸，聞大軍至，卽棄城去。事聞，贈溫公布政使，諡壯勇。

張忠武公逸事

張忠武公（國樑）謀勇兼優，戰無不勝，保障蘇浙郡縣，垂七八年，吳越之人，至今尸祝。其後兵餉大權，爲共事者所掣肘，功敗垂成，卒以身殉。其奇助偉節，彪炳史冊，無待余之贅述。若其年少時逸事，有人所未盡知者，茲特采輯一二，以著英雄之氣概焉。公初名嘉祥，廣東高要縣人，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然喜任俠，踴馳不羈。年十五之粵西，從其叔父學，賈，願心弗喜也。日與輕俠惡少年遊，其黨有爲土豪所困者，公往助之，殺人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盜藪。盜魁奇其貌，以女妻之，女嫌其疏賤，不可，盜魁欲拔爲己副，其黨又不可。山中例呼盜魁爲老大，其支黨皆爲兄弟稱，自二三四五以下，各以才能之大小，爲次之先後，乃呼嘉祥爲老么，么者第十也。然每出劫，必倍獲，抗官軍必告捷，羣黨皆驚服。一日山中糧匱，因往規越南邊境，名爲借糧，越南人驅象陣來禦，盜馬皆奔，嘉祥使其黨捕鼠數百，明日復戰，擲鼠於地，縱橫跳踉，象見之皆懼伏，不敢動，遂獲全勝，大掠而歸。頃之盜魁病死，羣黨推嘉祥爲盜魁。嘉祥有衆萬人，以兵法部勒之，與之約曰：「凡劫官商，毋得殺人，財貨必留還十之一，俾

得爲商之資本，官民之旅費。旣而官軍討之，山中倉猝無兵器，嘉祥使人揭一竹竿，以禦兵器，戰益久則愈削愈銳，以刺人無不死且傷者，又獲大捷。然兵吏爲所執者，皆禮而遣之，且具書自陳不得已爲盜狀，苟蒙赦宥，願盡死力。及洪秀全反於金田，遣黨招之，嘉祥拒不往，曰：「吾之爲盜，非得已也，豈從叛賊者哉？」向忠武公（榮）提軍廣西，使紳士朱琦爲書招之。嘉祥約官軍壓其巢，出禦而僞敗，乃悉招山中財物，散遣其黨，使歸爲良，而自降於布政使崇光軍前，改名國樑，得旨賞千總銜，歸向公差遣。由此戰必爲士卒先，威名聞天下。蓋公年十八而作盜魁，二十八而折節從軍，爲國虎臣，三十八而致命遂志。平生大小數十百戰，善以寡擊衆，每出己意，坐作進止，率以古兵法暗合云。

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墓府

合肥傅相肅毅伯李公，始以丁未翰林，供職京師，其封翁愚荃先生，與曾文正公戊戌同年也。傅相未第時，嘗以年家子從文正習制舉文，旣得翰林，亦常往問業。咸豐二年，文正丁憂回籍，傅相與其封翁從侍郎呂文節公（賢基）奉旨回籍，治團練，自是遂不甚通音問。厥後皖北糜爛，呂公殉舒城之難，而團練事遂無可爲。傅相旋入皖撫福元修中丞（濟）幕府，中丞傅相座主也。然中丞本不知兵，措注未盡合宜，傅相不甚得志。會粵賊勢益橫，傅相病官軍之退避也，力請大舉一戰。是時鄭軍門（魁士）爲總統，謂：「賊強如此，君旣欲戰，如能保其必勝，願書軍令狀否？」傅相毅然書之。官軍與賊戰而大敗，賊漫山徧野而來，合肥諸鄉寨皆被蹂躪，傅相所居寨亦不守。封翁先已捐館，傅相與諸兄弟奉母避之鎮江，而自出謁諸帥，圖再舉，旣落落無所合。久之聞曾文正公督帥江西，遂間道往謁焉。謂文正篤念故舊，必將用之。居逆旅幾一月，未見動靜，此時在文正幕府者，爲候補道程桓生，尙齋，前翰林院庶吉士陳錦作梅。今江寧布政使舉人許振禕，仙屏，陳錦與傅相本係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

正之意，不得要領。龜因言於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願侍老師，藉資歷練。」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間局面窄狹，恐艤鱸巨艦，非潺潺淺瀾所能容，何不同京供職？」龜曰：「少荃多經磨折，大非往年意氣可比，老師盍姑試之？」文正許諾。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會食，而江南北風氣與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頭痛辭，頃之差弁給繹而來，頃之巡捕又來曰：「必待幕僚到齊乃食。」傅相披衣踉蹌而往。文正終食無言，食畢，舍箸正色謂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遂無他言而散。傅相爲之悚然。蓋文正素診傅相才氣不羈，故欲折之，使就範也。傅相初掌書記，繼司批稿，數月後，文正謂之曰：「少荃，天資於公牘最近，所擬奏咨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傅相亦自謂從前歷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南鍼，獲益非淺。既而文正進駐祁門，傅相謂祁門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謂絕地，不如及早移軍，庶幾進退裕如。文正不從，傅相復力爭之。文正曰：「諸君如廡怯，可各散去。」會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師守徽州，遠文正節度，出城與賊戰而敗，徽州失陷。始不知元度存亡，久乃出，詔大營，又不留營聽勘，徑自歸去。文正將具疏劾之。傅相以元度嘗與文正同患難，乃率一幕人往爭，且曰：「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文正曰：「我自屬稿。」傅相曰：「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文正曰：「聽君之便。」傅相乃辭往江西，閒居一年，適官軍克復安慶，文正移建軍府焉。傅相馳書往賀，文正復書云：「若在江西無事，可即前來。」傅相乃束裝赴安慶，文正復延入幕，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明年吳中紳士，僱輪船來迎援師，文正奏遣傅相募淮軍赴滬，而密疏薦其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可勝江蘇巡撫之任。抵滬未及一月，奉命署理江蘇巡撫，練兵選將，克復蘇常嘉興等郡，遂實授巡撫，加太子少保，賞黃馬褂，雙眼花翎，封一等肅毅伯，勳名幾與文正相並。距出幕府時，僅逾兩年耳。未幾積望日隆，卒歲，文正未竟之緒，文正之志業，傅相實繼之。同治十一年，文正薨於兩江總督官廨，傅相郵寄輓聯云：「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爲門生長，感

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蓋紀實也。

蕭順推服楚賢

蕭順於咸豐年間，始爲御前大臣，貴寵用事，後遂入值軍機，屢與大獄，竊弄威福，大小臣工，被其賊害，怨毒繁興，卒以驕橫僭擬，獲罪伏法，其人固無足論矣。然是時粵賊勢甚張，而討賊將帥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朝臣如胡文端公、彭文敬公、尙書、馬不察、惟蕭順知之已深，頗能傾心推服，平時以座客談論，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識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蘇常既陷，何桂清以棄城獲咎，文宗欲用胡公、總督、兩江、蕭順曰：「胡林翼在湖北，措注盡善，未可挪動，不如用曾國藩、督、兩江，則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議，卒有成功。左文襄公之在湖南，巡撫幕府也，已革永州鎮、樊燮控之都察院，而官文、恭公、督、湖廣、復嚴劾之。廷旨勅下文、恭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卽就地正法。蕭順告其幕客湖口、高心、夔碧涓、心、夔、告、衡陽、王闓運、緞、閩、運、告、翰林院、編修、郭嵩濂、獨仙、郭公、固、與、左公、同、縣，又素佩其經濟，傾倒備至，聞之大驚，遣閩、運、往、求、救、於、蕭順、蕭順曰：「必俟內外臣工，有疏推薦，余方能啓齒。」郭公、方、與、京師、潘公、祖蔭、同、值、南、書、房，乃挽潘公、疏、薦、文、襄，而胡文忠公、上、敬、舉、賢、才、力、圖、補、救、一、疏，亦薦文、襄、才、可、大、用，有名滿天下，謗亦隨之。語上，果問蕭順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長、軍、旅，自當棄瑕用錄。」蕭順奏曰：「聞左宗棠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中、贊、畫、軍、謀，迭著成效，駱、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難得，自當愛惜，請再密寄官文、錄、中、外、保、薦、各、疏，令其察酌情形辦理。」從之。官公、知、朝、廷、意、欲、用、文、襄，遂與僚屬別商，具奏結案，而文、襄、竟、未、對、簿。俄而曾文正公、奏、薦、文、襄，以四品、京、堂、襄、辦、軍、務，勳望遂日隆焉。此說余聞之高碧涓，未知確否。碧涓與緞、秋、皆、常、在、蕭、順、家，教其子者也。

巡撫折藩司之缺

！咸豐八九年間，昆明何根雲制軍（桂清）總督兩江，王壯愷公（有齡）素爲所識拔，以一鹽大使，不數年間薦擢至江蘇布政使，總督藩司互相倚重，而巡撫僚然不能問一事。壯愷氣得志盈，不以巡撫置意中，每詣院謁巡撫，仰面視天，言如泉湧，但自陳其所辦之事，而不請示焉。趙靜山中丞（德轍）大不能堪，而無如之何，竟引疾以去。歸安徐莊愷公（有任）由湖南布政使，升撫江蘇，素聞壯愷之專橫也，思有以折之。壯愷初次上謁，左右兩僕各執白銅煙筒，裝送水煙。莊愷請之曰：「君仕至兩司，尙未知官場通例乎？藩司謁巡撫，但許吸旱煙，不準吸水煙；君雖才略無雙，定例其未可違也。」遣揮二俊僕使去，壯愷愕然出不意，無可置辭，喪氣而出，然於公事專擅如故。未幾何制軍力保壯愷，升任浙江巡撫，而壯愷爲何制軍所壓，終不能收回巡撫之權，隱忍而已。俄而制軍失陷常州，莊愷殉節，遺疏劾之，何制軍竟伏法。

庚申杭垣之陷

咸豐年間，賊擾江西安徽等省，浙江之軍，以常玉山昱嶺關四安鎮三路爲重防，其餘則覘賊所趨，而調撥之。己未十月，江南借浙閩鄉試，皖南之人赴浙者，率由廣德四安徑從安吉孝豐山中抵杭，蓋小路也。自是人始知山中有途徑，而賊亦偵探得之。庚申春大軍圍金陵甚急，僞忠王李秀成欲救金陵，乃以悍賊數百沿路裹脅，由安吉孝豐餘杭越山而至杭郡。巡撫羅壯節公（遵殿）以事出倉卒，未暇調兵，不知所措，數日而城陷。賊進攻滿城，將軍瑞昌悉力固守，而杭城內錫箔匠數萬人，羣起擊賊。又值金陵分大軍繼至，賊仍由此路遁走，大會羣賊，攻陷東壩，乘金陵大軍之虛，攻陷老營，而東南遂糜爛矣。

蓋臣憂國

有合肥人劉姓，嘗在胡文忠公麾下爲戈什哈，既而退居鄉里。嘗言楚軍之圍安慶也，文忠曾往視師，策馬登龍山，瞻盼形勢，喜曰：「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強不足憂也。」既復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文忠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於軍中。蓋如奔馬，疾如飄風。文忠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於軍中。蓋粵賊之必滅，文忠已有成算，及見洋人之勢方熾，則膏肓之症，著手爲難，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齒月初尙書向在文忠幕府，每與文忠論及洋務，文忠輒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噫！世變無窮，外患方棘，惟其慮之者深，故其視之益難，而不敢以輕心掉之，此文忠之所以爲文忠也。

咸豐季年三奸伏誅

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皆於咸豐初年襲爵，俱官宗人府宗正，領侍衛內大臣，而端華同母弟肅順，方爲戶部郎中，好爲狹邪遊，惟酒食鷹犬是務，無所知名。五年夏，官軍既克馮官屯，勦滅粵賊之北犯者，載垣、端華漸以聲色惑聖聰，薦肅順入內廷供奉，尤善迎合上旨。上稍與論天下事，三奸盤結同干大政，而軍機處之權漸移，軍機大臣皆拱手聽命，伴食而已。惟軍機大臣大學士柏蔭資望既深，性頗鯁直，不甚遷就，三奸畏而惡之。戊午科場之獄，竟置柏相大辟，蓋三奸以全力羅織之，欲以樹威。於是朝臣震悚，權勢益張矣。肅順又借鑄錢局一事，與大獄，戶部司員皆褫職，逮問。京師自搢紳以至商店，被其株累破家者甚多，皆怨肅順。次骨肅順恃寵而驕，陵轢同列，是時周文勤公（祖培）以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而肅順亦爲戶部尙書，同坐堂皇判牘，一日周相已畫諾矣，肅順佯問曰：「是誰之諾也？」司員答曰：「周中堂之諾也。」肅順罵曰：「唉！若輩憤憤者流，但能多食長安米耳，焉知公事？」因將司員擬稿，盡加紅勒帛焉，並加紅勒帛於周相畫諾之上，累次如此。周相默然忍受，弗敢校也。諸大臣亦往往受其侵侮，無不飲恨於心，而唯諾維謹。惟大學士翁文端公（心存）引疾乞退，以避之。十年七

月英吉利法蘭西兵船犯大沽，陷東西礮臺，入天津，逼通州，焚圓明園。肅順方以協辦大學士兼步軍統領，與載垣、端華同勸上舉木蘭秋獮之典，巡幸熱河。熱河行宮本湫隘，內外禁防不甚嚴，三奸益得出入自便，導上娛情聲色，實爲希寵攬權之計。迨和議成，英法兵退至天津，留京王大臣疏請回蹕，上將從之。爲三奸所尼，屢下詔改行期。十一年秋七月，上不豫，十六日上疾大漸，召載垣等及軍機大臣至御榻前受遺詔，立皇太子。是日辰刻文宗顯皇帝崩，三奸輒矯遺詔，與御前大臣額駙景壽、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穆蔭、吏部左侍郎匡源、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佑瀛等共八人，自署爲贊襄政務王大臣。又擅禁留京王大臣恭親王等不得奔喪。自是詔旨皆出三奸之意，口授軍機處行之，多未進呈御覽。中外惶惶。八月十日，御史董元醇疏言：「皇上沖齡未能親政，天步方艱，軍國事重，暫請皇太后垂簾聽決，並派近支親王二人輔政，以繫人心。三奸不悅，明日上奉皇太后召見贊襄王大臣，命卽照董元醇所奏行。」三奸勃然抗論，以爲不可，退復以本朝無太后垂簾故事，令軍機處封旨駁還。然恭親王遂得於此時奔赴熱河，叩謁梓宮，端華等頗不以近支視之，以爲贊襄政務之權在我，彼雖近支，何足重輕？蓋三奸中肅順尤專橫狂躁，端華之所爲，皆肅順使之，而載垣又爲端華所使，二王質皆庸憤無能，其攬權竊柄，一以肅順爲主謀云。恭親王先見三奸卑遜特甚，肅順頗蔑視之，以爲彼何能爲，不足畏也。兩宮皇太后欲召見恭親王，三奸力阻之。侍郎杜翰昌言於衆，謂叔嫂當避嫌疑，且先帝賓天，皇太后居喪，尤不宜召見親王。肅順拊掌稱善曰：「是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於公論，而太后召見恭親王之意亦甚決。太監數輩傳旨出宮，恭親王乃請端華同進見。端華目視肅順，肅順笑曰：「老六汝與兩宮叔嫂耳，何必我輩陪哉？」王乃得一人獨進見，兩宮皆涕泣而道三奸之侵侮，因密商誅三奸之策，並召鴻臚寺少卿曹毓琦密擬拿問各旨，以備到京卽發，而三奸不知也。次日王卽請訓回京，以釋三奸之忌，兼程而行。州縣備尖宿處，皆不敢輕居，懼三奸之行刺也。及抵京，密甚，無一人知者。先是載垣等自陳職事殷繁，實難兼顧，意在彰其勞動，詔卽罷其所管。

火器健銳營，外示優禮，實奪其兵柄也。兩宮俟恭親王行後，卽下同鑿京師之旨；三奸力阻之，謂：「皇上一孺子耳，京師頗空虛，如必欲回鑾，臣等不敢贊一辭。」兩宮曰：「回京後設有意外，不與汝等相干。」立命備車駕，三奸又力阻，兩宮不允。乃議以九月二十三日，派肅順護送梓宮回京，上恭送登輿後，先奉兩宮間道旋蹕，載垣端華皆扈從。於是大學士賈禎、周祖培、戶部尙書沈兆霖、刑部尙書趙光合疏稱：「我朝聖聖相承，從無太后垂簾聽政之典，前因御史董元醇條奏，特降諭旨甚斷，臣等復有何議？惟是權不可下移，移則日替，禮不可稍渝，渝則弊生。我皇上沖齡踐祚，欽奉先帝遺命，派怡親王載垣等八人贊襄政務，兩月以來，用人行政，皆經該王大臣等議定諭旨，每有明發，均用御管同道堂圖章，其見其聞，內外皆相欽奉。臣等尋繹贊襄二字之義，乃佐助而非主持，若事無鉅細，皆憑該王大臣之意，先行議定，然後進呈皇上一覽而行，是名爲佐助，而實則主持，日久相因，能無後患？今日之贊襄大臣，卽昔日之軍機大臣，向來軍機大臣事事先面奉諭旨，辨駁可否，悉經欽定，始行擬旨進呈，其有不合聖意者，硃筆改正，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義也。爲今之計，正宜皇太后數宮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權，使臣工有所稟承，不居垂簾之虛名，而收聽政之實效。昔漢之和熹、鄧皇后，晉之康獻、褚皇后，遼之睿智、蕭皇后，皆以太后臨朝，史冊稱美。宋朝之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堯舜之譽；明代穆宗皇后，神宗嫡母，上尊號曰仁聖皇太后，穆宗貴妃神宗生母，上尊號曰慈聖皇太后。維時神宗十歲，政事皆由兩宮裁決施行，亦未嘗居垂簾之名也。我皇上聰明天亶，正宜涵泳詩書，不數年卽可親政，而此數年間，外而賊匪未平，內而奸人逼處，何以拯時艱？何以飭法度？固結人心，最爲緊要。倘大權無所專屬，以致人心驚疑，是則目前大可憂者。至皇太后召見臣工禮節，及一切辦事章程，仍循向來軍機大臣承旨舊制，或應量爲變通，擬求敕下羣臣會議具奏，請旨酌定，以示遵守，庶行政可免流弊，而中外人心益深悅服矣。」會欽差大臣侍郎勝保亦奏請簡近支親王輔政，以防權姦專擅。十月朔，車駕至京師，將至之日，諸大臣皆循例郊迎，兩宮對大臣涕泣縷述三奸欺蔽之狀。周祖培奏曰：「

何不重治其罪？」皇太后曰：「彼爲贊襄王大臣，可徑予治罪乎？」祖培對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問。」太后曰：「善！」乃詔解贊襄王大臣八人之任，以恭親王奕訢爲議政王，從民望也。垂簾典禮，令在廷大小臣工集議以聞。先召見議政王大臣，上面稍東，席地坐，兩宮亦南面坐稍北，皇太后面諭三奸跋扈諸不法狀，且泣下。上顧曰：「阿囊，奴輩如此負恩，卽祈頭可也，請勿悲。」遂與王大臣密定計，卽另派大學士桂良、戶部尙書沈兆霖、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瑛爲軍機大臣。初二日，恭親王率周祖培、文祥等入朝待命，載垣等已先至，尙未知解任之信。蓋三奸解任之旨，及召見王大臣等，已在初一日之申酉間，特命辦事處勿知會怡、鄭二王，故二王皆不知，然已微有所聞。見恭親王等，則大言曰：「外廷臣子，何得擅入？」王答以有詔，復以不應召見，呵止王。王遜謝，卽立宮門外。俄詔下命恭親王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拿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王捧詔宣示，載垣、端華、二人厲聲曰：「我輩未入，詔從何來？」王命擒出，復呵曰：「誰敢者？」已有侍衛數人來前，視二人冠帶，擁出隆宗門，尙顧索肩輿及從人，或告已驅散矣。遂踉蹌擁至宗人府幽之。肅順方護送梓宮，次於密雲，逮者至，門已閉，乃毀外戶而入。聞肅順在臥室咆哮罵詈，又毀其寢門，見肅順方擁二妾臥於牀，遂械至，亦繫宗人府。肅順瞋目叱端華，載垣曰：「若早從吾言，何至有今日？」二人曰：「事已至此，復何言？」載垣亦咎端華曰：「吾之罪名，皆聽汝言成之。」故論者謂三凶之罪，肅順尤甚。端華次之，載垣又次之。蓋肅順之驚悍過於二人，自忖護送梓宮，僅遲數日至京，不至有變。然使俟肅順至而圖之，彼耳目旣廣，布置漸密，則措手較難矣。惟車駕至京，而卽日下詔，辦理神速，爲中外人情所不料，尤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勢云。廷議旣上，請均照大逆例，凌遲處死。初六日詔曰：「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爲奸，專權跋扈，種種情形，均經明降諭旨，宣示中外。至載垣、端華、肅順於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卽以贊襄王大臣自居，實則我皇考彌留之際，但面諭載垣等立朕爲皇太子，並無令其贊襄政務之諭。載垣等乃造作贊襄名目，諸事並不請旨，擅自

主持，兩宮皇太后面諭之事，亦敢違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條奏皇太后垂簾事宜，載垣等非獨擅改諭旨，並於召對時，有伊等係贊襄朕躬，不能聽命於皇太后，伊等請皇太后看摺，亦屬餘多之語。當面咆哮，目無君上情形，不一而足。且屢言親王等不可召見，意在離間。此載垣、端華、肅順之罪狀也。肅順擅坐御位，於進內廷當差時，出入自由，目無法紀，擅用行宮內御用器物，於傳取應用物件，抗違不遵，並自請分見兩宮皇太后，於召對時，辭氣之間，互相抑揚，意在搆毀。此又肅順之罪狀也。一切罪狀，均經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面諭議政王軍機大臣，逐條開列，傳知會議王大臣等知悉。茲據該王大臣等按律擬罪，將載垣等凌遲處死，當即召見議政王、奕訢、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鴻臚寺少卿曹毓瑛、惠親王、惇親王、奕諤、醇郡王、奕謨、鍾郡王、奕詒、孚郡王、奕譞、容親王、仁壽、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刑部尚書、綿、森、面詢以載垣等罪名，無有一綫可原。茲據該大臣等會稱：載垣、端華、肅順、跋扈不臣，均屬罪大惡極，國法無可寬宥，並無異辭。朕念載垣等均屬宗支，以身罹重罪，應悉棄市，能無淚下。惟載垣等前後一切專權跋扈情形，謀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獨欺陵朕躬爲有罪也。在載垣等未嘗不自忤爲顧命大臣，縱使作惡多端，定邀寬典，豈知贊襄政務，皇考實無此諭，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副皇考付託之重，亦何以飭法紀而示萬世。卽照該王大臣等所擬，均卽凌遲處死，實屬情罪相當。惟國家本有議親議貴之條，尙可量從末減，姑於萬無可寬貸之中，免其肆市。載垣、端華均著加恩賜令自盡，卽派肅親王、華、封刑部尚書、綿、森，迅卽前往宗人府空室，傳旨令其自盡，此爲國體起見，非朕之有私於載垣、端華也。至肅順之悖逆狂謬，較載垣等尤甚，亟應凌遲處死，以伸國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未忍，著加恩改爲斬立決，卽派睿親王、仁、壽、刑部右侍郎、載、齡，前往監視行刑，以爲大逆不道者戒。至景、壽、身爲國戚，緘默不言，穆、蔭、巨、源、杜、翰、篤、佑、瀛、於載垣等竊奪政柄，不能力爭，均屬辜恩溺職。穆、蔭、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已久，班次在前，情節尤重。該王大臣等擬請將景、壽、穆、蔭、巨、源、杜、翰、篤、佑、瀛、革職，發往新疆效力，均屬罪有應得。惟以載垣等凶殘方張，受其箝

制，實有難與爭衡之勢，其不能振作，尙有可原。御前大臣景壽卽革職，仍留公爵，並類駙品級，免其發遣。兵部尙書穆蔭卽革職，改爲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佑瀛均著卽行革職，加恩免其發遣，欽此。是日載垣、肅順自絳，肅順以科場鈔票兩案，無辜受害者尤多，都人士聞其將殺肅順，交口稱快，其怨家皆駕車載酒，馳赴西市觀之。肅順身肥面白，以大喪故白袍布靴，反接置牛車上，過驛馬市大街，兒童嘩呼曰：「肅順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礫泥土擲之，頃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將行刑，肅順肆口大罵，其悖逆之聲，皆爲人臣子者所不忍聞。又不肯跪，劊子以大鐵柄敲之，乃跪下。蓋兩脛已折矣，遂斬之。少詹事許彭壽疏請治奸黨，詔曰：「前因許彭壽於拿問載垣、肅順時，請查辦黨援，當令指出黨援諸人實迹。嗣據明白迴奏形跡最著者，莫如吏部尙書陳孚恩，最密者莫如侍郎劉琨、黃宗漢等，平日保舉之人如侍郎成琦、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績，外間嘖有煩言。陳孚恩於上年七月大行皇帝發下硃諭，巡幸河，是否可行，陳孚恩卽有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之語，意在迎合載垣等當時會議諸臣，無不共見其聞。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滿漢大臣中，惟令陳孚恩一人免赴行在，是該尙書爲載垣等之心腹，卽此可見。黃宗漢於本年春間，前赴熱河，皇考召見時，卽以危辭力阻回鑾。迨聞皇考梓宮有回京之信，該侍郎又以京城情形可慮，徧告於人，希冀阻止，其爲迎合載垣等，衆所共知。以上二人均屬一二品大員，聲名如此狼籍，品行如此卑污，若任其濫廁卿貳，何以表率僚屬？陳孚恩、黃宗漢均著革職，永不敘用，以爲大僚諂媚者戒。至侍郎劉琨、成琦、太僕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績，與載垣等雖無交通實據，而或與往來較密，或由伊等保舉，或拜認師生，衆人耳目共見其聞，何能置之不議？劉琨、成琦、德克津太、富績均著卽行革職。許彭壽糾劾各節，朕早有所聞，用特懲一儆百，期於力振綱繩。載垣、肅順三人，事權所屬諸臣等，何能與之絕無干涉？此後惟有以寬大爲念，不咎既往，爾諸臣亦毋須再以查辦奸黨等事，紛紛陳請，致啓訐告誣陷之風。惟當各勤厥職，爭自濯磨，守正不阿，毋蹈陳孚恩等惡習，朕實有厚望。

焉！未幾查鈔肅順家，得陳孚恩手書，有不臣語，乃復逮成伊。先是載垣等擬進年號曰祺祥，已頒憲矣，有言其意義重複者，遂置不用。初九日甲子昧爽，穆宗殺皇帝，御正殿即位，禮成大赦，以明年爲同治元年，上皇后皇太后尊號曰慈安太后，聖母皇太后尊號曰慈禧皇太后，垂簾聽政。先是欽天監奏八月朔旦，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登極之日，久陰忽霽，八表鏡清。於是權姦既去，新政如旭日初升，率賢並進，內外協力，宏濟艱難，遂啓中興之治。

慈安皇太后聖德

慈安皇太后以咸豐初年，正位中宮，當時已有聖明之頌；顯皇帝萬幾之暇，偶以遊宴自娛，聞中宮婉言規諫，未嘗不從。外省軍報及廷臣奏疏寢閣者，聞中宮一言，未嘗不立即省覽。妃嬪偶遭譴責，皆以中宮調停，旋蒙恩眷。顯皇帝幸熱河逾年，龍馭上賓，當是時肅順專大政，暴橫不可制，太后與慈禧皇太后俯巨缸而語，計議甚密。於是羈縻肅順，外示委示，而急召恭親王，至熱河，與王密謀兩宮及皇上奉梓宮先發，俾肅順部署後事。既至京師，則降旨解肅順大學士之任，旋革職拿問，遂誅之。肅順素蓄異謀，以皇太后渾厚易制，故忍而少待，不意其先發制之，臨刑時頗自悔恨云。於是兩宮太后垂簾聽政，首簡恭親王入軍機處議政事。當是時天下稱東宮優於德，而大誅賞大舉錯實主之。西宮優於才，而判閱奏章，裁決庶務，及召對時諮訪利弊，悉中窺會。東宮見大臣吶吶如無語者，每有奏牘，必西宮爲誦而講之，或竟月不決一事。然至軍國大計所關，及用人之尤重大者，東宮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額手稱頌。同治初元，覽曾文正公之賢，自兩江總督簡授協揆，以正月朔日下詔，凡天下軍謀吏治，及總督巡撫之黜陟，事無不諮，言無不用，中興之業，於是乎肇矣。何桂清失陷封疆，厥罪甚重，刑部已論斬矣。陰斫同鄉同年及同官京朝者十七人，上疏救之，朝廷幾爲所惑。東宮太后獨納太常寺卿李棠階之奏，命斬

桂清以警逃將，天下爲之震肅。尋以李棠階碩望名儒，命爲軍機大臣；一歲中遷至尙書，其後頗多獻替，勝保以驕蹇貪淫，逮下刑部獄，亦用棠階言賜死。天下頗以爲宜。金陵蘇浙之腹也，曾李左三公錫封侯伯，實出東宮之意，而西宮亦以爲然。及太監安德海稍稍用事，潛出過山東境，巡撫丁公寶楨劾奏之，東宮問軍機大臣以祖制，大臣對言當斬，卽命就地正法。天下皆服丁公之膽，而頌太后之明。西宮太后性警敏，銳於任事，太后悉以權讓之，頹然若無所與者。後西宮亦感其意，凡事必諮而後行。毅皇帝孝事太后，能先意承志，太后撫之亦慈愛備至，故帝亦終身孺慕不少衰。雖西宮爲帝所自出，無以逾也。毅皇后之立，實太后以其端淑選中之，蓋其聖德爲相近云。邇年以來，太后益謙讓未遑，事無鉅細，必待西宮裁決，或委樞府主持，或者以天下大定，可以垂拱而治，故益務韜晦歟？

嘉順皇后賢節

國朝家法遠軼漢唐宋明之上，而尤有亙古所未睹者，一則開創之功，與中興之業，皆出皇太后訓政之力。一則以椒房之貴，而殉大行皇帝於百日之內，如穆宗毅皇后是也。后爲今承恩公崇文山尙書之女，幼時卽淑靜端慧，崇公每自課之，讀書十行俱下，容德甚茂，一時滿洲蒙古右族，皆知選婚時必正位中宮。同治十一年，穆宗皇帝將行大婚禮，后與鳳秀之女俱選入宮。當是時，后年十九，慈安皇太后愛其端莊謹默，動必以禮，欲立之。鳳秀之女王十四，慈禧皇太后愛其姿性敏慧，容儀婉麗，欲立之。兩宮意雖各有所屬，而相讓未決，乃召穆宗俾自定之。穆宗對如慈安旨，於是乃立后爲中宮，而封鳳秀女爲慧妃。大婚之夕，后應對頗稱旨，穆宗使后背誦唐詩，無一寬字，穆宗甚悅。慈禧皇太后憐慧妃之未得尊位也，召穆宗諭以慧妃賢慧，雖屈在妃位，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嫺宮中禮節，宜使時時學習，帝毋得輒至中宮，致妨政務。穆宗性至孝，重違太后意，而又憐皇后之不得寵

於太后也，乃不敢入中宮，亦竟不幸。慧妃常在乾清宮獨居無聊，既而有疾。慈安皇太后偵知，諸太監越禮狀，於是兩宮太后輪流省視，帝疾稍瘳。太后回宮，亦召皇后留視之。皇后權素輕，不能以威讐諸太監，又性差澀，守法，帝亦命皇后回宮，每苦口極諫，然後去。無何，疾復大作，龍馭上賓。慈禧皇太后召皇后訓責，備至。蓋本朝家法最嚴，又值太后哀痛之餘，故不覺有疑於皇后而責之過深也。今上卽位，皇太后懿旨，封爲嘉順皇后，而后自穆宗之崩，懃極誓以身殉，遂不復食，以光緒元年二月二十日崩，年二十二，距穆宗大行，未百日也。嗟乎！自古烈婦殉夫者多矣，若以椒房之貴，猝遭變故，攀龍偕逝，則前古所未聞也，豈不懿歟？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

占驗家謂五星同在一次曰合，同在一宿曰聚。咸豐十一年八月丁巳朔，有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從填星也。考是日卯正，日月同在張八度，歲星熒惑在張五度，太白在軫三度，填星在張九度，辰星在張七度，蓋日月與木火土水四星同聚一宿，惟太白在軫，然與日月及水土二星相距不滿三十度，則猶可謂之合也。尤難遇者，五星皆順行而無遲留退逆之愆，且皆晨見而不伏匿，斯所以爲盛瑞也。是歲官軍卽以八月朔日卯刻克復安慶，由此各路大帥相繼奏捷，甫逾一紀，而粵捻苗回諸巨寇，以次蕩平，中興之功，何其偉也。占驗家又謂自張至軫爲楚分野，是時輔朝中興者，如曾文正公、胡文忠公、江忠烈公、羅忠節公、李忠武公、李勇毅公，以及今相國恪靖侯、左公、巡撫威毅伯曾公、前陝甘總督楊公、兵部侍郎彭公，皆係楚材，可云極盛。惟今相國肅毅伯李公，所屬淮部諸將，皆係皖人，然春秋時，皖北安廬鳳潁六郡，本皆楚地，則分野占驗之說，似不誣矣。沈約宋志謂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入關，五星聚東井，大抵皆隆盛治平之象，然則中興景運，尙未艾也。

賊犯歲星致敗

天文家又謂歲星所在之分野，其國有福，伐之者敗。春秋時越得歲而吳伐之，史墨以爲必受其殃，既而吳果爲越所滅。同治丁卯四五月間，捻酋任杜賴、汝光等竄入山東登萊青一帶，官軍依膠萊河築牆而守，蓋欲拘之海隅，而以勁兵驅殄之也。余於五月杪，夜觀歲星在危宿，光甚明亮，夫虛危齊之分野，乃濟東秦武登萊青諸郡也。登萊青得歲而賊擾之，理當敗滅。余謂論地勢則如獸入阱中，論天時則彼自犯歲星，不滅何待？俄而賊乘膠萊河尾海灘乾涸，尙有數十里營牆未築，潰防而出。余拊髀驚歎，以爲天時地利究難盡恃也。幸今伯相李公早依運河築牆，以防賊之竄逸，賊猛撲河牆，不能逞志。迨九月間，銘軍會合諸軍擊之，安邱濰縣之間，槍斃任柱，竟殲巨股，仍在虛危分野也。余乃信天時地利實有可憑云。

威毅伯攻克金陵

宮保威毅伯曾公之圍金陵也，猛攻二年，盛暑歷兵，迄不能下。自朝陽門至鍾阜門，開地道三十三處，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煙，灌以沸湯，則趨者倖脫而慙者就殲。蓋每穿一穴，爲賊所覺，而將士須臾殞命者，率常數十百人。一日穴地已過城根，賊尙未覺，會賊有以槍插地者，穴內軍士見槍首入地，疑賊已覺而刺之也，急以手引槍入地數尺。賊始知官軍在地下，復迎擊之，官軍或退或死。復開地道，或爲山石所隔，或將近城根，賊酋李秀成登陴遙望，見其上草色，輒知下有地道。官軍既克僞天堡城，卽所謂龍脖子者也，在太平門外，高踞鍾山之頂，俯瞰城中，提督李臣典等與公密商，排巨礮三層於其上，晝夜對城轟擊，無一息停。城堞皆頽，賊不能立足。曾公始下令軍士各持柴草一束，擲之城下，高與城齊，示將由此登城者。賊併力嚴備，不暇他顧，又隔於柴草，不能瞭望。官軍於近城龍脖子山之下，覓得一隙，乃前數月所開，爲賊所覺而中廢者。曾公知賊不復防此道，派千人由此挖至城下，實火藥三萬斤於其中，封築完固，填以大石。口門留一

穴，以粗竹數丈爲引綫，貫入穴中，竹內用大布數匹，包火藥實之，及期各軍嚴陣以待。火始入時，但聞地中隱隱若雷聲，約一點鐘之久，俄而寂然，衆又以爲不發矣。忽聞霹靂碎旬，如天崩地拆之聲，城垣二十餘丈，隨煙直上，萬衆矚目，咸見是城窳入雲霄也。大石壓下，擊人於一二里外，死者數百人，諸軍由缺口衝入，其上有黑雲一陣隨之。旣而城中火起，共見火光中有若金星一箇，騰入雲端，繼有白光一道衝上，蓋皆寶氣所化也。先是咸豐三年，粵寇之陷金陵也，募得一黔人善掘煤者，掘地道自儀鳳門入，及官軍圍金陵，黔人復在軍中，曾公使挖地道，自太平門入，噫！一省垣也，而得失係於一挖煤者之手，亦異矣。曾文正公旣至金陵，修治缺口，鑿石識其處，銘曰：「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

李秀成被擒

金陵之拔也，僞忠王李秀成借一童遁走方山，突遇樵者八人，有識之者喏曰：「若非僞忠王乎？」秀成長跪泣曰：「若能導我至湖州，願以二萬金爲壽。」樵夫相與聚謀，以爲不如執獻大營，金其焉往？且可獲重賞，遂糜之以歸，其村名曰潤西。是時秀成與其僮兩臂金條脫皆滿，又以一騎負箱篋，皆黃金珠玉寶貴之物，約值白金數十萬兩。村民盡拘之一室，其珍寶尙未敢分也。村民陶姓者，八人之一也，時有族人在太平門外李臣典營中，將往告之。道過鍾山，腹中饑渴，時提督蕭孚泗駐營鍾山，營中有伙夫，素與陶姓相識，遂入少憩，語及獻俘事。伙夫以語親兵，親兵以告統領，乃使一人留陶姓，與之酒食，雅意繫維，不使得行。孚泗自率親兵百餘，馳抵潤西村，以秀成歸，盡收其珍寶，將并殺陶姓，以滅其口。伙夫陰告之，分以寶珠五枚，良馬一匹，俾乘夜逸去。孚泗竟以擒獲秀成，膺一等男爵之封，其後威毅伯曾公微聞其事，賞村民八人白金八百兩，復爲營中親兵分去，僅以五十兩畀八人者，其分之。

張行洛被擒

張行洛爲捻寇渠魁，跳梁十年，官軍無如之何。同治癸亥，行洛爲僧邸所敗，以五千人保於尹家溝，僧邸率大軍圍之。行洛自知勢不敵，以數百人突圍出，僧邸召騎將恆齡率數千騎追之，擒斬賊黨略盡。行洛以二十人奔西洋集，圩主陳大保故賊黨也，甫於是日降官軍，而行洛夕至，天保納之，陰遣人馳報宿州署中。時西林宮保（英翰）署宿州知州，率壯丁二百人赴之，直至行洛臥所，行洛方吸洋煙，英公呵之起曰：「汝非張洛行乎？」曰：「然。」曰：「從我走。」乃併其甥姪數人，皆擒以歸，解送僧邸軍前，凌遲處死。僧邸保獎英公候補直隸州，後以知府用。朝廷頗嫌以賞薄，未數月，擢知穎州府，旋遷鳳穎六泗道，兩年間遂至安徽巡撫。

謝忠愍公保衛天津

咸豐三年，賊北犯畿輔，長蘆鹽運使楊霽爲防禦計，捐廉製洋槍五百桿，招募壯丁，在署教演，號曰蘆團。旋奉旨派前任浙江巡撫梁寶常等協同天津地方官辦理團練，闔縣紳商立義民局二十八處，每局五六十名，按期訓練。縣人張錦文者，前爲驛見亭河帥家丁，爲司庖政，繼以鹽筴致富，倡捐團練經費，並上守禦策於鹽政文謙。鹽政善之，令箭一支給錦文，俾籌布置。錦文自練壯丁三千名，號曰鋪勇。當是時，天津鎮協各兵連年徵調在外，城中惟有蘆團鋪勇，而義民二十八局，散布一縣，通計惟有數千人。天津地平行，無險可扼，悍賊七八萬，由南而來，自春徂秋，寇氛日逼，民心大震。八月朔夜，疾風甚雨，城西芥園河隄驟決，天津道張起鵬督率官弁，馳往堵築，見有紅燈隱隱前導，奔流隨之。此隄高與城齊，地勢東窪西仰，乃水不東趨，反灌西南，居民廬舍無恙，而城南彌望汪洋，倏成巨浸。靜海滄洲來路，及諸歧徑，皆沒於水，僅存大道而已。決口前一日，隄上有二人徘徊往來，

一人曰：「當在何處？」一人指曰：「此處即可。」衆咸異之。次夜隄潰，卽所指處也。九月二十六日，偵知賊已入滄洲境，錦文夜謁縣令謝子澄曰：「寇逼矣，當奈何？」謝公曰：「無餉，無以辦事，爲之奈何？」錦文獻粟錢四千緡，爲募勇費，且謂賊勢鷓鴣張，非遇其銳氣不可。明日募夫萬餘，掘長濠於小稍直口，復以席裹土如鹽包然，疊成礮臺，置礮盤六座於臺上，卽日工藏。錦文入見縣令，告之曰：「昨夜獄犯喧譁，恐生變，奈何？」錦文曰：「莫若擇其罪不至死者出之，激令殺賊贖罪。」從之。同民劉繼德者，甫出獄，振臂一呼，同民奔集者千有餘人，遂率赴教場聽令。適錦文豫引鹽課銀二萬兩至，儘數易錢，分寫小票，以給勇糧。官紳議誰可督隊者，謝公奮然請行，衣短後衣，持槍上馬，練勇至城西小園駐焉。先是邑人賈慶堂獻策，恐賊於水淺處偷渡，村民有弋鳧者，善用排槍，置小舟上覆以席，推行水中，百發百中，僉呼之爲雁戶，宜招募設伏，以備不虞。官紳皆以爲然，倉猝募五百人，是日使慶堂率往，伏於稍直口之東南。二十八日，閩郡文武齊集教場，忽一老人來營曰：「賊已在城西黃家墳造飯矣。」言訖不知所往。登臺瞭望，果蜂擁而來，謝公率衆迎勦，蘆園檣槍乘勢堵截，縣民數萬，持械相助。賊首名小禿子者，矯健絕倫，賊中呼爲開山王，手執黃旗，左右指揮，迅奮剽疾。我軍以火槍擊之，擊上則鼠伏，擊下則獾騰，槍甫止則隨煙而進。有大沽老卒喏曰：「是賊狡，非巧取不可。」乃以兩槍上下交擊之，立斃。則氣奮猶奮，突而前，至設伏處呼渡。雁戶伴應，推舟前行，拒賊數武，號鑼一聲，排槍轟發，賊紛紛倒地，蓋以爲水雷，遂大潰。是役也，賊因水阻，迂道東走，僅遲至一日，而稍直口得以爲備。且歧徑皆淹沒，可豫料賊所至，而以全力專備一路，斬賊五百餘，而我兵勇無一傷者。由是小稍直口改名得勝口，旌戰功也。是時惜無大軍夾擊，不能一鼓殲賊，又以賊衆我寡，未敢遠追。賊遁至楊柳青，旋據靜海之獨流鎮。十月十七日，督師大臣勝保始統大兵，由深州至天津，旋赴獨流鎮勦賊，並調謝公至大營，辦理糧餉，帶練殺賊。十一月二十三日，副都統修鑑擊賊獲勝，殺數百人，因拽取濠板，被賊攔圍，手執長子，殺賊數人而死。謝公馳往援救，身受七傷，赴水而死。勝保奏聞得旨，謝子澄

著贈布政使銜，卽照布政使陣亡例賜卹，並給騎都尉世職，入祀京師昭忠祠，准於四川原籍建立專祠。修鑿謝子澄並准於天津陣亡地方，合立一祠。謝公旋予諡忠愍，而天津紳民先於西門外雙廟街建立謝公祠。光緒六年，始合祀修公，改號雙忠祠，然津人尤虔事謝公，每遇誕辰及死之日，皆有賽會。張錦文因頻年捍寇，有功桑梓，縣人前後贈匾額數十方，大吏入告，賞給一品封。其子汝霖由道員加二品頂戴，孫鴻壽欽賜舉人。錦文既卒，縣人附祀之雙忠祠內。竊思天津癸丑一役，官紳戮力，天人相應，用能擊敗粵寇，保全郡城。當時合羣策羣力，以此功主其事者，殆不止謝公一人。况縣令秩稍微，事權所屬，在名位素高之官紳。厥後謝公獨尸其名者，則以其慷慨激發，願爲前驅，成功指顧，旋以殺賊捐軀，合於能禦大患，以死勤事則祀之義。至今廟食一方，而錦文亦得附祀焉，所以報之者隆矣。夫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當粵賊披猖，時事孔棘之秋，顯皇帝側席求賢，有能倡衆殺賊者，往往不次超擢。謝公已升知府，將大用矣，忽而臨陣死綏，此天津父老所以尤感唏不置也。楊需以捐募盧團，天子謂爲知兵，由長蘆運使擢湖北巡撫，連擢湖廣總督，統兵勦賊。後以遇寇退避，失陷列郡，貽誤封疆，褫職逮問，尤可見偶值事會，僥倖居功者之不足恃也。

星變奇驗

天文家每測象緯，以占人事之吉凶，其法由來舊矣。西人則謂星行有一定之軌度，與人事毫不相涉，以是習西法者，但精測算，而不言占驗。然見於史冊者，數千年來治亂禍福，往往十驗七八，其說有未能盡廢者。余所親覩，如咸豐十一年五星聯珠之瑞，旣誌之矣。又如咸豐八年九月，彗星出西北，其芒掃三台，並及文昌四輔，月餘乃滅。余謂三公中必有當其災者，未幾而科場之獄興，軍機大臣大學士柏蔭，以失察門丁舞弊，肅順等復深文周内，竟罹大辟。十年七月，癸惑入南斗，是時英法兵船犯大沽北塘，陷踞砲臺，入天津，逼通州，天子以秋獮駐蹕

熱河。十一年五月，彗星復出西北，長數十丈，犯紫微垣及四輔。余見其芒彘熊熊，幾及帝座一星，心甚憂之。至八月而文宗龍馭上賓。光緒八年，法蘭西始謀越南，端倪大露。是年八月，彗星見於張翼之間。余謂越南分野在翼軫，而彗所以除舊布新，越其爲法所併乎？未及三年，而越南全國果盡歸於法矣。夫天象變於上，人事應於下，有不期然而然者，孰謂天文家占驗之說，不可盡信乎？

多忠勇公薨於盩厔

欽差大臣西安將軍多隆阿忠勇公，由黑龍江馬隊從征喀什，活擢大帥，身經數百戰，料敵如神。其奇勳偉績，尤在廬桐之間，摧滅粵寇陳玉成，實能轉移天下全局。曾文正公嘗稱其智勇兼備，爲中興名將第一。同治元年，提師入關，嘗以親兵七十人解南之圍，以二千人破捻寇五六萬之衆，伏尸四十里，山前巨壑，窈不見底，人馬層積，填與路平。驅勦回寇，如風掃籬，其計畫常出人意表。卒而迫之山谷之間，大川之旁，殺賊動以數萬計。陝西叛回幾盡，將移勦甘回矣。適漢匪藍大順由蜀竄陝，陷鞏蓋屋城中，老賊僅數百人，皆從人數亦不甚多。多公引兵圍之，大順百計守禦，城小而固，久不能拔。朝廷既知賊勢之衰，又以多用兵素稱神速，訝其師久無功也。嚴旨詰問，多公起自武員，不附權折，又自恥其困於小寇也。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掘地道燃火藥轟開，月城丈餘，公自率穆圖善、姜玉順等驟入其城。不意城內尚有堅卡五道，將士力攻不能破，公在礮臺親自擂鼓。賊見其穿黃馬褂也，知爲大帥，以鳥槍狙擊之，頭眼受傷，急剴回營，傳令諸將，此城速克，傷重亦可痊，如不克，傷輕亦不欲復活。諸將四面環攻，以次日三更克復縣城，藍大順逃至漢陰，爲團練所截殺，而公傷病益劇。巡撫劉公（蓉）往視之，見其臥於艤椅，困憊殊甚，竟墜目不能語，遂以四月十五日薨於盩厔。公生平愛士卒如骨肉，而威令嚴明，凡所指揮，湯火不敢避。屢殲巨寇，勦滿海內，而此次忽爲小醜所困，殆有數焉。方受傷時，上發內府珍藥敷治，

並命黑龍江將軍傅其子雙全馳驛往視，而公本無家，雙全依戚族而居，身無完衣。將軍憐駭，贈以行資，始得馳往，已不及見，公遺疏云：「不使家有長物，身有餘財，洵非虛語也。」或曰：「駱文忠公奏報，早稱大順死於四川，守整屋者，實大順之弟二順。」然陝西兵民，則皆指爲蓋大順云。

曾左二相封侯

曩聞粵寇之據金陵也，文宗顯皇帝顧命，頗引爲憾事，謂有能克復金陵者，可封郡王。及曾文正公克金陵，廷議以文臣封王，似嫌太驟，且舊制所無，因析而爲四，封侯伯子男各一。曾文正公封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曾沅甫宮保封一等毅威伯，提督李臣典封一等子，提督蕭孚泗封一等男。左文襄公之肅清甘肅新疆也，廷議援文襄公長齡平張格爾封公之例，擬封一等公爵。皇太后謂從前曾國藩克復金陵，僅獲封侯，左宗棠係曾國藩所薦，其所用得力之老湘營，亦係曾所遣，將領劉松山等，又曾所舉也。若左宗棠封公，則前賞曾國藩爲太薄矣。乃議左公以一等恪靖伯，晉二等恪靖侯，所以不獲一等者，稍遜於曾公也。聖明燭照，纖悉靡遺，權衡輕重，適劑其平，雖前後事隔十年，而評量猶不爽銖寸若此，此其所以成中興之業歟。余昔遊京都，聞談時事者，皆有此說，因而錄之。

駱文忠公遺愛

駱文忠公（秉章）以咸豐初年，巡撫湖南，適值粵寇鴟張，曾文正公以在籍侍郎，幫辦團練，旋創籌餉募勇之議，益陽胡文忠公新寧江忠烈公實左右之。風氣既開，人才蔚起，於是塔忠武公（塔齊布）羅忠節公（澤南）李忠武公（續賓）李勇毅公（續宜）王壯武公（鑫）及前總督楊公（岳斌）前侍郎彭公（玉麟）

等，先後卓著戰功，名聞海內，其他以殺賊躋顯秩者，尤不可數計。當是時，精卒徧於畎畝，良將布於閭閻，但患招之不能盡，不患其無可用者。駱公以休休有容之度，適蒞是邦，而逢其盛，每與諸公共事，頗能不掣其肘，不掩其長，以故勳望日隆。會今大學士恪靖侯左公以在籍舉人，就駱公前任張石卿中丞（亮基）之幕，張公既去，駱公復賓禮之。左公練習兵事，智略輻湊，駱公專任以軍謀，集餉練兵，選用賢將，屢卻悍賊，兩敗石達開數十萬之衆，復分兵援黔，援鄂，援江西，采幾與會，胡二公相並，則左公帷幄之功也。駱公每公暇，適幕府，左公與幕賓二三人慷慨論事，證據古今，談辯風生。駱公不置可否，靜聽而已。世傳駱公一日聞轅門舉敵，顧問何事，左右對曰：「左師爺發軍報摺也。」駱公領之，徐曰：「盍取摺稿來一閱。」此雖或告者之過，然其專任左公可知。惟時楚人皆戲稱左公曰左都御史，蓋以駱公官銜，不過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權尚過之也。然駱公外樸內明，於賢不肖之尤著者，口雖不言而辨之甚精，既能推轂賢才，賢才亦樂爲之用。至其清介自守，尤爲一時封疆大吏所不及，此其建樹之本也。余往嘗游湖南，聞楚人皆曰：「駱公治吾楚十年，而吏民安堵，羣寇遠遁，此吾楚福星也。」厥後督師入蜀，蜀中值藍朝鼎、李短搭、搭等羣寇蠡起，揭竿烏合之徒，所在屯聚，全省被蹂躪者四十餘州。駱公僅募楚勇萬人以行，是時黃子春、觀察（醇熙）爲統將，劉復軒中丞（蓉）實以同知佐幕，旋超授四川藩司，贊畫軍事者二年。楚軍入蜀，一戰大捷，鼓行而西，驅殄羣孽，連解定遠、緜州之圍，而黃觀察亦遇伏戰沒。駱公選裨將代領其衆，會合蜀軍，分途追勦，藍李等巨酋十餘人，以次擒戮，未一年而全蜀肅清。蓋藍李各寇皆起於草竊，聲勢雖盛，並無遠略，實不耐戰。駱公以楚中節制之師，進與之角，鮮不克捷。既捷之後，羣賊望風瓦解，自就夷滅，故其摧陷廓清之功，爲甚捷也。蜀民見駱公用兵如此之神速，以爲諸葛復生，且出水火而衽席之，皆曰：「駱公活我一石，遂開率其悍黨窺犯蜀疆，自入絕地，諸土司扼守險隘，會合官兵擒滅之。天下聞之，謂石達開著名劇寇，不過稍亞於洪秀全，而駱公擒之易於反掌，莫不仰其威名。蜀民亦謂駱公用兵，果不可測，於是

感之如父母，而望之如神明矣。蜀中地大物博，駱公既削平羣醜，省中司道建議整理財賦，因而籌餉籌兵，南據漢黔，北援秦隴，當是時，曾文正公督兩江，凡湖廣兩粵閩浙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諮之。駱公督四川，凡滇黔陝甘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諮之。二公東西相望，天下倚之爲重，而駱公所陳大計，亦多能統籌全局，不愧老成典型。先是，蜀中童謠曰：『若要川民樂，除非馬生角。』蓋俗稱駱字爲馬，各駱而南方又各角同音也。然則駱公當立勳名於蜀，其數早已前定矣。駱公既薨，成都爲之罷市，居民皆野哭巷祭，每家各懸白布於門前，或書輓聯，以誌哀思。適文勤公崇實以將軍署總督，謂爲不祥，遣使禁之。蜀民答曰：『將軍脫有不諱，我輩決不敢若此。』聞者爲之粲然。迄今蜀民敬慕駱公，與諸葛武侯相等。駱公專祠，蜀民亦呼之爲丞相祠堂。雖三尺童子，入其祠無不以頭搶地者，或謂駱公生平不以經濟自命，其接人神氣渾穆，人視之固粥粥無能，而所至功成，所居民愛，在楚在蜀，自有諸賢擁護，而效其長，豈其大智若愚耶？抑駱公之旂常俎豆，早有定數，大功之成，不在才猷而在福命耶？余謂駱公之當享勳名，固由前定，然其德器渾厚，神明廉靜，推誠以待賢俊，亮直以事朝廷，斯其載福之大端也。同時張石卿制軍，其初名位與駱公相埒，而才調發越，則十倍駱公。然有爲不能有守，好用權術，多謀少斷，又所居皆貧瘠之地，所與共事，多庸妄人。其遭逢不如駱公遠甚，崎嶇二十年，不能以功名終，蓋其德不足以運其才，器不足以載其福，適若與駱公相反云。

勞文毅公善居危城

善化勞文毅公（崇光）爲封疆大吏二十年，值咸豐同治用兵之時，其所居亦率多貧窘艱危之境，雖無卓然傑出之經綸，然每能履變不驚，化險爲夷，以功名終，則其從容應事之度，有可稱者焉。先是文毅以廣西布政使，統領一軍，出省勦賊，招降賊首張嘉祥，改名國樑，卽後在江南殺賊爲名將，殉大節，諡忠武者也。文毅既擢巡

撫洪秀全楊秀清等大股悍賊，雖已出粵境，而餘寇蜂起，羣盜如毛。廣西餉絀兵弱，拮据數年，賊勢益熾，與湖南廣西諸省音問阻絕，餉道不通，省城數十里以外皆賊也。文毅與人書云：「忝膺疆寄，困守孤城，不特毫無官趣，抑且毫無生趣。」適蔣果敏公（益澧）以候選知府爲羅忠節公（澤南）營官，中道散去。文毅招之赴粵，蔣公請立功後必保至實缺按察使，所需糧械，毋稍缺乏，然後願行文毅許之。蔣公乃募楚勇三千人入粵，擊平羣寇，克復諸府縣城，楚粵之路始通。無何而文毅調撫廣東，權兩廣總督，自咸豐七年葉岷臣使相（名琛）爲英吉利所執，英人踞守廣東省城者數年。迨庚申和約既定，次年英人交還省城，督撫司道，仍駐佛山鎮，不敢入城。英人常目笑之，謂兩國旣和，斷不復存惡意。中國大員何怯也？然是時上下議論，皆謂一入省城，必受洋人挾制，將復如葉相之事。文毅內決於心，獨備儀從，呵殿入省城，城外萬人夾道觀之，將軍都統司道府縣，遂皆從之。洋人旣覺其無所懼，諸事稍稍就範，議者亦始知與葉相彼此異時，以是稱文毅之毅焉。旋實授總督，量移雲貴，雲南自巡撫徐之銘倚叛回，以自重，總督潘忠毅公（鐸）至爲所戕，厥後之銘雖死，而同黨內外盤踞，耳目甚廣。巡撫劉公嶽昭藩司岑公毓英皆統師在外。文毅始駐貴州，旣而道路稍通，遂入雲南。或勸文毅毋遽入省城，文毅曰：「省城未失，而大吏皆憚不可入，則彼寇將終據之。且彼所以欲害我者，恐或有圖之之意也。今我未挾重兵，則彼固無虞矣。」遂入城蒞總督任，終日閉鈴閣，以示無事，日寫白摺三四開，告人曰：「吾以此陶情適性，且泯彼猜疑也。」於是在位數年而薨。夫文毅治廣西最久，其所籌亦殆無遺憾。若在廣東，則是時已與英人講解，入城本無後慮，文毅之智，殆能見及之。其在雲南，蓋有不服藥爲中醫之見存焉。總之兩粵及雲南三城者，以常見度之，皆危地也。然惟摺之以無心，則雖履至險，而往往能化其險。觀文毅之所處，殆猶佛家能狎蛇虎，而蛇虎亦竟不爲之害歟？

鄧子久中丞被害

江寧鄧子久中丞（爾恆）以翰林爲雲南道員，洊擢藩司。咸豐十年十月，升授貴州巡撫，未及赴任，明年春調陝西巡撫。是時徐之銘撫雲南，綱紀廢弛，同寇與營將句通爲患。之銘非但不能禁遏，又從而黨庇之，侵遂爲所挾制。副將何有保者，始亦爲之銘私人，旣而黨羽日衆，勢倏縱橫，作惡多端。之銘亦無如之何。凡滇中大小官員，以升調病休出境者，有保輒遣其黨追之境上，盡劫其宦囊以去，無敢與校，皆以得出虎穴爲伴。有保等恃此爲生涯者數年矣。中丞之將赴黔也，行李馬馱，中途被劫，中丞聲稱俟到京參奏。適調陝撫，行至曲靖，借居府署。何有保聞有參辦之言，密嗾其黨史榮戴玉堂夜率練衆擁入署中，戕害中丞，所攜衣物旅費，搜括無遺。於是遐邇紛傳之。銘以中丞久任雲南司道，知其陰事，恐中丞一入都，而其劣蹟盡聞於朝也，故密諷何有保害之。之銘亦奏中丞被戕之事，大致稱鄧爾恆由滇赴陝，經臣派撥練兵護送，行抵曲靖，在府署偏院居住，署知州唐簡等素知府署不甚嚴密，欲派兵練巡查。鄧爾恆自稱行李無多，不須防衛，僅留兩僕在內伺候。是夜竊賊李寶踰垣而入，鄧爾恆聞院內有賊，親自堵門喊捕。李寶素恨鄧爾恆，聞其在內，遂與其夥黨一擁而入，遽將鄧爾恆殺害。該府聞警，傳集兵役，拿獲各犯，即經就地正法等語，並將曲靖文武原稟鈔呈。文宗諭旨云：「鄧爾恆在曲靖府署居住，知府唐簡等旣欲派兵練巡查，何以輒復中止竊盜拒捕傷人，固屬常有之事，惟鄧爾恆係屬大員，何以輕身堵門，即謂該犯李寶係因懷恨，故將該撫殺害，然昏夜之中，何以知堵門喊捕之人，即係該撫？且知李寶之殺該撫，實爲挾仇起見，在場各犯旣已就獲，該府等自應迅速解省，聽候審辦，何以遽將各犯正法，以致無可質對。鄧爾恆旣留兩僕在內，則被害情形，均應目擊，何以並未取有供辭。曲靖文武原稟種種情節支離，徐之銘並未駁斥，輒行入奏，以大員被戕之案，並不徹底嚴究，草率了事，實堪詫異。新任總督劉源灝已諭令趕緊前往雲南，著將鄧爾恆被害情形，密速訪查，據實具奏，務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隱消弭之見，欽此。」源灝竟不敢赴滇，遷延半年，中途乞病而歸，臺諫交章論列，前任總督張亮基亦疏劾之。銘奉穆宗諭旨云：「鄧爾恆被戕之案，

日久未予查辦，亦無以彰國憲。著張亮基迅速馳赴雲南，督辦軍務，將徐之銘先行撤任，並將鄧爾恆被戕之案澈底根究，按律懲辦。何有保父子，如此跋扈，必須設法剷除，又宜防其設計暗害，欽此。於是復起江寧潘忠毅公（鐸）於家，馳往查辦。先是戴玉堂等既害中丞，掠其行裝，何有保以其隱匿贓物，執縛玉堂，拷打甚酷。玉堂氣忿潛逃，嗣聞潘公查辦之信，同治元年閏八月，糾黨夜攻何有保殺之。史榮戴玉堂旋皆被潘公擊獲，嚴訊各情，供認不諱，即予正法。潘公據實復奏，並稱訊據各犯供稱徐之銘並無知情徇縱情事，但以疏於防範，請交部議處。何有保仍戮尸梟示，以儆兇殘，遂由此結案。然謂之銘並不知情，世多疑之。潘公或自以萬里孤蹤，威惠尙未周浹，而之銘在滇日久，私黨蟠結，驟難參撤，既須與之共事，不得不爲之滿蔽，以安其心歟？然余謂何有保等本無甚伎倆，並非難除之賊。一聞潘公查辦，其黨即自相攻擊，而之銘安坐兩年，置之不理，律以春秋誅心之法，雖之銘實不知情，謂之知情可也。

潘忠毅公遇害

潘忠毅公（鐸）始自河南巡撫，降調湖南布政使。咸豐二年，粵寇之攻長沙也，公嘗以藩司護理巡撫，守城有功，後乃引疾以去，優游林下者十餘年。同治元年，雲南叛回蜂起，全省分裂，而省城回衆亦與叛回相通，魚肉良民，脅制官府，大小衙門，皆有黨蟠踞。巡撫徐之銘貪淫昏懦，既已自失其權，爲回人所箝制，因又挾回自重，怙惡不悛。是時之銘雖已罷斥，而朝廷所新授之巡撫賈洪詔、林鴻年等，皆不能入滇境，僑寓成都，每遙探雲南軍務，具摺奏報而已。之銘爲諸回所擁護，託言新任未到，不能交篆，踞位奏事如故。如是者三四年之銘既嫉其黨，殺升任陝西巡撫鄧爾恆於境上，總督張亮基頗有戒心，引疾求退，疾馳而去，深以得出滇境爲幸。朝廷方起用蔣臣，遂命潘公署南總督，時同治二年也。潘公不避艱險，毅然入滇，道經曲靖，回弁馬聯陞來謁，面稱有人給

信令其設謀殺害總督。聯陞固回黨之黠悍者，或故爲恫喝之言，或徐之銘與省城回衆，慮公之至，早欲害之，均未可知，而公置之不問。行至板橋，署布政使岑毓英總兵馬如龍，排隊迎入省城，既視事，亟欲力振威權，安輯回漢，而同僚異心，寇盜逼處，殊難措手。回人掌教馬復初者，名德新，以字行，昆明縣諸生在回教中行輩最先，推爲大酋。滇省羣回皆隱聽號令，自徐之銘以下，無不仰其鼻息，受其挾制。之銘嘗與德初遭回人武進士田慶餘，招撫社文秀，計劃大理、永昌、麗江三府封之，德新復親至姚州，議和文秀在姚州徧貼偽示，謂馬復初已允分給迤西之地矣。馬如龍者，亦回衆中之渠魁，慍悍好鬪，之銘奏署臨元鎮總兵。潘公察知回黨內外盤結，之銘又從旁掣肘，滇事遂無可爲。然德新如龍雖首鼠兩端，尙未顯露逆迹，頗欲羈縻勿絕，而署督標中軍副將楊振鵬亦陰與回通，馬德新使人示意，欲封平南王，公嚴拒之，德新不懌。馬如龍恃其徒衆，欲兼併迤東諸郡，惟臨安土豪梁士美不服，以忠義激勵官紳，糾衆據險，以抗如龍。如龍屢請勦士美，公不許。如龍懷怨，徑率所部往攻臨安。公念如龍若踞臨安，則回勢益強，且梁士美忠義，宜保全之。密檄士美固守待援，又檄他郡練衆之素與如龍爲讎者數千人，陽爲會攻臨安，實令與士美合圍如龍。蓋如龍去，則回稍弱，而後滇事可籌也。公念徐之銘雖不足恃，究係同辦一事，嘗向之銘微露其意。之銘歸告其妾，之銘之妾多與回會狎暱，會以告德新。德新怨權交并，密招武定營參將回會馬榮，率練黨二千餘人，即冒公所調練衆旗幟，入居省城五華書院，日出騷掠，居民訟之，督撫兩署。同治三年正月十五日，公親往書院彈壓，諭令出城，請期五日不許，請期三日亦不許，限以即日出城。是時回衆矛戟森列，馬榮攘臂大言曰：「卽不出當奈我何！」嗾其衆使前，公大罵，身受七傷死之。雲南府知府黃培林，昆明縣知縣翟怡，會上前救護，同及於難。中軍楊振鵬在側默然無言。是日也，公約徐之銘同往，之銘陽諾之而不至，蓋早知其有變云。賊亦不攻其署。岑毓英以兵練數百，扼守藩署，自臬司以下，官吏未死者，皆避入藩司官廡。徐之銘迎馬德新入居總督署，號令一切，陽稱請其彈壓回衆，德新以總督關防，送交徐之銘。公尸暴露三日，

其家丁哀懇楊振鵬轉求德新發回字令旂，始得殲斂，而如生。德新之召馬榮，初意欲使官與回相持不下，己乃出而調停之，以市德於總督，並解馬如龍之厄，不料其構成大釁，且所忌惟潘公，今公已死，又欲討馬榮，以示已無背叛意，乃密召馬如龍率師赴省。岑毓英亦致書如龍，獎其忠誠，召之入援，如龍以臨安數日不克，得書欲退，恐梁士美追襲，乃以情告士美。士美登城謂之曰：「汝若奔援省城，盡心王事，當不汝追也。」如龍折矢與之盟，以二月一日夜回至省城，自南門入，與岑毓英夾攻賊黨，賊死，過半。楊振鵬登城勸止官軍勿開槍礮，天明送馬榮出城，逃回武定。初五日衆議徐之銘仍署總督，馬如龍署提督，疏通道路，厥後馬聯陞以叛聞，是年十二月林鴻年奏稱馬聯陞伏誅，馬榮爲官軍所擒，解至省城正法。楊振鵬受之銘檄，往權鶴麗鎮總兵，與回匪通謀作亂，爲如龍所擒斬。

任柱賴汶光伏誅

同治五六年間，捻寇竄突，蘇皖鄂豫山東等省，黠猾以賴汶光爲最，而慍悍善戰，莫如任柱。所統馬隊頗多，方諸軍劃運河而守，捻衆馬步約近十萬，盤旋濟青沂海之間，行蹤森忽，官軍追逐，往往落後，實尙未能制勝。一日銘軍逐賊於安邱濰縣之交，獲一賊目曰潘貴升者，訊知爲任柱帳下健兒，將殺之。貴升呼曰：「救我，我願投誠。」其甥有唐姓者，在銘軍作哨官，亦願保而釋之。劉省三軍門聞之，呼貴升謂曰：「汝能爲我殺任柱乎？」對曰：「能。」乃畀以洋槍一枝，曰：「此去若成功而返，當賞汝三品銜花翎，及白金二萬兩，如不能殺，亦不汝責，任汝相機爲之可也。」蓋劉軍門之意，本非望其必成，以爲卽不能成，不過棄一洋槍耳。貴升執槍馳馬而去，復歸任柱，任柱信而不疑，仍置帳下。明日復戰，貴升忽以槍擊任柱，殞於陣前，縱馬奔向官軍，告劉軍門曰：「我已殺任柱矣。」始猶不信，繼見捻黨不復耐戰，銘軍與諸軍連日大捷，賊勢如土崩瓦解，追至贛榆沐宿境內，降賊供稱任

柱實死，乃賞貴升如前約。賴汝光既哭任柱而埋之，其黨震懼，潰散略盡。汝光率敗賊千餘名，搶渡六塘河，南趨揚州，諸軍水陸窮追，賊至灣頭，手無器械，饑疲已甚，競入民家掠食。會大雨，吳香晚觀察（毓蘭）偵知賊無去路，夜率所部華字兩營，會同水師急攻之，各勇丁爭取牛馬財物，懷挾甚富。觀察恐爲賊所乘，急令撤隊，時已三更，歸營各釋所負，復於三更出隊。諸賊冒雨淋漓，阻於河水，正在徬徨饑窘之時，官軍縛之如執雞羊，生擒賴汝光，凌遲處死，東路捻股遂滅。

總兵陳國瑞驕暴取戾

已革記名提督處州鎮總兵陳國瑞年才餘歲，爲粵賊所虜，既而降於官軍，總兵黃開榜養爲義子，隸大帥袁端敏公（甲三）部下。未及弱冠，積軍功至都司，然慆悍不馴，動輒犯法。是時吳勤惠公（棠）以漕運總督，駐節清江浦，索將於臨淮大營。端敏乃以國瑞予之，始將七百人，與捻寇追逐於淮揚徐海之郊，每戰輒勝，威名日隆。吳公既倚爲長城，一切順其所爲，如奉驕子，漸招募其衆至二三千人，復隸故科爾沁忠親王麾下。掃蕩練匪、苗備、嶽及山東白蓮教，教匪皆以國瑞爲首功，積官至記名提督。處州鎮總兵，幫辦清淮軍務。國瑞益自鳴得意，令軍中稱己曰大帥，自謂名位與吳公相並，有輕之之意矣。忠親王戰沒曹南，諸將皆以不能救護主帥獲罪，國瑞獨以戰功素著，免于議處。時曾文正公督師北上，適劉省三軍門（銘傳）克復寧濟之長溝，國瑞率軍後至，見淮軍將士所攜洋槍精利，心獨貶之。國瑞向以點悍自雄，諸將無敢與抗者，既惡淮軍之先入長溝也，又思奪其利器，自率親兵五百人突入長溝，見淮軍勇丁即殺之，凡殺數十人。劉軍門聞變，親督所部與戰於寨中，淮軍盡燬火器，發無不中。國瑞親兵多執長鎗，狹巷中不能轉掉，五百人皆殲焉。國瑞躍登民屋，劉軍門使其衆梯而執之，置之空樓三日，給以糜粥，使餓而不至於死。國瑞見軍門泣曰：「此五百人皆數年來所糾合四方之精銳，

一旦爲君所殲，吾軍從此衰矣！軍門乃憐而釋之。於是劉陳二人，皆稟訴於曾文正公，互相指訐。文正惡國瑞之驕也，欲摧其盛氣而磨勵陶成之，凡批牘數千言，大旨獎其長而戒其短，屢舉其罪惡十餘事，俾速自悛改，且明白稟覆，並勸其去欽差字樣，勿與英康兩軍同紮，勿擾民，勿私鬪，勿虛報勇額。國瑞具稟，詞多巧飾，不肯任過。文正歎曰：「是真不可教也已。」乃具疏彈劾，撤去幫辦軍務名目，革去提督，褫去黃馬褂，仍留處州鎮總兵，以示薄懲，而觀後效。國瑞悚息聽命，馳往徐州謁見文正，受約束維護，旋復還駐清江。國瑞馭下嚴酷，手刃膳夫不下百餘人，將士無罪被殺者，不可數計。國瑞有養子曰陳振邦，亦積功至總兵，一日國瑞忽欲殺之，振邦求救於漕帥吳公，爲之緩頰，國瑞不聽。振邦乃走匿漕帥署中，國瑞再三索之不得，自率親兵數百，馳赴帥署，欲掩執振邦，時已二鼓，署中聞變，急閉大門，國瑞督兵攻之，守門者在內叱曰：「汝賴漕帥卵翼扶持，以有今日，乃敢反邪？」國瑞怒曰：「以子叛父，非反而何？吾捕反父之子，且討匪反賊之人耳。」力攻久之，壞大門而入，復攻二門破之，署中入退守宅門，其堅過於大門，國瑞猛攻不克，然署中人情愈急，罵愈厲。國瑞益怒不可忍，自以頭觸門，痰湧氣厥，頽然仆地。吳公乃命門使數人，昇國瑞置一古廟中，派員看管，而檄別將代統其軍，疏劾國瑞革職，永不敘用。越二年，捻酋張總愚馳突畿輔山東，是時醇邸方領神機營，密薦國瑞欲倚以辦賊，復召爲頭等侍衛，俾募數千人討賊。國瑞之復出也，頗染鴉片煙癮，兼有好色之稱，銳氣已大不如前，而性情驕暴如故，倚恃邸眷，陵侮諸將。遇欽差大臣恪靖伯左公營中所運餉銀軍械於中途，擅自截留，左公具疏劾之，請以都司降補，奉旨留中，而命國瑞歸左公節制。國瑞上書左公，歷數其短，如排擊曾文正公爲背恩，裁抑鮑超，蔣益澧爲攘功等語，指摘不遺餘力，而密致其稿於醇邸。醇邸奏之，朝廷慮國瑞不復能爲左公用，乃命改歸安徽巡撫英公（翰）調遣。越日，復改歸山東巡撫丁公（寶楨）調遣，既而連次改隸大學士官公（文）將軍都公（興阿）部下，最後隸欽差大臣肅毅伯李公部。國瑞軍實無戰功，而捻寇適全股蕩平，國瑞亦獲受上賞，開復記名提督黃馬褂花

翎勇號，并賞雲騎尉世職。諸軍既皆凱撤，國瑞往來南北。庚午天津焚燬教堂之案，洋人以其激怒津民，致殺餽事豐大業，激索陳國瑞甚急。賴曾文正公嚴詞駁斥，倖得無事。國瑞乃寓居揚州，與提督李世忠過從遊讌。先是國瑞在清淮時，嘗截留李世忠營中餉鹽，值銀鉅萬，又殺世忠部將之攻下蔡圩者，取其軍械，而誣其句通苗匪。世忠皆不敢與校。及是欲洩宿憾，而陽與爲驩。國瑞不悟，日與狎飲。時時以戲言虐之，世忠積不能平。一日清晨，率親兵數十突入國瑞之舍，擒國瑞以出，聲言解往金陵，聽總督曾侯相處置。挾以登舟，揚帆南下。國瑞之兄子陳澤培，率衆追之。是時湖北運銅船數百號，停泊河干，其水手皆楚人，國瑞同鄉也。澤培號於衆曰：「孰能追奪吾叔者，賞以萬金！」於是應募者數十人，追及世忠於瓜洲之四里鋪，圍其大舟。世忠乘夜挾國瑞登舳板，船潛行出口，溯江西上。黎明，澤培登其大船，取世忠妾婢三人以歸揚州，扶以遊街，官吏馳往彈壓，送歸世忠宅。而船中尚有二女，於紛呶之際，懷金寶赴水以死。曾文正公既接世忠稟牘，嚴批責令先釋國瑞，來轅聽候訊辦。世忠泊舟蘆葦叢中，先自來謁文正，文正拒不見，遣武弁以一令箭偕世忠同至礮船，釋放國瑞。始於船底掖出之，饑餓幾無人形。時同治十年閏四月十八日也。李陳二人，同交營務處委員，訊具供詞。文正衡情剖斷，世忠以擅執大員，被劾褫職。國瑞累次滋事，又濫殺世忠部將，因事在赦前，劾以都司降補，均交地方官嚴行管束。澤培革去監生，時議允之。越數年，國瑞復以脩啓綸殺人之案，讞有唆讒主使等情，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伯相合肥李公嘗與予論及陳國瑞，經此番磨練，將來有事，似尙可用。余答云：「陳國瑞驕暴之性，終不能改，究難任用。且邇來困於煙色，其精銳已銷竭矣。萬一此番磨折稍久，意氣漸平，將來再用，多不過將一、二千人，非任重之才也。」伯相頗韙其言。其後廷旨密詢吉林將軍云：「陳國瑞是否尙堪起用？」將軍覆奏謂陳國瑞兇暴桀驁，不堪復用，論將材者，皆以爲定評焉。

左文襄公晚年意氣

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與曾文正公絕交以後，彼此不通書問。迨丁卯年，文襄以陝甘總督入關勦賊，道出湖北，與威毅伯沅浦宮保相遇，爲言所以絕交之故，其過在文正者七八，而亦自認其二三。文襄常與客言，我既與曾公不協，今彼總督兩江，恐其隱扼我餉源，敗我功也。然文正爲西征籌餉，始終不遺餘力，士馬實賴以飽騰。又選部下兵最練將最健者，遣劉忠壯公（松山）一軍西征，文襄之肅清陝甘及新疆，皆倚此軍之力。是則文襄之功，文正實助成之，而文襄不肯認也。文襄每接見部下諸將，必罵文正，然諸將多舊隸文正者，退而慚曰：「大帥自不快於曾公，斯已矣，何必對我輩煩聒？且其理不直，其說不圓，聆其前後所述，不過如是，吾耳中已生繭矣。」迨壬申二月，文正薨於位，文襄寄輓聯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又致書唁訃，剛嬰侯措辭頗爲懇摯，余謂文襄自此意氣可平矣。庚辰辛巳間，文襄奉旨召入樞廷，文武官僚於中途進謁者，皆云：「左相言語甚多，大旨不外自述西陲設施之績，及詆譏曾文正公而已，談次不甚及他事。」既入軍機，文襄奏言直隸永定濬沱等河水患日劇，請自出相度機宜，督率舊部數營，挑濬修治。閱數月，文襄奏報河工蒞事，頗多鋪張，并有數十年積弊，一掃而空之語。於是清議之士，漸多失望，咸謂左相之疏未免虛誇，遠不如李相節次治河之奏，周詳覈實。意者其西陲功績，皆不過如是乎。余謂議者推崇文襄，姑固不免過當，因而責望亦太重，不知北河末流之弊，本非歲月所能奏功，且距京師咫尺，有效無效，衆所共知。文襄出筆太易，乃其習慣使然，殆不始於此也。頃之文襄總督兩江，官紳有赴金陵者，皆云：「文襄見賓客無他語，不過鋪陳西陲功績，及脛詆曾文正公而已。」蘇紳潘季玉觀察以地方公事，特赴金陵，欲有所陳，歸而告人曰：「吾初謁左相，甫寒暄數語，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績，刺刺不能休，令人無可插語。旋罵曾文正公語，尙未暢，差弁侍者見日已昏，即舉茶杯置左相手中，並唱送客二字，吾乃不得不出。翌日左相具帖招飲，方謂可乘間言地方公事矣，乃甫入座，即罵曾文正公迄終席，言尙如泉涌也。既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數日，稟辭左相，

始則罵曾文正公，繼則述西陲之事，終乃兼罵合肥李相及沈文肅公，然其意若謂本不如己遠甚，初無待其力攻也。侍者復唱送客，吾於起立時，方欲陳地方事數語，左相復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趨而出云。『潘君之言如此，可謂形容惟肖矣。又李相覆陳海防事宜一疏，即余代草，刊在庸齋文編者也。疏上時，適文襄在關外，奉召將至，恭邸及高陽李協揆以事關重大，靜候文襄至乃議之。文襄每展開一葉，每因海防之事，而遞及西陲之事，自譽措施之妙不容口，幾忘其爲議此摺者，甚至拍案大笑，聲震旁室。明日復閱一葉，則復如此。樞廷諸公始尙勉強酬答，繼皆支頤欲臥，然因此散值稍晏，諸公並厭苦之。凡議半月，而全疏尙未閱畢。恭邸惡其喧聒也，命章京收藏此摺，文襄亦不復查問，遂置不議。

樞廷忌滿六人

自雍正七年，設立軍機處，以後必以大學士尙書侍郎之幹略優長，默契宸衷者爲大臣，承寫諭旨，籌商大政，蓋猶唐宋之入中書，同平章事，明之入閣，預機務也。不入軍機，則雖位居大學士，不得謂之真相。顧問樞廷，裏外各一室，然不甚宏敞，大臣如滿六人座位，固嫌逼窄，相傳必有一人不利者。遠者余不能盡知，姑就同治以來言之。同治十三年中，樞臣未有逾五人者，大都自恭邸而外，滿漢各二人也。光緒初年，仍循此例。維時軍機大臣，則恭親王及大學士文忠公（文祥）佩蘅相國（寶鋆）協揆沈文定公（桂芬）李蘭生尙書（鴻藻）厥後秋屏侍郎（景廉）入軍機，既滿六人，而文忠薨於位，未幾，李尙書丁憂，王廣慶侍郎（文韶）入軍機以補之。迨尙書服闋，再入軍機，又滿六人，而文定薨於位矣。辛巳春，左文襄公入軍機，復滿六人，幸在值未久，卽出督兩江，所以無事。壬午冬，王侍郎以陳情終養去位，而翁叔平潘伯寅兩尙書，同入軍機，又滿六人，未幾而潘尙書奉諱。甲申春，軍機大臣五人，皆出樞廷，而禮親王及閻丹初尙書（敬銘）額筱山尙書（額勤和布）張子青尙

書（之萬）同入軍機，未幾許叔星侍郎（庚身）入值，又未幾孫萊山侍郎（毓汶）入值，復滿六人。閩公已晉東閣大學士，宸眷忽衰，屢奉嚴旨詰責，乃引疾予告以去。追溯十餘年事，則相傳之舊說，迨不謬矣。然如閩相之引年歸田，優游林下，固大臣所難得者也，不得謂之非福也。

彭尙書迴翔文武兩途

衡陽彭雪琴宮保，始以諸生儲書營中。道光季年，新寧雷再浩之變，湖南提督率師往勦，事平，彭公獲保，以把總拔補。曾文正公之起兵討粵賊也，彭公帶水師一營爲營官，文正詢知其實係諸生，始保候選訓導，厥後累立戰功。咸豐十一年，由惠潮嘉道擢廣東按察使，遂授安徽巡撫。是時官軍初克安慶，彭公尙統領水師，常居舟中，未及蒞任。偶至安慶，命府縣限三日內，將閭巷所貼僞示，剔除淨盡。屆期首府據知縣之稟，上謁銷差。彭公馳馬通衢視之，果無僞示，及入貧街僻巷，則見僞示張貼者如故，且多悖逆之辭。彭公大怒，知其猶是官場敷衍舊習，召首府擢髮罵之，復奮拳毆之。明日值衙參之期，大小官員無一至者，皆曰：「恐遭毆罵。」彭公素志雅不欲入官場，先已具疏瀝請開缺，專意勦賊，繼復陳難離水營，力辭巡撫。曾文正公奏稱彭某素統水師，一旦舍舟登陸，未免用違其長。於是奉旨允其開缺，以水師提督候補，旋改以侍郎候補兵部侍郎，繼改漕運總督則辭，授兩江總督則辭，復以巡閱長江水師，擢授兵部尙書。光緒十四年，因病請開缺回籍。夫彭公始以把總改訓導，繼以提督改侍郎，遂爲兵部尙書以歸，迴翔文武兩途之中，亦自古名臣未有之局也。

談相

今世談麻衣柳莊之術者，於人之貧富貴賤壽夭，言之鑿鑿，並云某運佳某運不佳，若其事之有定格者。子夏

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蓋信之過深，求之過詳，則泥矣。世俗頗傳曾文正精相術，於文武員弁來謁者，必審視其福量之厚薄，以定用舍，及所任之大小。余謂文正於相術不必精，然接見一人，每於其才之高下，德之淺深，福之厚薄，往往決之而終身不爽，以是負知人之鑒。夫文正雖不可學，但使閱人稍多，而能用心者，亦未嘗不可得一二焉。至若並世諸名公，多富貴者壽，而所蘊又有不止於此者，恐談相之士，未必能道之。使必執麻衣柳莊之說以求之，則常有合有不合，余不敏於並世諸名公，未能盡接其光儀，而薰其德意，姑就見聞所及者述之。曾文正公器宇凝重，面如滿月，鬚髯甚偉，殆韓子所云：「如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者。」余所觀當代鉅公，無其匹也。知府張澧翰善相人，有癩龍之目，謂公端坐注視，張爪刮鬚，似癩龍也。惟眉髮稍低，故生平勞苦多而逸豫少。威毅伯沅浦尙書，體貌頗似文正，而修碩稍遜焉。合肥傅相肅毅伯李公，長身鶴立，瞻矚高遠，識敏辭爽，胸無城府，人謂其似仙鶴之相。胡文忠公精神四溢，威棱懾人，目光閃閃如巖下電，而面微似皋陶之削瓜。駱文忠公如鄉里老儒，粥粥無能，而外樸內明，能辨賢否。左文襄公貌亦如老孺，而倜儻好奇，議論風生，適若與駱公相反。蓋駱公能用才，而左公喜自用。其才者，羅忠節公貌素不揚，目又短視，不善馳馬。衡陽彭雪琴尙書，恂恂儒者，和氣藹然可親。道州楊厚齋尙書，意思深長，貌亦儒雅。鮑武襄公軀幹不逾中人，文弱如不勝衣。四公之貌，皆與其行事不同，殆非世俗所能揣測也。故相朝邑閻公，短小精健，鮮意懇懇，不改關中敦樸氣象。丁文誠公志節清挺，狀貌修偉，綽有威風。岑襄勤公雄姿灑毅，形容黧黑，老於兵間。三公常度，皆人意料所及，聞其行事，卽如見其人焉。又如倭文端公體亦不逾中人，而洒然出塵，清氣可挹。霍邱吳竹如先生學養完粹，道味盎然。巴陵吳南屏先生，貌雖樸野，而氣韻高潔，文似其人。數公道德文章之蘊，亦自有充積流露者。凡余以上所述，謂之盡合相經不可也，謂之盡不合相經，亦不可也。余故執耳目所及者，著於篇，俾後有所攷焉。若爲見聞所不逮者，則不敢論列也。

軼聞

四千五百餘年玄鶴

凡人壽不及百年，羽毛鱗介之族，壽不過數年，至數十年而止，此就尋常人物言之也。若其神服氣，遁迹深山，年壽既永，而偶顯其蹟者，今華山有毛女洞，相傳毛女是秦始皇時宮人，避亂入山，徧體生毛。羅浮山中有黃道人，相傳東晉時葛洪鍊丹仙去，道人撈其鼎中餘丹吞之，遂爲地仙，時時披髮敝衣，出行山中。又世所傳神仙如鍾離祖師呂純陽，常著靈異。然皆生三代以下，壽不過千歲以外耳。若舍人而論物，今洪澤湖濱之龜山，有井名曰巫支祈井。相傳神禹鎖巫支祈於此，有大鐵鍊繫於井欄，垂入井中，其下深黑莫窺其底。明季及國初，嘗有人拖鐵鍊出而觀之，蓋一老猴也。此物不知生於何代，然自洪水時至今，厥壽已四千餘年矣。猶有前乎此者，甘肅有崆峒山，黃帝訪道之地，廣成子所居也。廣成子既昇仙，所養玄鶴一雙，留此不去。每逢朔望，天氣晴明，於日出時，自山巔遙望雲際，有兩鶴張翼如車輪，徘徊翔舞，良久乃去。今出使美國大臣陳荔秋副憲（蘭彬）語余云：「昔遊崆峒，嘗親見之。」且曰：「今兩鶴外又多一小鶴，道士謂近百年來所添也。」夫兩鶴生於黃帝之世，其壽當在四千五百年以外矣。今宇宙間動物，此殆見最古者也。副憲壯年好奇，嘗匹馬遊青海，踏冰至龍駒島，居喇嘛寺數日云。

鬼神默護吉壤

世俗篤信地理家言，謂葬親得吉壤，則子孫富貴蕃祉，否則貧賤衰絕，故凡稍有力之家，咸汲汲焉尋覓吉壤。

爲務。而地理家稍有學識者，亦往往誦地好不如心地好之說，謂凡人之獲吉壤，必其德足以居之，否則或失之目前，或雖倖獲葬，而鬼神不容也。地理家有所謂鈐記者，大抵集古地師之言，謂得非常吉壤而默識之，其說似出於唐。宋以前攻此業者，轉相鈔習，流傳至今不替。鈐記所登無錫、金匱兩縣境內，非常吉壤有二十餘處，或出王侯將相，或葬王侯將相，而以鴻山泰伯墓居第一。大約十之七八，皆已爲前人所用，其十之二三未用者，則今人亦莫能確指其地也。吳塘山濱臨太湖，兩峯夾峙，爲吾錫形勝之地，謂之吳塘門。鈐記有云：「吳塘東，吳塘西，玉兔對金雞，代代出紫衣。」鄉先輩尤文簡公（羨）之封翁，實葬得其穴。文簡以清德碩學，爲南宋名臣，當時既歛其丰采矣。相傳封翁葬時，文簡廬於墓側，一夕隱隱望見神燈無數，有金甲神擁一貴人，從空中過。貴神忽問曰：「近有何人葬此？」金甲神對曰：「無錫人尤時亨也。」貴神詫曰：「此大地，將發福三百年，誰敢葬此？速告雷部，明日發之。」文簡大感涕泣，望空遙拜，且祝曰：「父既葬此，誠不忍見雷擊之慘，願身受其罰，以保父墓。」金甲神爲請曰：「尤氏累世積德，且其子真孝子也，彼既願膺其罰，盍許之？」貴神曰：「尤氏之德，尙不足當此地，念其子之純孝，姑許葬之；然彼既矢受罰之願，俟三百年後再議可也。」俄而寂然，神燈亦冉冉而沒。文簡既卒，卜葬於無錫孔山灣。尤氏子孫自元迄明，入國朝，授科第入宦途者，蟬聯不絕。迨道光年間，尤氏忽控張氏盜買文簡公墓餘地，有司履勘連年，不能決。蓋張氏既葬此數世，年代稍遠，并不知尤氏子孫何人所賣。然府縣以先賢墳墓，例不能不保護，張氏聲勢本微，而尤氏以舊紳合全族之力攻之，適有他郡尤姓人，爲常州府署刑幕，遽與互聯宗譜，遂押遷張氏諸墓。數日前，即聞每夜鬼哭聲，日稍晨，鬼聲啾啾，數月不輟。張氏子孫以黃袱負骨號泣而去者，三十九家。有一家遷至四十九塚中間一墓稍高者，墓門既啓，忽見朱漆巨棺，隨風而化。隨有一白鬚方面，古朝服朝冠者，蹶然坐起，亦隨風而化。讀其誌銘，則宋尙書尤公墓也。是時距文簡沒時，近七百年矣。或者神鑒文簡之德，又展緩四百年，雖前言必踐，而年代既遙，尸早腐化，所以遇風即散也。尤氏子孫，因既涉

墓，不置重輓，必欲求勝，實則併文簡公之主穴，尙不能知，後雖懷喪無地，將奈之何？自是之後，尤氏日以式微，盡與塘墓之旺氣既發洩將盡，而孔山墓又忽被遷，宜其衰也。尤氏之與訟者既死，示夢其子曰：「吾將絕嗣矣，吾以一念好勝，至剽平張氏百餘塚，罪孽匪輕，已矣，吾其餒矣，汝亦不久於人世矣。」已而果然。近又聞吳塘門有土豪，乘尤氏之衰也，謀佔封翁之墓，墓旁有廢庵數間，其蹟甚古，視其舊記，乃某氏所施土豪姓也。因執此爲憑，訟之於官，官駭無以折之。一日廢庵忽火起，頃刻成灰燼，居民皆見對面屋脊，坐一白鬚老翁，滿身孝服，注視火光，羣意以爲救火者，不之異也。須臾火熄，因忽不見，或遂悟曰：「此文簡公神也，公以土豪借廢庵以謀墓地，故火之以絕禍根。」自此土豪無辭可執，竟不敢覬覦。夫文簡之純孝，其靈能保父墓於七百年之後，而不自保其墓，非不能保也，蓋因發誓在前，不如此，不酬其願也。

桂林劉仙巖

出廣西省垣文昌門三里，有劉仙巖，幽石玲瓏，蟠連蜃結，枕清漪，茁芳芷，至此耳目一開，相傳仙元時人也，名仲遠，以屠豕爲業，家於巖下。上有小菴，仙每旦聞鐘聲，則起磨石霍霍，屠豕趁墟有年矣。忽一夕，僧夢緇衣老婦，跪而泣曰：「我母子八口之命，懸於上人手。」僧駭問故，曰：「勿擊曉鐘，卽生全之德也。」僧起憶夢中語，因暫緩撞鐘，以觀其異。日向晨，聞巖下疾呼而至者，劉仙也，問晨鐘何爲失鳴，汝貪高臥，致余殘趁墟之業。僧以夢告，仙斥其妄，歸家則母斃生七子矣。仙恍然有悟，擲屠刀於溪，向僧謝罪，卽隱於菴旁巖穴中，煉神服氣，久之爲人，決休咎，多奇中。京師長春館道士邱處機聞其名，致札邀往，歲餘而還，後不知所終。村人疑其羽化，改菴爲道院，肖像祀之。巖中高曠如大廈，其右有小巖，卽劉仙當日坐臥處也。山故多虎，而巖無門垣，僅蔽風雨，虎狼之患，終不及云。乾隆中，山陰人俞蛟龍遊此，記其事頗詳。

殺字碑

四川成都府署中，有殺字碑，連書七箇殺字，別無他字，相傳張獻忠手筆。每知府到任，必祭碑一次，否則必受其禍。平時終日關閉，不敢開視，否則必有刀兵之災。余謂獻忠固天地間之冷氣，所鍾當時全蜀，被其荼毒，今其遺碑，尙能爲祟，是不可解。或者人心畏之過甚，至數百年而不衰，足以感召斯異歟？是當毅然決然，投之水火，雖能爲禍，亦不過一次，而其祟則從此銷滅矣。

學使舊宅

余幼居無錫西溪上外家顧氏宅中，其右鄰秦氏，亦巨宅也。父老嘗告余曰：「此前福建學政俞鴻圖舊宅也。雍正年間，俞君督學閩中，關防頗嚴，操守亦慎。每屆試之日，戒其僕從分值內外，毋得擅自出入，將以絕傳遞之弊。乃其妾與僕勾通，作奸犯科，每傳遞之文，即貼在俞君背後補褂之上，僕役輕往揭取，授之試士，而俞君不覺也。久之，考取亦濫，遠近大譁，爲言路所彌劾。上遣侍講學士鄒升恆往代其任，并令將俞君腰斬。鄒君卽爲監斬官，而鄒君與俞君本兒女媼親，以讐於天威，不敢漏洩。俞君倉猝受刑，及赴市方知之。劊子手於腰斬之犯，向索規費，得費則可令其速死，不得則故令其遲死。俞君旣斬爲兩段，在地亂滾，且以手自染其血，連書七慘字，其宛轉求死之狀，令人目不忍視。鄒君據實奏陳，上亦爲之惻然，遂命封刀，從此除腰斬之刑者，蓋自俞君止也。俞君旣死，其宅鬻於他人，居之者多不利，至今已七八易主矣。前歲宅主某君，正在浴室，忽見半段血人滾出一驚而絕，其厲氣之未散可知矣。一父老之言蓋如此。夫傳聞之說，能否翔實無誤，固未可知，然其鬼往往見形，且居之者皆不昌，則余固聞之已熟，殆非虛語也。」

甚低，卽家人亦不得聞悉。諭旨此種情狀，竟有謀爲不軌之意，若此事敗露於正月十八日以前，卽不淺遲處死，亦當予以大辟。今已賜自盡，倖逃顯戮，姑免磔尸。伊子豐紳殷德，著革去伯爵，賞給散秩大臣銜，當差行走。蘇恩等能細心查出，使和珅逆蹟不至掩覆，辦理甚爲認真，均著交部議敘。未幾廣興由給事中擢左副都御史，旌其糾劾和珅之功也。而和珅在嘉慶三年以前用事二十餘年，竟未一挂彈章，惟乾隆間御史曹錫寶劾其家人劉全，藉勢招搖，家資豐厚。高宗派大臣查覆，皆曰無之。曹錫寶奉嚴旨詰責，此時已卒，亦奉仁宗特旨，贈左副都御史云。

查鈔和珅住宅花園清單

嘉慶四年正月初八日，江南道監察御史廣興、兵科給事中廣泰、吏科給事中王念孫等，參奏和珅弄權舞弊，僭妄不法。本日奉旨將和珅、福長、安、拿交刑部嚴訊，並查鈔家產。本日奉旨派八王爺七額駙劉中堂訊問，隨上刑具，監禁刑部，派十一王爺慶桂、盛住、同鈔和珅住宅，派綿二爺鈔和珅花園。十一日奉上諭，昨將和珅家產查鈔，所蓋楠木房，僭修殿制，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樣，皆仿照寧壽宮制度。其園寓點綴，竟與圓明園蓬島瑤臺無異，不知是何居心。又所藏珍寶內，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之大內，多至數倍，並有大珠，較御用冠頂珠尤大。又有眞寶石頂數十顆，並非伊應戴之物，而整塊大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所藏金銀玉石古玩等類，尙未鈔畢，似此貪黷營私，從來罕見。聞除交在京王公大臣會審定擬外，著通諭各督撫將指出和珅各款，應如何議罪，並此外有何款跡，據實迅速覆奏。同日奉上諭，據十一王爺綿二爺盛住、慶桂等，具送查鈔和珅住宅及花園，並劉馬二家人宅子等處，金銀古玩清單進呈。十六日奉旨將和珅罪狀二十款，傳諭王公大臣，及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員，並翰詹科道閱看。十七日奉上諭，前令十一王爺盛住、慶桂等查鈔和珅家產，呈送清單，朕已閱看，共

有一百零九號，內有八十三號，尚未估價，將原單交八王爺、繡二爺、劉中堂、盛住、曾同戶工二部悉心公同估價，另單具奏。已估者二十六號，合算共計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五千一百六十一兩，著存戶部外庫，以備川陝、陞、豫、撫、卹、歸、農之需。十八日奉上諭，和坤悖逆專擅，罪大惡極，姑免肆市，賜令自盡，固倫十額駙暫留伯爵，在家閒住，不許出外滋事，欽此。

附錄清單

- | | | | |
|----------|-----------|------------|------------|
| 正屋一所。 | (十三進七十二間) | 東屋一所。 | (七進三十八間) |
| 西屋一所。 | (七進三十三間) | 徽式屋一所。 | (六十二間) |
| 花園一所。 | (樓臺四十二座) | 東屋側室一所。 | (五十二間) |
| 欽賜花園一所。 | (樓臺六十四座) | (四角樓更樓十二座) | (更夫一百二十名) |
| 雜房。 | (一百二十餘間) | 古銅鼎。 | (二十二座) |
| 漢銅鼎。 | (十一座) | 端硯。 | (七百餘方) |
| 玉鼎。 | (十八座) | 宋硯。 | (十一方) |
| 玉磬。 | (二十八架) | 古劍。 | (十把) |
| 大自鳴鐘。 | (十九座) | 小自鳴鐘。 | (十九座) |
| 洋表。 | (一百餘箇) | 大東珠。 | (六十餘顆每顆十兩) |
| 珍珠十八顆手串。 | (共二百二十六串) | 珍珠數珠。 | (十八盤) |
| 大紅寶石。 | (一百八十餘塊) | 小紅寶石。 | (九百八十餘塊) |

- | | | | |
|----------|-------------|---------|------------|
| 藍寶石。 | (大小共四千七十塊) | 寶石數珠。 | (一千零八盤) |
| 珊瑚數珠。 | (三百七十三盤) | 密蠟數珠。 | (十三盤) |
| 寶石珊瑚帽頂。 | (二百三十六箇) | 玉馬二匹。 | (高一尺二寸長四寸) |
| 珊瑚樹十顆。 | (高三尺八寸) | 白玉觀音一尊。 | |
| 漢玉羅漢十八尊。 | (長一尺二寸) | 金羅漢十八尊。 | (長一尺八寸) |
| 白玉九如意。 | (三百八十七箇) | 玳瑁大燕碗。 | (九十九箇) |
| 白玉湯碗。 | (一百五十四箇) | 白玉酒杯。 | (一百二十四箇) |
| 金碗碟三十二桌。 | (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 | 銀碗碟。 | (四千二百八十八件) |
| 嵌玉如意。 | (一千六百零一箇) | 嵌玉九如意。 | (一千零八箇) |
| 水晶酒杯。 | (一百二十三箇) | 金鑲玉簪。 | (五百副) |
| 整玉如意。 | (一百二十餘枝) | 玳瑁象箸。 | (五百副) |
| 白玉大冰盤。 | (二十五箇) | 玳瑁大冰盤。 | (十八箇) |
| 白玉煙壺。 | (八百餘箇) | 玳瑁煙壺。 | (三百餘箇) |
| 瑪瑙煙壺。 | (一百餘箇) | 漢玉煙壺。 | (一百餘箇) |
| 白玉唾盂。 | (二百餘箇) | 金唾盂。 | (一百二十箇) |
| 銀唾盂。 | (六百餘箇) | 金面盆。 | (五十三箇) |
| 銀面盆。 | (一百五十箇) | 金面盆。 | (六十四箇) |
| 鍍面盆。 | (八十三箇) | 鑲金八寶炕屏。 | (四十架) |

- 鍍金八寶大屏。
鍍金炕牀。
老金縷絲牀帳。
金嵌玻璃炕牀。
金元寶一千箇。
銀元寶一千箇。
生沙金二百萬餘兩。
洋錢五萬八千圓。
人參六百八十餘兩。
銀號四十二座。
玉器庫兩間。
洋貨庫兩間。
皮張庫一間。
磁器庫一間。
珍養庫十六間。
玻璃器皿庫一間。
貂皮男衣。
雜皮女衣。
- (二十三架)
(二十牀)
(六頂)
(三十二牀)
(每箇重一百兩計銀一百五十萬兩)
(每箇重一百兩)
(估銀一千八百萬兩)
(估銀四萬零六百兩)
(估銀二十七萬兩)
(查本錢四十萬兩)
(估銀七十萬兩)
(五色大呢八百板鴛鴦一百十板五色羽緞六百餘板五色哩嘍二百餘板)
(玄狐十二張各色狐一千五百張貂皮八百餘張雜皮五萬六千張)
(估銀一萬兩)
(共估銀六萬四千二百三十七兩)
(八百餘件)
(八百零六件)
(四百三十七件)
- 鑲金炕屏。
四季夾單紗帳。
鑲金八寶炕牀。
金珠翠寶首飾。
赤金五百八十萬兩。
元寶銀九百四十萬兩。
制錢一千五十五串。
當舖七十五座。
古玩鋪十三座。
綢緞庫兩間。
錫器庫一間。
鐵黎紫檀器庫六間。
貂皮女衣。
雜皮男衣。
棉夾單紗男衣。
- (二十四架)
(全)
(一百二十牀)
(大小共計二萬八千件)
(估銀一千七百萬兩)
(估銀一千五百兩)
(估銀一千五百兩)
(查本銀三十萬兩)
(查本銀二十萬兩)
(估銀八十萬兩)
(估銀六萬四千二百三十七兩)
(六百十一件)
(八百零六件)
(三千二百零八件)

棉夾單紗女衣。

(二千一百零八件)

貂帽。

(五十四頂)

貂蟒袍。

(三十七件)

貂褂。

(四十八件)

貂靴。

(一百二十雙)

藥材房一間。

(估銀五千萬)

地畝八千餘頃。

(估銀八百萬兩)

金銀古玩。

(估銀三百六十八萬六千兩)

外鈔劉馬二家人宅子，內外大小，共一百八十二間。

洋貨皮張綢緞。

(估銀三萬兩)

衣飾器皿。

(估銀一百四十二萬三千兩)

地畝六百餘頃。

(估銀六十萬兩)

人參。

(本銀一百二十萬兩)

古玩鋪四座。

(本銀四萬兩)

當舖四座。

(契價銀二萬五千兩)

古玩鋪四座。

(本銀四萬兩)

市房二十七所。

(契價銀二萬五千兩)

古玩鋪四座。

(本銀四萬兩)

以上清單，係近見世俗傳鈔之本，從友人處錄得之，已估價者二十六號，既銀有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餘兩之多，內有八十三號尚未估價。邇閱王益吾祭酒（先謙）所纂東華續錄，恭讀嘉慶四年正月十五日諭，宣示和珅大罪二十款內，以和珅家內銀兩及衣服等件，數逾千萬，為十七罪。夾牆藏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兩，地窟埋藏銀百餘萬兩，為十八罪。通州、薊州均有當舖錢店，查計資本，不下十餘萬，為十九罪。查鈔家人劉全賫產，竟至二十餘萬，並有大珠珍珠手串，為二十罪。則與此單查鈔之數，迥不相符。及考此單所錄，連日所奉諭旨，與東華續錄相同，惟十七日上諭，宣示查鈔家產估價之數，則東華續錄無之。余猶疑和珅定罪時，其家產尚未鈔竣，此係後來陸續所鈔之數，世俗所記，或顛倒其日月耳。既又讀東華續錄，是年四月二十五日諭旨云：「前據薩彬圖奏和珅財產甚多，斷不止查出之數，必有埋藏寄頓侵蝕挪移等弊，刑部查審時，司員意存含混，請密派大臣研鞠追究等語，朕當即詳加開導，昨又據奏向伊親戚問出，和珅家掌管金銀內帳使女四

名謂交伊一人至慎，刑部提訊，更屬乖謬。薩彬圖係副都統，並非原派藉沒和坤之員，忽思越俎，欲以一人獨訊數女子，且開列使女之名，形之奏牘，實從來未有之事。朕特派怡親王永琅，尙書布彥達，齊同薩彬圖提集使女等再三究訊，仍無指實，果不出朕所料。王大臣從未於朕前奏及和坤財產隱寄，乃薩彬圖屢以爲言，豈視朕爲好貨之主，以此嘗試乎？自古有藉沒之列，所以懲戒貪黷，初不計多寡而事株連。此項查鈔寶物，縱有隱寄自朕親之宅，亦不過在天之下，地之上耳，何以輾轉根求，近於搜括耶？薩彬圖摺內有和坤寄藏金銀，不離住宅之語。和坤之宅，已賞慶郡王永璘居住，和坤之園，已賞成親王永理居住，以王府寓園，令番役多人，徧行掘視，斷無此事。薩彬圖謬妄冒瀆之咎，實難寬貸，著交部嚴加議處，先將副都統開缺，另簡嗣後大小臣工，不得再以和坤資產妄行瀆奏，欽此。『大哉皇言，尙足昭垂萬世。由斯以觀，則查鈔和坤家產，似已盡括於正月十五日諭旨之中，故薩彬圖疑其尙多隱匿。然和坤花園及其珠玉寶玩等類，亦最爲精華所萃，當時尙無估價，再合之地畝八千餘頃，及隨後查出當舖銀號之資本，其數亦已不貲，豈實有數萬萬兩之多，而薩彬圖尙以爲少耶？抑此皆陸續查鈔，隨即賞賜王大臣及公主，未必盡發明諭，故薩彬圖有所未及知耶？又豈查鈔之物，呈明入官者，不過如正月十五日之數，而世俗私相傳鈔之本，乃其實數耶？抑或當時其諛和坤之富，遂於查鈔清單之下，浮寫其估價之數，日久相沿，遂莫能辨真僞耶？總之此單傳鈔已舊，余所見數本，大致相同，斷非憑空捏造，而與東華續錄又似不無牴牾之處。蓋私家記載，頗資耳食，難盡爲憑，官書又外間所不能多見，事隔九十餘年，見聞已歧異若此，茲特彙誌於此，以待蒐攷，并質世之博物洽聞者。嗟乎乾隆中葉，最爲天下全盛之時，不幸和坤入相，倚勢弄權，恣肆罔忌，自督撫以至道府，往往布置私人，或畏其勢，競營獻納，以固其位；或至敗壞吏治，剝削民生，釀成川楚教匪之變，元氣一陵，至今未復。和坤卒伏其辜，一朝藉沒，多藏厚亡，豈不信哉！亦書之以爲贖貨無壓者戒也。』

學政總裁先後甄拔得人

諸城寶東泉先生（光鼎）學行深純，尤長於制藝。屢掌文衡，乾隆五十一年，因浙江州縣倉庫虧空，特派大臣阿文成、公與、姜晟、曹文植、伊齡阿先後馳往查辦。伊齡阿旋留爲巡撫。是時寶公以吏部右侍郎督學浙江，甄拔名宿，聲譽翹起。高宗密敕將倉庫事據實陳奏。寶公嚴劾平陽，知縣黃梅丁憂演戲，借彌補倉庫爲名，科斂肥囊，賊款纍纍。溫旨褒其不避嫌怨，而阿公等查覆，則謂並無其事。寶公具疏執辨不休，並親赴平陽訪查。伊齡阿勅其在明倫堂招集生監，詢以黃梅劣蹟，答以不知，則咆哮發怒，用言恐嚇，勒寫親供，奉旨褫職。寶公未及覆奏，伊齡阿又勅其在平陽城隍廟多備刑具，傳集書役，追究黃梅款蹟，生監平民一概命坐，千百爲羣。及回省時，攜帶多人，晝夜兼行，致水手墮河淹殞，並有不欲作官不要性命之言，奉旨拏交刑部治罪。寶公抵抗，旨尙未到，而官民皆知學使被譴，巡撫已密遣人守其衙署。忽有歸安諸生王以銜、王以鏐以門生投刺來謁。寶公見之，二生請間入內，脫留棉襖一件，稱報老師識拔之恩。寶公拆視，則皆黃梅按畝勒捐之田單印票圖書收帖二千餘張，喜極欲狂。蓋寶公雖親赴平陽，而自撫藩以至府縣，早已豫爲布置，故於黃梅賊款，雖略得佐證，仍未獲其確實憑據。二王以鄰郡諸生，密爲收積，人固不及防也。寶公於是奏稱黃梅以彌補虧空爲名，按畝捐錢，戶給官印田單一張，在任八年，侵賊二十餘萬，因將田單印票圖書收帖各檢一紙呈遞，奏甫出而中丞派員押解，琅鐺就道矣。上謂凡事可僞，而官印與私記不可僞，且斷不能造至二千餘張之多，况字帖俱有業戶花名排號，確鑿可據，因命阿公中道折回浙省，且免寶公拏問，同往審訊。阿公旋奏黃梅勒借民錢，侵用田單公費是實，奉旨伊齡阿與前撫福崧皆嚴議革職，阿公等亦皆議處。寶公回京署理光祿寺卿。乾隆六十年，寶公以左都御史爲會試正總裁副考官，二人皆資望較淺，一切悉推寶公主政。榜既發，則第一名王以鏐，第二名王以銜，和珅在上前指出，上查知爲同胞兄弟，則大疑之，因派大臣覆試，王以銜列二等第四，王以鏐列三等七十一名。磨勘大臣奏稱王以鏐中式之卷，次藝參也，魯後比用一日，萬幾一夜四事等字，膚泛失當，疵累甚多，遂削停。王以鏐殿試，諭旨

斥竇公年老昏憤，先行開缺，聽候部議，副考官交部議處。越八日，進呈殿試卷十本，名次既定，拆視彌封，則第一名乃王以銜也。和珅與諸大臣瞠目相視，因奏曰：「此次閱卷諸臣，皆秉公認真，毫無私弊，如有失常，何妨易置？」上曰：「若此，則彼之兄弟聯名，或出偶然，科第高下，殆有命焉，非人意計所能測也，何必易置？且既拆彌封，而再易置，則轉不公矣。」臚唱之日，輿論翕然，蓋以二王素著才名也。自是竇公之取士與王氏兄弟之得會狀，遂傳為佳話。余幼聞故老娓娓談此事，聽之熟矣。然考東華續錄，竇公奏稱印票收帖，皆由平陽生監繳出，豈因王氏兄弟大魁天下，而世俗率相附會歟？抑竇公陳奏不能不歸其事於平陽生監歟？因徧閱諸家紀載，尙無詳誌此事者，姑錄之以廣異聞，確否則未敢懸揣也。

某制軍爲乞丐

乾隆中有某制軍者，八旂人也。其盛時，姬侍僮僕，服飾飲食玩好之物，窮極奢侈，日費不資。及罷官歸京師數年，成窮簞子，又數年成乞丐。王公貴人皆嚴絕之。惟大興、朱文正公戒關人勿卻，每旬日必一至，文正輒手贈青帑二百，一日制軍入文正書室，闕其無人，竊取小鏡而出，從者覓不得，喧言制軍實來。文正命勿覓，且勿聲。如制軍至，伺茶待茶而已。或曰：「人生實難，古人豪侈逾度，勢窮則死，若制軍之壽，不如其速死也。聞昔有嗜鴨者，每飯必殺生，忽夢一處有數大池浴鴨，守者告以皆君口中物也。醒益自喜，恣殺弗止。後復夢至故處，則一池數鴨而已，遂命勿殺。適有疾，親故饋食皆鴨也，數之適符夢中所見，遂驚悸而死。」嗟乎！人烏知已鴨之將盡，又烏知鴨盡而已尙不與之俱盡耶？

東方二大

吾錫秦小峴侍郎。(源)博學工古文，而書法素非所長，殆以孝廉家居，聞純皇帝東巡泰山，特赴召試之。典過清江浦，偶於市中見鈔白破書一本，皆記零星典故。以五錢得之，歸而略翻視之，有一條曰：「東方三大者，謂泰山也，東海也，孔林也。」及試題爲東方三大賦，侍郎首段渾冒三項，以下分點三段。大臣擬取十餘卷，純皇帝閱之，無當意者，因問大臣通場試卷，竟無知題義者乎？大臣對曰：「有一卷分點三大，以書法太劣擯之。」上曰：「願學問如何耳，何以書法爲哉？」命亟以進，覽之稱喜。御筆加圈點。拔置第一，遂授中書舍人，入值軍機處，不數年授杭嘉湖分巡道，數遷而爲倉場總督。噫！人之名位，自有生以來，冥冥中皆前定矣，又何容存得失於心哉？

四子書集註宜熟讀

今世教童子讀四子書者，往往摘朱註精要者讀之，其圈外註及稍無涉於舉業者，皆不讀也。乾隆年間，大考翰詹，題爲也作乎賦，諸名手皆擱筆不知其出於何書。一老翰林獨從容交卷，而出語人曰：「吾每試輒後於諸君，此次當稍出一頭地。」榜發果居第一。蓋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註內陸氏曰：「也一作乎。」讀者皆易忽略，故通場無第二人知也。又有鄉先輩某太史，以拔貢生舉乾隆元年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庶吉士。一日，高廟問某太史增廣生員，始於何代，見於何書？太史錯謬不知所對。高廟謂語集註且不能熟讀，何以得爲博學？遂散館，改授知縣以終。蓋子適衛章，圈外註有唐太宗增廣生員句也。合此二事觀之，居文學侍從之職者，可不熟讀朱註及圈外註哉？

窮達有命

湖口高碧涓大令，(心夔)少有才名，其駢文書法，及散體詩，均造深際，惟古文尙未成家。晚以知縣分發江

蘇權吳縣數年，頗有聲績。然性偏而政酷，卒以此被劾，憂憤而卒。碧涓以咸豐己未科會試中式，覆試因試帖詩出韻，遂列四等，罰停殿試一科。因留京師，入戶部尚書肅順幕中，為課其子讀書。次年為庚申恩科殿試，碧涓列在二甲。及朝考前一日，肅順問碧涓曰：「子向來寫作遲速，何如？」答以文思尚不甚鈍，日中以後，當可交卷。明日肅順監場，僅交未刻，見碧涓卷已交，即命搶諸人之卷，高才宿學，以不完卷被黜者甚衆。然碧涓因急欲交卷，心手忙亂，試帖詩又出韻，遂列四等。以知縣歸班用，然後知巍科上第，有命存焉，非可勉強得也。碧涓兩次出韻，皆在十三元韻中，衡陽王紉秋孝廉（閩運）贈以詩曰：「平生兩四等，該死十三元。」

學使以快短明衡文

今之督學使者，按臨各郡，考試生童，每次須分十餘場，往往因公事繁冗，期限迫促，不能從容評閱，悉心搜校。康熙雍正以前，功令未嚴，格式未備，院試尚無試帖，僅四子書題文一篇而已。江蘇為人文淵藪，聞昔學院有以快短明三字衡文者，大抵交卷愈快愈妙，篇幅愈短愈妙，而意義則取其明白軒爽。題紙一下，不可構思，振筆疾書，奔往交卷，取額一滿，則不待終場而出案。往往考者方據案呬唔，研墨潤筆，忽鼓吹聒耳，龍門洞開，始知出紅案也。乃皆踉蹌不終卷而出一日文題為山梁雌雉，有一卷文僅十六字曰：「春秋絕筆，西狩獲麟，鄉黨終篇，山梁雌雉。」遂拔取冠軍。又一日題為孟之反不伐，有一卷文曰：「不矜功，良將也。夫伐情也，反不然，良將哉。春秋時不伐者二：一介子推，一孟之反，之推不貪天功以為己功，之反不假人力以為己力，吁！良將哉。」又拔取冠軍。蓋以其僅五十五字，而全篇規模已具，文乃劈分兩比格也。又有塾童五六人同赴試，一送考之傭工，年近四十，蓋因學業未成，改讀而耕者也。好論文，貪飲食，偶見塾師評改諸童文，或試不前列，則亦從而指摘之。諸童使具酒食，每先自飲啖，諸童皆惡之，相與謀曰：「傭工喜自銜其能，當有以困之。」乃用傭工姓名，密為購備一卷，俾攜

考具，若令送考者。既唱名，一童在傭工後代應之，而推傭工使前。傭工不得已接卷而入，且笑曰：「若輩欲困我乎？當顯我才學矣。」是日題爲夫微之顯，傭工猶憶少時在塾讀此題舊文，起譁下既承上文，接筆曰：「夫然而微矣，夫然而顯矣，夫然而微之顯矣。」提比後用複筆亦如之，後比後之結筆亦如之，傭工因鈔襲之，而其他皆不知所云也。首先交卷，學使見三複筆，即提筆圈之，亦不暇細閱其他處，拔取冠軍。諸童見已出案，倉皇交白卷而出，傭工已在門外，爲接考具。且謝曰：「承諸君厚意，使我遊庠。」諸童皆喪氣垂頭而返。

河工奢侈之風

余嘗遇一文員。老於河工者，爲余談道光年間，南河風氣之繁盛。維時南河河道總督，駐紮清江浦，道員及廳汛各官，環峙而居，物力豐厚，每歲經費銀數百萬兩。實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餘以供文武員弁之揮霍，大小衙門之酬應，過客游士之餘潤。凡飲食衣服車馬玩好之類，莫不鬪奇競巧，務極奢侈。即以宴席言之，一葷腐也，而有二十餘種，一豬肉也，而有五十餘種。葷腐須於數月前購集物料，挑選工人，統計價值，非數百金不辦也。嘗食豚脯，衆客無不歎賞，但覺其精美而已。一客偶如起厠，忽見數十死豚，枕藉於地，問其故，則向所飲之豚脯一碗，卽此數十豚之背肉也。其法閉豚於室，每人手執竹竿，追而撲之，豚叫號奔繞，以至於死，亟剖取其背肉一片，萃數十豚，僅供一席之宴。蓋豚被撲將死，其全體菁華萃於背脊，割而烹之，甘脆無比，而其餘肉則皆腥惡失味，不堪復食，盡委之溝渠矣。客驟睹之，不免太息。宰夫熟視而笑曰：「何處來此窮措大，眼光如豆，我到幾數月，手扶數千豕，委之如螻蟻，豈惜此區區者乎？」又有鴉掌者，其法籠鐵於地，而熾炭於下，驅鴉踐之，環奔數周而死，其菁華萃於兩掌，而全鴉可棄也。每一席所需，不下數十百鴉。有駝峯者，其法選壯健駝，縛之於柱，以沸湯灌其背立死，其菁華萃於一峯，而全駝可棄，每一席所需，不下三四駝。有猴腦者，豫選健猴，被以繡衣，鑿圓孔於方

菓，以猴首入桌中，而挂之以木，使不得出，然後以刀剃其毛，復剖其皮。猴叫號聲甚哀，亟以熱湯灌其頂，以鐵椎破其頭骨，諸客各以銀勺入猴首中，探腦嚼之，每客所吸不過一兩勺而已。有魚羹者，取河鯉最大且活者，倒懸於樑，而以釜熾水於其下，并敲碎魚首，使其血滴入水中，魚尚未死，爲蒸氣所逼，則擺首搖尾，無一息停，其血益從頭中滴出。比魚死而血已在水中，紅絲一縷，連綿不斷，然後再易一魚，如法滴血，約十數魚，庖人乃撩血調羹進之，而全魚皆無用矣。此不過略舉一二，其他珍怪之品，莫不稱是。食品既繁，雖歷三晝夜之長，而一席之宴不能畢。故河工宴客，往往酒闌人倦，各自引去，從未有終席者。此僅舉宴席以爲例，而其餘若衣服、若車馬、若玩好、豪華之風，莫不稱是。各廳署內，自元旦至除夕，無日不演劇，自黎明至夜分，雖觀劇無人，而演者自若也。每署幕友數十百人，遊客或窮困無聊，乞得上官一名片，以投廳汛各署，各署無不延請，有爲賓主數年，迄未識面者。幕友終歲無事，主人夏饋冰金，冬饋炭金，佳節饋節敬，每逾旬月，必饋宴席。幕友有爲茶博擲菹之戲者，得赴賬房領費，皆有常例。每到防汛緊急時，有一人得派赴工次三日五日者，則爭羨以爲榮，主人必有酬勞一二百金不等。其久駐工次，與在署執事之幕友，沾潤尤肥，非主人所親厚者，不能得也。新點翰林，有攜朝貴一紙書，謁河帥者，河帥爲之登高而呼，萬金可立致。舊人拔貢有攜京員一紙書，謁庫道者，千金可立致。嗟乎！國家歲糜巨帑以治河，而囊者頻年河決，更甚於今日，竭生民之膏血，以供貪官污吏之驕奢淫僭，天下安得不貧苦？以佛氏因果輪迴之說例之，則向之踞肥缺，飽慾擊者，安知其不爲豚爲猴爲駝爲魚鵝也？余又見一京員論清江浦之盛衰，今昔頓異，嘗切齒扼腕，謂漕運河工二者不復，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夫復漕運河工，不過京員往來南北，足以潤其囊橐而已，而謂遂可治天下乎？

縣令意外超遷之喜

武進趙厚子廉訪（仁基）以道光六年進士，爲江西知縣，時年且四十矣。旋調知安徽涇縣，權懷寧縣事。道光十三年，以捕獲桃源掘河奸民陳端，優詔褒勉，賞戴花翎，以直隸州升用。明年補滁州直隸州，召見便殿，宣廟嘉之。歸任滁州六安州，甫越數月，升平陽府知府，又數月升江西南贛兵備道，蓋去爲縣時未一年也。又數年遷湖北按察使，未赴任而卒。向使稍假之年，方且駸駸大用，洊擢封疆，而其所以騰躍天衢者，則實因捕獲陳端一事，膺特達之知也。先是江蘇桃源縣有聚衆挖河之事，大吏遂以入奏，奉旨嚴檄各省擒捕，久之不獲，官吏稍稍懈弛矣。陳端棄妻子，變姓名，去鬚毀形，潛附漕艘，爲句讀師以自給，家於懷寧之某鄉。一日有捕役過一茅舍，聞有婦人微呼陳先生者，一老學究開門應之。捕役正迫歲暮，思得額外賞項以自贖，因私念此人，殆卽陳端耶？欲乘其不虞以試之，遂直前呼之曰：「陳端汝在此耶？」陳端出其不意，錯愕應之曰：「唯。」捕役乃擒之以歸。逮入縣城，已夜半矣。趙廉訪方爲縣令，署門已閉，捕役呼而啓之，見縣令先賀有升遷之喜，且請曰：「速賞我三百金，俾我得以度歲，則異日之事，我概不問矣。」廉訪如數予之，而置陳端於獄。時道光十二年除夕也。廉訪素爲大吏所賞識，於是遂優列刻章，超遷不次。蓋時運既至，則宦途通達，初非意料所及，其事亦并非人謀所得爲也。

名醫治中消病

祥符孫雨農孝廉（育均）嘗爲余言，昔汴人有得中消病者，日食米一二斗，腹日以膨亨，面日以黃瘦，而身日以饑餓，人無能救藥者。聞某縣有名醫，往就之診，醫開一方，僅砒霜四兩，別無他物，且戒之曰：「汝忍饑不食兩日，然後食之，食必盡，否則不救。」衆無不駭且怪者，又以其名醫也，姑減半食之，則噉然大噉，吐出白蟲數十枚，其長六七寸不等，皆死矣。於是腹稍小，餓稍瘳，而尚未霍然也，復詣名醫請診。醫暗曰：「汝必食藥未盡也，凡汝之一食卽消者，皆此蟲爲之，今僅殺其半耳，余不能救矣。」問再食之可乎？醫曰：「不可，夫蟲旣食人之食，亦

有知識，吾之開砒霜四兩者，乃酌量蟲數而投之。蟲慣食人之食，故於久饑之後，一見卽食，彼已見前蟲之死，肯再食乎？蟲旣不食，則砒毒汝自當之。今汝食之，則以砒而死，不食則以蟲而死，均之死也。復何言？病者不聽，食之果死。

猛藥不可輕嘗

益陽湯海秋侍御（鵬）雄於制舉文，道光年間，以少年捷科第，登言路，高才博學，聲名藉甚一時；勝流如曾文正公及王少鶴、魏默深、邵位西、梅柏言諸君子，皆與之交。侍御氣甚豪，旬日間章屢上，遂由御史改部曹，頗鬱鬱不樂，然不見於面也。乃研精著述，所著浮邱子，尤自喜。一日諸友集其舍，或言大黃最爲猛藥，不可輕嘗，如某某等爲庸醫所誤，皆服大黃死矣。侍御曰：「是何害？吾向者無疾，常服之，謂予不信，請面試之。」命奚奴速購大黃數兩來，諸友苦止之，不可及。旣購到，諸友競起止之，侍御已連取大黃六七錢吞之矣。一友飄起奪之，侍御復攫吞大黃一塊，且罵奪之者。遂皆反脣，諸友不歡而散。抵暮聞侍御泄瀉不止，黎明諸友趨往問疾，始知侍御已於中夜暴卒矣。故曾文正公祭文有曰：「一呷之藥，祿我天民。」惜哉！侍御以戲服猛藥，殺其身，年僅四十有四，不然，則所就固未可量也。

祿命同而不同

節相恪靖侯左公有中表弟曰吳偉才，與侯相同，以嘉慶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寅時生，所居相距九里許，兩家報喜者，相遇於適中之地，其八字則壬申辛亥丙午庚寅也。少有奇童之目，與侯相同。道光壬辰，侯相與兄景橋中書（宗植）同舉於鄉，而偉才改業屠豕。侯相督閩浙時，偉才嘗一至閩，侯相勸業爛然，殺賊以千萬計，而偉

才祿命中之煞刃，僅用之於屠豕。昔有與文潞公同命者，僅得同席而食者數十日，以此類也。偉才好大言，嘗曰：「太公隱於屠沽，何獨余也？」同治八年，已不在屠肆，而親舊歲時用牲，或召之，輒欣然鼓刀而往云。侯相在潭州軍次，與王孝鳳（家璧）言之。

■ 讞獄引律同而不同

刑部律例，凡調姦婦女未成，致婦女羞忿自盡者，厥罪應絞，而有情實緩決之分。其手足勾引者，入情實，語言調戲者，入緩決，此中區別，蓋甚微矣。近聞友人述兩案，其事相似，而其情實不相同。有一人便旋於路，偶爲婦人所見，其人對之而笑，且以手自指其陽物，婦人歸而自縊。有司讞獄，以其人既無語言調戲，又非手足勾引，擬入緩決。刑部司員駁之云：「調戲雖無言語，勾引甚於手足。」獄遂定，論者咸以爲平允。又一訓蒙師設帳委巷中，偶至僻處便旋，其對面有樓翼然，一年少女子適俯窗下窺。訓蒙師仰首見之，莞然一笑，女子卽變色閉窗。俄聞鄰家一女子忽雉經而死，女子之弟方在館讀書，倉皇返視，其師不覺拍案呼曰：「噫！今日誤矣！童子歸告其父母，父母疑其別有他故，遂鳴之官，官研訊得實，以爲調戲勾引均無實事，亦擬入緩決。刑部司員駁之云：「雖無實事，其心可誅。」訓蒙師遂絞決焉。越一年，司員方與人爲葉子戲，忽瞋目作退避狀，曰：「冤鬼至矣！」已而復作楚音曰：「汝以刀筆殺人，吾已訴於上帝，不汝宥也。」言未終，氣已絕矣。蓋訓蒙師乃湖南人也。余合二事觀之，前之所斷，不愧南山鐵案，蓋其情實可誅，則雖死而無怨也。後之所斷，不免深文周内，罪不當死而死，故其鬼得索命於既死之後。觀於訓蒙師之拍案驚呼，則豈惟笑出無心，抑且有自悔之意，其與調戲者有間矣。大抵讞獄雖依律例，不外情理，善折獄者，斟酌於天理人情，然後衡之以律例，不容毫髮偏倚於其間，故殺之而不能怨，亦生之而不必感也，噫！難言之矣！

六指人冤獄

嘉慶年間，浙江某縣鄉人，有娶妻者，合卺之夕，新郎自洞房出如廁，至夜半家人皆已倦臥，始聞新郎返入房中。黎明家人方起，見洞房已開，詢知新郎早出門矣，亦未知異也。既而數日不歸，家人始怪之，相與跡至廁中積薪之下，忽見一尸，則新郎也。大駭，詰問新人云：「花燭之夜，新郎入房片時，旋出入廁，夜半始入房就寢，天將明，詳問我金銀首飾，共有若干，藏於何所，我一一告之。彼云：性喜早起，囑我且睡少頃，則聞其已出，今檢視首飾皆無有矣。」家人問其狀貌若何，答云：「夜半燈影朦朧，未能諦視，但見其右手六指。」蓋新郎方如廁時，適有賊藏廁中，欲俟夜深行竊，既見新郎，恐其號而執之也，遽前搯其項殺之，因假其衣，以入洞房，次早席捲而去。是時村中有一六指人，素無行爲，爲衆所不齒。家人聞新人之言，以爲必此人矣，遂鳴之官，捕六指人，加以刑訊，遂自誣服。獄既具，論如律。新人以新郎既死，復遭污辱，遂自縊。新郎之母惟一子，見子婦俱亡，亦自縊。越數年，郡人有商於閩者，遇一人於逆旅，詢之，同鄉也。其人忽問曰：「吾鄉有一新郎被殺之案，其賊已得否？」郡人曰：「獄早定矣，賊且伏誅矣。」其人面有喜色，方盥沐，不覺自匿其右手，驟視之，六指也。郡人覺有異，因窮詰之，且告以有人抵死，今雖告我，何害？賊具吐其實，蓋賊與新郎相隔一村，自殺新郎後，遠適閩省，既遇同鄉，乃欲探一實音也。郡人許以不洩於他人，陰遣人報本地有司，執賊一訊，卽伏。閩省督撫爲之具奏，移案至浙江核辦，論賊如律。於是知縣以失入抵罪，自巡撫至知府，皆照例議處云。

戊午科場之案

咸豐八年，順天鄉試，主考爲大學士柏蔭，尙書朱鳳標，左副都御史程庭柱，甫入場監臨，順天府尹梁同新提

調順天府丞蔣遂，卽因細故，意見不合，遂徑開龍門而出，疏劾同新，又貢舉侍郎景廉，又具疏併劾二人，二人皆被吏議降調以去。而至公堂於某夕，譁傳大頭鬼出見，都人士云：「貢院中大頭鬼不輕出見，見則是科必闕大案。」榜既發，有旗籍滿洲平齡中式在前十名中，平齡素嫻曲調，曾在戲院登臺演戲，蓋北方風俗，凡善唱二黃曲者，雖良家子弟，每喜登臺，自銜所長，與終歲入班演戲者，稍有不同。然京師議論譁然，謂優伶亦得中高魁矣。御史孟傳金疏劾平齡，硃墨不符，請特覆試，奉硃諭派載垣、端華、金慶、陳孚恩查辦。牽涉柏葳之妾及其門丁靳祥，於是考官及同考官之有牽涉者，皆解任聽候查辦。是時載垣、端華、肅順方用事，與柏葳不相能，欲藉此事與大獄以樹威。前刑部尚書陳孚恩，終養起復，候補年餘，上意不甚響用。孚恩窘，乃自昵於肅順，得補兵部尚書。遇事每迎合其意。孚恩素與程庭桂相善，方言路未劾之前，孚恩馳往見庭桂曰：「外間喧傳此科中者，條子甚多有之乎？」條子者，截紙爲條，訂明詩文某處所用之字，以爲記驗。凡與考官房官熟識者，皆可呈遞，或輾轉相託而遞之。房考官入場，凡意所欲取者，憑條索之，百不失一，蓋自條子興，而糊名易書之法幾窮矣。庭聞孚恩之言，以爲無意及之，乃答曰：「條子之風，不始今日矣，奚足爲怪？今科若某某等，皆因條子獲售者也，某某等皆有條子而落第者也。吾輩衡文取士，文章之力，仍居七八，條子不過輔助一二耳。」孚恩問然則吾子亦接條子乎？庭桂笑曰：「不下百餘條。」乃出而示之。孚恩曰：「盍借我一觀。」袖之而去。不數日，孚恩奉旨審問此案，按條傳訊，株連益多。庭桂之次子秀，嘗遞數條，孚恩謂但到案問數語，卽無事。庭桂召其長子炳采謂之曰：「汝弟氣性不馴，若令到案，必且獲罪，汝姑代汝弟一行，陳公與我至厚，必無事也。」炳采既到堂，孚恩窮詰不已，且命用刑，遂一一吐實。而孚恩之子亦有條子，託庭桂之次子遞之，孚恩知不能隱，奏請迴避嚴議，並請革伊子景彥職，詔卽革景彥員外郎，孚恩交部議處，毋庸迴避。孚恩乃請載垣等設法開釋其子，而擬炳采以重辟，並奏言此案情節甚多，非革職逮問，不能澈究。奉旨柏葳、朱鳳標、程庭桂皆革職下獄，而孚恩則庭桂用刑訊焉。柏葳之門丁靳

祥聞案出，卽逃逸至潼關，爲陝西巡撫曾望顏所拿獲，解至刑部歸案審訊，案未結，先死獄中。大抵平齡之中式，斬祥實爲經營，而柏蔭不知也。若僅失察之罪，不過褫職而止。肅順與載垣端華必欲坐柏蔭，大辟鍛鍊久之，終無納賄實迹。上意亦以柏蔭老成宿望，欲待以不死。肅順等力言取士大典，關係至重，亟宜執法以懲積習。九年三月獄成上聞，大旨以柏蔭雖無納賄情事，而斬祥之求請柏蔭撤換試卷，其弊顯然，斬祥未伏厥辜而死，當卽以斬祥罪名加之柏蔭等語。於是上召諸王大臣諭以不得已用刑之故，柏蔭及同考官浦安中式舉人平齡羅鴻譯，及爲羅鴻譯行賄之主事李鶴齡程庭柱之長子炳采，皆棄市。程庭柱發往軍臺効力，朱鳳標從寬革職，未及一年，旋復起用，其餘各員獲咎褫革降調者數十人。程炳采既出獄，將赴西市，乃大哭曰：「吾爲陳孚恩所紿，代弟到案，以至於此，陳孚恩諂媚權姦，吾在冥間當觀其結局也。」聞者皆爲揮淚。當咸豐之初年，條子之風盛行，大庭廣衆中，不以爲諱，敏給者常制勝，樸納者常失利。往往有考官夙所相識，闈中不知而擯之，及出闈而咎其不遞條子者，又有無恥之徒，加識三圈五圈於條上者，倘獲中式，則三圈者饋三百金，五圈者饋五百金，考官之尤無行者，或歆羨之。余不知此風始自何時，然以余所見，則世風之下，至斯極矣。識者早慮其激成大獄，而不知柏相之適當其衝也。然自戊午嚴辦考官之後，遂無敢明目張膽顯以條子相授受者。迄今三十餘年，鄉會兩試，規模尙稱肅穆，則此舉誠不爲無功。然肅順等之用意，在快私憾而張權勢，不過假科場爲名，故議者亦不以整頓科場之功歸之也。

良吏平反冤獄

胡文忠公撫鄂時，嘗明保東湖縣令張建基之治行，洊擢府道，至湖北布政使，以貪黷著聞，大府勒令告病歸田，世頗訝胡公之濫保。其後乃知胡公之保建基，以其平反東湖冤獄，而實則理是獄者，建基之前任張君也。先

是東湖有民婦某氏者，事姑素孝，每晨起灑掃庭除，治中饋，然後適姑寢間安，以盥水一盆，雞卵兩枚，置案上，如是以爲常。一日清晨，排闥入，見姑牀下有男子履，大駭，亟低聲下氣，爲掩門而出。姑已覺之，羞見其婦，自縊而死。鄉保以婦逼死其姑，鳴於官，婦恐揚其姑之惡，不復置辯，遽自誣服，已按律定讞矣。此張君前任事也。及張君莅任過堂，見此婦神氣靜雅，舉止大方，謂必非逼死其姑者，疑其有冤，再三研詰，矢口不移。因諭之曰：「汝若有冤，我能爲汝直其事，此時不言，不得活矣。」婦答曰：「負此不孝大罪，何面目復立人世，願速就死。」令終疑之，沈思累日。縣有差役某甲者，其妻素以兇悍著，令忽召某甲云：「有公事，須赴某縣一行，俾還家束裝，速來領票。」頃之某甲到署，令忽大怒曰：「汝在家逗遛，誤我公事，必爲汝妻所廢也。」卽發簽拘其妻，鞭之五百，血流浹背，收入獄中，與獲罪婦同繫。某甲之妻終夜詛罵，謂縣令如此昏暴，何以服人。婦聞其絮聒不休，忽言曰：「天下何事不冤，卽如我任此死罪，尙且隱忍不言，鞭背小事，盍稍默乎？」縣令使人潛聽於戶外，聞言來告，令大喜。明且提婦與某甲之妻同至堂上，詰以昨夕所聞之言，婦不能隱，令悉心鞫問，盡得其情，平反此獄，而薄犒某甲之妻，慰而遣之，通省驚爲神明。及胡公撫鄂，訪知東湖張令之事，而此時張建基適令東湖，胡公誤以爲平反此獄者也，遂登之薦牘，而前任之張令已卒，竟致湮沒不彰，其籍貫名字，至今已不可攷矣，惜哉！

墨吏設誓受譴

咸豐年間，有某刺史在遵化直隸州任，自撰一聯，懸之堂皇曰：「我如枉法腦塗地，爾莫欺心頭有天。」然刺史黷貨枉法之事，不止一端，州人皆能道之。既謝事歸田，饒於貲財，享林下之福者近十年。家在河南某縣，適值搶寇擾鄉里，刺史率其兒孫，登一山頂避寇，失足顛隕，觸於巨石而死，頭破腦裂焉。又有某大令宰江南之青浦，欲加漕費每石錢數百，縣民不聽。縣令謂所加公費，出於不得已，非以肥私囊也。乃率胥吏等二十人，自誓於城

陸神前曰：「辦漕加費，涓滴歸公，有沾染一錢者，官不能保首領以沒，胥吏等皆立受顯罰。」相傳青浦城隍神，乃築隄禦水以死勤事之周太僕也。太僕生爲循吏，歿爲明神，廉惠最著，威靈顯赫，縣民素所敬信，又聞大令誓語迫切，乃各輸費如數，官吏以是大獲贏餘。未一歲，胥吏二十人相繼夭亡，大令生瘍於頭，日益危篤。一夕，闔者見一人白面黑鬚，酷似城隍神塑像，手挽大令頭出門，徐步而去。闔者驚愕失措，奔入詢問，則哭聲已舉於內，大令頸爛頭落而死矣。人始知漕費之多侵蝕云。夫天網恢恢，豈能求貪墨之吏而盡殛之？然既肆其貪，復行其僞，甚且以僞濟貪，則鬼神有斷不能容之理。彼假誓語以欺人者，方自喜得售其術，而名利可兩全也。然終至罰及其身，而名利因之兩失，嗚呼！貪僞之吏，亦可以知所警矣！

早慧不壽

安慶諸生有孟昭暹者，年甫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其詩文書法，具臻完美，尤善屬對，嘗以盤庚對箕子，名噪一時。曾文正公適駐安慶，聞而召見之，詢其家世，知其祖亦諸生也。文正口占四字，使屬對曰：「孫承祖志。」昭暹應聲對曰：「孟受會傳。」文正大加激賞，謂此子必可有成。乃自甲子至癸酉科，四應鄉試，皆不售。癸酉出場後，遽以疾卒。古人謂早慧不壽，於此益信，殊足令憐才者惋惜也。

太監安得海伏法

予前有太監安得海伏法書事一篇，已選入庸齋文續編矣。茲再輯其崖略，補記於此。先是丁文誠公聞安得海將過山東，密屬德州知州趙新，如見其有不法情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稟聞。趙新能吏也，閱事多，計較利害亦頗熟。及安得海過境，欲勿稟則懼爲丁公所怒，欲顯稟則恐不能去之，反摠其禍。因與幕客商用夾單密稟，意謂

丁公如不參奏，則夾單非例行公事可比，既不存卷，安得海斷不知之。若竟參奏，則禍福丁公自當之，與地方官無涉也。及丁公疏既上，兩宮皇太后召軍機內務府大臣議之，皆力請就地正法，留中兩日未下，醇親王復諍之。同治八年七月某日，奉上諭：「丁寶楨奏太監在外招搖煽惑一摺，據德州知州趙新稟稱，有安姓太監，坐太平船二隻，聲勢烜赫，自稱奉旨差遣織辦龍衣，船旁有龍鳳旂幟，帶男女多人，并有女樂品竹調絲，觀者如堵。又稱本月二十一日，該太監生辰，中設龍衣，男女羅拜。該州正訪拏間，船已揚帆南下，該撫已飭東昌濟寧各府州跟蹤追捕等語。覽奏，曷勝詫異！該太監私自擅出，并有種種不法情事，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宮禁而儆效尤著山東江蘇直隸各督撫，迅派幹員，於所屬地方，將六品藍翎安姓太監嚴密查拏，令隨從人等指證確實，毋庸審訊，卽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飾，倘有疏縱，惟該督撫是問。其隨從人等有迹近匪類者，並著嚴拿，分別懲辦，欽此。」

一安得海既在濟南伏法，籍其輜重，有駿馬三十餘匹，最良者日行六百里，黃金一千一百五十兩，元寶十七箇，極大珠五顆，真珠鼻煙壺一枚，翡翠朝珠一挂，碧霞朝珠一挂，碧霞數犀十塊，最重者至七兩，其餘珍寶甚夥，陸續解歸內務府歷城縣，令爲安得海歸地葬之，營一小墳。越數年，歷城鄉人有病者，忽爲鬼所附，聆其口音，京腔也。衆怪病者素不習京腔，環集問之，鬼自言：「安姓，南皮人，在北京內廷供職多年，有要差赴廣東，留滯於此，寓屋數間，久不修理，天雨下漏，令人難住，煩諸君爲我稍加補葺。」衆問到此後會回京否，答曰：「吾會回京兩次，宮中景象，不異曩時，守宮之金甲神，因昔時習見吾面，不吾禦也。惟黃河難渡，往反不易，故僅行兩次耳。」衆往視其墳，果有兩洞，爲拾泥土補之。明日鬼復來附病者謝曰：「煩諸君厚意，爲我葺屋，可勿漏矣。」拱手而別。

曾文正公輓聯

曾文正公以同治壬申二月四日，薨於兩江總督署內，其世子劼剛通侯，（紀澤）以五月中旬，奉喪南旋，余

送之江干而別。其在金陵，百日之內，遠近弔者，絡繹前來，殆無虛日。余爲襄理喪事，以各省鉅公名流輓聯佳者，美不勝收。厥後同幕有彙刻爲榮哀錄者，又覺瑕瑜同登，甄取稍濫。茲憶其周密無疵，爲當時所推誦者錄之。左方恪靖伯左公輓聯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蓋左公始爲文正所薦舉，中間以事相齟齬，不通函問者已九年矣。如此措詞，既合分際，亦頗善於斡旋。孫翠西太僕文正門下士也，時爲江寧鹽巡道，其輓聯云：「人間論勳業，但謂如周召召虎；唐郭子儀，豈知志在禹臯，別有獨居深念；天下大文章，殆不愧韓退之；歐陽永叔，卻恨老來濕軾，更無便坐雅談時。」見者以爲澹雅無俗氣。李眉生廉訪（鴻裔）輓聯云：「位冠百僚，而勞謙自牧，威加四海，而盛德若愚，不震不騰，隱几獨居勳業；外年垂大耋，而神觀弗衰，病至彌留，而鞅掌靡息，如臨如履，易簣猶在戰兢中。」郭筠仙中丞輓聯云：「論交誼在師友之間，兼親與長，論專功在唐宋之上，兼德與言，朝野同悲，惟我最；其始出以奪情爲疑，實贊其行，其練兵以水師爲著，實發其議，艱難未與負公多。」謝麟伯編修（維藩）輓聯云：「吾楚多武功，新寧偉節，羅山邃學，益陽雄略，湘陰衡陽，皆卓犖勳名，相度恢然，衆賢匯國朝六文正，睢州巨儒，諸城名相，大興賢傳，歙縣濱州，並承平宰輔，公時獨較昔人難。」李次青廉訪（元度）輓聯云：「是衡獄洞庭，間氣所鍾，爲將爲相爲侯，自吾鄉蔣安陽後，歷三朝兩宋迄元明，二千年僅見，與希文君實易名同典，立功立言立德，計昭代湯睢州外，較諸城大興暨曹杜，一个臣獨隆。」蒯子範太守（德模）時將赴黎州之任，送輓聯云：「公今與臯夔伊傅同游，翳古元勳齊類首，我正泝江漢沱瀾而上，每經遺壘輒傷心。」以上諸聯，能掃去陳言，別具機杼。今坊本所刻榮哀錄不分優劣，采輯太濫，故余重甄敘之。然余所選諸聯，亦有榮哀錄所未登者。

曾文正公勸人讀七部書

昔曾文正公嘗教後學云：「人自六經以外，有不可不熟讀者，凡七部書曰：史記、漢書、莊子、說文、選通鑑、韓文也。余嘗思之，史記、漢書，史學之權輿也；莊子，諸子之英華也；說文，小學之津梁也；文選，辭章之淵藪也；史、漢，時代所限，恐史事尙未全，故以通鑑廣之；文選，駢偶較多，恐真氣或漸漓，故以韓文振之。曾公之意，蓋注於文章者，爲重此七部書，卽以文章而論，皆古今之絕作也。人試能於六經而外，熟此七部書，或再由此而廣充之，爲文人可，爲通儒可，爲名臣亦可也。」

■聖武記敘川楚教匪謀篇尙未盡善

邵陽魏默深先生（源）著作等身，所著聖武記、海國圖志，尤風行海內。然海國圖志采輯雖博，未經剪裁，尙不及聖武記鎔化之精。蓋記事諸篇，各有章法，似皆已烹鍊而出之。惟所記川楚教匪事，不免煩碎。嘗聞曾文正公論及之，文正之言曰：「凡記事之文，須先定章法，然後落筆。史記樊鄴滕灌諸傳，另是一種體裁，蓋諸人所經戰事，不盡關係大局，若必逐事而記之，則太繁瑣，故必立一簡法，以綜貫之。諸傳文雖不長，而所包舉者實廣。魏君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篇，病在逐事登記而無去取，無提掇消納虛實布置之法，以致頭緒不甚明顯，線索不甚清晰。試思教匪所竄之地，忽川忽楚，所糾之人，忽多忽少，其能綜舉之而無挂漏乎？知此則必有謀篇之訣矣。」文正之說如此，錄之以誌記事文之法。

■盾鼻隨聞錄當燬

盾鼻隨聞錄者，蘇州人汪瑩所著也。瑩於咸豐初年，任四川永寧道員，以性情乖僻，不孚輿望，屢罷彈章。始爲學使何子貞太史（紹基）所糾，恨之次骨，繼以地方公事，忤黃制軍（宗漢）被劾罷官。瑩於是刊布此事之

始末，及督院批劄，道署稟牘，詆譏制軍。制軍固非大吏中之賢者，然天下閱堃書者，皆謂此事制軍未必非，而堃未必是也。堃又借記粵匪之事，箸指鼻隨聞錄，而附益以子虛烏有，憑空編造之辭，其命意專爲道州何氏而發，兼以謗一二平生所憾之大吏。如吳文節公（文鏡）賢督撫也，而堃亦毀之何氏，自文安公（凌漢）以下，並逮其家婦孺，無不痛誣醜詆，至令人不忍觀，所以報太史糾參之怨也。何根雲制軍（桂清）督兩江時，曾飭禁其書，毀其板，然余見書賈仍刻售之，改其書名曰鈔報隨聞錄。余恐其流傳於世，疑譏後學，混殺黑白，不能不誌其崖略，以箸其當燬。余弟季懷慶續時，口中喃喃，謂將往審汪堃一案，俄而遂卒。意者吾弟素性正直，生平最惡人之挾私誣謗，故陰間尙需其勾當此事歟？

庸閒齋筆記褒貶未允

庸閒齋筆記數卷，海寧陳子莊大令所箸也。大令名其元，爲金華教官二十年，以卓異薦爲知縣，歷任江蘇大缺，復調上海，數年告歸。陳氏爲浙江第一舊族，故大令於先朝掌故，家世淵源，述之較詳。又頗能留心時務，閱歷既深，凡所纂論，均愜人意。惟每於左文襄公事，頗覺推崇過當，又其間所論文襄與曾文正公齟齬一條，則更持議頗偏，褒貶失當，余固疑大令當嘗受文襄私恩者也。後又閱之，果言文襄於去浙時，保薦浙士三人，丁丙、陳政、鑰與大令也。然文正實嘗訪得大令而薦之文襄者，何以大令又不知感。竊謂文正之宏獎素廣，廣則受之者不以爲奇，文襄之薦刻素隘，隘則得之者益以自意。卽大令於涉筆之時，亦時存一沾沾之意曰：「我在公所薦也。」且文襄意氣之矜，素著於時，彼意以爲偶一紀述，毋寧抑曾而揚左，抑曾則斷無後患，抑左則或招尤悔，此又因畏之心，轉而爲譽，亦人情所時有也。嗚呼！世風之儉薄久矣，余嘗怪世之議者，於曾、左隙末之事，往往右左而左曾，此其故亦有兩端：一則謂左公爲曾公所薦，乃致中道乖違，疑曾公或有使之不堪者，而於其事之本

未，則不一致焉。一則謂左公不感私恩，專尚公義，疑其卓卓能自樹立，而羣相推重焉，斯皆無識者流也。夫公義所在，不顧私恩可也，若既受其薦拔之恩，復挾爭勝之意，以求掩之，又得羣無識者助之以取勝，而名實兩全，則人何憚而不背恩哉？余恐後之在上位者，以文正爲鑒，而不敢薦賢也，此亦世道之憂也。

徵員食祿有定數

李筱泉制軍巡撫湖南時，有一捐班選得某郡通判者，來謁上官，制軍循例出題考試。通判一到花廳，卽捲卷高臥，制軍召首府使往問之，通判對曰：「吾儕若能考試，早以科第得官矣。今因不解文字，故以捐例得之，何考之有？」制軍謂此等劣員，亟應參革，遂於發月摺時，具一片參之，乃批摺已回，不見此片，旋於書案抽屜內得之，蓋拜摺時忘封入也。制軍欲復上時，馬端敏公巡撫浙江，與通判有舊，適馳書爲之說項，制軍謂其命運尙佳，遂飭令到任，食祿八年。及王夔石侍郎（文韶）巡撫湖南，復調通判考試，以不完卷劾罷之。蓋通判之不才，當以考試被斥，而尙有八年之祿，故始不能劾，而終竟被劾云。

死生有命

余弟季懷，以戊寅夏初入蜀，赴丁稚璜宮保之約，由滬趁輪船至宜昌。四月十一日由宜昌買舟西上，正值水勢未旺，號爲行舟最穩之時。十五日行至巴東以下三十里之巴斗灘，聞其險也，乃登陸傍舟而行。未數十步，舟忽爲下水船所撞，立即沈溺，僅將衣物撈起，隨與下水船理論撞舟之事。忽聞空中雷聲隆隆，水勢洶惡異常，烈風暴雨，隨之而至，敗舟壞屋，蔽江而下，望之神怖，詢知上游五里之牛口灘，蛟水陡發，是日舟過巴斗灘者，無不覆溺。惟季懷以坐船被撞之故，始而撈物，繼而理論，停住江邊，幸免奇厄。蓋使舟不被撞，則必過灘而遇蛟水，使

不先舍舟登陸，則人與被撞之舟俱溺。此皆偶然之事，間不容髮，而冥冥中若或有使之者，嘻異矣。因憶季懷幼時，常居小書房中，房牆外乃荒場也，驛舍中常以清晨牧馬牆外。一日黎明，牆忽轟然崩塌，蓋為馬所踐觸也。季懷適以首抵牆而寢，忽於夢中蹶然而起，躍至牀外，醒而回顧，忽見殘月俯視其牀，已被壞牆壓破矣。家人驚問其故，自云：「爺與人鬪，其人執槌將擊之，一人在後大呼曰：『汝被擊即死，胡不速走！』」乃始恍然盡氣而奔，而不知自夢中躍起也。書此以誌死生有命，有非人力所及謀者矣。

戒鴉片煙良法

自鴉片煙盛行中國，而染其癮者，如饑者之不能去食，渴者之不能去飲，甚有飲食可減，而煙癮必不可缺者。每見癮到之人，涕泗交頤，寢饋難適，故吸煙者為癮所牽縛，皆沉迷不返，以終其身。近世有為戒煙丸者，其方藥品不一，然能絕去真癮者，十無一二。或謂丸中須置煙膏，故吞丸而癮不發，卻丸而癮復來，其說似非無因。余嘗聞蜀人傅麗生別駕（誠）論戒煙之法，凡為人戒煙，必先審其歲月之淺深，精氣之強弱，飲食之多寡，然後依方以定藥品之加減，必與其人同室臥起，順其氣候而調攝之，察其宜忌而去留之。逾一月則癮可絕矣。通計一生拯救者，不下數十百人，此其用心甚仁，用力甚勞，然恐不能徧及也。伯兄撫屏論戒煙之法，尤為簡便，凡煙癮至重者，不過數兩而止。初戒之時，每日減去五釐，兩旬則減去一兩矣。四旬則減去二兩矣。繼則每日減去一釐，一月則減去二錢矣。最後每日減去五毫，兩旬則減去一錢矣。中等之癮，閱三月而可以盡去。其癮多於此者，則閱時稍久焉。癮少於此者，則閱時亦稍短焉。惟矢志欲誠，校秤欲準，用力欲果，始戒以至絕癮，毫無所苦，不必用藥也。不問其人之老弱羸壯也。如法行之，無有不效，其後竟一無他疾，此可謂最便最捷之法矣。惜乎知之者尙少，而行之者猶未專壹也。安得有心世道之君子，家喻戶曉，以行其博施濟衆之術者乎？

又庚寅十一月二十九日，滬報載有人每日吸煙須五六錢，獲癮五載矣。一日見救生煙方，祇用鹽湯一味，忽悟鹽之爲用，利於潤腸，兼有清火解毒之功。鹽與煙如水火，格格不相入，故吸煙者多喜甜而惡鹽。自得此方，晨起飲鹽湯一碗，每欲吸煙，又飲一碗，甫逾二日，便覺吸煙少味，六錢之癮減至三錢。又數日減去日間二次，止留晚間一次，僅吸一錢，亦覺無味，又數日竟絕癮矣。

右旋白螺

右旋白螺，乾隆年間，西藏班禪額爾德尼所進也。凡螺皆左旋，而此螺紋獨右旋，謂爲定風之寶。乾隆五十二年，林爽文之變，福文襄王以陝甘總督奉命爲將軍，赴臺灣征勦，特頒給右旋白螺，攜以度臺，風穩濤平，迅速抵岸，遂由鹿仔港前進，擒滅爽文全股。事既平，文襄內渡，亦極穩順，調爲閩浙總督，已將白螺恭摺繳進。五十三年十一月己卯，高廟以閩省總督將軍巡撫提督等，每年輪往臺灣巡查一次，均須涉歷重洋，特再將右旋白螺發交總督，俾於署內潔淨處，敬謹供奉。每年大臣赴臺，時無論何員，卽命帶往渡海，操資獲佑，差竣內渡，仍繳回督署。並諭云：「巡查大臣，亦不必因有白螺，冒險輕涉，總視風色順利時，再行放洋，以期平穩。」旋賜號大利益，吉祥右旋螺，厥後又不知何年繳進。嘉慶十一年，特授將軍賽冲阿爲欽差大臣，馳赴福建勦海寇蔡牽，頒發此螺，以賞護佑。既而賽公不果赴閩，螺亦未出，而冊封琉球使臣，亦間有獲，祇領攜用者，大抵事竣必恭繳回京供奉焉。

孤竹古松附

古孤竹城在永平府大灤河西岸山上，有夷齊廟，廟前有清風臺，下望灤水晶盤如鏡，深一二尺，中有一泉，可

七八尺。相傳此卽海眼，其深無底，流沙不能淤澱。寺中古松一株，久已枯死，後乃自根下復生，新芽將枯，樹包裹在內，外長新皮，厚尺許，樹大四五圍，或謂此樹壽已一千餘歲云。

古塚現寶附

蜀漢後主降晉封安樂公，歿而葬焉。墓在今山東樂陵城南之五里村，村方圓一畝，近有耕氓，拾得銅棺頭，長二尺許，寬約二寸半，鋼刀頭長三寸餘，寬約五寸。又有杯盃等物，皆古磁極華美，夏時存肉不臭，入都售之，因得小康。又有惠王塚在樂陵城南四十餘里，相傳塚內有金人男女十二，驛馬雞犬及一切器皿，皆係黃金。有人得金鴿一隻，售之亦小康，每年立冬後五更報曉。又有夜明珠深宵出現，行路以爲皓月落地，越至其處，渾黑無所見，遠觀之仍如明月焉。

述異

曾文正公始生

曾文正公之生也，以嘉慶辛未年十月十一日亥時。曾祖竟希，封翁年已七十，方寢忽夢有神虬蜿蜒，自空而下，憩於中庭，首屬於梁，尾蟠於柱，鱗甲森然，黃色燦爛，不敢逼視，驚怖而寤，則家人來報，深曾孫矣。封翁喜，召公父竹亭封翁，告以所夢，且曰：『是子必大吾門，當善視之。』是月有蒼藤生於宅內，其形天矯屈蹠，絕似竟希封翁夢中所見。厥後家人每觀藤之枯榮，卜公之境遇。其歲枝葉繁茂，則登科第，轉官階，勦賊迭獲大勝。如在丁憂期內，或追寇致敗，屢瀕於危，則藤亦兀兀然作欲稿之狀，如是者歷年不爽。公之鄉人頗能言之。饒州知府張澧

翰善相人，相公爲龍之癩者，謂其端坐注視，張爪刮鬚，似癩龍也。公終身患癩，余在公幕八年，每晨起必邀余圍棋，公目注楸枰，而兩手自搔其膚，不少息頃之，案上肌膚，每爲之滿。同治壬申二月初二日申刻，公偶遊署中花園，世子劼剛侍，公忽連聲稱脚麻脚麻，一笑而逝。世子亟與家人扶公入室，蓋已薨矣。是時城中官吏來奔視者，望見西面火光燭天，咸以爲水西門外失火，江寧上元兩縣令亟發隸役赴救，至則居民寂然，徧問遠近，無失火者。黃軍門（翼升）祭文有曰：『寶光燭天，微雨清塵。』蓋紀實也。自後廬觀察（際雲）來自清江浦，成游戎（天麟）來自秦州，皆云初二日傍晚，見大星西隕，光芒如月，適公騎箕之夕云。

左侯相之夢

左侯相未遇時，夢應省試領解額，甚覺得意。既而連舉進士不第，忽遇干戈擾攘，參佐戎幕，大帥言聽計從，勳望隆隆，中外大臣交章推薦，遂出而典兵，屢摧悍寇，進膺方面之任，爵列五等。其始旌麾所莅，皆山水靈淑，人物秀美，驅馳數省，忽調赴西北，所歷皆巖關險塞，雄鎮名都，漸移漸遠，但見黃沙莽莽，一望無際。復管兵萬里，長驅而進，掃蕩邊氛，功名益盛，累荷超遷封拜之寵。收地愈廣，設官置防，布置初定，然後振旅入塞，返其故鎮，邈然而覺，乃知是夢。是歲秋試，舉於鄉，自知無翰林之望，會試一兩次，後遂不復上公車。旋入路文忠公幕府，名聲藉甚。曾文正、胡文忠兩公交章論贊，起家四品京堂，襄辦軍務，超授浙江巡撫。及克杭州，至西湖之上，恍然如素履其地者，蓋其景皆夢中所見也。其後以所歷之境，印證前夢，一一脗合。及關隴肅清，議者皆謂新疆地勢遼遠，轉運艱難，頗以進取爲疑。而左公慷慨出師，無少顧慮，蓋自知大功之必成也。噫！凡人一金之獲，一第之榮，莫非前定，而况奇勳偉業，如左公者乎？

漢惠帝後裔在爪華島

定海某茂才爲粵寇所虜，逃出後改業爲買，嘗賃夾板船，運貨至南洋之新加坡，遭風觸礁，飄至爪華島，卽瀛環誌略之噶羅巴也。流寓五年，然後得歸，嘗言爪華南境有劉莊者，其民皆劉氏，約數千家，聚族而居，蓋前漢惠帝之苗裔也。茂才素有文學，兼習方言，西洋及巫來由文字，皆能繙譯，爲土人所敬。適劉氏重修宗譜，屬茂才爲之序。茂才閱其首卷，載劉氏入島顛末，其事甚奇，茂才已不能記其詳，因稍述其崖略焉。其譜曰：「漢宣平侯張敖尙惠帝姊魯元公主爲嫡室，而以其前婦陳餘之女爲次妻，陳氏生一女，美而賢，公主愛之如己出，惠帝亦見而悅之。呂太后乃託言公主所生，年僅十三，聘以配帝，在中宮四年，無子。後宮美人得寵者十餘人，共生七子，呂太后取帝之第六子，付皇后育之，名爲皇后子。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時年二歲，又四年，太后幽殺之，所謂前少帝者也。復立惠帝庶長子宏，是爲後少帝，越四年，呂太后病篤，以將相大權付呂產呂祿。太后崩，張皇后年方二十五，產祿欲擁之臨朝，以制諸大臣，后堅不允，諸大臣攻殺產祿，遂滅呂氏。當是時，惠帝尙有四子，少帝年已十五，其三弟皆爲王。少帝後宮生一子，甫三月，張皇后居長樂宮，忽聞金鼓喧擾之聲，語其侍女曰：「太后結怨於人深矣，今大臣既滅諸呂，并滅惠帝之嗣，吾孫生甫三月，外間尙不知，可亟馳至未央宮取之。」須臾，侍女取帝子以來，藏之密室，諸大臣果誣少帝及諸王爲呂氏，以車一乘，載少帝出宮，遂與諸王皆被殺，遷張皇后於北宮。后既入北宮，攜兒同寢，躬自哺之，以重金許宦者，乘夜抱兒出宮，徑送南宮侯張偃之家。偃乃后之弟也，收兒密養之，稍稍成立。適南粵使者入貢於漢，張偃夜見使者，俾挾兒入南粵，南粵王趙佗詢知爲惠帝長孫，官以列卿封之南海蠻夷中，地方四百里。後傳數十世，失其故地，遂爲緇戶。然族姓蕃衍，雖輾轉遷徙，而二千年宗譜秩然可稽。其家祠所藏有三寶：一曰漢玉小璽，方不盈寸，蓋高祖立惠帝時，取藍田玉製璽，賜之惠帝，奉爲至寶，常付皇后藏之。一曰圓徑五尺之古銅鏡，惠帝召巧工爲之，而鑲皇后像於中間，時后年僅十七，端豔無匹，以顯徽鏡照之，宛如生人。一曰三尺長之玉如意，相傳惠帝初納皇后定情之夕，以此賜之。及帝崩，皇后每夕必捧之而泣。

積淚所漬，古采五色，斑駁可愛。此三寶皆張皇后授之帝子，既乃載以南奔，遂永爲傳世之寶。劉氏祠宇宏敞，前祀帝子爲始祖，後祀惠帝及張皇后塑像，皆極精緻云。蓋茂才所述如是，予謂惠帝本漢賢主，若使享國稍久，其布德當不後於文帝，而張皇后亦賢后也。二千年後，尙血食千萬里之外，其澤長於漢之諸帝后遠矣。

徐庶成真

翼駟稗編載羅軍門（思舉）追賊終南山，遇真人徐庶饋糧一事，以余所聞世俗所傳者，尙有數則焉。乾嘉之際，廣東某縣某村，忽到一道士，衣衫襤褸，向村人乞食，莫之應者。一老嫗以孟飯餉之，道士曰：「我欲救此一方人，孰知天數難回，不可強也。」村人異其言，稍稍聚觀之。道士喫一孟飯至盡，已而復嘔之石上，指謂人曰：「今歲天降大疫，死者無數，此飯每吞一粒，可救一人，汝等欲生乎？」村人乃爭食之，問道士姓名，對曰：「徐庶。」遂翩然而去。既而縣中果大疫，而嘔是飯者皆不死。又聞康熙中三藩之變，有某將勦賊而敗，賊追之甚急，自必死。忽有一古衣冠者，立於道旁，鬚眉皓白，道貌偉然，謂之曰：「汝勿怖，此賊甚劇，非助汝一臂之力，不能滅此賊。」因解佩劍授之曰：「賊至此，汝但拔劍，劍即飛去，自能取賊將之頭矣。」問劍何以歸還，曰：「余自能取之。」因指某山曰：「與汝相會於此。」問其姓名，曰：「吾徐庶也，汝前生與吾有舊，吾故特來救汝，勉之！」俄而衆賊麇至，某將倉卒拔劍，劍即飛去，須臾賊衆紛紛棄甲倒戈而北，詢知賊酋已擊死矣。追至某山，果見古衣冠者已先在，捧劍拱手作別曰：「吾去矣！」遂不知所往。又有訓蒙師顧洪山先生者，余之外曾叔祖也，余六七歲時，從之受業，時先生已八十餘矣。嘗自言少時寓無錫城內藥王廟讀書，廟有道士數人，一日忽一外來道士求暫寓，古心古貌，神氣瀟然，博談古今，無所不通。尤喜談三國時事，感慨淋漓，令人歌泣。所述事蹟，每有出諸史之外者，即其姓名笑而不答。越數日，一小道士病且死，其人命取桑葉十餘石置大鍋中，熬其汁以灌之，霍然而愈。遂

辭去。老道士覺爲異人，固留之不可，遂行。老道士猶力挽之，其人曰：「實告汝，我徐庶也。小道士二十一世前爲劉豫州部下小校，我念其樊城之役，頗有戰功，故來救之，與汝何緣，而欲強留我也。」徐步而去。老道士疾走追之，終不能及，數十步外，遂失所在。

郭汾陽王墓被掘

同治元年，關中回寇遽起，屠戮之慘，甚於粵寇。是時督師大臣勝保，由豫入陝，其隨員洪觀察貞謙過華陰，曾呼一整容匠，問以汾陽王後人如何，其人慨然曰：「我卽郭姓，汾陽王後裔也。從前合族有十餘家，皆零落不振，無讀書者，今遇此大變，存者無幾矣。鄉人以慘遭荼毒，無所洩憤，則羣譁曰：『始引回人入中國者，是汾陽王之咎也。』乃相率往掘王墓，其中差無所有，惟得古劍一柄，亦已幽黯朽折矣。今雖稍加修葺，竟無力能復舊觀。」感唏不已。洪觀察爲余述之如此。余謂汾陽王雖借回紇兵復兩都，然回紇之入中國，實不始於汾陽。且回與回紇又是兩種，鄉愚無知，偶聞譚語，信爲實然，一唱百和，且奮其憤毒之氣，何所不至。當時雖其子孫不能禦，官法不能禁也。而自唐迄今，已逾千年，則墓中一無所有，亦理之固然，無足怪云。

桃花夫人示夢

湖南郡縣，往往有桃花夫人廟，蓋係春秋時息媯也。長沙某生，偶因遊山借宿古廟，視其額則桃花夫人。默念息媯不能殉夫，隱忍事仇，爲生二子，縱使終身不言，無補於其失節，而况其未嘗無言也。此等淫祠，安得起狄梁公而毀之？是夕某生夢夫人遣使召之至殿上，夫人服飾古雅，環珮璦然，南面高坐，侍女十餘人，植立兩旁。某生竊視夫人端麗無匹，而懷若冰霜，謂某生曰：「春秋左氏傳一書，紀事失實，或因傳聞稍誤，而毀人名節者甚多，

汝知之乎？卽如我從息侯入楚，不甘受辱，自殺以殉，志節皦然，可表天日。其始而守身如玉，幽饑空宮，繼而徐遭誘脅，屈志爲楚夫人，生有二子者，乃我之姪也。左氏不攷其詳，而混我姑姪爲一人，俾我受千古之譏評，豈不冤哉？又如左氏所稱衛宣公烝於夷姜，晉獻公烝於齊姜，後人辯之，以爲夷姜齊姜實宣公獻公之夫人，其說甚爲確鑿。此等烝淫大惡，豈可輕誣古人？又如僖公十五年傳，晉惠公烝於賈君。注者以爲賈君卽獻公之妃賈女也，其人是矣。然所謂烝者，則又有訛謬焉。夫獻公初娶於賈爲元妃，齊姜乃其次妃，其入宮在賈女之後，賈女甚美而賢，與衛莊姜相彷彿。厥後獻公旣得驪姬，立爲夫人，乃幽賈女於宮中，然其初實晉之小君也，故稱之曰賈君。當惠公入立之時，賈君年已七十左右，秦穆姬念其嫡母之幽憂孤苦，故屬惠公善視之。孰知惠公並不加禮，復逼淫其侍婢，致令賈君憤鬱而死，穆姬所以怨之也。然竟曰烝於賈君，則誣賈君甚矣。又如楚平王爲太子建聘婦於秦，曰伯嬴，容德甚美，王乃自娶之，此在王爲慚德，而非秦女之罪也。厥後吳人入郢，以班處宮，夫人伯嬴獨能閉門自守，稱說禮義，俾吳王慚而退舍。秦亦以其女之故，發兵救楚，卒復楚，是夫人旣有功於社稷，而貞毅明達，葆全節於危難之中，實巾幗中所罕覩，宜其能生昭王爲中興之令辟也。左氏不著一字，使如此賢媛，幾致湮沒，亦其疏漏之失也。凡吾所述，子之博雅，自能知之。吾所以復言之者，欲子轉告世人，俾知書之不可盡信也。大抵以一人之才智，纂二百餘年數十國之事，豈能一無舛誤？然被其誣者，則奇冤莫白矣。此左氏晚年所以有失明之罰也。夫人舉袖一揮，某生遽醒，歸而檢列女貞順傳，曰：「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宮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妾終不以一身更貳醮，生雖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子不信，有如皦日。」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賈其夫人守節有義，以諸侯禮合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某生因思劉向博極羣書，其言必有根據，何以與左傳相鑿枘？今知爲姑姪二人之事，則疑義渙然矣。蓋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息夫人雖死，而其姊妹未必能俱死，人

但知爲楚夫人者，亦號息媯，而不知其截然兩人也。若息夫人之貞固不二，則廟食千秋宜矣。又楚平伯嬴亦列於貞順傳曰：「伯嬴者，平王夫人，昭王之母也。吳入郢，昭王亡，吳王闔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妾若有淫端，則無以生世，壹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吳王慚，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門三旬，秦救至，昭王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某生因思夫人之言，與此傳適相脗合。又檢春秋大事表於衛夷姜晉齊姜論之頗詳，玩夫人之言，似已知有此書矣。惟賈君之事，無書可攷，後讀史記晉世家云：「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入矣。獻公二十二年，重耳年四十三，出奔狄國。」某生始憬然悟曰：「重耳在魯僖公四年，年已四十有三，申生乃重耳之兄，秦穆姬又其女，則其母齊姜年必在六十以外。賈君乃獻公初娶之夫人，其年又當長於齊姜。惠公入國，在魯僖公九年，則賈君年在七十左右無疑矣。惠公淫其侍婢，而左氏誤信傳聞，以爲烝於賈君，其誣賈君實甚。宜夫人之爲表白也。」某生常以所夢語人，復作文考論其事甚駁。後數年復夢夫人召之，出彩筆一枝贈之曰：「此翰苑筆也，聊贈一枝，以報發潛閨幽之厚意。」是秋果捷鄉試，明年成進士，入翰林。

馬端敏公被刺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爲兩江總督月課武職之期，馬端敏公（新貽）親臨校場閱射。校場在督署之右，有箭道可通署後便門，端敏閱射畢，步行由箭道回署，將入便門，忽有跪伏道左，求助川資者，一武生端敏同鄉也。接呈狀閱之，謂曰：「已助兩次矣，今胡又來？」言未畢，忽右邊有人大呼伸冤者，未及詢問，已至端敏身前，左手把其衣，右手以小刀搥其胸。端敏謂從人曰：「我已被刺，速拏兇手。」言訖而絕。從人昇端敏入室，武校聞聲奔集，執縛兇犯，并執武生付首縣繫審。兇犯爲張汝祥，河南汝陽縣人，武生實不知情，蓋適逢其會耳，乃先釋武

生使去，是時人情洶洶，訛言朋輿，朝廷調會文正公，發督兩江，兩發重臣按此獄，越半年，事乃定。先是有丹陽某生者，夢見吏役持名單一紙，所錄殆數十人，第一名爲張汶祥，第三名爲馬新貽，而已則在數十名以外，寤而告人，決計不與秋試。未半月而端敏被刺，某生以是冬十月卒。惟張汶祥名列第一而死在明年二月，咸莫測其故也。端敏騎箕之夕，張子青漕帥（之萬）在清江浦，忽夢端敏以年愚弟名帖來拜，端敏故與漕帥丁未同年也。神色慘澹，久之默然，徐曰：「吾事專託同年。」拱手而去。未幾得旨前赴金陵，熬審兇犯，漕帥至金陵時以語人，謂凡事莫不有定數云。是年又有湖州人費以耕字餘伯者，以鬻書遊上海，病臥客舍，馬公被刺之日，費忽語人曰：「制府馬公今日已死，一百二十餘年前之案發矣，此案共數十人，吾名亦在其中，不能久居人世矣。」越三日而費卒。

張汶祥之獄

馬公未被刺之前數日，忽接到公文一角，其封模糊，不知爲何署印章，拆視之，並無文書，但畫死馬一匹而已。亟命執投文者訊之，已不知所往，蓋卽張汶祥所爲也。及馬公薨，汶祥所持刺刀，深入胸中四寸，從人爲之拔出，刀已刃曲，刀首敷毒藥，人遇之立死，並不見血云。意其處心積慮，非一日也。是時事出非常，訛言四起，或謂必有指使之入，或有以帷薄事疑馬公者，蓋謂汶祥奮不慮死，非深讎不至此也。方獄急時，余在金陵，頗加意訪察此事，其謂有指使者，固全無影響，謂涉及帷薄事者，尤大謬不然。蓋汶祥所自供之籍貫蹤跡，已與世所傳不相應，且馬公果有隱慝，汶祥儘可昌言之，不必爲之隱諱也。先是朝廷命漕帥張公（之萬）赴江南莅獄，既定讞矣。會言路有異議，復遣刑部尚書鄭公（敦謹）赴江南讞如前，乃以辛未二月十五日，磔汶祥於金陵城北之小營，摘心致祭於馬公柩前，而馬公先已奉旨建祠，予諡飾終，典禮甚優云。方汶祥之被執也，江寧將軍魁玉公詰

問主使，汶祥張目答云：「我爲天下除一通回匪者。」蓋以馬公先世出於回教，故誣之也。及星使至，與承審司員先後熬問，汶祥終無一詞，或時爲夸謾不遜語而已。或勸刑訊，星使以汶祥重犯，倘未正典刑，而瘐死獄中，誰執其咎？故始終不敢用刑。定案之日，孫觀察（衣言）袁觀察（保慶）皆以承審大員，不肯畫諾，以未刑訊故也。二公皆嘗受知於馬公者，然當是時推究汶祥蹤跡，并徧逮其孀戚支黨，供證確鑿，所讞已十得七八，殆無甚疑。義云：汶祥始爲粵寇所虜，繼而逃至寧波，以押當買利自給，并與諸海盜通，食其糧者數年。值馬公巡撫浙江，擒斬海盜頗衆，復禁歇押當。汶祥益貧無賴，乃時思爲海盜報讎。汶祥又有妻爲人誘之，以逃。汶祥迫令自殺，旣而復以失物訴巡撫，求爲追繳。馬公以此小事，不宜煩瀆，格其訴不納。其後汶祥妻又謀逃，汶祥迫令自殺，旣而怒曰：「巡撫不爲我追賊，使吾妻有輕我心，是殺吾妻者，巡撫也。」遂懷必報之志。會馬公總督兩江，汶祥千里間關，候伺兩年，而始遂其志。天下固有以睚眦之忿，結滔天之釁者，其張汶祥之謂乎？

知府被刺

同治八年，青州府知府王君汝訥被刺而死，其兇犯乃青州營步兵也。營中定制，凡馬兵出缺，校閱步兵精騎射者補之。有一步兵武藝絕倫，發矢連中，而參將抑之，竟不得補馬兵缺。步兵懷恨，常欲刺之而未得間。會某日某日丁祭之期，步兵私念此其時矣，因磨白刃，先埋諸學宮方輒下。至期文武官皆已就位，步兵取白刃徑往祭所，於時黑夜中雖有燈燭，眼光朦朧，步兵平素又但知參將爲最貴，乃就首席一官猛力刺之，應手而倒，則知府王君也。步兵曰：「誤矣！」亟往刺參將，參將負重傷疾走，以免，其下兵丁倉猝格鬪，死且傷者數人。步兵馳出廟門，左執刀，右挾矢，以禦追者，每發一矢無不中，復殺數人，於是追者不敢迫。至東門，門者呵之，復殺門者，斬關而出。遇一農夫，驅驢負柴，將入城，又殺農夫，推柴於地，而騎其驢以行。驢至水邊不肯渡橋，步兵亦若迷不識道者。

盤旋往返，自晨至午，仍在水邊。追者愈聚愈衆，乃就執。訊之則瞳目直視，但云欲殺參將而已，遂寘之極典。初太守之父爲山東某縣令，接印之夕，滅燭將就寢，時窗外月明如晝，月光映射室中，忽見有人持白刃自屋簷飛下，破窗而入。太守之父自帳內窺之，見其在室中摸索，知欲刺人也，大駭，屏息移出帳後，伏於牀下。刺客摸至牀邊，果連斫之，旋覺無人，復破窗而去。既而詢知此室爲前任縣令所居，其隣家不知其移寓，故欲刺之。然使不見，幾速避，已代人受刺矣。因是寒心，卽日告病棄官歸，亦可謂哲於保身者。乃閱數十年，而其子仍在山東代人受刺，豈冥冥中果有定數歟？

知縣被戕

同治九年，兩江總督馬公被刺於金陵，是年三月初五日，先有浙江嵯縣知縣嚴君被戕之事。嚴君名思忠，鎮江人，治嵯縣頗著政聲。有櫛工庸姓，設鋪縣城，而令其子學技於新昌。會清明節，其子由新昌回家，至中途忽發瘋疾，櫛工赴鄉省墓，俾一徒與瘋子居鋪中。夜將半，瘋子忽放火自焚其屋，鄰人奔救，火既滅而瘋子不見，人皆謂其懷慚自遁未之覺也。是時嵯縣令無公廩，僦民室以居。瘋子竊柴刀置之懷，徑趨縣令公館，登館後土山，壞後門以入，館中人皆不覺。倏入縣令正寢，寢室凡七間，皆有簾帷，而無門戶。縣令與一妾居東，縣令之女年約二十，與傭媪居西。瘋子先遇一媪斫之，負傷仆地，遂趨縣令臥牀，遽斫之。其妾聞聲呼救，復趨竊之，皆在牀呻吟。瘋子見牀後花裙一條，遂取而自束之，復趨西室，見縣令之女，斫之數十下，負重傷未死，仍入東室斫殺縣令。其女聞聲匍匐往救，瘋子出遇之，復被斫以死。縣令與其女皆受七十餘刃以死，而面目模糊，不可辨云。瘋子取印佩之，開箱取寶銀一枚，復出後門而去。天既明，有豆腐店翁，方開店門，忽見一人滿身血污，腰束花裙，執刀來撲，店翁以門板禦之，墜其印及刀於地，瘋子挾銀而遁。居民拾印與刀，來叩縣令公館，則大門猶未啓也。既知縣令已

死，遂報典史，先來相驗，發捕役嚴緝兇手。瘋子泅伏水中，執而訊之，若茫然不自知前事者。縣令之妾，逾一日而
 死，置瘋子於極典，然終莫解其來由也。或曰：「嚴君少時，其父爲山東博山縣，令嚴君讀書學宮之魁星閣，閣有
 三層，嚴君居中層，其上爲人迹所罕到，而嚴君每若見人憑欄眺望，知爲狐也，陰戒其僕蹤跡之。知其窟在數里
 外之古臺中，歸而告其母曰：「某處有狐窟，兒將召獵戶，殲彼醜類。」其母先一夕夢一老人來見曰：「吾族與
 郎君夙無嫌怨，兩不相侵，郎君居心陰狠，吾族氣數已到，恐遭毒害，然吾必有以報之。」其母旣感是夢，乃叱止
 之曰：「彼雖異物，然無害於人，何必殲之？敢若此，非吾子也。」嚴君重違母教，數月未發。厥後技癢，不能自已，遣
 其僕陰購火藥，藏之墓中，乘夜以引線發之。清晨往觀，則死狐枕藉穴內。人有知其事者，以爲胤瘋子之案，老狐
 爲之也。」嚴君被戕之歲，元旦館中階石忽裂爲二，血痕殷然。嚴君自占一課，謂縣中當有逆倫重案，亟召其吏
 役教誡之，俾各慎厥職，而不知其身自當之也。

水神靈顯

鬼神爲造化之迹，而迹之最顯者，莫如水神。黃河工次，每至水漲之時，大王將軍往往紛集，河工吏卒居民皆
 能識之曰：「某大王，某將軍。」歷歷不爽。同治七年，捻賊張總愚竄入直隸山東交界，今伯相合肥李公扼守黃
 運兩河，設大圍之困之。當是時各營兵勇不滿十萬，而汛地縣廣數千里，人數不敷甚鉅。賊以全力併衝一處，一
 處失防，則全局皆廢，固非確有把握也。然竟以滅賊者，是時大雨時行，河水泛溢，平地積潦，往往盈丈。賊四面奔
 突，皆爲水所阻，官軍因得以合力痛勦，蓋若有神助焉。李公調長江水師提督黃軍門（翼升）率舢板戰船北
 上，至張秋阻淺不能進，衆人進咸軍門詣大王廟行香。舟人忽報曰：「黨將軍至矣。」曰：「何在？」曰：「在河干。」
 「先是北運河涸如平地，至是河水驟湧，船隨水進，所向無阻，隱隱於數十步外，見一紅旂在前，大書黨字。軍門

祝曰：「此役若滅賊，必請于大帥，奏加封號。」於是李公謂軍門扼守泊頭鎮，至捷地壩，共河灘一百二十里，軍門既至，審視形勢，謂將吏曰：「吾水師力尙單薄，而汛地頗廣，且連河水旺，尙無可虞，賊若由滅河北竄，則大局壞矣；吾欲決捷地壩，引連河水入滅河，則吾可高枕無虞，又恐居民不願，致啓爭論。」正躊躇間，衆又請軍門拈香曰：「大王現矣。」軍門登河灘拈香畢，憑牆下望見，若有一蛇蜿蜒河側，長不過尺餘，或曰：「黨將軍也。」或曰：「楊四將軍也。」或曰：「某某大王也。」方欲遣人諦視，忽對岸堤上，有一蛇長十丈餘，首如七石巨缸，鱗影燦爛，三昂其首，驟聞天崩地塌之聲，則捷地壩陷矣。運河水滔滔滾滾，灌入滅河，賊果北竄，阻水不得渡，望洋歎恨而去。賊既滅，軍門以語李公，請爲黨將軍，奏加封號，未及舉行，但爲奏請南書房書一匾額而已。及李公總督直隸，歲辛未，畿輔大水，一日天津吏民謔言黨將軍見於河干，請郡守縣令往迎之，縣令讓以坐轎，不肯入，郡守乃以坐轎讓之，送入大王廟中。既而大王將軍陸續踵至，津民連日焚香演劇以侑之。已逾兩月，李公謂屬吏曰：「今值饑饉之年，物力艱貴，與其耗之演劇，不如賑濟饑民。」欲將大王將軍送之河干。正在商議，外間尙未知也。一優人忽自廟中戲臺跳至臺下，大言曰：「我黨得住也，李少荃與我有舊，本是一會之人，戊辰之役，我爲出力不少，滅賊成功，得有今日，乃既不爲我請封，今者演劇爲樂，復欲驅我，何太無情誼也。」言畢，優人偃臥於地，良久乃醒，問以前事，茫然不知。於是屬吏力請李公聽其演劇，凡三閱月，而大王將軍乃漸去，津民復相與醮饒，重修大王廟，煥然一新。

賈莊工次河神靈蹟

同治甲戌，河決賈莊，山東巡撫丁稚璜宮保，親往堵塞，以是年冬十二月開工，頗見順手，而大王將軍絕不到工。至光緒乙亥二月間，險工疊出，用稽料至五千六百七十萬斤，藥料至二百七十萬斤，十三日後停工，待料占

掃，或蟄或走，或似嘔吐；連日西北風大作，大溜自引河直射口門，萬夫色沮。十五日午刻，口門里許，河水清忽見底，毫髮可鑑。十七日粟大王至，越日黨將軍至，又明日金龍四大王至，自十六至十九日，桃汛忽發，口門深至五丈四五尺，種種奇險，兵弁員役束手相向。二十一日大溜忽入引河口，口門水勢日平，二十三日以後，蒜料大集，各大王將軍亦雲集兩壩。二十六日南壩開工，二十八日北壩開工，是日金門中流，忽浮黑鴨一對，游泳上下，幾一時許，條不復覩。河員謂係抱鴨將軍，每遇堵口出現最利。越日復有虎頭曹四將軍，端坐網箱船上，形同綠蛙，而體較長，請入香盤，毫不驚躍。又有楊四將軍者，狀如蜥蜴，長祇寸餘，雙眸怒突，徧體生花，從簷際躍入宮保帽中。遣官送至大王廟，行七八里，伏不稍動，安坐供盤數日。三月初六日寅刻，正兩壩合龍，然壩基尙未壓到河底，河水自壩下潰涌而出，形勢岌岌。初八日雷雨大作，共言陳九龍將軍至矣。是夜雷雨不止，龍占打下丈餘，隨即添培高厚土櫃，邊壩一齊填壓到底，卽刻斷流，蓋人力無所不施，不得不借於神力也。聞河工凡見五毒，皆可謂之大王將軍，如蛇蠟虎蟾蜍皆是也。然託於蛇體者爲最多，但其首方，其鱗細，稍與常鱗不同，位愈尊，靈愈顯，則形愈短。金龍四大王長不滿尺，降至將軍，有長三尺餘者。又如金龍四大王金色，朱大王朱色，黃大王黃色，栗大王栗色，皆偶示迹象，以著靈異，各就其神位之前，蟠伏盤中而昂其首。或一二十日不動，或忽然不見，數日復來，其去來皆無蹤跡，而鱗色璀璨。或忽然黃變爲朱，朱變爲綠，謂之換袍，或忽然死於盤中，謂之脫殼。其死蛇須送水濱，卽自沈於河底，或數日後，仍現於河干，蓋其所附之蛇偶死，而大王實未死也。又有某大王在盤中生數蛋而去者。此次大功告成，宮保卽專摺請加封號，奉旨金龍四大王封號。著禮部查照康熙二十三年加封天后成案辦理。其黃大王朱大王陳九龍將軍楊四將軍黨將軍劉將軍曹將軍，著禮部一併議奏，並建立粟大王專祠，以答神庥云。

武員唐突河神

丁稚璜宮保在山東兩次治河，前則侯家林工，後則賈莊工也。侯家林之役，大王將軍來集工次，每日演劇敬神，有衆蛇各就神位之前，昂首觀劇。優人或以戲單呈上，請大王將軍點戲，蛇以首觸戲單所點之劇，往往按時切事，非漫無意味者也。而點第一曲者，必金龍四大王，其次第亦不稍紊。有總兵趙三元者，戟手謂人曰：「此皆蛇耳，何神之有？」言未已，忽叫云：「不敢不敢。」羣趨視之，則有蟠其頸者，有繞其背者，咸勸總兵跪神座前自責，且願演劇三日，以贖罪。倏忽間已見大王復位矣，然未見其去來之迹。賈莊之役，有某提督駐河干，忽見大黿順流而下，或謂此元將軍也，宜設香案，望空叩禱，可獲神助。提督怒曰：「吾乃將軍耳，彼區區介族，何足懼焉？」命軍士舉火槍擊之，黿遽返而上駛，若畏避者。提督方自鳴得意，忽見大小黿數千，蔽流而至，波濤洶涌。提督正命舉槍，則向所見之巨黿已倏忽近岸，昂首噴沫，衆黿隨之，奔流箭激，聲勢震盪，軍士皆驚恐奔潰。提督知不可禦，亟策馬登高避之，而其所駐之河濱草屋十餘間，皆被水捲去，沈汨無餘矣。噫！宇宙間靈蹟昭然者，莫如河神。彼武人粗鹵，不知敬畏，幸而未降之罰，乃著異於俄頃之間，以示薄懲，神顧可慢乎哉？

河上旋風

光緒丁丑七月，余偕諸昆季，謹扶先太夫人靈柩，由濟南回里。舟經張秋黃運之交，適值戴村壩決陷，運河口門水深一尺，內外河沙淤澱，舟不得進，泊口門外十有四日。乃假振字營勇丁百餘名，濬控淤沙，越一日曳舟入運河十里堡閘，仍不得進，此閘乃運河入黃之口也。明日午刻，天晴無纖雲，忽見旋風揚沙起南岸，頓成白雲一道，若有白鳥及蝴蝶翔舞其中者。時有舟人，以蘆蓆爲舍，舍河之濱，頃刻間捲入雲霄間。其下風沙相搏，如旋轆轤，漸迫挖河諸勇丁。諸勇丁鳴金拒之，風息雲散，而河之北岸，復有飛沙衝起，橫亙天半，有若白龍之飛遊者。或曰：「此旱龍也。」其首偃仰向日，兩目炯炯如巨盃，諦視之，卽蘆蓆兩方也。其身如數百匹白練，舒布空中，諦視

之則揚沙映日光也。其下塵沙亂刮，若以尾掃地，而南岸蘆蓆七八方，須臾盡至北岸，飄轉青冥間，久之始杳。余初疑此以爲水怪，蓋畏挖河勇丁之逼其巢穴，而遷徙者。或又告余曰：「此風自南而北，先至戴家廟，是日適逢市集之期，鄉人廬聚，風不敢過，人知其神也而避之，風乃旋轉而北云。」然不知其所止息，亦不知果何神也。

忠靈破賊

江忠烈公既殉廬州之難，其弟達川方伯（忠潛）率援兵千餘，爲賊所阻，距城數十里。越八日，遣一勇丁微服入城，出公尸於塘水，面如生，負以出城，斂之歸葬。官軍初次克復廬州，方水西門內建公專祠，數年廬州復陷。同治壬戌，將軍多隆阿忠勇公率大軍圍廬州，俾其裨將石清吉攻西門外之得勝卡。賊以全力守之，堅不可拔。忽見卡後有一枝人馬，皆執白旗，旗心有江字，襲賊之背，賊乃大潰。官軍遂克廬州。是時賊與居民皆望見之，後知官軍並無白旂降者，而破賊之所，實與江公祠相近，其旂白色，則公生平行軍所用也。至今廬人道公遺威，猶懷懷有生，氣每議大事，必在江公祠，祠中鑄胡元煒鐵像，跪階下云。

已死七日復生

蘇州西洞庭山陸某，妻家在蘇城內，一日入城，暴病而卒。其妻家遣舟至洞庭山，迎其妻來視含斂，阻風中途。越七日然後至，時天氣嚴寒，尸尚未變，將大斂矣，開棺忽蘇，又十餘年乃卒。人嘗問以死後情狀，自言將死之時，魂從頭頂鑽出，急切不能離身，奮力掙去，甚覺苦楚，已乃矐然解脫，遂與身判爲二矣。由是入冥漠之鄉，若有知若無知，似人睡着後光景。有時隨風飄蕩至洞庭山家中，自覺其身已死，忽念及父母兄弟妻子，悽然以誌，則魂氣爲之一聚，若炯然有知者。已而漸復昏昏然，或遇大風吹散，或被鏡鉞及銅鐵器聲驚散，疑聚最費力，不見

有日月不知有晝夜，凡所稱陰界地獄，及閻羅王俱未之見，亦未遇一鬼。既復飄至一處，若有兩人痛哭者，其下赫然一尸，醜惡可畏，不覺驟然與之近，陡合符，遂復生矣。哭者則其妻，與其母也。陸某所述，頗爲近理，其未至陰界，蓋以陽壽未盡，故無引導之鬼，所以能復生者，亦卽以此歟。施叔懋廣文爲余言之。

獄囚囚官

各郡縣獄中重囚，例皆鐐其足而桎其手，鉗其口而鎖其頸。晚近獄規不肅，每一囚入獄，獄卒皆有例定規費，僅於州縣典史巡獄時，爲上刑具，官去卽便弛之，習以爲常，官亦知之而不深究也。廣東有某縣令，欲察獄中積弊，一日屏去儀從，突入獄中，獄卒未及知也。獄囚百餘人見之曰：「汝來甚善。」羣起縛縣令，宣言曰：「官欲出獄，須縱我輩百餘人，與之同出。如門外人有來前者，我輩先扼殺縣官以待死，均之一死耳，與其束手而死，不如與官同死。」復連縛獄卒數人，有侗縣令飲食者，獄囚數人傳遞而入獄囚口糧，或不時給，則亦絕官舖餽以相抵。縣中幕吏，皆無如之何，典史至門外遙呼獄囚，始而婉諭，繼而哀祈，囚皆不應，不得已稟達郡守。郡守親自赴縣，至獄外諭囚曰：「縣令自到任後，並未苛待汝等，汝等入獄，皆在前令手中，今如致縣令於死，汝等罪名益重，豈得倖全？不如速釋縣令，汝等有冤抑者，必爲伸理，其犯重辟者，亦當設法超拔，決不汝欺也。」獄囚皆曰：「今日我輩與縣官出則同出，死則同死，不必多言。」郡守徘徊莫措，相持已及旬日，恐縣令死於獄中，釀成重案，不得已密稟大府，請發兵兩營到縣，許赦囚罪，盡縱出獄囚。復言當攜官同行五十里，至某山頭方能釋官，亦許之。獄門既啓，羣囚擁縣令驢呼疾走，官吏尾之而行行五十里，至某山頭，囚乃釋縣令，欲遂分道，去官兵伏隘以待，四面兜圍，百餘人皆就擒，惟逸去三人而已。郡守縣令攜囚回城，盡法懲治，加以酷刑，死於杖下者二十餘人，其餘皆從重擬罪，剋期處決，此光緒六年事也。夫蛟龍失水，螻蟻困之，縣令之所以威伸令行者，以有堂皇儀仗

之尊嚴，吏卒僕隸之擁衛耳。微行入獄，俾獄卒等不及掩其弊，用意非不勤也；不幸逢意外之變，致蹈危機，遭僂辱，吁！爲官者可不慎哉？

閹刀殺人

今之藥店，皆有閹刀，刀重數十斤至百斤，懸於鐵架之上，關捩靈便，刀每切下，則與架相脗合，以剝各種藥料，雖巨材無不立斷。咸豐年間，某縣藥店，有一童子方六歲，配一童養媳方五歲，兩小無猜，共時嬉遊。一日童子拉童媳陪出門外，童媳不從，童子曰：「不從將殺汝。」童媳以首撲閹刀架上，戲謂之曰：「請汝殺我。」不意閹刀驟然落下，首領竟斷焉。蓋店夥之置閹刀，本未妥帖，忽有人倚其架，觸動關捩，乃猝墮而殺人也。童子驚懼號哭，店主執以報官，童子自願抵償，聞將定以誤殺之罪，俟及歲時按律辦理，後不知究竟如何也。

葷毒一日殺百四十餘人

寒山寺在姑蘇城外，唐人詩已累累見之，千餘歲來，爲吳下一大禪院。道光年間，寺僧之老者弱者，住持者過客者，共一百四十餘人，忽一日盡死寺中，旣已無人，鄉保爲之報縣。縣令前來相驗，適一竈下養死而復蘇，縣令問諸僧，今日食何物？對曰：「食麵。」縣令復詳詢煮麵之人，與澆麵之湯，竈下養對曰：「今日值方丈和尚生日，特設素麵，以供諸僧，我適見後園中有葷二枚，紫色鮮豔，其大徑尺，因擷以調羹澆湯，但覺其香味鮮美異常，未及親嘗，忽然頭暈倒地，不省人事。今甫醒而始知諸僧食麵死矣，不知是何故也。」縣令使導至後園採葷處，則復見有葷二枚，其大如扇，鮮豔無匹。命役掘葷，斡下有兩大穴，縣令復集夫役，持鐵鏟循其穴而發掘之。丈餘以下，見有赤練蛇大小數百尾，有長至數丈者，有頭大如巨盃者，蓋兩穴口爲衆蛇出入之所，葷乃蛇之毒氣所噓，

以自蔽其穴者。諸僧既皆食之，故無一生。竈下養僅嗅其香味，故幸而復蘇。縣令乃命儲火種，發鳥槍，一舉焚之。蛇之種類盡滅，而寒山寺由此亦廢。

■愚民含忿輕生

通州東鄉，農民有佃富家之田者，一日入城還租，因米色不佳，頗受斥辱。農人忿不欲生，其家有一妻三子三女，長女已嫁，合家尚有七人。農歸告其家人曰：「吾雖貧賤，義不受辱，今因佃人之田，無端被其凌辱，吾不欲居人世矣，汝等當如之何？」家人皆曰：「願同死。」農乃盡鬻其穀米器物，得錢百緡，赴匠室買棺七具。匠人不問其故，貿然與之棺。既到家，先一日告其鄰人曰：「明日吾家有事，請子一來。」鄰人於清晨入其家，則見七棺陳於中庭，合家七人各臥棺中，蓋皆已服毒矣。鄰人懼而反奔，出遇其已嫁之女於陌上，告以其家父母弟妹皆已死矣。長女號哭入門，見其幼弟氣尚未絕，灌救得生，其餘六人，則已長往。此光緒五年事也。夫愚民因一朝之忿，自輕其生，固已慎矣，乃至合家殉之，則尤愚之甚者。然愚者難以驟覺，而死者不可復生，故君子不輕斥辱人也。

■挖工謀財酷報

無爲州有舟子兩人，合夥駕一舟，往來江上，一在船首爲篙工，一在船尾爲挖工。一日有孤客僱船，行囊甚富，挖工瞰其累累也，謀之篙工，欲殺孤客而取其材。篙工以爲不可，挖工再四強之。篙工曰：「吾兩人雖同舟，不妨各行其是，我不問汝事，亦不洩汝謀也。」是夜客到船，搜溺，挖工推而墮之於江，大呼撿救。篙工亦起，客已沈沒無蹤。挖工乃檢其財物，欲分少許與篙工，不受，欲以其舟贈之，又不受，且曰：「吾自知貧窮有命，不敢冀驟富以速災也。」挖工乃挾所有以歸，置買田產，家道日隆，子孫鼎盛。篙工亦歸耕於家，每見挖工添丁益產之喜，輒歎

曰：「天道無憑。」篙工之妻子聞而怪之，以爲忌其富也。旣而挖工之孫，以武舉得進士，還鄉宴客，賀者盈門，篙工亦往焉。挖工率其子孫婦女，將往某處敬神酬願，自無爲濱江之白馬嘴登舟，離岸僅數十武，大風驟起，遽覆於江，合家男婦老幼三十餘口，無一免者，送者猶未旋踵也。篙工歎曰：「天道果有憑也。」人怪而問之，篙工笑而不答，後其妻子私問之，乃具言其顛末。噫！挖工僅殺一客，而全家之死於江者三十餘人，其報似太酷矣！然挖工得不義之財，以肥其家，以長其子孫，享榮富之樂者數十年，天將待其時而降之罰，殆猶借債者之愈久而息愈厚歟？

娶妾得泥佛

吾鄉有某生者，中年無子，謀置簞室，乃買舟渡江，赴通州一帶訪購。某生旣省小費，又欲速成，會有客來言，一鄉民願鬻其女，導往觀之，其色甚美，問其價則甚廉，但須以花轎迎娶。某生大喜，亟與定議，屆期以花轎迎至舟中，女家有二媼，來扶女出轎登牀，衣服楚楚，紅帕障首，某生但覺其穠纖合度而已。然二媼方伴坐牀上，不能遽前揭帕，某生犒與夫等旣畢，二媼亦即辭去。某生步至牀前，見新人端坐不動，私念此必因羞畏而矜持也。乃以手微撼之，仍不動，遽揭其帕，則一泥像甚爲端麗，蓋係百年前所塑，近時無此良工也。某生愧悶已極，正欲追媼媪理論，已有村人數十，譁譟而至，且曰：「此吾村觀音菴之大士像也，環而祈福者且千戶，汝何得擅抬至此？」或欲鎖其舟，或欲繫其人。某生惶遽失措，一老翁出爲排解，某生乃苦訴其見給之狀。老翁對衆言曰：「姑念此人異鄉遠客，願諸君稍恕其褻媼菩薩之愆，但令出洋銀二百圓，以示薄罰，吾輩自昇佛回村何如？」衆作勉強允許之狀，某生不得已出洋銀二百圓付之，衆共昇泥像驢呼馳去。某生踉蹌歸里，大喪資斧，而妾仍未得，此可見小欲速，謀事不慎者戒！

雷震總兵

同治五年二月初六日，有皖南鎮總兵張志邦赴金陵拜年，將返，乘船由江中自上而下。陝甘總兵楊厚齋宮保之委員，由上海製辦軍械，乘船自下而上，相遇於棉花堤，因避風雨，同泊隄邊。又有一船先泊者，共爲三船。忽空中霹靂一聲，先泊之船鐵練纜索皆斷，飄至對岸。其二船攝起空際，再擊一聲，並皆粉碎。張鎮及船中三十餘人同震死，其骨肉指節寸寸墜下，布滿田野，惟船戶一子一婦墮地皆無恙。彭雪琴宮保馳書告曾文正公於徐州軍中，余親見而錄之。或謂張鎮及委員有隱惡焉，然未必同死三十餘人，皆有隱惡者，則西人偶觸電氣之說，較爲近之，而何以飄至對岸之一船，與船戶之子婦同免於難，在蒼蒼者似又非無意也，是真不可妄測矣。

雷殛惡人

同治戊辰歲杪，合肥東鄉南地名府大圩者，有一貧人，無以度歲，步行二十餘里，告貸於戚友家，得米數斗，錢兩貫以歸。中途迫於饑渴，叩一村戶乞茶，有張氏婦方與其幼子共飯，見貧人有饑色，問其故而憐之，留給午餐，其錢米在筐中置於門外。是時張婦之夫遠出貿易，其鄰有禿子者，素遊蕩無賴，見門外錢米一筐，私念夫不在家，而其婦容留外客，必有他故，遂擔其筐以去。蓋既利其錢米，又欲藉爲異日婪索之具也。然張婦素勤儉持家，好行方便，實並無他意。貧人飯畢而出，不見錢米，惶窘欲死。婦又惻然憫之，遂給以錢米如原數，并畀一器使擔之，貧人感泣而去。越數日，其夫自外歸，禿子布造蜚語，謂張婦有外遇，并以私給錢米爲證。其夫以婦平時素賢淑，尙未之信，姑詰其盛米之器所在，則云已借貧人矣。夫謂禿子言果不謬，頗加斥責。婦無以自明，遂自縊。其夫悲憤交集，又迫歲事，遂草草厝於祖塋之側。明年正月四日，貧人感張婦之德，備微禮往其家賀年，并歸其盛米。

之器，始知婦死，遂痛哭力白其誣。其夫亦悟，淚下如雨。二人遂同至婦墳前哭奠，且呼曰：「善人遭誣，何天道之無知耶？」忽見黑雲迷漫，迅雷驟作，霹靂一聲，從空中攝禿子至墳前，跪而自訴其情甚詳，然後擊死。又霹靂一聲，將婦棺自墳中掀起，棺開而婦遽甦，與其夫相見，恍如夢覺，俄而遠近奔走來觀。蔡子方司馬（家矩）合肥人也，目覩其事，爲余述之，且云：「張婦至今尙存，其子亦秀慧能讀書云。」

雷救人命

無錫北鄉，有農家養一童媳，其姑遇之甚虐，督使撚棉放紗，每日以十索爲度。一日，忽少紗一索，苦搜不得，其姑謂其偷賣鄰家也，既嚴撻之，又將置之死地。忽陰雲四合，雷聲陡作，震死家中一老牛，其腹亦已劈開，有紗一索，宛在腹中，蓋牛實吞之也。然後養媳之冤始白。天道以人命爲至重，牛固無知，吞紗一索，亦罪不至死，然因吞紗而將致人於死，則不能不速擊之，以救人也。

劇盜婉言辭雷擊

吾錫東鄉，有巨盜曰林增，常隻身行劫江湖間，血案纍纍，尤善采花，常自言良家婦女，爲所汗者甚衆。一日，雷火繞其前，增趨跪而辭曰：「以增竄之罪，當死國法，若以雷擊死，太便宜矣！」雷遽收聲，陰雲盡散。越一年，果爲金匱縣令許君（誦宣）所弋獲，問以積案，堅不肯承，曰：「增竄將全身而死。」加以夾棍，鷹架弓梁，及諸酷刑無不受，最後燃燭臍中，遂死，時方暑熱，比拖出狴戶，尸已腐矣。

雷疑

蔡子方司馬（家矩）語余云：「甲戌之夏，嘗讀書金陵清涼山之陽，惜陰書屋，用老蒼頭，秣陵關鄉人也。日午後，因事回里，與其鄰人結伴偕行。鄰人買一乳驢，中途遇雨，驢不肯前。鄰人乃身披舊蓑衣，負驢於肩，屈躬而行。忽覺雷聲殷然，雷光奔擊，兩人疾行十數里，則雷電常在左右。若相追逐者，然有欲下不下之象，而聲勢愈逼愈近。兩人大驚，皆停趾以覘其異。鄰人因暫釋驢脫箠，小憩道旁。雷遽收聲，電光亦斂，雲中現出無數神靈之像，須臾則濃雲盡散矣。兩人於是豁然大悟曰：「此雷疑也。夫箠衣狀本蒙茸，復加驢於其上，則人首爲所遮蔽，而蒙茸益甚焉。神靈見之，疑以爲怪物，奮欲一擊，又以諦視未審，不能遽下也。迨見釋驢脫箠，始悟爲人而速去之。」蓋鄰人雖無好怪之心，祇以一時事與怪類，幾蹈不測之禍，然則人之背常襲怪，以干神靈之怒者，豈不愚哉！吁！可畏也！」

雷擊學徒

光緒四年七月十三日，無錫賈人計氏子，年十六，在塾中忽被震雷擊死。方雷之未發也，衆聞有硫磺氣味甚烈，計氏子告同學友云：「我今日微覺寒慄，不知何故！」遂不待晚餐，入帳高臥，時在申酉間也。天既暝，忽迅雷閃電，挾狂風驟雨而來，其勢震盪洶湧，如百萬甲兵，從空而下；又如排山倒海之聲，內外房屋驟然洞開，雖有木門銅鎖者，皆自解脫。有一老者年八十餘矣，謂人曰：「吾聞人有當受雷擊者，其地之城隍土地及諸鬼神，無不畢集，門戶皆能自開；今雷聲若此，大非佳事。」言未已，忽聞霹靂一聲，提計氏子出帳中，悶伏於地，同學友亦自投於牀下，驚悸已絕。雷聲殷殷，如千百火星，散迸一室，又如無數燭龍，閃爍不定，而計氏子牀帳，則已如巨燈照耀，塾師深恐雷火燒帳及屋，與其家人盡力撲救，迨帳已掀下，則固無焦痕，但見四角有龍爪迹而已。又聞霹靂一聲，則計氏子已震死，而同學友蘇矣。於是其父聞信，偕一店友奔赴塾中，遂與塾師共三人皆執香長跪，仰而

祝曰：「此子素謹，願無大過，極知上天降殃，決無誤罰之理，彼若有隱慝，尙祈雷神擊而活之，使彼自言，然後受殛。或殊書數字，誌其過惡，既使吾人明白無疑，亦可以爲世炯戒。」三人苦祝久之，無應。又久之，而雲散雨止，天已霽矣。計氏以其子被雷擊爲大恥，乃書冤單千餘言，分貼四門，表厥子之無罪也。方雷之初至，有一大火球，墮入東鄰鄒氏之大庭外，旋騰躍而上，從一人頭上滾過，其人並無所苦，又覺耳邊有雷針擦過，亦並無微傷。然里人皆謂此次天威之隆赫，實數十年來所未睹也。論者搜求計氏子之惡而不可得，若以西人電氣之說當之，則雷似有所專注，並非偶然相觸者。或爲之解曰：「此子前生必負大罪孽，或是大姦慝，而倖逃顯戮，漏天網，故今生致罰焉。」或又曰：「世傳人於天曠日受胎者，必遭雷擊，其卽此子非耶？」夫天地之大，造化之理之博，固無所不有，然皆並無左證云。

雷擊水缸

寧波水國也，然甬江與海潮相吞吐，厥水皆鹹，故凡取淡水者，必上溯鄞江，其源乃清，居民則戶列巨缸，積受雨水而用之。余任寧紹台道五年，署中用水，皆以船載之十里之外，府縣署中亦然。丙戌之夏，雷聲殷殷，忽將道署廚房外一水缸擊碎，其缸容水十餘石，迸流滿地，缸外有八九尺之蛇蛻一條。余乃悟曰：「是缸之水，闔署之人，飲食皆給取焉，蛇浴於缸，行至缸外而脫殼，其水必毒，可以殺人，故驟擊之，天之愛人甚矣。」淡水固養人之物，蛇初入浴，人尙未知，而蒼蒼者早已知之，奮雷一擊，俾闔署之人，免罹其害，於戲！何其仁與明之無弗周也。

一日中雷擊三人一死二活

光緒十五年五月十七日，武進戚氏墾田隴中，有一人被雷擊死，須臾又一人奔至，狀似瘋顛，自訴前事，衆人

聽之。始知死者一素愿無能之鐵工，其一人則傭工也。先是鐵工逆鐵數擔，由無錫南鄉，駕一野航，回至戚氏堰，有一素識之鄉人，來求附行，鐵工問來此何事？曰：「索逋賬。」問索得幾何？曰：「得銀洋七十四元。」鐵工乃招令登舟，中夜與其子及傭工密謀，欲殺之而取其財，傭工以爲不可，其子依違其間，俄聞汨然一聲，則已乘客出溺而墮之水中矣。客首自波間冒出，則春之以篙，凡三冒三春之客，尸遂飄沒不見。鐵工因取其財，分傭工以洋銀十員。及聞鐵工之被殛也，傭工自念既分其利，必同受其殃，驚悸發狂，奔至田畔，盡言其隱，衆人以質詰其子，猶囁囁不肯吐實。世傳人被雷擊三日內，必有回覆陣，次日果有飄風奔電，雷聲隱隱旋繞，鐵工之子大懼，衆人皆爲跪求，且謂之曰：「上天欲汝自陳其父之惡，爲世炯戒也。」其子長跪自訴，一一與傭工之言相符，久之雷始收聲，雲散天霽矣。同日無錫城內有一學徒，在塾中忽被迅雷旋繞，衆皆望見金甲神挺鞭，圍坐四簷，又有奇形異狀似仙佛者，往來空中。於是父兄及塾師皆爲執香跪求，且使學徒自言過惡，願立即改悔。學徒言昨日大解，偶不檢點，有制錢二百墮入溷中，未及撈取，願速往撈之，雷仍不散。學徒乃跪祝曰：「我有欲害人之事，今已悔悟，斷不敢再作妄想。」雷聲漸止。衆隨往淘糞坑，果得制錢二百，其害人之事，則堅不肯言。後有人在其身邊，拽得鋸刀一柄，蓋與舊友某甲爲讎，欲刺殺之而未發，聞雷聲後決計銷燬，尙未得暇，適爲人所見云。同日又有一茂才，因喪其妻，肆口怨尤，忽迅雷擊其足，茂才跳走以免，回視一履已燬矣。蓋因茂才罪不至死，故燒其一履以警之。以上三事，同在一日，余檢時憲書，是日爲天刑日，而盛夏又純陽當令之時，雷部於此宣其威柄，亦所以救人道之變，而濟王法之窮，天道神明，豈不信哉？

寧遠府城地震

道光季年，四川寧遠府地震，環府城數十里，城垣房屋，傾陷尤甚，人民牲畜，死者無算。前此三年，有一道士呼

於市曰：「牛鳴地裂。」人以其顛狂，不之異也。及是知寧遠府事牛雪樵先生（樹梅）歷於壞垣之下，三日後遇救而蘇，遂有跛疾，而全家皆已壓死，終以無嗣。知西昌縣事鳴謙及其全家皆死。有人夜睡，忽覺牀屋濕濛，如在舟中，已而墮於牀下，驟聞天崩地裂之聲，房屋傾倒，竟被牀板撐拄，因得不死。徐自挖開壞牆而出，思其父在某街某店，欲往救之，而街道幾不可辨，僅誌彷彿。既而見某店招牌臥地，因呼其父，忽聞有應者曰：「速救我出，汝父尚在我下一層，救我乃可救汝父也。」如其言救之，復救其父，皆得不死。是時天色朦朧，莫辨晝夜，冥然孤往，凡諸戚鄰朋友，恍惚遇之，與相慰勞，知其無恙。旋見大地劃然迸裂，海水湧現，奇鬼突出，有頭大如車輪者，長身蟠腹者，百般怪異之狀，森然可怖。須臾地合如故，久之有礮聲震耳者三，聞人言天礮鳴矣。於是豁然開朗，復見天日，知已晦冥三日矣。向所遇之戚鄰朋友，詢其無恙者，實皆鬼物云。牛太守嘗自悼曰：「我生平行事，不背古人，爲官未嘗不勤民事，而遽構此阨，天道庸可問乎？」一夕忽夢城隍神拜會，告之曰：「子之所遇誠酷矣！然此定數不可違也。吾奉上帝命已三年，迭請展緩，至於無可延宕，而後行事。此三年中，耗盡心血，其不在數而居此地者，既須設法遣去，其在數而未到此地者，又須引之使來，終日忙碌，刻無暇晷。卽如吾子本在數中，然吾以子剛方誠篤，力請上帝，僅免其身，亦已煞費苦心矣。」太守自是遂不復怨尤，後仕至四川按察使。寧遠淫風最盛，地震之後，有司督率吏役，檢尸於瓦礫中，凡得男女合抱之尸三千餘具，而實係夫婦者，不過八百餘具，淫厲之風，上干天怒，故有此劫云。

長沙火藥局災

同治九年二月某日，長沙城中，火藥局不戒於火。其驟發也，十里之內，忽聞天崩地拆之聲，牆屋震撼，門戶動搖。人皆奔向天井仰視，則如黑雲遮空，又如羣鴉蔽天而過，矇然瞠然，其聲砰然，間有墮地者，則皆門窗瓦器

皿及死人血肉煙霧迷漫空際。閱兩時始散。長沙府城隍鐵像，素稱靈異，碎鐵羣飛，不知所往。府學教授某君方在署，忽一巨石洞壁而入，中其頭顱，腦漿流出。巡撫駱文忠公延醫，以兼金良藥療之，得不死。有一人自半空墜下，適在巡撫署前，依然徐步而行。署外人怪而執訊之，答云：「我乘氣而上，乘氣而下，初不自覺也。」距城二十里以內，皆有死人手足肩股，挂甬屋脊樹枝，藥壘不可勝數。先是局中火藥皆藏地窖，不知火從何入。有一最大之窖，相去較遠，幸未引動火氣，否則轟陷全城矣。然環局二三里外居民，無一免者。局外本有溪河，今亦變爲平陸。是日也，管理局務委員某同知，與某都司，相約赴局，某同知忽憶公館中有未了之事，半途而返。某都司行抵局門，未及下馬，火發殲焉，而某同知竟免於難。

■火藥之災

同治六年四月初五日，河南滎陽縣城中，忽聞轟聲震空迅厲，似從東來。縣令派差四出查問，始知城東七八里，有甘肅委員運解洋藥及銅帽車十二輛，正下石坡，驟驚車覆，擦動銅帽，洋火迸發，連及五車，同時轟烈。車夫居民死者二十餘人，民房震壞三四十間，洋藥轟失百二十桶，銅帽轟失一箱十萬顆云。是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昌火藥局災，詢係陝甘火藥局曬藥不檢，延及城內之製藥局，轟動半里外之藥庫，附近居民死傷不少。又聞同治四五年間，山東省城有委員解火藥至濟寧者，舟泊濼口歷城縣，知縣陶某往送之，登舟與委員敘談良久，乃別。既登岸，委員在船首拱揖，陶某登與還揖，忽聞驕然震動之聲，煙燄迷目，船與委員皆已不見，岸旁有一古菴亦不見。須臾，則木片甃瓦，與人之骨節，紛然墮下，蓋船與菴及委員，俱爲火藥所轟矣。陶某之與，夾在菴船之中，獨得無恙，不解其故，惘惘然馳歸縣署。嗚呼！自槍礮盛行以來，火藥之害既酷矣，而局庫舟車，偶因失慎而遭劫者，亦復不少。然其所遭似有定數焉，又有遭之而仍免於難者，彼鄂省被害之民，迫於地勢者，無論矣。若滎陽

城外之居民，何其不幸而登輿之陶某，又何其幸也！蓋一則无妄之災，一則非望之福也。

龍陣風之災

同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湖州有龍陣風，自西方起，至於南潯，約及百里，同時折木發屋，飛揚沙石，死者甚衆。有衆村被風捲去，變爲平地，數百年大樹有拔者。四月十三日，有六龍鬪於高淳之石臼湖，湖水飛騰，聲勢震盪，壞舟數十，茅屋數百間，人有死者，而嘉興亦於是日有龍陣風，壞屋千餘間，死傷頗衆。夫高淳與嘉興相距數百里，同日遇龍陣之災，豈高淳之鬪者，卽嘉興起風之龍，追至石臼湖中，而始相鬪耶？不可知矣。

己丑八月祈年殿災

京師天壇在正陽門外之左隅，繞以長垣，周九里十三步，圓丘在壇中，形圓象天，南嚮三成，內壇形亦圓，外壇形方，北爲皇穹宇，環轉八柱，圓檐上安金頂，基高九尺，徑五丈九尺九寸，石欄四十九，陛各十四級，北門外爲祈年殿，殿在壇上，其制俱圓，壇南嚮三成，面甃金甃，圍以石欄，殿高九丈九尺，共八十一楹，上安金頂，瓦均藍色琉璃，每歲上辛，皇上祀天祀穀之所也。後爲皇乾殿，齋宮在殿之東南，光緒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寅刻，雷電交作，大雨如注，西便門外有一槐樹，陡被雷擊，樹中有蟒蛇一具，長約丈餘，或曰蛇已被雷收去，或曰避而之他。喧傳之際，雷又大震，嶽城山搖，霹靂一聲，直擊祈年殿前所懸之額，碎墮陸上，雷火燃著懸額之木，未刻殿內火起，燼從樞扇窗樞冒出，燒著樑柱，其光熊熊，如赤虹亙天，守壇官弁鳴鑼報警，步軍統領發令箭傳集官兵，及五城坊官水會奔救，殿宇過高，水激不到，雖雨勢傾盆，又爲琉璃亭頂所隔，奉祀劉世印率人進殿，將列祖列宗楠木雕刻之九龍大寶座搶出，而皇上帝之寶座，火已燃及，無從措手。戊刻後祈年殿八十一楹，及檀木雕成之朱

扉黃塵，悉爲灰燼；數十里內，光同白晝，香氣勃發。蓋其楹棟皆以香楠木爲之，大逾合抱，乃前明成祖時所建，今世無其材也。夜過半，火勢猶未衰，至天明乃熄，丹陛上之漢白玉石欄杆，悉皆炸裂。二十六日奉詔懲處太常寺各官，及境戶有典守之責者，嘉獎五城水會紳董，並以寅畏天災，君臣交儆之意，宣示內外大小工匠。於是都人士皆言祈年殿額後有蜘蛛精，或云有蛇蠍踞之，連日見雷電圍繞殿頂，盤旋空際數日矣。余謂壇殿規模宏敞，終歲空閑，且其地愈尊嚴，向爲妖精避雷之所，或者蜘蛛蛇蠍，夙踞其中，或者西便門外樹中之蛇尚未死，逃匿殿額之後，天威顯赫，必殲之以除民害，固未可知。然竟延燒是殿，何也？尤可異者，蘇浙鄂諸省，本皆大稔，乃殿災以八月二十四日，而各省亦多於是日始逢陰雨，淫霖奇潦，四旬有餘，迨十月初五日始放晴光，而歲事已無可救矣。天心仁愛，未必非先以殿災示警也。恭讀詔旨，力戒因循，勵精圖治，正與殷中宗高宗遇災修省之意相同，固宜弭變無形，歲雖歉而民不至大病也。

太平火藥局災

自槍炮興而各省各郡之火藥局林立，然必擇空曠僻靜之區，俾離城市稍遠，所以重民命而避兇危也。長江水師提督衛署建在安徽太平府城中，而火藥局亦設於東門內，蓋趙桓之武員，但圖取攜之便，不復顧及民生也。當設局之初，紳民屢具公稟，請移建城外，不聽。光緒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巳刻，忽聞天崩地裂之聲，烟燄彌空，兩時始散，遠近數里，街衢屋舍，蕩爲平地。有大礮數尊飛起，與各種鋼鐵彈，及巨石甌瓠，擊入於數里，或十里之外，有閱兩時始墜下者。是日有木匠泥水匠各數人，在局作工，轟然一震，皆不知所往。守局之卒數人，與其全家，亦皆不見，并不知火所由起。一灌園叟方在菜畦，其首與左臂忽不見，俄墜在城牆上。一婦人在水濱搗衣，驟聞震聲起立仰視，其首條已不見。知府吳潮治寧國十餘年，今忽奉大府檄調署太平，莅任甫數月，因修衙署，賃

啓公館。正在廳事理官書，忽一巨匾墮下，壓傷頭顱臂膊，痛極而暈，既而復甦，明日遂卒。上南門夫子廟，及學使考棚，縣署大堂，悉皆摧燬，監獄亦毀，大半監犯有逸去者。局旁有一浴室，當火發時，藥彈爲水所壓，皆從地底衝過，泥土竟被淘空，遂成巨沼。此次被燬者約一百數十家，死者無從查考，約有三百餘人，死於轟焚，與死於摧擊覆壓者各半。其生者亦多焦頭爛額，露宿風棲，搭蓬蓆而居之。至於各處殘肢斷體，血肉模糊者，令人目不忍視。居民以禍起提督之藥局，往往昇死者之尸，入中軍署中哭，中軍宛轉避之。又有提督巡捕委管火藥局差事，居民譁入其家，擊毀器皿以洩忿，迨各官捐貲賑卹，乃稍止焉。嗚呼！失慎難防，生靈何罪，可不審度於締造之時哉？

福星輪船沈沒

光緒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招商局福星輪船放洋北上，將至黑水洋，逢大霧爲西洋澳順輪船所撞，沈沒海中，海運員董死者二十四人，伯相李公旣爲奏請優卹，且建祠津滬矣。其後上海道馮煥光與英領事再三理論，斷令澳順船主賠償銀五萬六千餘兩，撫卹一款，職官二十四員，每人家屬給銀三百兩，共銀七千二百兩，搭客死者三十八名，每人卹銀一百兩，共三千八百兩，此案方結。委員長嶺者，需次蘇州，家亦在焉。沈之次日，長君之妻忽作嚙語曰：「吾已死於黑水洋矣，速請吾友顧竹臣大令來。」大令者，知元和縣事顧思賢也。家人諦其音，知爲長君之魂，相與環泣。鬼曰：「此乃定數，豈能倖逃？吾在水府已有職事，亦無所苦，何必悲也。」因將家事一一囑付家人，且使勸其妻勿悲念。顧君旣至，寒暄數語畢，卽自道其已死，且以其子託之，俾代爲教督。顧君唯唯。鬼因曰：「吾在水府事極繁，偶趁閒暇到此，不能久稽，請從此別矣。」遂拱手而去。其妻如夢初覺，問以前事亦不知也。於是蘇人喧傳福星失事，越一日，而上海始得信，又越一日，而蘇始得信云。又一委員某君，於正月初六夜，

夢至一衙署，官册填委左旁一公案，尙虛無人，有老吏指示之曰：「此君之位也，不久即來矣。」某君匆匆出門，回顧門額，大書水府二字，遽然而醒，至是亦及於難。又一委員江姓，甫上輪船，見客艙已滿，行李幾無可位置，且見在船諸人，面貌模糊，形狀可怖，即而視之，則皆人也。乃決意搬行李回逆旅，俟下屆輪船再往，竟獲免焉。

附錄江浙員董死事者姓名

蒯光烈。

張潛。

朱聲槐。

黃爾祉。

齊岳。

王綬。

謝鳴鳳。

覺羅綽勒歡保。

榮椿。

呂廷宰。

胡權立。

貴成。

劉齊煜。

長林。

張培生。

李松年。

李錫田。

甘立功。

許霖身。

姚濬源。

趙德輅。

葉錦泉。

石師鑄。

魏文彬。

輪船失火

嗚呼！生民之厄，惟水火爲無情，無妄之災，惟焚溺爲尤慘，故知命者，恆有戒心焉。若夫被回祿者，卽有焚廬燬物之驚，而逃生者十有八九，以其出路較寬也。涉江海者，卽有觸礁遇風之險，而倖免者十常六七，以其待援較易也。若以輪船行水，而遇猝然之火，則兩厄交乘，不死於火，卽死於水，誠人生之至不幸也已。自有輪艦以來，外洋行海各船防火之法，規例極嚴，失慎之事，所聞尙寡。惟上海長江各船公司愈衆，生意愈艱，往往自紊其規例，以廣招攬。同治丙寅，旗昌洋行之湖廣輪，又在長江失火被焚，當時詫爲創見之事。光緒庚寅之春，寶清輪船又在長江被焚，因其攬載自來火若干箱，貨艙失慎，延及艙面，燃著自來火，遂至不可撲滅，死者近二百人，其尸未能撈獲者，約數十人。冬間復有上海輪船被焚之事，其得禍之酷，更甚於寶清，一年之中，焚輪兩見，且同在鎮江大河口左右，吁可怪也，亦可傷也。是年十一月十三日，太古公司之上海輪船，由滬開駛，搭客約逾三百人，是晚

十二點鐘抵鎮江碼頭，裝卸貨物，而搭客踵至者一百數十人，統計近五百人，合至全船執事及水手等，則近六百。人數既多，客艙實不能容，司事者遂以鑰啓大艙，俾暫存焉。大艙裝貨之處，平時不輕啓鑰，火禁更嚴密異常。此時既有客入，遂不能禁其舉火。十四日早四點鐘，由鎮江薨船開行，至七點鐘，始過大河口十餘里，近鐵板洲之旁，距泥礮臺尚十八里，距鎮江約九十里，距儀徵約六十里。司事者正驗收客票，暫閉樓上下諸艙門，以便稽查。忽聞警鐘亂擊，其聲皇皇，急起視之，惟見黑烟紅燄，從大艙直衝而上。據司艙人云：「火起時，但見近桅杆處，有鋪蓋約二十具，火從鋪蓋中出，一經搬動，火益炎炎，延及棉紗大包，須臾烟燄遂成火毯，往來奔突。大副令水手急曳救火皮帶，是時諸客紛紜擾攘，多站立皮帶上，遂致不能吸水。水手急以桶取水潑之，驟聞驕然一聲，艙板迸裂。船主急令轉舵向江灘，須臾船頭已近岸上，欲解舢板，已無所及，乃以粗繩繫於船首，俾諸客得緣之而下。是時東北風大作，倏忽之間，全船皆火，船首船尾，猝已燒斷。而客艙多近船尾，諸客無可存身，紛紛跳入水中，天寒浪急，游泳爲難，十不活一。時有在旁礮船漁船鹽船，皆坐視不救。惟船主及水手等，得扶繩登岸，船上人死者，惟房庖丁司艙各一人。諸客在船首者，皆因心慌意亂，不知奔避，以及於難，故扶繩而生者，僅半之。若在船尾諸客，則生者甚少。此次火起迅速，未及十五分時候，已全船俱燼，死者約逾三百人。上海仁濟堂紳董，遣人僱救生船，連日打撈得尸二百數十具，斂以棺衾，並有善士爲一一照相存留。家屬由遠至者，尸雖腐壞，而得以認領，其無人認領者，則叢葬於義塚。生者約二百餘人，除去本船諸人外，則搭客之遇救者，僅百餘人而已。越七八日，燼餘之船，由兩輪船幫扶拖帶，行泊鎮江之七濠口，船中尚有餘烟，亦有焦臭，莫不掩鼻而過。論者推究起火之由，傳聞臆測，言人人殊。或曰：「有客在大艙吸水烟，遺火煤紙於艙板，覓之不見，以壺中茶灌之，以爲熄矣。不虞少時烟燄迷漫，火仍冒起。」或曰：「有人吸鴉片烟既畢，置燈於鞋籃中，未之熄也。驟見鞋籃燃著，遽取擲之水中，而餘火已延及棉花包矣。」或曰：「客每以炭置爐中煮食物，其旁有棉紗二百包，一經燃著，遂致蔓延。」

要皆揣測之辭，均非目覩；以目覩者，皆已葬身火中也。或又謂此船之火，殆匪徒所縱，因其緝捕扒手，立即嚴辦，匪徒銜恨，施此毒手。然此小竊之輩，豈不知一經種火，四面波濤，無可逃避，將必同歸於盡，彼計雖兇狠，未必若是之愚也。此次逃出者，有洋人藉勿來，挈同日，本細嵐二名，語人云：「事急時，欲回入房取要件，而勢已無及，祇得舍棄一切，儘力逃生。既獲登岸，回顧諸華人，或緣上船畔護欄，或立艙面，呆若木雞，並不逃生，蓋駭極而神志昏瞶也。」鄉人欲捫細慮衣物，洋人助禦之，乃免。副將賈君由台灣來，奉檄招勇，見船頭已近岸，逃者悉緣船側之繩，縋而下水，水淺僅及腰際，少壯者遂一躍而下，均獲生全。賈君既隔在船尾，見船後波濤，與江心無異，恐無生理，姑捉巨繩，坐在船旁鐵欄上，一被擁擠，即懸空際，幸繩在手中，徐徐溜下，和衣倒臥水面，浮沈半里許，經一小船救起。蓋彼先見直下者，無不沈沒，因思橫臥，衣不盡濡，或可倖免，亦一時之急智也。又有鄧姓者，與李姓並榻而臥，見火已逼，促李速行。李始則結機，繼乃覓帶，徬徨無措。鄧恐其迷於所向，趨促其袂，反仰面而坐。鄧遂衝火突出，回顧則火已封門矣，意其必死於火，厥後載尸回滬，裘在身而履在足，蓋亦躍入水中者也。又有一人逃出，見某縣令衣已著火，後聞亦頗得生，然已受驚不淺。其罹此厄者，則有權瓜洲司之陳少尉，晉省轡委，與一人同抱木板，浮巨浪中，謂其入曰：「我與若同歸於盡，不如讓爾，幸登彼岸，當赴江寧石壩街陳公館，告以瓜州司三字，俾得收吾骨於江濱。」其人曰：「諾。」陳即撒手悠然而逝，此人附板得生，回顧陳沈而復起者，乃袁紅船拯之，船上人不應。遂告諸其公館，其妻親往打撈半月，始獲少尉之尸。又有江西候補某官胡姓，挈同眷屬僕從，安徽候補主簿潘姓，金陵怡昌公綢號主人陳茂才，皆死焉。又有儀徵某觀察，亦在此船，未卜生死。又有揚州某店主，本欲往附輪赴甌湖，途中因事稍遲，小車復推挽不前，比至江岸，輪船甫過，將責車夫，忽聞警信，乃轉怒爲喜，蓋若有定數云。於是，有爲輪船防火議者，一輪船勿裝引火之物，凡洋油自來火棉紗棉花等類，概宜堅拒，勿貪水脚。一貨艙中勿納搭客。一搭客人等概勿吸烟點燈。船中本別有吸烟之地，所有早烟水烟鴉片烟雪茄

烟紙捲烟，不得隨地呼吸隨手亂拋。此外如救火皮帶，宜隨時試練，小舢板船，宜多備幾艘，艙面艙下，宜不時巡察。所論固多扼要。余謂江海輪船之規例，本是如此，特法久弊生，或廢弛而不能恪守耳。夫苟能恪守成法，則何事不可防，豈獨輪船失火也哉？

中冷泉真蹟

中冷泉在金山下，金山本在江南岸，故過客皆得汲水烹茶，所由品爲第一泉也。厥後長江愈趨而南，金山既在江中，而中冷泉遂不可得見。取水之法，常別製機器，以長繩縋入江中，既得泉水，以蓋蓋之，然後取出，所以不爲江水所混。近來汲泉者，既無其人，而知製此器者，亦絕少。中冷泉乃在若有若無之間。同治九年三月，江水淺涸，過客皆於此停舟，汲泉煮茗，始知泉上護欄曲檻，布置絕佳，乃日夜被江水衝齧，而不損壞。蓋數百年前之工程，其堅緻實不可及，而中冷泉之真蹟，殆閱數百年而始見也。是時吳竹莊方伯（坤修）方由皖入覲，過此酌茗，嘗爲余言之。

徐州府署中蘇姑墓

余以乙丑八月，隨曾文正公駐營徐州，太守汪君（堯辰）招幕府同人，飲於府署。署中有東坡祠，又有蘇姑墓，相傳東坡知徐州府時，河水驟決，城將沒矣。其幼女年甫十三，投河而死，水遽退，城獲全。至今知府歲祀其墓。墓在一室中，有甃級如螺旋旋然。室外有一樹，其根高二丈餘，其幹不上出而旁出，夭矯蟠曲如龍蛇。有一大幹，引而南，約二丈許，復曲而上出，共四五曲，懸在空中而不墜，其一小幹北趨亦然。墓後有霸王樓，高三層，無級可緣。廊上，樓下祀霸王虞姬焉。竊思蘇姑有禦災捍患之功，乃正史既不載，而東坡詩文集，中未嘗一見，亦異矣。豈其

偶遺之歟。徐人至今鑿鑿言之，且不廢其墓祀，似非附會無稽者。若其樹之奇古，殆靈氣之所化也。

涇洲大魚獻燈油

天后威靈顯赫，佑庇生民，其神力著於南北海面者二三萬里，蓋近千年矣。福建莆田之涇洲，爲天后故里，有天后宮，素稱剎麗。每歲二月二十三日，爲天后聖誕，先期數日，輒有大魚暴鬚瀕海之沙灘，聲如牛吼，聞十餘里。涇洲之人皆曰：「大魚來獻燈油矣。」廟祝率數十人，擔笥挈缶而往，大魚長十餘丈，或數十丈，開口馴伏不動，若有待者。人皆攜尋丈巨木，撐柱其上下，恐其一鱗而殺人也。遂各負擔秉燭而入，兩足皆穿草鞋，恐其被滑傾跌也。諸人皆歷魚喉，抵魚腹，觀其臟腑間積油甚多，無不任意挹取，滿器而出，或既出復入者數次。大約取油至數十石，可敷神前數年點燈之用，卽不復入，去其口中柱木，魚卽揚鬚鼓鬣而逝，觀其意若甚自適者。或曰：「魚腹中刺油過多，其氣不能舒暢，去其有餘，則魚意自樂也。」或曰：「魚以得獻悃於神爲快也。若人謀捕而殺之，必有殃咎，故相戒不敢萌此意，卽偶有此意，而魚亦似知之，必飄然而去也。」據閩人述之如此。

蛟龍利害懸殊

余弟誠伯知興國州年餘，告我曰：「凡有泉水之地，其下皆有伏龍，興州民皆於山間或平地搜得一泉，可以致富，其水或漑數百畝，或漑十餘畝。凡泉水經行之地，其兩旁田皆可沽善價，夏秋苗長之時，則有泉者尤得居奇。州民或妬其鄰之得佳泉也，適逢歲旱，以求爲名，殺黑犬滴其血入泉中，龍大挾風雷而出，驟降大雨，四鄉霑足，視其泉則已爲平地矣。其鄰甚悲，將訟之官，父老勸慰之曰：「按田家之得雨者，斂財以償之。」乃已。」誠伯又逢黔人談及蛟水，則爲之色變。蓋黔居萬山之中，常受蛟害也。據述出蛟之地，有去巨川稍遠者，水旣去而

蛟猶潛在山間，其首似牛，其身如龍蛇之間。鄉民畏其爲患，皆焚香跪禱其旁，久之知其蠢蠢然無知覺，禱之無靈，乃縱槍礮擊之。蛟或大吼，奔入巨水，或激其暴怒，尙能於平地出水，則田廬民人，必有傷。余曰：「然則龍與蛟之爲利害，相去懸殊矣。蛟有害無利者也，龍降澤於民，爲利甚溥，有時激之，亦能爲害，然非其本意也。」

白龍朝山附

浙江上虞縣之西門外，居民多邊海而處，海之石塘，西自夏蓋山而止，山巔有夏蓋夫人廟，俗傳爲夏禹王妃塗山氏也。海中向有一白龍，每年於中秋前後，例必朝山一次。居民於此數日內，見雲腳鱗生，卽指爲龍，然其形卒不得而見也。光緒四年八月十四日下午，涼雨新霽，海波如鏡，忽西北方雲疊魚鱗，極其整密。俄有白光一道，上冲霄漢，至半空天矯騰擊，變化不測，四爪畢現，全身盡露，鱗甲萬點，尤覺分明，但其首則模糊不辨。頃之龍尾亦隨波而上，盤旋空際，陡見其掉尾一掃，霎時間黑風捲地，海水壁立，狂雨猛至，雷電交作，震山撼谷，迨雨過天霽，則已月出東山，縣中父老皆謂四五十年來未見此瑞，見則歲必大熟。道光二年，曾見一次，是歲禾稼倍登，棉花豐稔，今茲歲必大穰矣，已而果然。

發蛟附

湖北黃陂縣之西，有鄴山者，層巒滴翠，高矗雲霄，與木蘭山對峙。山之麓有古寺，曰清淨菴，地僅半弓，編茅爲屋，一老僧卓錫其中。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天朗氣清，曠無雲翳，甫交亭午，忽聞菴後石壁如裂，聲震遠近，屋瓦皆飛，僧亟出探望，但見石崖內水勢滔天，飛流直下，霎時山門已衝去，僧隨手攀一板片，浮沈其間。俄有逐浪而來，其頭如牛，仰露水面，偶觸木石，則波濤激起丈餘，由蔡店而至黃邑西濠，沿岸民房，衝塌無算，漂沒不下

千人。蓋自鄜山至河口，被災者幾及二百餘里云。

巨蛇出遊

無錫西定橋跨梁溪上，當溪水入五里湖之口，有橋洞五，俗稱五環洞橋，由城望之，如虹互天半。吾邑鄒敬甫先生（安豐）嘗言，某年月日，與友人坐橋上納涼，忽見湖水驟漲，若將漫橋者，諦視之，一大蛇乘水而來，長數十丈，不見其尾。大駭，急與友人趨避，未及下橋，蛇昂首一躍，越橋而過，蓋橋洞不足以容其身也。方其躍時，空中似大雨下注，衣爲之濕，其行甚駛，向蘇州河而去，倏忽不見。此蛇蓋居五里湖及太湖中，近橋居民常常見之，然猶其次也，謂之二將軍。又有稱爲大將軍者，乾隆年間，有一煤客泊船北門外之缸尖嘴，夜望見曠野中，掛兩紅燈，問舟人曰：「彼處有店戶乎？」舟人曰：「無有。」煤客夙工彈丸，以彈擊之，甫一發，兩燈忽不見。舟人曰：「吾矚之久矣，凡燈在風中，其光輒晃漾不定，惟此燈光極定，日一擊而兩燈俱滅，此必怪也。」越半月，居民多覺腥臭，不可耐，相與搜尋，至深山叢莽之中，一大蛇長近百丈死焉。蓋此蛇方掛林間小憩，其兩眼如紅燈，及中煤客之彈，負痛疾走入山，然後死，今僅存其次者，然亦未嘗爲人害云。

物性通靈

北方人以狐蛇蝮鼠及黃鼠狼五物爲財神，民家見此五者，不敢觸犯，故有五顯財神廟，南方亦間有之。錢子蓮大令（青）江蘇通州人也，嘗言年十七八時，獨寢書齋，忽若有物壓其胸者，欲言不能，欲起不得。如是數日，張眼微望，見一黃鼠狼高一尺以外，踞地而坐，對牀噓氣，人即被壓，精神疲倦異常。次日子蓮覓一鐵片，置牀隅，坐以待之。三更以後，黃鼠狼復至帳外，對牀噓氣，子蓮出其不意，以鐵尺猛力擊之，腦裂而死。次夕復有一黃

鼠狼繞室哀鳴，旋至牀前噓氣，蓋其雄者既死，而雌者來求其侶，且意欲報讎也。子蓮以鐵尺驅之不去，乃覓一鐵夾，追而鉗得之，仍以鐵尺捶，每擊一下，則放一屁，黃烟繚繞，厥臭令人難耐。子蓮忍臭擊之，十餘下遂死，斃人者由此始絕。又嘗與塾友數人，由城赴鄉，作會課文，因時炎暑，五更即起，步月而行。至橋邊，忽見螢火無數，起自草間，漸眯人目。諸友在後者，見此而懼，避入村祠中。惟子蓮與一塾友，業已過橋，忽見一物長尺餘，頭蓬鬆，不知所頂何物，蹣跚而前。塾友謂子蓮曰：「此蠋也，可脫新鞋，以左手擊之。」子蓮迫於無奈，如法一擊，頽然而倒。遂馳至村祠中，呼諸友舉火燭之，蠋已縮成一團，其頭所頂，則河泥與水草雜揉而成者也。遂以帶繫之，攜至鄉間，聚薪圍而焚之。良久，蠋在火中，毫無傷損，蓋其刺足以自圍也。乃至藥鋪，假一大閘刀，剖其身爲二，然後死。先是村人皆言橋邊有水鬼，行旅死者數人，蓋即此蠋爲祟，至是遂絕。設使倉猝之間，震於所見，進退失措，則必爲所陷矣。子蓮又言所居天津房，有書室三間，平時常鎖其門，家人或於戶下見有女子弓鞋在內移動。一日忽聞室內如有數人談心者，家人穴窗窺之，見有一大鼠踞坐坑桌上，兩中鼠在坑左右踞坐，其餘小鼠踞坐於地，若隱分少長之，焉噫異矣。夫物性有靈蠢之別，若此諸物，其性較靈，閱世稍久，往往能著怪異，人見其怪而能不改常度，則怪自絕矣。

物性相術

嘗見一蜘蛛布網壁間，離地約二三尺，一大蛇過其下，昂首欲吞蜘蛛，而勢稍不及。久之蛇將行矣，蜘蛛忽懸絲而下，垂身半空，若將追蛇者。蛇怒，復昂首欲吞之，蜘蛛引絲疾上。久之蛇又將行矣，蜘蛛復懸絲疾下。蛇復昂首待之，蜘蛛仍還守其網。如是者三四次，蛇意稍倦，以首俯地。蜘蛛乘其不備，奮身飄下，踞蛇之首，抵死不動。蛇狂跳顛擲，以至於死。蜘蛛乃鹽其腦，果腹而去。又見一壁虎與一蠟相遇，蠟素無目，貿然前行，壁虎故以其尾略

逗之。蠟怒，猛力螫之，壁虎之尾，圓轉光滑，即被蠟螫毒，亦不能驟入，而壁虎又性點而行捷，早已縮避。蠟尾適自中其身，而怒愈不可遏，欲得壁虎而甘心焉。壁虎復以其尾逗之，迅速縮去，蠟螫之不中，又自中其身。如是者三次，蠟遂不復動，蓋已死矣。壁虎於是恣瞰其軀，僅存殼焉。聞壁虎以是術制蠟，百不失一，蓋其以蠟爲糧也久矣，故又謂之蠟虎云。又見一蜈蚣盤旋蝟穴之上，蝟匿穴中，忽探首拔去蜈蚣一足，蜈蚣怒欲入穴，而穴小不能容，正徬徨旋繞，蝟復乘間拔其一足。蜈蚣益怒而無如之何，守穴口不肯去，蝟遂漸拔其足。閱一時許，則蜈蚣已無一足，身雖未死，而不能轉動，橫臥於地，如殭蠶焉。蝟乃公然出穴，噬其腹而吸食之。噫！萬物並生並育，一相食之機也，余偶見之而偶誌之，其未爲余所見者，固不可以殫述，殆變態無窮矣。夫物之大小強弱有定，而相制之機則無定，得其機則小可以制大，弱可以制強，蓋關智不關力云。

雷擊巨蠟

咸豐乙卯之夏，京師暴雨風，咸見一緋衣小兒，騰空南行，如有翼能飛者，迅雷閃電隨之，聲勢驚人。越一日，一夜小兒集於天津之城樓，手執一帕，揮舞不已。雷聲轟轟然旋繞左右，不敢下擊。如是者又一日，有一獵戶在其下，試發一鳥槍，小兒出不意，方俯首下視，忽霹靂一聲，則已墮死城下矣。衆共視之，乃四尺長巨蠟也，其所執則婦人之騎馬布云。

生吞壁虎附

俗稱壁虎在五毒中，亦曰蜥蜴，亦曰守宮，亦曰旋龍，恆在陰濕牆壁間，大者長二三寸，尾則倍之。平湖縣北有豆腐店夥，常食此物，以博好事者之酒食銀錢。一日有人捕得最長大者，與賭洋蚨四圓，並有酒肉，向來常用腐

皮捲而嚼之，此次不許包裹。店夥因賭數之較豐也，毅然任之，未及舉齒，壁虎本極活潑，條已下咽，久之竟無他患。一年後，漸覺消瘦無力，有江湖走方醫，見而驚問之，謂腹中必有動物，其妻頗噫之曰：「得毋所吞壁虎乎？」醫曰：「是矣。」索謝洋蚨十六圓，將病者各竅閉塞，僅留其口而倒懸之，咽喉周圍，搽以藥粉，少頃，物從咽喉探出，急欲捉取，物既滑，一時不及措手，忽已縮入。醫曰：「難矣，人倒懸久則發暈，若坐起，彼必不肯再出。」家人懇之，醫即多搽藥粉於咽喉，物再探出，立用鐵鉗夾住，衆人圍視，壁虎通身紅色血豔。醫曰：「此物食時未死，彼即涵養血中，人正血旺之時，不能翻動，偶或血枯，彼即搖動，猶幸雄物，苟食其雌，能於血中散子，早已不可爲矣。」衆人相視而嘻，皆知毒物之不可妄食也。

蛇跌鼈附

世傳蛇跌鼈性最毒，食之能殺人，買鼈時須以繩穿其尾，倒掛兩時許試之，如蛇也，則頓復原形矣。上海鄉人素以販雞爲業，一日擔籠遇雨，避大樹下，忽聞橐然一聲，有物自樹巔墜下，視之鼈也，大如九寸盆，首尾皆伸出五六寸，尙係蛇形，鄉人捕置籠中，比歸則籠雞皆死，鼈之頭尾已與鼈無異，惟腹帶紅線耳。遂埋諸土而棄，死雞於地，明日有黃鼠狼野貓各一，死於雞旁，蓋皆食雞而致斃者，其毒如此。

永平古蹟附

滬報云：永平府城內三山不顯，四門不對，有黑水井一，石柱巍然，豎於井旁，柱上有鐵練一條入井。鄉老稱神禹治水時，捉一水怪，鎖於井底，如人掣練向上，水即上涌，故無敢掣者，且有人看管。又有銅壺滴漏，每日按時滴水，如自行鐘表，自古至今，並不添水，而壺中之水常滴不竭，即藏壺之樓，日久亦不塌壞。又豐潤縣城內十字

街有串心十字閣一座，共三層，下層鐵人鐵馬各一。又有寶塔一座，直通閣之上層，中層三層閣中石碣甚多，燕雀過此閣，皆不敢飛落，周圍並無雀糞，相傳閣內有辟鳥珠云。

幽怪

■魁星爲學徒換心

無錫顧馨泉廉訪（光旭）以乾隆間名進士，由御史歷官甘肅按察使歸而享林下之福，一時風流文采，蔚然爲江左靈光。相傳廉訪幼時，資性極鈍，年十四五，讀書無成，封翁使在市廛學賈。吳俗凡初入廛者，一切灑掃傳餐雜役，皆任之，并須爲先入廛者滌溺器。越日廉訪悻悻辭去，告人曰：「雜役吾所不敢辭，滌溺器胡爲者？」請於封翁，誓必奮志讀書，雖餓死不願學賈。於是下帷攻苦，讀書不熟，焚香跪而讀之，猶不熟，則夜以繼日，稍欲睡，則以水沃面，以錐刺股，至旦不休，及詣塾師背誦，茫如也。塾師爲講解書義，每至舌敝唇焦，戒以牢記，忽忘明日試之，又茫如也。越一年，塾師謝封翁曰：「此子篤志有餘，而吾力已竭，愧無寸效，盍早改業，毋徒自苦。」廉訪涕泣固請卒業，塾師憐而許之。適吳中大饑，封翁家素清貧，欲賑濟而無力，僅存古帖一通，聞某學使酷嗜書畫，欲售與之而無從也。書賈有姓曹者，里人呼之曰曹作惡，常遊學使之門。封翁謂作惡曰：「吾帖價值千金，因急欲賑饑民，雖減價亦當鬻之。」作惡攜以呈學使，且告之故。學使曰：「此帖本值千金，吾亦欲救饑民，當倍與之價，以二千金購之。」作惡還告封翁曰：「學使謂此帖僅值百金，特因賑饑而倍其價，今有二百金在此。」封翁不得已而受之，設廠施粥，繼以勸募，躬自經畫，劬勞萬狀，全活頗多。當封翁籌賑時，作惡忽得疾而死，示夢於其妻曰：「吾一生乾沒人財多矣，然尙在可原之列。此次侵蝕顧先生帖價千八百金，數非甚多，陰司以民命至重，

吞膈不仁，譴罰甚酷，既奪余書，又將絕余後嗣。顧先生雖限於財力，施濟未周，然仁心發於至誠，善機充溢，福在其子，不日可掇科第，登顯秩。吾一念貪財，累及妻子，曹氏之祖宗餒矣。一嘔泣而去，里中微聞其事，或謂顧氏子頑鈍如此，豈能驟得科第？疑信參半。未及一年，作惡之妻及其三子相繼天沒，曹氏遂絕。廉訪年十七八，學業無所成，塾師教以作文，每命一題，窮日夜之力，僅成一起講，且格格不成文理。廉訪發憤研思，每忘寢食，一夕作文苦索，不得一字，倦極隱几而臥，忽見一神如學宮所塑魁星狀，左手執盤，內盛人心一枚，右手執利刃，蹀躞而前，驟刺其胸，劃然中開，遽以手探其心去，復以盤內心補入之，拊摩數周，胸前膈合如故，魁星徐步而去。廉訪驚醒，則一燈熒然，覺戶外尙有足音也。自捫其心，始而怦然，繼而豁然，注視所構之題，則已徹上徹下，融會貫通，振筆疾書，遂成全篇。明日以呈塾師，塾師疑駭，謂爲勦襲，欲撻之。廉訪請試他題，頃刻間援筆成篇，塾師讀之，驚曰：「汝可以爲吾師矣，此吾所百思不到者也。」自是廉訪讀書十行俱下，博覽多識，爲文章操筆立就，冰雪聰明，名震一時。往應小試入泮，聯捷鄉會試成進士，入部曹，年未弱冠也。管子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以廉訪之誠心嚮學，固無不通之理，所謂至誠則金石開也。然苟非封翁有大陰德，則感通不能若是之速，蓋必二者兼至，而讀書斷無不成矣。嗚呼！孰謂天道之無報施耶？

亡兵享關帝廟血食

咸豐年間，貴州貴筑縣一馬兵，因事伏法。越一年，其同營一步兵，奉差道出某村，宿於逆旅，有老嫗忽發狂囈語，諳聽之，馬兵音也。對步兵拱手曰：「賢弟相別一年矣，我來此無他事，我生前在伍當差，扣至某月某日，尙有應領錢糧錢六兩八錢，吾營把總欺我已死，竟思乾沒，致令吾母無以度日，今托吾弟歸告把總，速將我名下餉銀六兩八錢，付與吾母爲衣食資，彼早已列入報銷冊內，若欲侵蝕一分，我定不與干休也。」步兵唯唯，因問今

在何處當差？馬兵曰：「吾雖死於法，然時運所值，非吾罪也。上帝憐我一生忠直，派我在此村關帝廟，享受血食。三年後即須有人更替矣。」步兵曰：「關帝乃最顯赫之神，何能容汝頂冒？」馬兵曰：「天下關帝廟，奚啻一萬餘處，關帝豈能一一而享之？故選各處有靈之鬼，代享血食，以功德之大小，定歲月之久暫，各如其量，不爽分寸。若我所享，不過三年耳。」步兵歸營，以告把總，把總大驚，查閱餉冊，果已列銷其數，果得六兩八錢，亟召其母，如數予之。後詢知某村，果有關帝廟，甚著靈異，能禍福其村民。余謂馬兵雖耿耿不忘其母，爲謀衣食，則其生前之孝可知，其享血食三年也固宜。

寶應戚烈婦祠

寶應城中，有戚烈婦祠，殿宇軒敞，乾隆年間，奉旨發帑特建者也。戚豐庚申之歲，有諸惡少在祠中挾妓飲酒，騷呼謔詠，無所不至，樂而忘倦，夜以繼日。忽狂風起於殿外，窗戶傾倒，燈燭盡滅，諸人驚怖失據，或爲窗櫺所摧，壓或自隕於庭階，皆血流被面，身負重傷，踉蹌奔散。一少年生平惡蹟最多，自觸殿前石獅，頭腦破裂，越日而死。兩妓顛頓塵塚中，面目爲糞土所汙，幾失人形，見者無不失笑。城中父老聞而驚歎曰：「嗟乎！諸人敢在烈婦祠中狎飲，宜其自速厥戾矣。」於是談烈婦之事者云：「烈婦生於明之季世，不知何氏女也。幼字戚氏之子，戚子既長而得廢疾，僅與一老母同居，貧窘不可言狀。父母議別爲烈婦擇配，烈婦涕泣請歸戚氏，然知其父母意不可回，一日烈婦乘間自往戚氏，請於其姑，願留爲戚家婦。其姑辭之曰：「吾子既成廢人，家貧又不能養汝，當從汝父母另擇佳配爲便。」烈婦曰：「女子從一而終，吾父母既以妾許字吾夫矣，不幸夫以疾廢，妾之命也，敢冒非義而改字乎？吾從父母之初命也。」遂留戚氏爲主中饋，專以女紅養姑與夫，孝敬備至。其姑病卒，其夫早已廢在牀褥，復侍養數年，而夫亦卒。烈婦歎曰：「吾失所天矣！一身飄泊，安所歸乎？」遂自盡以殉焉。其鄉里爲

之棺斂掩埋，然久未得旌表。乾隆中，高廟南巡，舟至清江浦，高廟望見一婦人舉止異常，行不甚速，而常在御舟之前，直過寶應，入高郵境，始不見。及自杭州回鑾，將至寶應，復見此婦。高廟使侍衛登岸問之曰：「汝有冤欲訴乎？抑欲乞錢米乎？」婦人稽首對曰：「我戚家寡婦也。」因忽不見。高廟悟曰：「此必節烈婦人，來求旌表者也。」因特旨下院司府縣詳求戚寡婦事蹟，是夕夢見婦人在舟前拜謝，惟因歲遠入溷，府縣訪查數年，未得實蹟。及高廟二次南巡，復見此婦人，猛憶前事，嚴旨催問府縣實力訪查父老，始有述其事者。府縣據以詳覆，江蘇巡撫爲之覆奏，特旨旌表，頒發帑金，建立專祠，規模稱宏敞焉。夫宇宙間惟忠孝節烈歷久不磨，烈婦能自達於聖主，以彰潛德幽光於百年之後，其靈爽實足貫終古而不敵，何物惡少，敢在祠中肆其狎戲，其獲譴也宜哉！

■ 殉難知縣顯靈

金匱華君元超，字鰲峯，平生爲人佚蕩，不拘細行。咸豐七年，以拔貢授廣西向武州州判，大府檄權平樂縣事，未幾賊陷平樂，被執，賊偉其貌，誘之降，不屈，脅以白刃，被傷數處，勃然大罵，賊乃懸之密室，每日毒打，凡十四日，問以降否，仍大罵不已，乃殺之而殘其尸。其中表弟薛文元，覓得其一足，招魂具棺，奉其妻子懸城而出，沿路乞食以行。適遇蔣廉訪（益澧）統兵將赴平樂，文元具稟稍求資助。廉訪瞿然召見之，問曰：「平樂故令姓名是誰？元超乎？」對曰：「然。」問其貌是美髯豐頤，頤然以長者乎？對曰：「然。」廉訪曰：「然則且留此一二日，待吾進勦平樂，克賊而回，然後送行可乎？吾於華令素不相知也，前日忽夢平樂令來謁，見其手版，知其姓名。迨進見，但請一安而退，別無言語，而子適至，意者吾軍其捷乎？」越二日，聞官軍得勝而回，并繫得害平樂令之二賊，廉訪召文元使視之，一則毒打用刑，一則手刃加害者也。廉訪乃爲華君設位殺賊，摘心致祭，明日贈白金八兩爲路費云。

浩劫前定

姑蘇顧杏園太守（鴻達）自部郎出守潯州，由瓜州口浮江西上，舟泊蠡磯，磯上有蠡磯夫人廟，祀蜀漢孫夫人，嘉慶二年間，封爲崇節惠利靈澤夫人者也。磯在蕪湖北岸，並無高岡，遙望之不過亂石堆耳。相傳泊此者多不利，故遊宦賈客，必越而過之。太守之舟，因日暮遇風，不得已而泊焉。是夜舟人夢入夫人廟，見儀仗森嚴，執事者奔走雜遝，夫人翠羽明璫，儼然高坐。一人古衣冠狀如判官者，前稟曰：「今夕泊舟之人，將貽誤大局，害數千百萬生靈之命，不如就此溺之，以救無辜之民。」夫人笑曰：「汝之意則善矣，然此等大劫，雖上帝亦祇聽其自然，豈我輩所能挽回耶？」遽揮之出，舟人驚醒，太守竟無恙，抵任視事。會金田會匪洪秀全、楊秀清、韋正、馮雲山等，斂錢惑衆，流毒鄉里。是時李武愨公（孟羣）知桂平縣事，訪縣中公正紳耆，親造其廬，詢以捕治方略，紳謝不敏，旣而曰：「家有善本藏書，請入觀之。」李公會意，屏其從者於外，與入密室。紳白曰：「縣中自僕從書吏，以至皂役，無不爲賊耳目者，公能單騎相從，某等願效力。」李公曰：「諾。」屆期，李公戒從者出拜某客，至中途見道旁一騎呼問之，則某客之騎也。問客何在，曰：「在某處。」公如欲訪之，請即乘此騎以往。李公乃悉屏驕從，上馬前行，頃之悉執洪秀全等以歸。蓋諸紳旣與公約部勒其衆，導公掩捕羣酋，悉獲之，無一免者，遂置之獄，請於郡守將殺之。郡守不許，固爭不聽，李公拂衣而出。郡守追謂之曰：「諸賊皆廣東花縣人也，子必欲治之，我爲子辨文，遞解回籍，斯已矣。」諸賊旣出獄門，卽被其黨劫去，盡滅諸紳之家，遂舉兵反，數年勢遂滔天，荼毒生靈，數千百萬。太守以縱賊殃民，被議遣戍，後復釋回，考終牖下，豈劫數前定，冥冥中不以相責耶？然數千百萬生靈，貽誤於一人之手，而竟不伏其辜何也？

故相索命

柏靜濤中堂，以戊午科場案伏法，其咎祇在失察，予以褫革，已覺情罪相當，若軍臺效力，則重矣。乃肅順等，用意，在修怨以立威，必殺之而後快，天下頗謂用法過當，甚有爲之呼冤者。肅順將敗之前數日，在熱河直廬獨坐，其僕從忽聞室中喧嚷聲，倉卒奔入，則見肅順方作遜避狀，但連聲曰：「七哥請勿怪我，七哥請勿怪我。」七哥者，肅順平日稱柏相者也。兩僕前扯肅順曰：「日尚未入，中堂何驚？」肅順如醉如醒，謂其僕曰：「汝等見柏中堂半頃，柏中堂以手自挽其頭，對我而笑，口稱索命，令人可怖。」因指示之曰：「尚在彼處。」忽復驚曰：「耆中堂垂帛於頸，至矣，當奈何？」耆中堂即耆英，亦因肅順專疏劾奏，奉旨賜自盡者也。俄而家人環集，肅順如夢初覺，悟若已忘前事者，自是神氣頹喪，智慮亦大不如前，未十日而奉旨褫逮矣。蓋死期將至，戕氣已見，勿怨鬼乘之爲厲也。

大臣某公轉生爲光州牧女

欽差大臣某公，於咸豐同治年間，督師勦賊，其初頗號能軍，旣而聲望頓減，獲罪遣戍，旋釋回，仍出督師，功過頗不相掩。繼而過多功寡，屢起屢墮，凡三握大臣關防，終奉嚴旨，逮下刑部獄，遂賜死。其獲戾之故，在忌才好勝，恃氣陵人。晚年耽於酒色，兼好財貨，營中聚賔詐無恥之徒爲委員，每日暮駐營，各員四出搜羅婦女以進，明日拔營復委乘之所，汗不可數計。至於納賊妾，通賊妻，見於彈章者，復繁纒也。同治甲子，余遊大梁，則聞人言某公已轉生矣，蓋爲知光州直隸州某君之女也。某君在光州署中，一夕夢人以某公名刺投入，因素所熟識也，倉猝冠帶，將出迎之。見金甲神縛送某公，自天而下，倏忽入其妾之房中，一驚而醒。內室遣人來報妾生女矣，某君入內，其妾告以所夢，與某君相同。某公生前面有奇記，而此女亦有之，觀其神氣，宛然某公也。是說也，余無以審其虛實，或出於世人之附會，固未可知。然以某公生平淫泆，陰間罰令轉生爲女，或亦理之固然，且其爲我言之者，

從前實在某公營中當差者也。

■鬼罵陳尙書

戊午科場之案，陳孚恩給殺程庭桂之長子，余既已記之矣。孚恩將敗之前兩月，其長媳有病，爲鬼所附，忽變男子口音，細聆之，蘇州話也。鬼罵曰：「陳孚恩老賊，汝殺我以媚權，竊得一尙書好官，亦不過做得三歲有零耳。」因拊掌大笑曰：「白頭老翁官與雖濃，乃亦有此一日乎？我看汝兩月之後，必以姦狀敗露獲罪，然此猶其小者。再閱一年，老賊且不能保首領與我相同。我不過死於都中，老賊當死萬里之外，我至此怨氣方平矣。」自是鬼無日不至，無日不鬧，往往扶其隱微，數其姦惡。一家僕婢，亦掩口而笑。孚恩至不敢歸寓，或托辭借宿於外，且使人哀懇之，願爲延僧唸經，拜懺超度。鬼曰：「吾既已喪吾首領矣，超度何爲？且老賊之禍，皆其所自取，我不過宣播之，以出其醜耳。」及肅順伏誅，孚恩以奸黨，遣戍伊犁，鬼始寂然，其媳病亦大愈。明年回寇陷伊犁，孚恩全家死焉，人始知靈鬼之能知一歲前事也。

■玩視民瘼酷報

光緒元年，伯相李公以直隸蘆、河、淤、寒，籌款濬築，派某觀察督辦工役，盧、星、五、太、守（應、楷）爲總辦，所屬有委員數人，分司局務。既清丈河身，及身旁地畝，分段取土築堤，有老嫗赴局控訴云：「業田十畝，與一媳一孫，賴爲衣食資，今在所丈河堤之內，請爲伸理。」委員以空言慰之曰：「已丈之地，不能更改，自當給汝地價。」老嫗曰：「給價則無田可種，終非久計，請另撥田十畝以償之。」委員佯應曰：「諾。」久之老嫗復來，委員仍以空言慰之。久之又來，委員厭其煩瀆，厲聲斥之，復呼吏役，示將拘執，加扑責者，蓋欲懾之使退也。老嫗號哭而去，自

念失田無以爲生，遂赴水死。其媳見其姑死，不知所爲，亦抱其子投水死。此事惟委員以下知之，而督辦與總辦皆不知也。明年盧太守權正定府篆，大病幾危，忽若有持帖來請者，隨往一處，則府城隍廟也。城隍神迎謂之曰：「去歲有一事，君知之乎？」因舉其顛末，且見老嫗及一少婦一小兒，跪塔下作訴冤狀。太守辭以實屬不知。城隍神曰：「我亦知君不知也，此事在陽間不過失察處分，雖得小咎，尚無大譴。彼爲委員者，經老嫗屢次申訴，而置之不理，又不以告君。貧民恃田以資衣食，若坐視其衣食將絕，而漠然不動，於彼豈有不死之理？在委員不過偷懶一時，而致死三命，絕人之祀，是委員雖無欲殺人之心，不能不科以抵命之罪也。」言未既，聞呼號聲甚慘，則見兩委員執縛在階下，鬼卒以炭火灼其徧體，身無完膚，奄奄垂斃。太守一驚而醒。既卸篆督省，則聞一委員已徧體生瘡，潰爛而卒。一委員亦生瘡痛甚劇，胸腹已穿，臟腑流出，頃之亦卒。

山東某生夢遊地獄

山東某生者，老儒也，以授徒爲業，博通古今，性鯁直，好任俠，見世間有不平事，則嘗裂髮指少時讀左氏春秋及史記至楚穆王事，輒拍案呼曰：「嗟乎！商臣罪惡如此，而護保首領，子孫有楚國者數百年，尚得爲有天道乎？」至爲廢食泣下。其後讀史至不平之事，輒鬱鬱不樂，搔首問天，或飲酒至醉，頽然就枕，鼾聲如雷。一日方寢，忽見一吏役持柬來邀，不覺隨之至一處，宮殿巍峨，門卒若已豫知，謂吏役曰：「王已坐殿相俟矣。」吏役引某生入殿，見一古衣冠者，南面坐，白鬚頽顏，左右侍立者數十人，儀仗如王者。吏引某生行參謁禮，王者以手招之，使隅坐於旁，謂某生曰：「汝好善惡惡之心，誠屬可嘉，然汝每讀書輒呼天道無知，使汝徒見之，灰其爲善之心，而長其爲惡之膽，殊不知造物之理，因人善惡以爲報施，銖兩悉稱，或前世有善惡而今世報之，或今世有善惡而來世報之。其他善惡或本身受其報，或子孫受其報，變化萬殊，不可執一。若夫汝所不平之事，固有罪大惡極，而

身享榮富，慶流子孫者，非特汝爲之不平，卽千古人心皆爲之不平。今非借汝之口，不足以播告世人，故特召汝一遊地獄。」某生懼曰：「某平生無大罪孽，應不至入地獄。惟遇憤激不平之事，每呼天道無知，則有之，請從此力改。」王者笑曰：「非欲汝常在地獄，今遣判官導汝一觀，卽送還陽矣。」判官請曰：「地獄寒氣慘烈，銷鑠元神，非授以辟冷丹，恐遂不能還陽。」王者付以二紅丸，判官以一粒噙之於口，一粒授某生噙之，導之後園，地面有大石板，判官命鬼卒昇去之，俯視洞穴，黝黑如漆。穴有石磴，判官與某生拾級而下，高呼開門，則見兩石門豁然洞開，陰風撲面如刀割，門內亦有光，與風雪陰晦之天相似。鬼卒倚門而立，皆突目獠牙，形狀可怖。內有牢獄十餘所，鎖鑰嚴密。某生欲入觀之，判官曰：「此爲第一層地獄，凡罪孽較輕者，與下層地獄，罪孽將滿而減等者，居之數百年後，便可出獄，不必觀也。」導至空曠處，復有一石板，鬼卒仍昇去之，石磴石門及監牢十餘所，皆與前無異。如此旋繞而下，凡經十八層，愈下愈冷，漸不可耐，幸口噙紅丸，勉強支持。某生瑟縮不前，謂判官曰：「吾不能復下矣。」判官曰：「此爲最下一層地獄，無復有冷於此者，汝可放心。」因導觀各獄鬼卒，以輪開獄門，其一曰暴賊之獄，入其中則裸身反接者數百人，鬼卒或踞其項，或剝其皮，或斷其手足。一鬼卒提五首梟之長竿，判官曰：「此乃朱梁黃巢秦宗權李自成張獻忠也。天道以人命爲至重，凡殺一人者，必使飲刃一次，殺十人者，使飲刃十次，其餘皆各如所施於人者以報之。五賊殺人最多，今在此每日必斬首一次，明日合其尸首，灌以滾命湯，則復活，乃復斬之，每年斬首三百六十次。然巢賊殺人八百萬，獻賊殺人千餘萬，以一人一日抵之，其罪限正無窮期也。」某生曰：「白起自長平坑卒四十萬外，節次殺人，復不下四十餘萬，今其魂何在？」判官曰：「彼居此二千餘年，罪孽甫滿，今出獄不久耳。」復導觀逆子之獄，則見鐵架排列數百，人皆裸身反接，倒懸架上，鬼卒以穢糞雜水澆之，自踵至頂，淋漓腥臭，令人難耐。及水將滴淨，則復澆之。架上皆有牌標姓名，某生多不省識，惟見楚商臣句奴冒頓單于吳孫皓宋元凶劭及其弟藩皆在焉。判官曰：「凡人富貴皆前定，商臣卽不弑父，

亦可得楚國。陰律，凡獲罪而及身未受其報者，罰加倍焉。子孫未受其報者，罰又加倍焉。商臣爲楚君時，尙無過惡，又在此年代久遠，本可赦至第十七層獄，然彼得保首領，而子孫又昌熾數百年，茲所以罰愈久也。問：孫皓豈嘗弑父母乎？判官曰：「以弑其叔母朱太后也。」又遙望一小室，有鐵柵四面，冰雪瑩然，一人單衣踞於其中，口噤項縮，呼曰：「寒甚。」判官曰：「此隋煬帝也，凡曾爲一統天子者，未便施之以刑，但使千百萬年，在此寒冷之中，其苦不減於受刑也。」又導觀逆臣之獄，多有三代以前姓名，某生不暇諦視，但就其可記憶者，則寒泥陳乞陳恆華督王莽董卓司馬懿司馬昭石虎蕭道成蕭鸞高澄高洋侯景武三思安祿山李希烈朱溫石敬瑭吳開吳儁范瑄胡沙虎崔立皆在焉。每數十人共荷一長枷，復桎其手，梏其足，鉗其口，稍一轉動，則互相牽掣。判官曰：「此輩生前皆喜專擅權勢，故死後束縛拘困，使不得自由。」某生曰：「曹操之惡，不減司馬懿，胡不在此？」判官曰：「曹操罪惡甚多，然芟刈羣雄，使生民不罹兵革，其功亦稍足相抵。且享國未久，其子孫爲司馬氏所魚肉，受報已慘，故在第七層地獄。若司馬懿陰險過於曹操，專以狐媚得天下，而東西晉享國至一百六十年，雖其時變亂頻生，仍覺便宜太甚，故受罰於死後倍酷也。」又聞夷羿趙鞅田和王鳳梁冀孫琳王敦桓溫桓玄王世充史思明在此上一層，卽第十七層獄也。又望見冰室兩處，如隋煬帝所居，判官指之曰：「此爲隋文帝，此明永樂皇帝也。夫隋文帝毫無功德，欺外孫以篡其國，而殺機深險，至盡滅宇文氏之族。明之燕主，不過吳王濞趙王倫之徒，僥倖篡奪，而屠戮忠良，用心慘刻，絕無人理。此二人自墮明既亡之後，拘到此間，隋文帝陰毒尤甚，故使坐針棘之上，每一動則痛徹心骨；燕王罪孽尤重，故其冰室之旁，獨置糞缸百餘，俾萬古薰蒸於惡臭之中，罰亦酷矣。」言未已，陡遇腥風一陣，濁臭難忍，某生幾至嘔吐，亟掩鼻趨疾而過。忽聞冰室中呼曰：「某生救我，我往時一逞雄心，罪惡滔天，後悔無及，所尤難受者，此百餘缸皆係穢糞，臭氣沁我心脾，子其爲我徧告世人，世上多一人知我，亦得早日離此也。」判官笑謂某生曰：「燕王至此方悔，已晚矣。」生未及答，忽聞左邊呼

痛聲甚慘，則隋文帝也。遙視其室，則四周皆以赤棘爲藩，針長數寸，令人心悸。又導觀讒佞姦臣之獄，人數不下數千，某生所記憶者，則潘崇貴、無極、豎牛、伯詔、郭開、江充、主父、偃息、夫躬、賈充、蕭遙光、元詔、王偉、虞慶則、楊素、李義府、許敬宗、周興來、俊臣、李林甫、高尚、嚴莊、盧杞、柳璨、呂惠卿、章惇、蔡確、蔡卞、邢恕、蔡京、王時雍、徐乘哲、黃潛善、汪伯彥、張俊、方俟、高韓侂胄、賈以道、胡惟庸、庸、陳瑛、石亨、焦芳、江彬、嚴嵩、嚴世蕃、趙文華、魏廣、微、顧秉謙、溫體仁、崔呈秀、許顯純、楊嗣昌、馬士英、阮大鍼，皆在焉。大抵割舌斷腕之罰，爲最多，以其好用筆舌陷人也。亦每日一次，鬼卒各執一氣筒，以生氣煦之，則復連續。某生問秦檜何在，判官曰：「此人跪在岳墳前，使萬日昭彰，衆口唾罵，且日飲過客之溺，數百次，厥味無奇不有，使彼嘔逆眩暈，奇苦萬狀，亦奸臣受罰之變格也。」又導觀淫妬悍逆婦人之獄，則園圍一大區，其中多毒蛇、猛獸、惡鳥，而人數不下萬餘，鬼卒皆褫其衣，以陳醋灌其背，諸鳥獸聞臭味即來，或吞或啄，明日隨鳥獸糞溺而出。鬼卒復以氣筒吹之，須臾復變爲人形，則復爲鳥獸所食，循環不窮。聞妹喜、妲己、褒姒、趙合德等皆在其中，而未及覩。有兩婦匍匐階下，忽有豹來，舐破其腹，先食其腸胃臟腑，再食其身。判官曰：「此晉之賈后及明天啓乳母客氏也。」復指一大醜，有一人浸在酒中，掩面啜泣，腥臭難近。判官曰：「此唐之武后也。此醜即彼浸死王皇后之醜，陰司收其醜，與酒之餘魄，積年愈久，酒愈臭敗，今已隔千餘年，故腥穢若此。武后常浸此中，每閱三日，有一蟒一虺一梟，輪流食之，食而復生，終不離此醜。」某生曰：「王皇后何在？」判官曰：「上帝憐其質直柔婉，慘遭殘虐，已列名仙籍矣。」導出獄門，歷過酷吏之獄，逃將之獄，貪夫之獄，悍僕之獄，猾隸之獄，陋醫之獄，姦商之獄，判官謂某生曰：「汝來此已久，恐不耐冷，無庸一一細觀矣。」又過淫賊之獄，兇身之獄，某生曰：「此中最著名者何人？」判官曰：「淫賊以北齊主高湛，金主完顏亮受罰爲最重，兇僧以楊璉真伽、姚廣孝受罰爲最重。」最後過奸閹之獄，聞內有呼號聲甚厲，判官曰：「此魏忠賢方受炮烙之刑也。」問：「此中尙有何人？」則云：「趙高、曹節、李輔國、仇士良、王振、劉瑾皆在焉。」於是周覽既畢，判官導由

原路旋繞而上，至第三層，適過一逆子之獄，判官曰：「此中亦有一冰室。」某生問何人判官曰：「唐宣宗皇帝也。」某生曰：「宣宗乃唐賢主，何以在此？」判官曰：「以其弑嫡母郭太后也，且宣宗以瑣屑治天下，不達大體，始兆衰亂，何賢之有？」頃之已至殿上，王者笑問：「汝來此，頗增識見否？」某生曰：「某今始知天道之果不爽也。」王者命吏役送還其家，爲吏所推，一跌而醒，則厥去已半日矣。覺寒冷特甚，亟煮薑湯飲之，數日始復常度。某生常語門人，妬婦之獄，未見呂后，或者在第十七層以上，惜未一問判官也。

此篇大有功於名教，須看其用筆虛實繁簡，精心營度處，文法故自井然。

江南某生神遊兜率天宮

相傳前明萬歷年間，江南某生，遊幕山西，忽接家書，抱斷絃之感。某生固翩翩年少，品高學博，而其妻尤以端麗著於里黨，于歸之日，見者皆驚歎曰：「天人天人！」忽有神尼入告曰：「此兜率天宮仙女降凡也，八年後當返其真。」既而其言果驗，某生感悼不已，因念神尼之言，有求仙訪道之意。居停與河南濟源爲隣境，因往遊王屋山，搜奇探勝，冀有所遇。尋至巖穴幽處，夕陽在山，獨憩神祠，見一偉丈夫昂然直入，士偶神像皆下迎之，稱曰大仙。某生膝行而前，以左手捉其右臂，緊握不舍，呼曰：「大仙度我！」偉丈夫始而堅拒，繼而熱視之曰：「子尙有夙因，吾當攜汝一遊天宮，姑坐毋躁。」乃於神座前，席地坐談，謂某生曰：「我鍾離祖師也，汝因喪妻之故，意在求仙，汝妻本天宮仙女，汝亦天宮之人，偶謫此地，俾了塵緣。汝妻今已歸天，我數日前遊天宮，見其與諸仙女散步玩月也。」某生問曰：「竊觀蒼蒼者，實係清虛之氣，而仙佛諸家，皆有天宮之說，何也？」祖師笑曰：「汝所謂拘墟之見也，今吾與汝所履之大地，周圍凡九萬里，浮於太空，僅如滄海之一粟，地面以上，有清氣包裹，再上則愈清愈輕。人但望見蒼蒼者，則謂之天，不知皆地之清氣所浮也，雖地數百十里之外，并蒼蒼者而無視矣。蓋

太空無外，固是空之又空。而觀日與地之森布太空，則空者未嘗不實。天地之所以浮於空中而不墜者，以日之陽力吸之也。今吾與汝所仰之日，其力能吸二百數十之大地於空中，終古旋繞不息，而日之陽力又能自浮空中而不墜。所吸之地，其大有千百倍於吾地者，其小亦有千百分於吾地者；而太空中之日，雖有善算者，亦不能計其數。而在吾輩目力所及，九重天之內，共有八百餘日，其大有千百倍於吾所仰之日者，其小亦有千百分於吾所仰之日者，而一日之力，皆能吸引千百之地球。佛家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也。汝試仰而視天，其光熒熒者，一星即一地也。地何以有光日之所照也？又或星體較大，其光熊熊者，日也。日雖吾地過遠，光不能燭吾地，故視之若星也。而其所吸引之地，大者視如微茫之星，其較小且遠，爲人目力所不及者，又不知凡幾也。夫一地即一星，是一地即一天，佛家所謂三十三天，不過就其苦樂等級言之。儒家所謂九重天，就目所能見，略分遠近言之。其實此地之上下四旁，雖擴之千重萬重萬萬重，皆日也，皆地也，即皆天也，吾不能究其所極也。『某生問曰：『然則仙佛家所謂天宮者，實由此地到彼地耶？敢問此地之三十三天中，苦樂如何？』祖師曰：『若分九重，此地當在四五之間。夫佛家之說，有肉界天，有色界天，有無色界天，此地乃肉界天也。若佛家所謂極樂世界者，不在西方，實在兜率天宮，乃儒家所謂第一重天也。蓋宗動天中有一大地，爲極清極虛之境，即是無色界天，惟其清虛，所以能樂。古來吾地之神聖仙佛，大半由此天降生，一謝塵世，神乃歸天。亦有苦志潛修，功德圓滿，而升此天者。蓋必其充養完粹，純係太和元氣，平生無七情之牽縛，其神乃能居此虛清之境，否則雖有生天之樂，亦難到此天也。』某生曰：『世俗有上八洞神仙之說，而大仙爲之領袖，想皆能到此天，敢問第一天之上，尙可到乎？』祖師曰：『吾地開闢以來，神仙不少，皆地仙也。即間有能遨遊諸天，然其道力廣遠，能到第一天者，亦惟余輩數十人，其數不必拘以八也。蓋由此地至第一天，有數萬萬里之遙，太空之中，無風可御，無雲可駕，惟道力最大者，能乘日光一綫之所射而至焉。然第一重天之外，雖尙有萬萬重天，以其過於遼絕，星日之光，所不能相接者，雖神

聖仙佛，亦終不能到。殆亦猶兩地之懸於太空，此地之人，不能到彼地也。」某生傾聽祖師之言，不覺日已西沈，山空夜靜，星斗燦然，因有攜遊天宮之說，力懇不已。祖師曰：「第一天宮，離此極遠，吾以神行而不以迹行，本可緣星光而上，但既須攜汝，則非緣日光不可，盍再縱談，俟日出乎？」於是互相問答，已過夜分，某生多聞所未聞者。祖師出一枕授之曰：「汝姑就此假寐，先洗汝塵俗氣，吾將往東海觀日出，與純陽祖師一敘，即來攝汝神遊天宮也。」某生就枕而臥，所歷之境，與舊說所傳黃梁夢相似，覺而神氣洒落，解脫塵慮，翛然有凌雲之意。祖師適返，正日出也。祖師令某生閉目，在其腦後一拂，某生即自覺入祖師袖中，微聞矢激風飄之音，已而寂然，良久有聲復寂，如是者數次。約兩時許，祖師引某生自袖中出曰：「到矣。」則見綺霞成文，奇花異禽，別一天地，謂之曰：「汝嚮者所聞之聲，乃拂大地之罡風所激，迨過太空則并無風，又聞聲數處者，則過數處大地之邊也。」於是祖師導某生御風而行，某生自訝何以忽能御風？祖師笑曰：「汝之形軀，何嘗到此？吾今攝汝之神也。」忽到一大園林，異香馥郁，樹皆大逾十圍。祖師曰：「此旂檀樹也。」俯視道旁綠草繽紛，間有幽蘭，高八九尺，諦審之，如世所謂素心蘭者，奇芬撲鼻，沁人心脾。又見叢桂數千株，黃英爛漫，金粟飄墮，香風徐拂，每粟一粒，其巨如碗。又過梅塢荷沼，芍藥牡丹之樹，無不異境特開，黃牡丹紫荷花，皆大逾車輪。祖師曰：「吾地佳花，一開便謝，此間則四時不斷，隨處皆有。」又指徧地綠草如茵，目光一新者曰：「此瑤草也。」大樹下輪囷斑駁，徑逾數丈者，曰：「瑞芝也。」又見白鶴孔雀錦雞鴛鴦之族，巢於巨樹，如鳥雀之多，有四五大鳥，五色璀璨，飛鳴而過，聲音嘹亮，令人神氣一清。祖師曰：「此鳳凰也。昔以虞舜文王之聖，降生吾地，此鳥亦隨而下降，今已久不到吾地，此間則隨處有之也。」又見街衢整潔，居民皆熙皞自得，或在木樨旂檀樹下乘涼，或垂釣幽溪曲澗以爲樂。黃金白玉，皆以鋪地，民家牆壁，皆砌以白玉翠玉，或如大理石之屬。祖師指曰：「此間此物，到處有之，人人皆得享受，非若吾地之以罕見珍也。」某生問曰：「此間未見有男女同居者，亦未見孺子，何也？」祖師曰：「凡人修到此間，皆

已六根清淨，無飲食男女之欲，所以永無爭端，永無劫數，終古人民不增不減，亦有偶動塵心，謫下諸地者，誠限已滿，卽返其真，或因昧本根，終於謫墮，或因積世苦修，新升到此，究亦不多。惟此地爲上帝所居，凡諸日所攝引之地球，十萬有餘，其成毀盛衰治亂，悉受上帝之主宰。或欲開闢一大地，或有除舊布新之事，則選此地之大有道力者，降生其地，以奉天行事，事畢亦仍返其真，此地之人，乃十餘萬大地之人之根抵也。大抵每一地球，由開闢而混沌，而復開闢者，或不能以數計。凡地球行到軌道極寒之處，人物不生，卽是混沌。閱千萬年，而軌道又改，卽復開闢，卽如盤古氏爲吾地開闢之祖，已十餘次，其爲各地開闢之祖，又不知凡幾。蓋以其性情純樸，於人生之初，最爲相宜，上帝用人，亦各盡其所也。』正談論間，祖師忽憬然曰：『今日爲上帝召樂正后夔奏韶樂之期，凡曾降生吾地爲神聖仙佛者，皆應召往聽樂。此會一年一次，不可失也，努力速行，從我聽之，且可瞻神聖仙佛。』俄至一處，宮闈巖然，闔麗無匹，適聞內殿傳呼開門，中門洞啓，祖師謂某生曰：『神聖帝王將入矣，吾與汝屏息遠立，姑就前史所記之諡號姓名，一一告汝，雖其神皆各返其真，今並無此名號，而欲使汝易知，則非實指其人不可。』俄見由中門入者百餘人，祖師所指，有身長二丈餘者，盤古氏也。天皇地皇人皇，亦皆長一丈以外，又古皇之聖者數十人，多前史所不傳者，又有巢氏燧人氏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女媧氏神農氏軒轅氏少皞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帝堯，虞帝舜，夏禹，啓，少康，商王成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祖甲，周文，武成，康宣，王，漢高祖，惠帝，文帝，武帝，昭帝，光武帝，明帝，章帝，昭烈帝，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唐高祖，後周，世宗，宋太祖，仁宗，孝宗，金世宗，元世祖，明孝宗。俄有指笏垂紳而入者，則周公孔子也。中門既闔，左門復開，祖師所指，則有古皇之佐數十人，又見有四目者，倉頡也。於是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沮誦，稷契，皋陶，伯益，伯夷，夔龍，垂，奚仲，女艾，伯靡，相士，闕龍，逢伊，尹萊，朱彭祖，咎單，伊陟，臣扈，咸，巫賢，甘盤，傅說，祖己，微子，箕子，王子比干，膠鬲，太公望，召公奭，畢公，榮公，泰顛，閔天，散宜生，南宮括，號叔，鸞，熊，辛，甲，周任，史佚，召虎，仲山甫，尹吉甫，張仲，正考甫，萇，宏，公孫，僑，蕭

何張良曹參文翁黯汲丙吉黃霸龔遂鄧禹馬援寇恂卓茂袁安楊震李固王允諸葛亮魯肅蔣琬羊祜祖逖謝安高允元勰蘇綽劉文靖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狄仁傑徐懋功張柬之崔玄暉劉幽求姚崇宋璟蘇頲張九齡張巡郭子儀顏真卿李泌崔祐甫陸贄楊綰杜黃裳李絳裴度韋處厚李石王朴呂端呂蒙正李沆寇準王旦王曾韓琦富弼范仲淹包拯司馬光鄒浩陳瓘李綱宗澤趙鼎岳飛洪皓陳俊卿趙汝愚真德秀魏了翁陸秀夫文天祥耶律楚材廉希憲余闕劉基方孝孺于謙王恕劉健謝遷劉大夏王守仁楊繼盛陸續入門俄而右扉復闕則又有太古衣冠者十餘人及南仲方叔鮑叔牙管夷吾先軫狐偃百里奚寧俞鬪穀於莠孫叔敖士會叔孫婁子家羈申包胥沈諸梁樂毅田單魏無忌李牧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趙充國蘇武張騫魏相張湯吳漢賈復馮異岑彭耿弇來歙祭遵班超皇甫規孫策趙雲龐統張飛周瑜陸遜陸抗周處王導周訪溫嶠陶侃謝玄慕容恪王猛韋叡張須陁李靖蘇定方薛仁貴裴行儉李光弼段秀實李晟馬燧渾瑊韋臬李德裕錢鏐韓通曹彬狄青張詠韓世忠吳玠劉錡虞允文孟珙張世傑穆呼哩託克速不泰察罕特穆爾董搏霄庫庫特穆爾徐達常遇春鐵鉉徐輝祖張輔李賢楊一清張居正王崇古戚繼光俞大猷隨後又有夏禹之佐五人及李冰王景王橫賈魯宋禮潘季訓等隨後又有太古衣冠者數人及儼貸季岐伯俞跗巫彭伯高少俞桐君太乙雷公長桑君扁鵲倉公張機華陀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方孫思邈韋慈藏王冰錢乙朱肱及忘其姓名者十餘人陸續並入左門復闕祖師曰：「此經師人師與諸孝子將入也。」旋見古衣冠者三十餘人及吳泰伯仲雍伯夷叔齊柳下惠季札蘧愛史鱷又顏子曾子閔子二冉子等三十餘人皆七十二弟子中之尤著者又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及伏生大小毛公董仲舒轅固河間獻王劉德許慎鄭玄郭泰黃憲徐穉陳蕃龐德公司馬徽管寧陶潛王通孔穎達元德秀陽城楊時羅從彥李侗張栻呂祖謙陸九淵黃榦何某王柏金履祥許謙劉因許衡吳澄薛瑄曹端胡居仁羅欽順陳獻章又有孝子近百人能憶其姓名者僅孝己巴奇董黯姜肱玉哀王祥華實

等數人，亦有史冊失載，湮沒不彰者，皆陸續入門。俄而右扉又啓，祖師曰：『此仙佛將入也。』告以釋迦牟尼并彌勒諸佛，率文殊普賢觀世音諸菩薩已入。又古衣冠者十餘人，及廣成子許由巢父卞隨務光善卷伯成子高老子赤犛子浮邱公洪崖先生列御寇王子喬闕尹喜羨門子高安期生魏伯陽梅福嚴光梁鴻徐庶陶弘景及呂巖陳搏邱處機等共三十餘人，皆入。祖師攜某生，手曰：『願同入乎？』遂詣謁者觀門，則祖師本有座在內，復請謁者爲某生添一座於末位。樂之始作，擊之以金，俄而八音迭奏，復振之以磬，而條理終。樂師復爲韶箏之舞，韶濩之舞，象箏南籥之舞。某生觀聽既畢，覺薰陶聖人之德意，穆然神清，陶然氣平，其樂不可思議。祖師挈某生隨諸賓而散，且談且行，謂曰：『此卽孔子在齊所聞之樂，三月忘味者也。吾地自孔子既往，不能復生聖人，其元氣遂不足以存。此蓋上帝主宰地之道妙，惟聖人能與暗合，雖仙佛不能無偏也。』某生默念向見帝王漢惠帝美麗少年，而昭帝狀貌魁梧，因問：『漢宣帝不在此，而轉有惠帝武帝昭帝，且又無唐太宗，何也？』祖師曰：『凡人得生此天者，必於誠明二字，有一獨至之處，譬如精金成色，毫無渣滓。文帝爲人較之惠帝，稍有渣滓，而其功不可沒。武帝魄力雄大，宣帝雖察，不如昭帝之自然。今宣帝在第二層天，又第三層天內，有一地球，適逢鼎革，上帝知唐太宗才力雄厚，獨俾降生，以掃蕩之，事定卽仍到此天。又如元太祖明太祖原自此天，降生吾地。元祖殺伐過重，上干天和，明祖屠戮功臣，淫刑以逞，今皆降在第三層天矣。』某生又問：『韓信張居正等或不甚純，而生此天何也？』祖師曰：『汝不知上帝之妙用乎？凡由此間降生者，或偶因獲譴，俾下罹災厄，以折磨之，且立功以贖罪，罰滿則仍到此。韓信是也。且左右兩班，原不盡拘文武之說，在右班者，或氣性稍有不純，而才力實不可及也。』某生問：『何以未見關公？』祖師曰：『關公爲吾地大神，督察不平之事，有時上帝偶召至此。今日適值事務殷繁，不遑暫離，卽如涪州天后以專顧數萬里海面，濟危扶傾，亦未暇來此也。』某生仰視天際，忽見紅日銜山，雲霞五色，層疊而上，如蜀錦之燦爛，或如巨虹橫互天宇，五色相間。祖師曰：『此卿雲也，吾地數百年乃一見，詭』

爲異瑞。此間則日入日出之時，無不有之，蓋山川之氣，至輕且清，薄雲偶升，映斜照則爲卿雲，映明月則爲月華，亦惟生此天者，能享此眼福也。『俄見皓月東升，仰視天中，又懸一月，某生問：『有兩月何也？』祖師曰：『此天有四月環繞，或此缺而彼圓，或此沈而彼升，故每宵無無月之時。亦有四月俱圓，同時並照者，每月不過兩日，則光華逾於白晝。今夕適逢良宵，去此百里，有名勝一區，吾與汝俱往小憩。此區爲曾經降生吾地之諸女仙賞月之所，而雅客遊人，亦俱集於此，汝適值此良緣，或可與汝妻一會也。』乃駕雲而行，須臾即到樓臺池榭，引人入勝。路口有一亭，祖師曰：『可在此小住，女仙來者，必由此過，吾與汝坐曲檻候之。』於是三月已上，俄而四月齊輝，亭下有一醴泉，可鑑鬚髮，亭外有仙人掌，大逾數丈，祖師俯汲醴泉，仰掬甘露，各半相和，與某生分飲，其甘清香冽，非世間所有。頃之，見輕雲出岫，蒸爲綺霞，掩映四月，如滿天錦繡，輝煌五色，異樣奪目。祖師曰：『此月華也。』俄而清風徐來，隱隱聞雲璈仙樂，諸女仙已簇擁而至，駕輕車者，乘駿馬者，坐肩輿者，吹洞簫者，吹玉笛者，擊檀板者，揮羽扇者，執麈尾者，或聯袂同行，或獨自瞻眺，服色各異，鳴佩鏘然，皆由此亭徑進內殿。祖師一一指示，除太古女仙二十餘人外，某生所能憶者，后妃則有華胥附寶嫫祖姜嫄簡狄慶都握登娥皇女英塗山氏太姜太任太姒邑姜周宣姜后衛莊姜晉獻賈姬楚平伯贏魯吳孟子代摩舜夫人秦武皇后魏姬齊無鹽后漢戚夫人孝惠張皇后邢尹二夫人孝昭上官皇后孝哀傅皇后孝平王皇后班婕妤王昭君光烈陰皇后明德馬后宏農王妃唐姬昭烈帝之孫夫人吳朱后全后晉孝懷梁后穆章何后苻秦毛后唐文德長孫皇后懿安郭太后後唐韓淑妃後周世宗之小符后宋開寶宋后英宗高后神宗向后哲宗孟后欽宗朱后元泰定帝之巴拜哈斯皇后寧宗之塔哩雅圖默色皇后明高慈馬后誠孝張后宣德胡后正德夏后公主則有虞霄明燭光秦弄玉漢魯元公主金歧國公主等十餘人。命婦約有百餘人，因去亭稍遠，祖師匆匆僅指示三人曰：『孫伯符之喬夫人，孫翊之徐夫人，周公瑾之喬夫人。』又西王母約同賢母壽母百餘人，登含元閣賞玩月華。祖師約略望見孔子之顏母，

及前史所著之孟母陶母，皆在其中。又聞有節婦貞女孝女百餘人，在景德樓玩月，如緹嬖竇娥曹娥高慙女岳鄂王之幼女徐中山王之第三女，皆在其中，惟自樓後幽徑入門，登樓未之見也。又有民間婦女，無品秩者百餘人，三五爲羣，各在亭榭，徘徊憑眺。祖師曰：「此散仙也。」遙指一亭，謂羅敷木蘭綠珠紅拂皆在其中。某生旋望見其妻嫻嫻來遲，其妻亦已有所見，謂其伴曰：「吾口微渴，當往亭邊掇仙人掌甘露飲之。」隔檻謂某生曰：「吾在此甚樂，若夙根甚深，得藉大仙之力，來此一遊，然尚有十一年塵限未滿，屆期可仍到此，聞花晨月夕，良觀有緣也。」遂翩然而去。是時月華逸朗，五色之雲，蒸爲異彩，二十餘樣，或鋪如織錦，或互如橋梁，或轟如七級浮圖，或分如千條匹練，諸仙皆鼓掌稱奇。某生漸見羣時聽樂之帝王將相，亦有來遊者，或駕麒麟，或駕角端，或駕神獅，皆文彩彪耀，非世間所得見。俄見漢惠帝與張后同載，昭烈帝與孫夫人同載，周世宗與苻后同載，孫伯苻周公瑾與二喬夫人同載，皆馳騁笑話以爲樂。某生訝問：「大仙纔言此間無男女之欲，故無生育，亦永無劫數，適又見夫婦同車何也？」祖師曰：「彼皆朋友也，非夫婦也。此間本無男女之欲，故男女相友，不以爲嫌。諸仙皆在此已千萬年，各就其性情所近，而相與爲友，或有相視一笑，偶動塵心，遂下降爲夫婦者。夫上帝豈暇一一察之，亦豈有意誦之？蓋塵心一動，則此間至清之氣，自不能居也。至塵緣之久暫，視其情之深淺而定。諸仙在塵世爲夫婦，不過數年，或數月耳，其暫爲夫婦者幻也。及各返其真，則雖仍相與爲友，而其心寂然不動，故雖同車，而不以爲嫌，以本無嫌之可避也。汝將來到此，與汝妻晤敘之處，亦必在此等名區耳。」俄見蹁躑女仙跨一鸞，持柬飛行，於是漢惠后昭后哀后平后孫夫人吳全后晉懷后穆后唐韓淑妃周苻后宋后孟后朱后元寧宗后皆騎鳳凰，向景德樓而去。但聞人云：「曹夫人班昭邀諸后妃往樓中賞月也。」某生問：「景德樓中，皆貞女節婦所聚會，何以諸妃后又往？」祖師曰：「此諸后妃皆貞節之最純者也，人知貧賤之難葆貞節，而不知位至后妃，苟爲事勢所迫，其艱難有十倍於平民者。此中諸仙，以漢惠后之全節爲尤苦，向皆在景德樓玩月，今獨不在，諸女

仙覺寂寞寡歡，故遣使邀之耳。某生因問：『曩所聞之韶樂，上帝亦一年僅聽一次耶？』祖師曰：『如今日之盛會，固一年一次，上帝又每年自召后夔奏樂四次，並有小會二次，一則五教之師，一則供奉內廷之人，如吾地所謂翰林院是也。』某生問：『吾地但聞有三教，而此有五教何也？』祖師曰：『孔子爲儒教之師，其道默契帝心，最爲顛撲不破，雖亙千萬古，統千萬地球，皆不能易也。佛氏老氏皆窺見聖道之一偏，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然亦未可盡廢。佛老之前，本有楊墨，楊氏近於老，墨氏近於佛，而又各有不同，當時爲孟子所闢，其道固已熄矣。然楊子之書，雖無傳後世，有山林隱逸，獨善其身者，實楊氏之學也。墨子學雖有弊，而救世之心無窮，自知其道不能行於中國。當時泰西鴻荒初闢，教化未行，乃請於上帝，願生此土，遂降爲耶穌，歐美兩洲，皆崇其教。蓋聖教不能驟及，得此以維持絕域之人心者，幾二千年，其功自不可沒。雖其形迹又與墨氏之教稍殊，然其源實出於墨氏之學。至天主教實已悖耶穌之旨，尤爲彼教之異端，不可同年語也。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雖到九重天外，恐不出五教之範圍矣。』某生問：『謨罕默德之教，所行廣遠，亦與耶穌相埒，何以不在此列？』祖師曰：『回教陰鷲悍戾，專尙詐力，究屬魔道，其燄將熄矣。今到夜半，遊人已散，姑勿多談。吾導汝往翰林院一訪諸賢，待到天明，即可送汝歸也。』於是復御微風而行，過一甲第，巍如宮殿。祖師指曰：『此孔子及諸大儒所居也。』其左右兩傍院稍低，指左院曰：『此釋迦牟尼及諸菩薩所居也。』指右院曰：『此吾師老子及諸仙所居也。』又指左一院曰：『此自古山人隱士所居也，而楊子亦在此中。楊子並不能爲此教之首，不過推闡其說耳，且其道力遜於許由等遠矣。』指又右一院曰：『此墨子卽耶穌所居也。』某生望見中殿之上，瑞氣覆護，如黃雲繚繞，與月華爭輝，左右兩院，則雲氣作紫色，再左右兩院，雲氣作淡紅色云。又至一處，如衙署者，入一總門，則其內又有千門萬戶，各自爲一署。祖師歷指數署曰：『此第二層，天人所居也。』又歷指數署曰：『此第三層，天人所居也，皆非汝所能知。』步行良久，導進一署，其內亦有廣廈千餘間，一院甚大，諸人皆在此納涼玩月，吹竹彈絲，賓朋旣多，不相聞問。祖

師與某生徑自入座，而一一指示其人，大抵博收總攬，文武兼資，如容成大撓，伶倫，隸首，羲和，仲叔，唐都，洛下，閔李，淳風，僧一行，郭守敬之推步及律算，晏嬰，羊舌肸，東方朔之博辯，屈原之辭，莊周，枚乘，賈誼，劉向，韓愈，柳宗元，李翱，歐陽修，曾鞏之文，宋玉，司馬相如，揚雄，張衡之賦，曹植，左思，郭璞，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高啓之詩，及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垂，爰，折伯，伯與，公輸般之巧，詹何之釣，弈秋之弈，養由基之射，宜僚之丸，瓠巴之瑟，伯牙，蔡邕，嵇康之琴，孫登之嘯，顧愷之吳道子，張僧繇，倪瓚，唐寅之畫，王羲之，褚遂良，虞世南，歐陽詢，柳公權之書法，張旭之狂草，凡有專長，無不畢集。旋又導至一院，見書室中，書籍汗牛充棟，排列長案，秉燭鈔寫，如書吏者約千餘人。祖師曰：「上帝欲蒐羅十萬地球之史事，輯爲成書，命左史倚相，左邱明，司馬遷，班固四人爲總纂。酈道元，劉知幾，杜佑，劉恕，范祖禹，劉攽，宋祁，馬端臨等十餘人爲分纂。並有供事三千餘人，分班輪寫，然方言文字之各殊者，不下九百餘萬種，繙譯已大不易，所以開辦將二千年，尙難告成。四君亦爲此事所廢，未及降生，吾地久無良史才，職是之故。」某生偶取案上一冊繙閱，皆蟲書鳥篆，竟不能辨一字。祖師曰：「天明矣！」遂尋原路而行，展袖使某生入其中，閱二時許，仍還王屋山之神祀。某生見一人形骸與已無二，奮力合之，遂蹶然而起，恍然如一大夢。祖師笑曰：「此遊樂乎？吾去矣。」縱行數步，忽已不見。某生復遊幕，閱十一年，果無疾而終。

上篇誅姦諛於已死，此篇發潛德之幽光，非二十四史爛熟於胸中，斷不能如此平允的當。兩篇雖由佛家地獄天堂之說，推闡而出，然意義宏闊，理解澄瑩，實有佛氏所未發揮者。此篇處處歸到中和，並無佛經偏駁艱深之弊。前後約六千餘字，融會貫通，思議展拓超邁，均爲前人所未及，觀其點綴情景，令人穆然神往。

漢宮老婢

同治初年，羣寇蔓延秦隴，江西某生，以拔貢從戎。一日隨官軍逐賊終南山，窮搜蹤跡，塗徑幽險，日影西沈，某生單騎落後，徬徨無投宿處。遙望山坡隱約有人家，策馬赴之，僅有土室兩間，室外花草奇秀，泉石幽勝，繫馬於樹，徘徊四顧，倏見一人自林中出，以薛羅爲衣，毛鬢蓬鬆，髭爲怪物而避之。其人呼曰：「勿走，我乃人也。」返而視之，頭面皆有綠毫，長七八寸，然疏而不密，見其本質，嫣然蓋一妍淑之女仙也。某生告以借宿意，女仙指土室曰：「此吾之敝廬也，然男女有別。」因導往一石室，使居之。俄而皓月騰輝，山空境寂，女仙呼某生坐石上，對談古今事，某生問女仙居里年歲，女仙曰：「我漢宮舊婢也，居此已久，不復能記歲月矣。我本長安良家女，生於漢高帝入關之歲，惠帝四年，選立中宮，是時帝姊魯元公主爲宣平侯張敖妻，宣平侯前婦有一女，太后以其美且賢也，欲與張氏爲重親，遂以黃金二萬斤爲惠帝聘立爲皇后。我亦被選爲宮婢，專司椒房之廁。漢制凡宮中廁數十處，皆以閹人蠲除不潔，惟皇后燕寢之地，雖閹人不得輒入，故別設宮婢四人，我其一也。我侍張皇后十二年，每伺后將入廁，爲之洒掃，爲之揭裙捧匜，蠲除糞溺。久之，后悅余勤謹，賞賜稠疊。會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立文帝，用曲逆侯陰謀，誣惠帝諸子爲呂氏子，而盡殺之，幽廢張皇后於北宮，僅留侍女數人，余乃被遣歸家。是時宮門扃鑰牢固，每日僅啓小門片時，以通食物。余乃背圓筐，手長鑷，爲除不潔者，晨起隨食物入宮。皇后見余悲喜交集，重賂關者，出入始無所阻。余誓終身不嫁，復侍后居北宮者十七年。后年四十二，無疾而薨，文帝用大臣議，葬之安陵，旁城不發喪，不起墳，不用珠襦玉匣，其禮與侍惠帝後宮諸美人無異。余遂披髮入終南山，饑寒木實，渴飲清泉，常兀坐土室中。一日忽見白雲護廬，一女仙冉冉而下，謂余曰：「張皇后已歸無色界天，感汝忠誠，特貽仙丹一粒，服之可常爲地仙。」余自是徧體生毛，無寒暑，迄於今日，不知幾經甲子也。」某生曰：「史言張皇后佯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而殺其母，有之乎？」女仙曰：「此皆太后所爲也。惠帝晚年多病，太后欲定人心，遂告大臣曰：『皇后已有身矣。』其後大臣乃誣后佯爲有身，實則后並不知有此事也。后配惠帝不及四

年無子乃其常理，而帝所幸後宮美人已先後生子七人，皇后性不妬忌，皆撫如己出。太后乃命后取其一人立爲太子。太后又恐其母有漏言，潛遣宦者縊殺之，后亦未之知也。少帝卽位四年，乃自知非后所生，頗出怨言。太后幽殺之，而立常山王宏爲後少帝。茲所以訛言紛起也。『某生問：『張皇后既無大過，而廢處北宮，何也？』女仙曰：『太后斂怨於大臣久矣，后實因太后而波及也。然太后臨朝八年，后多所匡正，太后誅諸大臣，又謀害代王齊王等，后皆泣諫止之。太后欲引宣平侯與產祿同秉政，后又爲之力辭。及呂氏將作亂，張皇后斂諸門鑰，使產祿等不得輒入殿門。呂氏遂敗。此其賢德，外廷亦有所聞，所以諸呂及樊伉等皆被誅，而張氏獨無恙。少帝兄弟皆被殺，而后但徙北宮也。』某生曰：『張皇后親則帝嫂，義則母后，文帝獨無尊崇之禮，何也？』女仙曰：『一與一廢，疑忌之懷，賢者不免，當是時或議賜后死，或議出后歸張氏。文帝知其素性柔慤，無足深慮，故置后於北宮，而貶損其禮數，不以后禮供養。又遣一宦官，一宮婢，監護北宮，此兩人揣摩時局，肆意陵侮。當惠帝之納后也，行問名之禮，呂太后賜后之名曰媽。及是時，兩人於北宮之宦官侍女，皆改其名曰媽，并其姓名呼之，后亦默然無言。北宮有一小苑，花草幽勝，后每喜往瞻眺。二人曰：『彼幽廢之人耳，何得輒至殿外瞻眺？』因常鎖苑門。后每逢春秋佳日，必再四向二人請鑰，始得一往，由是鬱悶成疾。余有一寶鏡，願觀之乎？』因袖出古銅鏡，噓之以氣，忽見鏡中千門萬戶，宮闈巍煥者，未央宮也。有一冕旒者，容貌秀偉，臨御前殿，儀仗甚盛。宮娥數輩，扶一美人，服飾麗都，容儀端豔，向上三跪六肅。女仙曰：『此惠帝臨軒，册立皇后，后方謝恩也。』某生問：『此時皇后年已幾何矣？』女仙曰：『惠帝四年，后年十四，然漢初以十月爲歲首，若以夏正數之，乃在惠帝三年之冬，是后實年不過十三耳。』某生曰：『后年十三而如十六七者，何也？』女仙曰：『宣平侯狀貌修頎，后早長成，實肖其父，是以惠帝見而悅之，太后探帝意而立之。』某生復諦視其未央宮內一殿，陳設精麗，篆額曰椒房，皇后方對鏡梳裝，鬢髮如雲，侍女數十人，奔走左右。房內有琴書織機，其首飾有玉珥珠旒金步搖之屬，冠上有一大珠，徑六七寸，精光奪

目梳裝已畢，宮娥以禮服進，佩以瓊瑤，帶以盤鏤。女仙指示之曰：「此將朝太后也。后自正位中宮，每日黎明即起，傅姆爲修容飾，朝太后宮，上食如禮，禮畢，傅姆爲述前訓，及古德言容功之教，至於鼓琴習書，每日皆有恆課，有導師，紡織爲導民之本，亦宜習之。終日汲汲，幾無暇晷，名爲皇后，實一女弟子耳。」忽見后起立更衣，兩足露於裙下，其履式圓頭方底，織以翠羽，飾以金葉，綴以明珠，履長約五六寸。女仙曰：「此所謂遠遊之文履也。漢宮后妃皆用之。」某生始悟古者婦女之足，與男子無異云。女仙復拭鏡噓氣，忽見宮中如發喪之狀，后與美人百餘，伏哭殿上，羣臣數百人伏哭殿前。女仙曰：「此惠帝晏駕時也。張皇后年十七矣。」因指一素服端坐，面有剛猛之象者曰：「此呂太后也。」須臾復見后素服在宮，支頤半晌，旁有一婦人年三十餘，若與后絮語者。女仙曰：「此后母魯元公主也。后居喪甚哀，水漿不入口者七日矣，故太后召公主入宮勸慰之。」復拭鏡噓氣，忽見宦者八人，以軟輿舁后，面有愁容。女仙曰：「此呂太后寢疾時，欲使后臨朝稱制，后自以稚齡守寡，是時年僅二十有五，不欲接見羣臣，尤恐受產祿辟陽侯之狎侮，故往見太后，涕泣力辭也。」某生曰：「后之裝束，竟與老嫗無異，昔何華麗，今何樸略也。」女仙曰：「后自守寡以來，撤環瑱，去簪珥，屏脂粉，每朝太后，祇御青素布衫一襲，產祿辟陽侯等恆伏兩廂窺伺之。后意在自毀其容，首挽椎髻，如老嫗者然，彌覺澹黯如仙人，后亦益自危也。」於是復拭鏡噓氣，見未央宮北，又一別宮，蓋北宮也。庭階闕寂，侍女不過二三人，后方手執一編，焚香靜坐。女仙曰：「此時后居北宮已八年，年三十三矣。后早年多病，惠帝太后常徵名醫，購珍藥，爲后療疾，迄未全愈。及入北宮，每召一醫，必數請宦者轉奏天子，然後有司發管鑰，啓宮門，納醫。醫官望風希旨，既不盡方，藥物亦以濫惡者充數。有時宦者斥后爲假病，不肯轉奏，后誓不再御醫藥，臥病一年，幾致不起。一日忽理舊篋，得惠帝所遺鍊神修性之書，服而習之，遂能引導辟穀，一年以後，已得仙訣矣。」因復拭鏡噓氣，見一羽士，徘徊北宮門外，瞻望久之，復有美人百餘，陸續向后再拜出宮。女仙曰：「此后年三十七歲時，惠帝後宮美人，咸來拜別，羽士乃新垣平也。」

新垣平得寵於文帝，嘗過北宮，晒曰：「此中有幽人焉，吾封侯之機在此矣。」於是入奏，又帝謂北宮有兵氣，恐不久有變。文帝曰：「彼一失勢幽廢之婦人，復何能爲？惟惠帝後宮美人百餘，聚居北宮，怨氣所積，恐干天和。」於是下詔出惠帝後宮美人，皆令得嫁。新垣平力勸，并出張皇后於外，且曰：「惠帝無後，嫁之亦可。」帝不許，於是始覺新垣平之奸，後遂誅之，而夷其三族云。某生曰：「今觀后之端麗，雖頤人之詩，洛神之賦，不能罄其形容，即以豐頤而論，何百餘美人竟無一及之者？」女仙曰：「此百餘人，在惠帝時，皆極一時之選，然每見張皇后，未嘗不自慚也。」某生方凝神注視，女仙忽索鏡袖之曰：「日已出矣。」某生欲商借其鏡，女仙笑曰：「子尙未悟耶？凡子所欲見者，須臾間皆見之矣，雖千萬年以來之事，在吾鏡中猶須臾也。久借何爲？」遂策某生之馬曰：「走！」馬乃絕塵而馳，須臾已歸大營，而前事恍如夢境焉。

北齊守宮老狐

莫子偲大令（友芝）常爲余言其同年生，有王君者，雅俊士也。會試後，就館晉陽，所居在巍樓之下，樓有狐仙，終年封閉，時聞樓上有嘻笑聲，行步聲，既久與之習，初不以爲異也。王生故豪於酒，工於詩，嘗儲美酒置案上，一夕既寢，篝燈未熄，忽見一美人憑案，繙閱新詩，旋取兩壺酒傾之，須臾頽然倒地，化爲玄狐。王生乃揭帳徐起，抱狐置牀上，以衾覆之，而危坐吟詩不輟。至四更許，狐已醒，宛轉復化爲美人，見生大慚，起身欲走。王生止之曰：「今夕可共爲樂，何必走也？」美人笑曰：「我塵心已斷千餘年矣，徒以耽詩嗜酒，爲君所賣，令人赧然。然君故風雅士，我與君又比鄰也，他日不妨爲清談良友。」遂警然而返。其後每風月之夕，美人輒至，與生對談，所述古事多有與前史不合者。生問：「居此幾年矣？」美人曰：「已千二百餘年矣，我乃北齊守宮狐也。始居鄰宮，常往來晉陽，後乃定居於此。上帝以我舍身護主，注名仙籍，今再修鍊數百年，當可飛昇。」王生曰：「吾聞南北朝時，北

齊最淫虐無道，汝爲之守宮何也？」美人曰：「固也，以主德論之，當時南有梁，北有周，皆勝於齊遠甚。以吾所事之主論之，彼乃兜率天宮仙女，偶謫人間，羣仙以其入昏亂之世，選我守宮以護之。伊古以來，自天子諸侯以至卿相之家，皆有狐守宮，人自不見耳。」王生曰：「汝所事何人也？」美人曰：「北齊文宣皇后李祖娥也。后爲趙郡李希宗第二女，生於魏孝莊帝二年己酉九月九日，名曰祖娥，卽以爲字焉。自其幼時，余入希宗之家爲婢事之，亦旋知余爲狐也，呼余爲狐婢。祖娥年十五，大丞相高歡聞其賢且美，納爲次子太原公洋之夫人。洋兄澄爲大將軍，見祖娥而驚豔之，乃以其意告洋，願得一近仙姝而已。洋懼禍，以告祖娥，祖娥日夜啼泣，欲自引決。余不得已跪告祖娥，願以身代，祖娥大喜。余置身一變，態度舉止，儼然李夫人也。是夕，余代夫人伴大將軍寢，大將軍甚喜，初不知爲僞也。趙郡李氏，故禮法名家，既聞祖娥失節，則大嘗議之，祖娥亦無以自明也。其後大將軍爲奴所殺，太原公代其任，遂廢魏主號，稱大齊皇帝，立祖娥爲皇后，余亦封爲守宮仙主。祖娥生二子，長曰太子殷，次曰太原王紹德，皆溫雅韶秀，酷肖其母。而齊主昏暴淫醜，殺人如麻，後宮妃嬪，稍不如意，或斷其首，或使左右裸而辱之。惟於皇后則始終敬憚，所言必聽，然齊主性奇妬，椒房之中，雖宦者不許輒入，皇后出則以珠旒蔽面，不使左右得見之。祖娥性最慈仁，每見齊主嗜殺，或淒然不食，終日不言不笑。齊主懼，每爲之罷殺。或時以片言，徐解上意，前後全活，不下數萬人。齊主在位十年而殂，諡曰文宣帝，其弟常山王演弑太子殷而自立，逾一年，殂，其弟長廣王湛代立。湛爲王時，窺見李皇后之美，及卽位，李皇后居昭信宮，湛欲逼淫之，不從，乃謂曰：「不從將殺爾子。」后大懼，欲自殺，余復跪告祖娥，願以身代，簪身一變，態度舉止，儼然李皇后也。於是齊主常入昭信宮，亦以余爲李皇后也，頗甚得寵，如是者半年。每聞齊主入昭信宮，則祖娥倉皇藏匿，懼其久而覺也，乃與余謀詐稱有身，以卻齊主。齊主果不復入宮，將及一年，齊主怪其久不生子，乃掩其不備，微服馳入昭信宮。於時余方應東嶽之命，至海濱驅疫鬼，未及在宮保護。祖娥方憂思半晌，支頤而坐，見齊主茫然不識，錯愕視之。齊主怪其不爲

禮也，怒曰：「汝自稱有身，今子何在？」左右欲爲解圍，乃詭對曰：「昨李皇后生女，一日卽自死矣。」齊主愈怒，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立命左右執太原王紹德入宮，亂棒擊殺之。祖娥大哭呼天不已。齊主命左右褻其衣袴撻之時，值臘月嚴寒，祖娥身無寸縷。齊主手自撻之百餘下，流血淋漓而死，投之渠水。余方由東海還宮，忽見祖娥已罹酷禍，亟以真丹置其口中，照以生氣，閱兩時而蘇。齊主命盛以絹囊，載以犢車，送入妙勝寺爲尼。時祖娥年三十四矣，遂終身蔬食，皈依佛教。余亦朝夕調護，不離其側。凡養傷半年而愈。其後十五年，齊爲北周所滅，后妃皆送入關，而周人素慕文宣李后之名，必欲得之。余不得已，隨護西行，以重金賄周有司及宦者，后亦敝衣毀容，竟免入宮，置之長安尼寺。而高湛之后胡氏等，皆選入周宮，醜聲大播。越二年，祖娥得放還趙郡，蓋至是而其謫限始滿，其數十年禍患磨折，非人所堪也。限滿之後，原可還天仙本位，惟其久染腥聞，非一朝夕可以滿漉。當其被撻之時，哀恒怖懼，大損元神，是以滯於地仙，必靜攝千餘年之後，乃可飛昇，今亦爲期不遠。而余三次設法護主，竟使謫仙完貞守節，羣仙感之，上帝嘉之，已得注名仙籍，當與祖娥同時上昇矣。蓋王生所聞於狐者如此，以語莫君子偲。子偲曰：「吾觀北齊書李后傳，言后容德甚美。夫趙郡李氏，乃北方第一家，后又素著賢德，固知姊姊腹大之語，雖后子太后王亦誤聽傳聞也。」因又曰：「狐言李后身爲地仙，則彼當知其所在矣，盍再詢之王生？」曰：「諾。」

■北齊李后爲地仙

其後美人復至齋中夜談，王生問曰：「汝言李后爲地仙，今果何在？」美人曰：「君十九世前爲北周長安令，方祖娥之居長安尼寺也，適周天元皇帝卽位，淫侈逾度，連立五皇后，意猶未厭。謂左右曰：「古稱燕趙多佳人，吾聞高氏諸婦，李后最美，先帝滅齊，得此國色，差快人意。今雖年已五十，吾將選入宮中，立爲皇后。」祖娥聞信

欲自殺，余時方爲侍婢，復以奇寶賂君，選一老婦，詭稱李后。天元詔曰：「此等老物，亦負重名耶？」立遣出宮，祖娥之獲保貞節，君與有力焉。今當有一面之緣，君盡往五臺山一遊乎？」因告以路徑曲折，且云：「徑旁奇花異草，當以綠絲繫之。」王生如其言以入，果有綠絲誌花草上，行十餘里，徑將窮，忽見美人俟於道左，笑引之前行。復經數轉，異境益開，曲澗飛橋，珍禽馴獸，儼然仙界，巍樓矗立雲表，隱隱如宮殿。至門，宿衛之士，皆古衣冠，美人爲通姓名，司賓者引入客廳。美人曰：「我請入內，爲君先容。」久之，聞環珮聲，有四人引一麗人，簪簾而出，圖畫中所未睹也。行禮畢，分賓主坐，相去丈許。王生竊視之，年似未滿三十者，亦端莊，亦淑慝，亦靜逸，手攜珠一串，珠皆徑寸如明月，未及諦視，忽宮人移一黃紗步障，隔於前。始聞有言曰：「老身屏居深山一千二百餘年，閉門習靜，未嘗見一塵世。今日吾子有一面之緣，亦係前生注定，既承枉顧，宅東有花園一區，當令司賓者導往居之，周遊三日，可窮其勝。」因聞嚶然一聲曰：「來。」宮人趨而前，移步障隨之，環珮聲漸遠，遂入內矣。王生悵立凝望，司賓者導往花園，牀帷几案，及一切陳設，皆極精雅奇古。飲膳皆山中果品，嘗一二枚，即可終日不餒。司賓者導之徧遊園中，凡泉池樓閣之勝，鳥獸草木之奇，多人世所未見。過一小屋，門上題黑獄二字，因問此何獄也？司賓者笑曰：「君欲觀之乎？」曰：「然。」因命獄卒開門，竊然深黑，陰風慘澹。獄卒入內久之，取一銅盤以出，其蓋鐫八字曰：「北齊淫賊高湛之魂。」啓其蓋，有一蛇黑質白章，長尺許，伏盤內。其旁有巨蠟蜈蚣數十，蛇每一動，輒爲所螫，蛇卽輾轉縮繞，如不勝其痛者。因問此蛇終歲如是乎？曰：「自一千二百餘年以來，無日不如是。此賊淫兇之罪，上通於天，然彼取精用宏，既死之後，分爲數魂。羣仙議拘其原魂，置之此獄，受無量苦。其餘魂，則生在閩廣海濱，爲梟徒蛋戶之賤妓，稍久則患紫雲大麻瘋，其病最劇，至無人形，又十餘年而後死，死而復生，世世如是。今廣東瘋院中，有一受病最深者，卽高湛之魂也。」王生曰：「如此罰不太酷乎？且文宣帝之淫虐，亦與高湛無異，今果何在？」司賓者曰：「文宣帝之罪孽，自然亦在地獄，今不必復提，恐傷吾主之心。此賊所以受罪尤

重者，以其汗蟻仙媛，俾蒙詬辱，至今不得上昇，皆彼之所爲也。」王生曰：「此賊既廢李后爲尼，則髻髮已髡矣，鬻者見鬻髮如雲，何也？」司賓者曰：「吾主既入尼寺，恐此賊復起淫心，因敝衣蔬食，不肯留髮紮七年。此賊已死，始復留髮，然茹素誦佛，則終身不改也。」言未既，蛇昂首竊聽，既而俯首觸盤，若服罪哀籲者。忽有兩巨蠟從旁刺之，蛇復大痛，旋繞不止。王生不忍復觀，獄卒乃闔盤，送入獄中，仍鍵其戶。司賓者復導之他遊，凡三日觀覽已畢，忽見一宮人捧棹到院，贈以徑寸大珠一顆，巨粟二枚，曰：「此珠佩之，可以辟邪，此粟啖之，可以益壽。吾主無以爲贈，聊表微意，請從此別矣。」於是有兩蒼頭導之，仍循原路，送出洞口。王生乃徧遊五臺，盤桓一月，始返晉陽。其大珍珠藏維謹，嘗以示莫君，子偃，置之暗室中，光如明月，可以觀書，洵奇珍也。

後唐韓淑妃爲真仙

王生謁見李后之後，美人仍常至齊中，王生問：「太原城內何地最幽勝，能導我一遊乎？」美人案紙剪二驢，叱之曰：「起。」忽毛鬣奮張，清風肅然，美人自跨其一，使王生跨其一，曰：「但閉目忽開視。」須臾至一處，四顧空曠，可十餘畝，中有一小山，土皆五色。頂平如砥，周僅丈餘，有石磴五六，可列坐。時在春杪夏初，月明如晝，山上下多芝蘭，奇芬撲鼻。又有海棠芍藥山茶牡丹之屬，齊開如錦，花大如盆，皆非人間所有，恍入仙界焉。美人告之曰：「此山吾輩名之曰韓邱，世人不知也。昔後唐莊宗爲晉王世子時，娶晉陽人韓達之女爲嫡室，而伊氏女爲次妃。韓夫人諱楮，字靜娥，容德尤盛。以余所見二千年中晉產美人，當以夫人爲第一，與趙產李皇后相上下，而貞靜端重，尤過之。夫人事舅姑甚孝，莊宗既卽王位，夫人掌內政十五年，力崇節儉，至自罄妝奩，以贍軍費，時進直言，箴規闕失，佐莊宗艱難締造，以得天下。農家女劉氏嘗爲夫人侍婢，久從在軍中，以妖豔得寵，生子繼岌，遂重賂宰相豆盧革郭崇韜，建議越次立爲皇后。既册劉后，莊宗乃迎曹太妃及韓伊二夫人，由太原至洛陽，相見有慚

色。始詔封韓夫人爲淑妃，伊夫人爲德妃，位亞皇后一等。明年爲同光二年，以中秋節賜后妃宴，適南漢獻孔雀二十雙，莊宗曰：「吾聞孔雀見美人則舞，置金唾壺白玉盤，明月珠於殿上，能得孔雀全舞者賜之。」後宮寵嬪三十人相繼至，孔雀有一二舞者，有竟不舞者。魏國夫人夏氏至，孔雀舞者六雙；汧國夫人侯氏至，舞者八雙；侯氏即夾寨夫人也。劉后豔服盛飾，鳴珮璆然，故作媚態，孔雀舞者三雙耳。后頗有慚色。德妃伊氏至，舞者十雙，是時淑妃年四十一，尙如二十許人。妃曰：「吾老矣，豈能與年少婦人爭寵？」屏粉黛，撤綺珥，御敝衣，爲宮中老嫗束裝者，嫋嫋而來，衆皆聳目瞻視，肅然神驚。孔雀二十雙皆舒兩翼，如錦屏之高張，異彩翔耀，與淑妃容色相輝映，旣而和鳴應節，對舞不已，殿上下皆呼萬歲。私相語曰：「此真足母儀天下矣，乃不得爲皇后而立，假皇后耶？」莊宗以諸寶賜淑妃，妃辭不受，劉后竟自取之。莊宗旣得天下，志意驕怠，盤於遊戲，劉后復導以減削軍費，猜戮功臣，激成大變。四年三月，李嗣源引兵西轡，四月丁亥朔，莊宗爲伶人所弑，節度使朱守殷入宮，選宮女三十人以去。其裨將闖入淑妃宮，見淑妃縋麻哭泣，歎曰：「天仙天仙！」乃出引軍士復入，欲遂刼取淑妃，忽見宮門有丈六金甲神挺鞭而立，瞋目視之，裨將驚怖走出，三日而死。明宗入洛陽，卽帝位，遣使賜劉后死。韓伊二妃在宮中，帝夙聞其賢，不敢失禮，然心畏其逼也。時遣人微諷二妃欲嫁之，二妃皆齧指自誓，固請徙居太原，以避嫌疑。明宗敕有司供養如禮，而宰相命加防閑，有司遂希上旨，又加嚴焉。給宅一區，前後廣廈各十楹，二妃分居之，各攜侍女四人，有圃可十畝，卽此地是也。有司於牆外圍之以棘，而錮其門戶，但於戶傍開一穴，每日進飲食，出糞溺焉。頃之，守門卒大言曰：「吾輩躍馬赴沙場，立功取金印，如斗大安能日日擔婦人糞乎？」其意欲索賂云。德妃予之，卒爲出糞如故。淑妃不與，侍女之糞，臭氣充積，漸致疾病。是時余奉羣仙命，護視二妃。余知淑妃本係真仙，暫謫塵世，真仙之糞，輕清靈秀，積之可以祛疫，乃爲設法通一陰溝，每日侍女糞溺由此流出，以水濯之。余以七寶金盆，獻韓淑妃受其糞，積之圃中，比及下年，遂成此邱，土皆五色，奇花異卉，甲乎宇內，芳馨異常，蓋得

眞仙之靈氣也。」因指稍北一石，光明如鏡者曰：「此拜仙石也。當韓淑后居此室時，每臨窗玩月，容顏上映月光，照耀大地，驚動吾族，咸來瞻望。余每率吾族之將成道者百餘人，拜於此石上，而淑妃不之見也。迨二妃既去，舊宅遭兵燹爲廢址，吾族戀此勝境，仍來聚會。偶有人來謀營造者，則出巨蟒奇鬼以驚懼之，故此地雖在城中，而庸衆以榛莽棄之。千年以來，獲常留爲吾輩會眞之所。天上眞仙，亦往往間歲一臨焉。羣仙以其爲韓妃積糞所成，故名之曰韓邱也。」王生問曰：「二妃去此後，徒往何處？」美人曰：「此事略見於五代史，而後世不能知其詳。唐廢帝時，石敬瑭舉兵反，遣使求援於契丹，許割燕雲十六州之地。使者三反，契丹援兵尙未發，或獻計曰：「唐莊宗嫡配韓伊二妃在此，聞契丹主常稱爲秦南第一麗人，慕一見而不得。今許獻之，契丹主必大喜，赴援必速。」敬瑭曰：「二妃年已逾五十，奈何？」對曰：「二妃容顏甚少，盍繪圖獻之。」敬瑭乃募善畫者，潛往繪二妃之容，遣使獻於契丹。契丹主果大喜曰：「昔匈奴得一王昭君，遂爲千古佳話，今我一舉而得二美人，死且無憾。」卽日舉兵南下，大敗唐兵，册敬瑭爲晉皇帝。敬瑭遣其宰相趙瑩等迎二妃，將送契丹軍中。隱士鄭邀聞之曰：「石氏其無後乎？」二妃乃唐莊宗嫡配，天下之母，亦敬瑭之母也。而以賂敵人，不滅何待？」二妃皆哭罵石敬瑭，非人也。狗彘不食其餘矣。皆欲求死，則已爲人所守，無隙可乘，衆人強捉登車。契丹主待於穹廬，盛設儀仗。余恐二妃受契丹主之辱，隱形從往，用障眼法迷契丹主，契丹主遙望二妃，皆矐然白髮老嫗也。乃謂羣臣曰：「汝等豈以朕迎唐二妃爲好色哉？昔先帝與晉王約爲昆弟，是朕與唐莊宗亦昆弟也。莊宗蓋世英雄，國滅無後，留此榮榮二嫂，幾無立錫之地，朕甚憫之。今迎養北廷，以完二嫂之節，卽令二嫂年少色盛，朕亦決無他意。可送二嫂與述律太后同居，常爲太后誦說中原舊典，如漢曹大家故事，此朕之志也。」契丹主左右望見二妃，皆額手曰：「眞天人也。」唐莊宗若立韓妃爲皇后，何至失國？然如此福德之相，而伶仃孤苦，亦可怪也。」契丹主後望見二妃容貌，皆如花如玉，然前言已出，不能悔也。淑妃居契丹三年，無疾而薨，年五十六。薨時異香滿室，空中音樂嘹亮，

幽僻甚盛，蓋返其真仙舊位云。太后命以唐皇后禮葬之，表曰：「唐莊宗神因皇帝嫡配淑貞韓皇后之墓。」建憫節寺於墓旁。明年德妃亦薨，年五十四，與淑妃同葬焉。美人方與王生踞石對談，不覺白露沾衣，雞唱一聲，東方將白。美人乃呼起二驢，自跨其一，拱手作別曰：「吾去矣，吾所以來見君者，爲表章李韓二仙也，今吾事畢矣。」遂冉冉向東南白雲深處而沒。王生跨驢還節，驢蹶然倒地，視之紙也，乃什襲藏之，美人自是不復至齊中。

神護漢陵

光緒五年，河南巡撫涂宗瀛奏稱孟津縣之鐵謝鎮，相距里許，有漢光武陵寢一區，歷經遵守。同治十二年，河水流冲刷套灣，逼近陵垣，兼沖及鐵謝鎮寨。前撫臣派員修築魚鱗石壩，迄今黃河北岸，積有石子灘，其形尖突，挑水南趨。石灘迤東，長出雞心灘，一片溜勢，愈形洶刷，致將鐵謝鎮臨河一面築牆沖塌，勢愈淪陷。該鎮爲順河船隻屯運糧穀碼頭，居民二千餘家。寨內有陰皇后陵寢，已沖去三分之一，急應籌款修防，估計工料價銀四萬三千餘兩。旋奏稱抵馳孟津鐵謝鎮查閱工程，如漢后陵前磨盤石壩，以及陵西石壩五道，陵東託壩一道，均按照原估丈尺，拋築堅實。其寨東崖尖，及北岸石子灘尖，亦均削去。初勘黃河南圈套灣，已成入袖之勢，築遂大溜奔騰，逐日坍塌。興工以後，河勢稍落，大溜北趨，南岸淤墊，工程易施。僉謂靈祇效順，原估需四萬餘金，現僅用一萬七千八百餘兩等語。先是孟津縣令夢見一金甲神告之曰：「我漢將軍賈復也，奉上帝命，將以某月某日，會同金龍四大王，保護陰皇后陵寢。汝可鳩集人夫，先期興工，并速請巡撫親臨工次，俾我得以成功。」縣令問：「將軍既有神力，屆期行事足矣，何必借助巡撫？」金甲神曰：「不然，夫巡撫爲陽世之尊官，所謂當王者貴也。若得千百人夫，聚集河干，藉其氣，能助我威靈，則事半功倍耳。」縣令如言鳩工，并請巡撫莅工。屆期風雨驟至，夜見神燈無數，明滅河涸，但聞波濤洶湧，其聲如雷。黎明視之，則大溜已北徙四五里，南岸河身，皆淤爲平陸矣。余嘗謂自

古美人往往有容德而無福壽，惟陰皇后則容德與福壽兼著。當時既備極尊崇，身兼五福，足爲千古美人生色。至其陵寢雖在二千年後，尙獲神靈呵護，然後知中興帝后功德在民，天之報之者厚也。

狐仙談歷代麗人

黔中某孝廉，以博學高才，主持風雅。道光壬辰，會試落第，出都每過名區，輒停驂遊覽。道出西安，嘗策馬登眺五陵，且尋秦漢故宮遺址，流連彌月，忽忽已到中秋。是夕月明如畫，孝廉在逆旅，獨居無聊，跨馬出郊玩月，不覺至未央宮故址，荒烟蔓草，滿目蒼涼。正欲吟詩憑弔，忽見稍北有巍峨宮殿，前行二里許，見宮門內外闐寂無人，繫馬門外，步行而入。越室三重，則見華燭滿堂，陳設璀璨，有五六麗人望月而拜。一麗人澹妝靚服，年可三十許，尤覺端豔奪目。甫拜而起，徐步數周，其人行如輕雲出岫，諸麗人皆注目凝視。步畢就坐，嚶然細語，口操秦音，其音韻若微風振簫。孝廉不覺移步上堂，一麗人呼曰：「有生人在此窺伺，如此良夕，被其攪擾，可恨可恨。」言已，堂上燈燭盡滅，復聞暗中有一人曰：「今夕良宵，雖作罷論，然此人本係雅士，盍明燭留與一談？」堂上燈燭復明，有青玉几兩座，各設茗盃，清香沁鼻。於是五六麗人圍坐一几，孝廉獨坐一几，而向者澹妝靚服之麗人，形狀服飾又稍變矣。與孝廉寒暄畢，謂之曰：「實告君，我等皆非人也。我等不幸墮入異類，欲得仙訣，其難過人十倍。方其致力之初，雄者須求世上忠孝勳業卓著之人，與夫耆儒碩學，擇一人而慕效之。雌者須求世上容德兼茂之麗人，擇一人而慕效之，譬欬笑貌，無一刻忘懷也。言動舉止，無一事相歧也。如此步趨不倦，五百年而形似，又五百年而神似，一千年之後，始獲離獸而入人。然後修鍊益精，擴充益廣，訪世人之可慕可效者，必往從而取法焉。如是者又一千年，始得超列仙班。我生於世二千六百餘年矣，近甫脫離塵俗，略識仙機。」因指其旁麗人曰：「此皆吾弟子也，彼生也晚，見聞尙隘，故吾向者演習第一等麗人之狀貌，舉止言笑以示之。然吾成仙之日淺，

尙恐未能逼肖，貽笑大方也。孝廉問：「向所演習者，何人也？」麗人曰：「此漢孝惠張皇后也，此處卽北宮故址，張后廢居於此者十七年，每逢令序，吾率諸弟子演習於此，冀稍豁其靈淑之氣，亦甚於吾道有益也。」孝廉問：「既欲學道，何必慕效麗人？」對曰：「世間名媛，有德無容者甚多，劉向列女傳所載，豈必人人姝麗者，皆未嘗不可學步。然吾輩結習難忘，必覓麗人而師之，且其人果德容兼美，必係神仙偶謫塵世，故欲求仙，以此爲較捷也。」孝廉問：「大仙初學道時，所效者何人，今之狀貌，乃何人也？」對曰：「吾於春秋之世，亦嘗遊歷諸侯之宮，迨戰國時所最慕效者，乃秦武王后魏姬也。姬乃魏襄王幼女，吾少時聞其容德，遂隱形入魏宮，而依侍之。迨秦武王聘后於魏，吾亦隨之入秦，甫越四年，而武王薨，王弟昭王爭立，不以禮待其嫂，始則幽廢空宮，繼則欲強嫁之。姬誓死不從，遂逐之，始大歸於魏，是時姬年甫十九，復守節八年而卒。吾始終不離一步，故其神態皆能逼肖。向吾方摹仿張皇后，僅髣髴其十之六七，爲子所窺，令人惡然，故仍返吾初師魏姬之貌也。」孝廉問：「大仙所見古今麗人，共有幾何？」對曰：「吾自魏姬沒後，二千年來，凡帝王之宮，以及名都大邑，僻壤窮鄉，無不周遊物色，計吾所常竭力追慕者，不下二百餘人。然吾所謂麗人者，必兼容與德言之，若僅美於容而其德不純，效之適足爲害耳。且古所傳麗人者，或承帝王之寵，威福驚人，或爲文士所褒，揄揚溢量，及攷其實，則真麗者僅居少半，其餘倖得美名者，大都不過中人。若其遭逢不偶，或早年守寡，或聲勢難憑，則其沈淪埋沒於深宮之中，與窮閭之下者，何可勝數？至若趙飛燕合德之淫妬，武媚娘之悍逆，貌非不麗，而腥聞遠播，適增其醜，吾每過之，未嘗不唾其背也。西施楊玉環，誠不失爲上等麗人，然夫差寵之而吳亡，明皇寵之而唐亂，吾亦無取焉。」孝廉問：「大仙所見二百餘人，請爲我述之。」對曰：「吾姑就史冊所見之人言之，然有史冊未傳其美，而吾親得之目視者，有端重一流，如衛夫人莊姜，楚武夫人鄧曼，晉獻夫人賈姬，漢之魯元公主，孝昭上宣皇后，光烈陰皇后，明德馬皇后，蜀漢昭烈吳皇后，唐之文德長孫皇后，懿安郭太后，宋欽宗之朱皇后，遼天祚皇后，蕭多囉羅，元秦定帝之巴拜哈斯皇后，寧宗

之塔哩雅圖默色皇后，明之高慈馬皇后，莊烈周皇后。此其人皆莊麗閒靜，其性皆仁慈敦厚，福德兼全，而當以陰皇后爲之冠。宋之朱后，隨欽宗北狩，艱險備嘗，卒於燕京，年僅二十有六。元之塔哩雅圖默色皇后，七歲册立，甫一月而寧宗崩，后守節三十六年，實元宮一老貞女，其遇皆有可憫者。有明豔一流，如息夫人、烈嬀、楚平夫人、伯虞、漢之戚夫人、孝武陳皇后、邢夫人、尹夫人、吳周瑜之喬夫人、晉之明穆庾皇后、穆章、何皇后、石崇之妾綠珠、江南女子羅敷、北周靜帝之司馬皇后、隋之宣華夫人陳氏、唐莊宗之德妃伊氏、南唐李後主之繼后周氏、宋之開寶宋皇后、遼懿德蕭皇后、金衛紹王之幼女岐國公主、明福王之選后徐氏。此其人皆體質妍妙，其性皆明慧柔婉，而當以晉何后、岐國公主、明徐后爲之冠。何后諱法倪，廬江何準之女，年二十一，穆帝晏駕，后諷誦佛經，守節四十餘年。岐國公主，自其父紹王爲強臣所弑，與其母俱幽入高牆，及元兵圍燕京，乃以公主歸元太祖而議和焉。太祖始舍金而攻西域，金得以延國祚者三十年，實惟公主之力。徐后乃中山王之裔，年甫十五，被選入宮，未及册立而殉南都之難，蓋亦一貞女也。有修嫺一流，如秦穆夫人穆姬及其女簡璧，卽弄玉也。晉文夫人文嬴、西楚之虞姬、蜀漢先主之孫夫人、吳孫翊之徐夫人、晉之孝懷梁皇后、秦苻登之后毛氏、北魏之木蘭、隋之紅拂、明之費宮人、石社、土司之妻秦良玉。此其人皆天姿偉麗，才識無雙，智勇兼備，其未及發據而夙志以歿者，當以孫夫人爲之冠。晉之梁后字蘭璧，安定人，司徒梁芬之女，洛陽之陷，羊后被虜，而梁后殉節，晉書失於紀載，亦太疏漏矣。有澹雅一流，如晉文前夫人齊姜、悼夫人杞姬、魯文夫人哀姜、昭夫人吳孟子、漢孝成許皇后、班婕妤、孝哀傅皇后、孝平王皇后、宏農王之唐妃、吳廢主亮之全夫人、唐高宗之王廢后、宋哲宗之孟皇后、明宣宗之胡廢后、武宗之夏皇后、世宗之張廢后。此其人皆窈窕貞慧，雖蒙艱居憂，而乘節不回，其德皆足以稱其容，而容色之尤姝者，實以全夫人爲之冠。夫人錢唐人，諱惠解，十歲立爲吳皇后，吳主旣廢，貶號夫人，年十八而廢主卒，崎嶇權臣劇寇之間，卒能保身完節，時議憐之。至於許后之獄，由王莽鍛鍊而成，其不足信也明矣。以上共六十二

人，或端重，或明黠，或修嫺，或澹雅，各有所宜。問世一出，皆山川之間氣所鍾。吾當年師法已久，皆能幻其形，并能肖其神。若其數體兼備，不可以一格名。如漢之王昭君，吳長沙桓王夫人橋氏，景皇后朱氏，魏之文昭甄后，唐之崔鶯鶯，後周世宗之繼后苻氏，亦端重，亦明黠，亦修嫺，亦澹雅，無美不該。夫昭君遭遇非時，陷身匈奴，世人多惋惜之，不知其喪兩國之兵，厥功甚大。甄后以潛養袁氏之孤，致遭譖害，惓惓故夫，其心可原。橋夫人歸桓王，未及兩年，桓王遽薨，夫人哭泣數月亦卒，節烈可欽。朱后舍子立姪，大公無我，可謂盛德。遽遭反噬，逼令自縊，孫皓之罪，上通於天。崔鶯鶯許字鄭恆，從一而終，元微之謀娶鶯鶯而不可得，乃作會真記以誣之，亦見微之心術之不端。苻后宛邱人，魏王苻彥卿之幼女，年十七，世宗聘以爲后，未及行禮而世宗崩，后詣柩前成禮。宋受周禪，遷之西宮，後竟遣出爲尼，賜以玉清仙師之號，蓋亦一貞女也。以上六人，大抵嶽瀆之精氣所凝，或閱數百年而始一見，余亦嘗從而慕效之，然能形似而不能神似也。若出類拔萃，既不以一格名，卽以一格求之，亦莫不臻其極者。一曰漢之孝惠張皇后。后諱嬌，大梁人，宣平侯張敖之女，生於趙而長於秦，故在漢宮口操秦音。惠帝崩，后年甚少，辟陽侯及呂產呂祿入居宮中，后守禮遠嫌，如防大敵，卒能自潔其身。又常以仁厚勸呂太后，保護代王及諸功臣，陰德甚大。及被幽廢，后亦終不自明，乃其容德之美，史傳絕無知之者，斯可怪也。一曰北齊文宣李皇后。后諱娥，趙郡李希宗之次女，幼不好弄，天性淑惠，爲文宣帝所寶禮，嘗以婉言諫文宣之暴，保全者數萬人。年三十一，文宣之弟高湛卽位，幕后容德，欲逼淫之，后以死自誓，然卒遭侮辱者，非后之罪也。其後削髮爲尼，卒成仙訣。一曰後唐莊宗之嫡配韓淑妃。妃晉陽人韓遜之女，佐莊宗二十餘年，以創大業。妃之侍婢劉氏，交通宰相，得超立爲皇后，而妃反居其下，以至敗亡。莊宗旣殂，妃居晉陽，年五十二，被虜於遼，遼主以母禮事之。妃常懸劍帳中，以自防，遼人敬之如神。一曰明熹宗之配懿安張皇后。后祥符諸生張國紀之長女，剛正嚴明，深惡客氏，魏忠賢而裁抑之。客魏構機陷害，幾爲所撼。及熹宗崩，忠賢嘗欲篡位，后年甫二十一，卽能不動聲色，密召莊烈帝立

之，其誅大怒，竟延明祚。闖賊入都，后得信稍遲，自縊而懸絕，幾落賊手，危乎殆哉！幸李巖保護之，始得從容引決。蓋若有神助焉。此四人者，大抵乾坤之淑氣所萃，或閱數百年而不能一見，且本係神仙中領袖，偶到人間，雖頹人之詩，洛神之賦，不足以罄其形容。如孝惠、張后以澹雅勝，文宣、李后以明艷勝，韓淑妃以修嫵勝，懿安、張后以端重勝，雖各擅一格，而未嘗不備諸體之妙。吾竭力追摹，但能形似十之六七而已。凡吾所舉，其人皆見於史冊者，此外委巷之間，幽閨之內，與埋沒空宮而不得一見者，王者，正復不少。余素所心儀，尚有一百數十人，但其姓字不見於史傳，雖欲相告，恐子不能記憶也。『孝廉以爲聞所未聞，因與縱談古今人物，其所評賢否是非，多有出正史之外者。正暢談間，忽聞遠邨晨雞一唱，麗人曰：『子可歸寓，吾亦從此逝矣。』孝廉與之揖別，出門上馬，但見殘星幾點，皓月西匿，天已曙矣。回頭一望，空殿已失所在，惟有畦畛縱橫，滿目沙礫而已。孝廉自爲文紀其事，余從黔人得見之，惜已逸孝廉姓名，因稍刪錄之如此。

同治癸酉年，余在蘇州書局，有友人見此文，攜寄上海申報館，刻在瀛環瑣紀中，已稍被館中執筆者竄改，今特重著於此，以存原璧。

■ 牛太守前生爲戰馬

吾錫汪寫園先生（士侃）以進士爲四川縣令，其本管知府牛姓，與先生鄉榜同年，乃嘉慶甲子科某省亞元也。太守右手係人手，左手係馬蹄，能自記三生之事，歷歷不昧。嘗告先生曰：『余前生一將官，因征苗殺戮太多，冥司罰令轉生爲馬。余既生在櫪間，回顧本身，儼然馬也。因悲鳴踴鬣，不食而死。冥司以其罰不稱罪也，仍令爲馬，不敢復求死。既壯而爲某將官乘馬，某將暴戾性成，往往鞭刀交施，受盡百般痛楚。一日與敵戰而敗，追兵已逼，余負某將疾奔，忽臨一山澗，寬約丈餘，對面銳石削立如鋒。余念躍過，則身死而吾主或可救，不躍主必爲追

兵所殺。乃一躍而過，余腹絀於銳石，腸裂而死。某將竟以身免。冥司以余忠於所事，許轉人身，且爲文官，秩至四品。方余之初爲馬也，鬼卒以馬皮著於身，及余復爲人也，鬼卒又將馬皮剝去。而余已兩世爲馬，皮肉粘合無間，乃以刀割之，痛徹心骨，割至蹄尖，尤不勝其痛。余因縮去左蹄，鬼卒竟未之覺也。孰意轉爲人身，而馬蹄猶未去乎？蓋太守所自述者如此。太守又告寫園先生曰：「吾官終於此，且不久在人世矣，死期在某月某日。」已而果然。

明相沈文恭公故宅

浙江提督駐寧波府城，其署乃明萬歷年間，宰相沈文恭公（一貫）故宅也。有空樓九間，人不敢居。沈氏子孫，每於冬至元旦，入署祭拜，提督不之禁也。相傳沈公時見形樓上，若朱衣紗帽，則提督必得議鼓加級等事；若藍袍或便服，則提督必有丁憂降革等事。一夕陰雨晦冥，營兵在樓下支更者，喝號敲鑼，適打四更，見樓上有前代弁兵裝束者，喝號敲鑼，亦打四更。營兵大懼，暈絕於地，久之，其夥怪更鑼不鳴，牽趨視之，始共救醒。余謂沈公相明神宗，偏私多而補救少，且爲末季黨人之魁，考其相業，殊無足稱，何以逾二百年，尙能獨著靈怪？蓋其爲相實專且久，取精用宏，所以遺骸猶未歇絕歟？

嫁女爭花轎釀人命

雍正乾隆間，吾錫顧持國先生（維）以工制舉文名於世，然性情頗執拘，既久不得志於場屋，有憤時嫉俗之心，行事益與世背馳。故兄弟四人，皆以科第發聞，先生獨以諸生終其身。晚年將嫁其女，當時風俗，以用花轎爲貴，然如賃之，則婿家約須多用錢十緡，婿之父母未之允也。先生謂媒曰：「若無花轎，我當養此女不嫁。」婿

之父母亦謂媒曰：「若必索花轎，我當以其費爲子買妾。」媒於是奔走兩家，陳說百端，皆堅不見聽。先生設誓不嫁其女，而壻家竟爲其子納妾，媒亦敬謝不敏，婚事遂作罷論矣。明年元旦，其女方盛服拜賀父母，先生怒目視之曰：「汝尙有顏來見我乎？」其女含淚歸房，距戶自經。慧山有東嶽大帝廟，素著靈異，是夕廟祝聞殿上有鬼哭聲，如是者三夕。於是壻之父及兩媒皆夢至嶽廟就質，神研訊良久，其案始定。神謂鬼曰：「花轎於婚事無關輕重，汝父以不得花轎而誓不嫁女，已大誤矣。復無端罵汝，迫汝於死，是此案汝父之過爲最多。然女無訟父之理，故汝父不必到案，今但以衆供確鑿定案可也。汝父命中本無科第，然念其皓首窮經，子孫當有得科名者，今以此事皆削去之。」謂壻之父王姓者曰：「兒女婚姻，非用意氣之地，若親翁一使氣，一不使氣，則無事矣。今汝激於顧翁之言，不肯相讓，釀成人命，且花轎爲費無幾何，至慳吝若是，汝命中本有一舉人，今罰汝三世之後得之。」謂媒某姓者曰：「凡傳兩家之言，當有斟酌，今汝於其負氣之辭，非惟不肯稍隱，又加甚焉，釀成人命，職汝之由。汝尙有十八年陽壽，今減去一紀以示罰。」謂媒劉姓者曰：「汝於此事，頗欲排解，然於某媒之傳言不謹，不能救正，亦有過焉。汝今年本可捷鄉闈，且有進士之望，當罰停十三科，至汝孫方得之。」鬼哀籲曰：「吾父操行廉介，不得一第，其子孫科名，可否免其罰去？」神曰：「凡人自詡操行，但見己之是，見人之不是，其居心已薄矣。且汝知執拘之爲害，無以勝於操行不正者乎？此案亦猶是也。吾之斷獄，雖就案論案，然亦參覈其人生平之居心制行而定焉，豈汝所能籲乎？」明旦壻父往見兩媒，以夢相告，無一歧異。厥後王姓之曾孫，果得一舉人，逆溯之已三世矣。某媒如期而卒，劉姓之孫名承本者，果捷道光八年鄉闈，適符十三科之數，旋成進士。顧氏自持國先生，迄其玄孫，竟無得一第者。

立誓減壽遊庠

錫金兩縣，於承平時，童生應學院試者，一千數百人，而學額僅三十人。世俗之視秀才也頗重，而得之者亦頗難；往往有文學均優，寫作俱佳，而僥得僥失，年至班白，猶溷迹於童子軍中者。西溪顧氏，無錫舊族也，提鄉會試者，近十人，有諱錡者，亦工制舉文，縣府兩試，常冠軍，年將四十，未博一衿，既困於貧，又素懼內，頗遭其妻之白眼，意鬱鬱不樂，乃赴慧山之東嶽廟，詣神前立誓曰：『如我命無遊庠之望，折願陽壽以易之，但能一得秀才，雖速死無憾矣！』是年試於學院，果獲雋，舊例凡院試所取者，必由本學教官，擇日率新生謁夫子廟，始得列於附生之籍。顧生未及謁廟，病不能興，新生謁廟之日，正顧生垂危之日也，越日而遂卒。余少時嘗聞顧氏長老相戒，謂東嶽廟威靈顯赫，大神之前，不可冒昧立誓也。

■ 麻姑締姻

乾隆年間，無錫陳翁遊幕河南，雋雅拔俗，常爲郡縣上賓。晚歲倦遊里居，室有三女，皆賢孝工詩，戚黨推爲國色。其次女卽外祖母陳太夫人，歸我外祖顧公願堂先生者也。實以乾隆丁酉三月三日生，年十九尙未字。顧氏與陳氏舊爲姻婭，顧氏長老每至陳氏，見三女臨窗刺繡，儼若神仙，歸而歎羨不置，乃爲外祖求婚，陳氏未之許也。外祖年十七，學幕山西，會赴京兆試，見燕市中有卜者，因就卜焉。卜者曰：『子今生於科名無分，然將有非常之福，凡人祿享萬鍾，榮居一品者，俗福也。山水怡情，著述壽世者，清福也。其介於俗福清福之間者，莫如豔福，非有夙緣，終身無望。玩此卦象，子若向南方，當得神仙爲嘉耦，亦得神仙爲媒妁，豈非常人罕得之福乎？』及榜發落第，南歸省親，先是會外祖母供一麻姑像，神彩精雅，數百年物也。會外祖母朔望焚香展禮，事之甚虔；至是夢麻姑謂曰：『汝年老無婦，爲汝子締姻。』會陳翁陳母六旬雙壽，慶者盈門，凡女賓至，則延之內室，三女周旋迎送。有一女賓年未三十，澹妝靚飾，翩然入內，三女陪侍於旁，戚黨婢媪同聲驚訝曰：『今日賓主，真天仙樂會。』

也。女賓欲見壽母，陳母出而見之，問何姓。答曰：「麻氏。」問居何里。答曰：「余無家，今日爲作冰人而來，不必多作寒暄語。頃見女公子皆係天上謫仙，長者端莊，較有世福。季者豔麗，恐難永年。仲氏容德尤備，然八年後恐遭奇厄，此係前定之數也。余所以來者，乃欲爲締姻緣，亦係前定。今日午時有某冠某服自西方來者，年甫十七，卽其人也。」遂翩然而出。陳母追送之，已忽不見。家人相與驚詫，以爲遇仙。俄而外祖以姻家子往祝壽，其時地年歲冠服悉合。陳翁亦素高外祖之才，遂以女女焉。陳太夫人既歸顧氏，見所供麻姑仙像，若素熟識者，蓋卽見之壽筵者也。益竦然敬之。其後八年，陳太夫人年二十七，果無疾自縊而卒。其姊歸沈氏，妹歸曹氏，境遇年壽，皆如所言。陳太夫人生一女，後歸曹氏，外祖續娶侯太夫人，亦生一女，卽先妣太夫人也。余幼居顧氏，見顧氏族黨，每逢元旦，必來拜陳太夫人畫像，瞻慕久之始去。有周孺人者，外祖之從母也，年八十餘矣。每來談陳太夫人，則口講指畫，娓娓不倦。因指畫像曰：「方陳太夫人自縊時，理妝不異平時。余奔往解救，欲灌薑湯，以刀抉口，堅不可開，上唇漸縮，微露兩齒，畫工亦遂仍之，此不過肖十之五六耳。然南鄉有觀音菴者，其比丘尼來營齋奠，延善畫者摹繪以去，供爲大士像，今聞靈異乃益著，咸黨皆知其生有夙因云。」

扶乩問題

道光甲午科，江南鄉試題爲執圭一節，合肥縣諸生其先期扶乩問題者，乩盤大書唐伯虎三字，遂寂然不動。諸生沈思苦索，有悟者曰：「唐伯虎自號六如，此題中必有六如字也。」因檢論語得執圭一節，爲文會者十人，是歲合肥諸生舉鄉榜者七人，而六在會課中，惟李玉泉封翁以鄉居未與於此會。又道光癸卯科，浙江鄉試題爲子曰加我數年兩章。杭州諸生亦先期扶乩問題，乩盤大書在白雲紅葉之間，當時不能解者。及題既出，始悟題之上爲於我如浮雲之雲字，題之下爲葉公之葉字，與紅葉之葉字音異而文同。塾師教童子讀論語，向於葉

子加一小紅圈，讀作葉公之葉字，則此書紅葉之紅字，亦有著落云。

扶乩奇驗

曾文正公嘗告幕客曰：「余向不信扶鸞等術，然亦有奇驗者。李忠武公（續賓）之克九江也，余方銜樞家，居一日偶至余弟沉甫宅中，塾師方與人爲扶鸞之戲，問科場事，余默念此等狡狴，何足爲憑？乩盤中忽寫賦得偃武修文，得閒字。余言此係舊時燈虎，作敗字解，所問科場事，其義云何？乩盤中又寫爲九江之言也，不可喜也。余詫曰：「九江新報大捷，殺賊無遺類，何爲言敗？」又自付九江去此二千里，且我現不主兵事，忽提及此，亦大奇事。因問所云不可喜者，爲天下言之乎？抑爲曾氏言之乎？乩判爲天下大局言之，卽爲曾氏言之，時戊午四月初九日也。余始悚然異之，而不解所謂。至十月而果有三河之敗，全軍盡沒，忠武公及余弟溫甫咸殉焉。乩仙自言彭姓，河南固始縣人，新死於兵，將赴雲南某城隍之任，道經湖南云。」噫！一軍之勝負，關係甚鉅，此時文正雖奉諱里居，而東南全局，隱倚以爲輕重。忠武固文正舊部，而文正之弟又在軍中，半年之前，敗徵未見，而鬼神早有以告之，凡事莫非前定，豈不信哉？」

城隍神世故

李幼泉都轉（昭慶）相國肅毅伯之季弟也，常統萬餘人勦賊，以功擢鹽運使，將入都候簡。遇疾不果，以癸酉之夏卒於天津。方病篤時，都轉厭其苦困，乃密自爲一疏，遣人赴城隍廟焚之。大旨謂上念老母，不忍遽謝人世，然修短有定數，原難勉強。自揣生平尚無大過，若壽數未絕，請卽令痊瘥。若壽限已到，亦卽早令溘逝，免受此淹纏之苦也。焚疏未及半時，都轉忽夢城隍神，遣人持柬來招隨之俱往，與城隍神款語片時卽返。伯相適來聞

疾，尙未知都轉焚疏之事也。都轉自稱疲乏，口渴呼湯飲之，遂語伯相以焚疏之故，且曰：「我向者到城隍廟一行也。」伯相問見城隍行何禮，都轉曰：「如世俗賓主禮，相見一揖而已。」因述城隍神之詞曰：「人之壽數，非我所能主持，我已將大疏轉奏上帝矣。子之壽數，原止於此，然子上念老母，孝意可感，且子多年帶兵，有功無過，我料上帝必有延壽之命，子盍歸乎？」拱手而別。伯相聞之頗喜，冀其或有轉機也，不料是日都轉遽卒。此事伯相親爲余言之，且曰：「當城隍轉達奏疏之時，彼豈不知上帝之未必能允，而以延壽慰余弟者，蓋城隍神之世故也。」

■ 生作城隍二日

嘉興石達勳廣文（中玉）於同治壬戌，移居上海三林塘。病中夢有相逐者，出則旌仗喧闐，隸役擁衛，掖之升輿，視轎前兩提燈，則淮安城隍府也。及至署，南面高坐，判官及諸隸役以次參拜，判官捧公牘請判堆積盈案，茫然不知牘內何詞。判官摘紙尾，但令畫行標硃而已。判畢，塔下衆囚環列，分起就訊，廣文不知所爲，目視判官。判官曰：杖則杖之，曰鞭則鞭之，曰付某獄，即牽去。廣文偶舉首，見對面一戲臺，其臺上聯額，皆默識之。凡在署理事三日，始送之，歸未至家數武，有一廟，廟門新貼上海縣令告示，廣文命停輿視之。俄至家，忽甦，則病已三日不食矣。呼其子芳采曰：「上海縣令新出告示，其詞云云，盍往視之。」芳采往視，果一字不差。乙丑歲，廣文公車北上，過淮安，入城隍廟，視戲臺聯額，一一如夢中所見。嘉興人趙桐生太守（銘）爲余言之。

■ 死生前定

李忠武公（續賓）三河之敗，全軍五千人，皆燔於賊。有勇丁某甲，匿積尸中，以免。夜半忽聞傳呼聲，自北而

來，以爲大股賊復至，戰慄不敢出聲，竊視其燈，知爲本地城隍神，驕從甚盛。既至，神據案南面坐，展閱一簿，土地神閱尸唱姓名，見死者皆能自起應之。唱至某甲，城隍神詫曰：「是人當死於江西萍鄉縣，胡爲在此？」土地神踞曰：「實尚未死。」乃復按簿閱尸，天將明而甫畢。神既去，某甲徐起，四顧無賊，乃負匍匐乞食，輾轉山谷。逾一月，始歸衡陽。本籍誓不再出從戎，家居數年，貧乏日甚，因念勇丁某乙，有素負若干，索之可以供饋粥。其軍時在醴陵，尙非江西境，不妨一往。至則某乙一營甫拔向萍鄉，又念萍鄉去賊尙遠，往留一二日，當無恙也。因先致書某乙，俾豫措所負之數，然後往取之。某乙如所囑，召某甲往，甫留一餐，某甲亟取資斧束裝將行，忽端坐不起，視之氣已絕矣。

蓬萊仙跡

登州蓬萊閣，頗多仙跡，土人往往有所見聞。表弟楊墨卿嘗以事至登州，適值溽暑，夜不能寐。黎明登城納涼，至蓬萊閣邊，紅旭方升，見兩童子容貌踴躍，方在雉堞賭跳。每移一堞，迅如鳥飛，捷如猿升，數丈外猶見之。及迫近雉堞，童子忽跳出城外，亟俯視之，固無所見。且城堞離地殆四五丈，不知其爲人歟？爲仙歟？抑爲狐也？

縊鬼爲祟

余外家顧氏，居無錫城內西溪上，數百年舊族也。相傳雍正初年，有一道士過其門，忽植立瞳視曰：「吁！縊鬼入矣！」頃之連聲稱縊鬼者七，乃詣閤人告曰：「此宅有七縊鬼入門，自今以後，當有七人自縊者，及今驅之，尙可爲也，何不請我作法，以拯此厄？」閤人入報，是時宅主顧持國先生，先妣太夫人之高祖也。性方嚴，以道士爲妖妄，斥去之。道士笑曰：「固是定數，不可挽也。」長歎而去。越數年，持國先生將嫁其女，與婿家爭花轎不得，女

忽自縊。其後先生之從孫某，爲母所斥責，與其妻同縊於樓上。孫婦高孺人與其夫不相得，遂自縊。其夫旋亦自縊。先生之曾孫某，歸自書塾，忽自縊於桑下。七十年中，男女縊死者六人。外祖母陳太夫人既歸顧氏，柔順靜默，終日垂簾刺繡，與諸姑姊姒無閒言。每晨起梳妝，窗外桂樹一株，常有小鳥鳴其上，若曰蠟梅花上街，披裹去，披裹去。陳太夫人以問左右，左右不聞也。有吳媪者，陳太夫人之乳母也，目能視鬼，常云見一縊婦手持髮一縷，短繩一條，徘徊房戶外。陳太夫人斥之曰：「咄！速去，毋妄言。」越數年，媪忽語家人宜謹爲備，昨見縊鬼扑舞雀躍，揚揚出入者數日矣。而顧氏祖宗皆切切聚謀，若甚有憂者，果何爲耶？於是家人防護維謹。先是陳太夫人性喜佩蠟梅，以其格高而韻遠也。嘉慶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陳太夫人晨起盥漱，忽聞門外有賣蠟梅花者，亟遣吳媪出呼之。逮持花入，則陳太夫人已就側室自縊矣。側室者，家人所呼爲披裹者也。自是鳴鳥不復至。閱年餘，家人或夢陳太夫人來告曰：「吾請於上帝，已驅除一方縊鬼矣。」故至今城西數里，無縊者云。

淑靈呵護家人

相傳縊死之人，往往在其死所爲厲，然亦有不盡然者。余聞外祖母陳太夫人之初卒也，每清晨薄暮，家人恍惚見其形影，出入家祠中，丰神不異平生。其所縊之披裹者，後改爲廚房，一夕竈下養遺火於積薪，夜將半，家人如有聞呼救火者，皆於夢中驚起，則竈前煙燄已迷漫矣。室中固有水缸，缸內有瓢，咸於烟燄內，望見一麗人，以瓢酌水，連飲數薪，火已漸熄。家人遽前逼視，見薪邊溼水淋漓，瓢亦投在缸外，乃合力傾水滅火，始悟救火者，實陳太夫人也。外祖早卒，外祖母侯太夫人艱苦守節，撫育二女，一爲從母適曹氏者，一則先妣也。是時家貧亦立恃女紅以度日，侯太夫人旋得膨脹疾，臥在床褥，九年未瘳。侯太夫人常怨言曰：「彼無端縊死以後，遺累我，使我受百般苦况，求死不得，鬼如有靈，能攜我同去乎？」一夕忽夢有一姝人翩然來前，謂之曰：「我自歿後，得返

舊位，未嘗不樂；然繫戀故廬，常來呵護家人。卽良人之死，我籲求上帝，跪膝將穿，竟不獲允所請，願氏家運衰矣。所幸者，吾妹一女，福德兼全，他日外孫鼎盛，吾妹猶及見之，且有三十年陽壽，今疾當全瘳矣。」乃以手摩腹，覺冷氣自臍間湧出，一驚而醒，則殘燈燐然，彷彿有人影瞥然而去。腹中癢結，覺已盡消，明日霍然而起，以夢語家人，驚詫良久，終身不復怨陳太夫人。其後余與諸昆季常從先妣居外家，道光乙巳，余年八歲，陡患爛喉痧症，諸醫皆束手，以爲必死。余忽於病中見一人，彷彿如陳太夫人畫像，手執盂水灑之，偏體清涼，未數日痧透痲落，病遂釋然。迄今思之，其遺像猶在目中。光緒五年，始以伯兄撫屏前，山東濟東泰武臨道二品頂戴，賙贈外祖及外祖母如例，距陳太夫人之卒，已七十七年矣。然願氏已絕無後，余志尙欲爲置祭田云。

■水鬼白晝拉人

兩江總督衙署，在金陵城北，粵賊踞金陵時，嘗爲僞天王府。內有花園，園內有池。甲子六月，官軍克金陵，洪逆僞宮人赴池水死者百餘人。辛未十月，復營爲督署，余時在曾文正公幕府，幕賓所居之地，與花園相距甚近。余夜觀書，常至三鼓，往往聞窗外剝啄聲，余知爲鬼，置之不理。如是者數夕，余厭其煩，乃右手秉燭，左手執棍，出窺之，羌無所見。既返室中，則拊窗聲，敲門聲，與板壁外彈指聲，終夜不息。余亦置不與校，然竟不敢入余室也。其後余習與相忘，不以爲意，而所聞亦轉少於前。及李兩亭制軍（宗義）總督兩江，甲戌之秋，幕客有遣其僕赴茶，鑊取水者，怪其久不至，復遣一僕往趣之。行過花園，微聞有呻吟聲，則見前僕顛仆池邊，兩手據地，作竭力支撐之狀，黑氣一團，旋繞其旁，駭駭將入水矣。後僕大呼，同事者聞聲奔集，黑氣跳入池中，汨然有聲。僕悶不省人事，以湯灌之，良久始醒，但云：「行到花園，忽見一鬼出自池中，拉余入水。余驚懼仆地，然口雖不能言，而心尙有所覺，極力掙拄，已爲所拖，若再無人呼救，則命休矣！」是日甫值下午，不過二三點鐘，天陰微雨，水鬼儼然出池拉

人於是過此者咸有戒心。未及兩旬，而制軍之猶子，忽死於池中。猶子年已四十餘，先數日接得家信，有喪明之痛，故水鬼得因其感而祟之。是年冬制軍遂引疾去位，數月之前，衰氣已見，故水鬼敢白晝拉人。至其夜間僅在余窗外剝啄，則猶斂戢之至者矣。

水鬼假冒舢板船

余在曾文正公幕府時，蜀人中往來較密者，曰李眉生廉訪，（鴻裔）蕭廉甫大令，（世本）唐柏存大令，（煥章）而三人者又甚相得也。王申二月，文正公薨，其五月，喪舟取道長江南旋。時柏存奉大府檄護送，眉生亦自具一舟，送至洞庭湖口。於是喪船眷船，及屬吏之送別者，水師舢板之護行者，不下數十號。大府調火輪船三號拉之，日駛三四百里。柏存每往來於眉生及會劭剛通侯（紀澤）之船，晝則聚談，夜則歸其本舟，習以爲常。自登舟之後，柏存舉措言語，頗改常度，嘗謂眉生曰：「吾不久於人世矣，欲以後事相屬。」眉生詰其故，則欲言復止，恆咄咄書空，皆頹喪無聊語也。眉生百端譬曉，輒復豁然自失，言笑如平時。一夕舟泊大通，柏存於二更歸舟，舟中人皆寢矣。蓋柏存蹤跡飄忽，時往時來，舟中人習見之，故不之伺候也。明且其從者將進鹽水，不見柏存，徧問舟人，有一老者答云：「昨夜三更時，聞船後有人聲，稱李大人遣舢板船來接唐老爺者，旋聞洞然有水聲。余謂彼船以篙激水，未之問也。」是時船已開駛百許里，咸謂柏存在眉生船也。是晚舟泊九江，乃赴眉生船問之，不見柏存，且云：「並未遣舢板船。」又徧問水師各舢板，皆云不知，於是有悟者曰：「噫！柏存死矣！此必水鬼冒爲舢板，以誑柏存也。柏存今已入水矣。」旣而久之，不得確耗，乃懸賞格於沿江上下，有告得柏存尸者，賞銀五百兩。閱月餘，有一木客，在金陵告云：「木排過大通時，忽一浮尸隨篙而起，惟失一首，蓋已飽魚腹矣，因取而埋諸江岸。」木客亦四川人也，乃遣人隨木客往大通掘視之，衣服靴帶，皆係柏存之物。靴頁內尙有唐煥章名。

片，乃賞木客而斂其尸，歸諸四川云。初柏存之溺也，蕭廉甫方爲天津縣令，未得柏存凶問，忽夜夢見柏存倉皇而至，滿身淋漓，如冒大雨者，見廉甫慄然無言，問以適從何來，不答，固問之，乃曰：「吾亦不知何以一滑便下，竟至於底，不能出也。」因不坐而去，既醒而凶問至。

鬼笑可畏

梅柏言郎中有友某君，素以膽力自負，郎中與之戲，請必以實事爲證。是時金陵城內，有一池在曠野中，素號多鬼，每薄暮，居民相戒不敢行，即有事必紆道疾趨過之。郎中與某君約，以一物置池濱，俾於深夜往取之，取來則輸以酒，殺一席，不能者罰亦如之。某君往至池邊取物，并立而俟之，以觀其異。須臾水面發泡，頃之冒出兩手，及身至踵，一鬼踏水面而行，登岸復前行。某君踵而隨其後，入一窮巷，前無出路。某君植立巷口，鬼將返，欲出不得，作諸怪狀以怖之，不爲動。相持至五更後，鬼披髮吐舌，作欲前搏噬之狀，某君亦披髮吐舌，對之曰：「汝技至此耳！」天將明，鬼技益窮，乃長嘯一聲，啞然而笑。某君不覺驚懼，昏暈仆地。明旦巷中人啓戶，見某君，灌而醒之，送還其家。自是某君膽益小，夜間非有三四人不敢出門。嘗謂人曰：「鬼百般怪狀，皆尚可耐，所最難視者，其笑耳。迄今思之，猶令我悽神寒骨，毛髮俱豎也。」

新鬼回家

朱雲甫觀察，（其昂）以光緒戊寅五月朔日病卒天津招商局。是時天津疫氣流行，死者甚衆，觀察感受時症，本非甚劇，庸醫誤以犀角地黃藥之，遂至不起。其家在上海，有兩宅，一在城內，一離城二十餘里。是月初五日午後，城內宅中一傭媪，忽瞳目嚙語，家人環聽之，觀察聲也。從而問之，乃大哭曰：「我已於初一日辰時死矣。」家

人大驚，問：「既死何以能到此？」曰：「我鑽在報喪信函中，附輪船南來，將近海口，我急欲到家，離船而走，甚勞倦也。」問：「報喪信何時可到？」曰：「明日辰刻。」問：「以何病死？」復哭曰：「今日甫經查明，吾尚有陽壽二十五年，前因母親大病，減借十年，亦尚有十五年，誤服庸醫之藥，遂至枉死。吾到陰間，一無拘束，以生平無罪孽也。亦各不收納，以死期未到也。可速焚一紙與給我，我將到城中大王廟及蕭王廟一行，即無事矣。我再當赴鄉間，報知母親，此事非可久隱，告之則慟在一時，不告則憂疑轉無窮也。」家人問：「債項如何？」曰：「我積虧久矣，今既死，不過以不了了之。」問：「所用錢有細賬乎？」曰：「無有，我生平用錢，無一不在面子上者，即無細賬，朋友自能代我清釐也。」家人如其言，買紙與焚之，須臾老嫗遂醒，問以前事，茫然不知，是夕觀察之母，在鄉間宅中，甫晚膳，即倦而就寢，寢甚酣，久之忽在牀上哭曰：「吾兒死矣！」問之，則所言盡與老嫗同。已而報喪之信，果以初六日辰時至。

庸醫殺人有定數

同治元年，京師大疫，有某部郎病後汗出不止，身熱頭暈，忽覺離其寢室，出其大門。門外有駕車以待者，乘之而行，街道皆素所未經。至一巷口，遇同年某孝廉，亦乘車而行，頃之至一衙署，則一素識之某主事，已先在。三人並不交言語，闖者延入花廳，有一官人方面而白鬚眉者，非本朝衣冠也，分賓主坐。官人取桌上冊檢査，忽謂其下曰：「某老爺何以至此，速即送回。」即有兩人擽某部郎出門登車，見其亡父立於道左，呼曰：「汝何以至此？汝壽命未盡，昨日誤服某醫生之藥，麻黃三錢，足以殺人，吾爲汝減去三分之二，速即回家，尚可活也。」言訖而去，車條忽已至大門，兩人者從車上推之，一跌而醒。則偃臥牀上，妻子環而哭泣，死已半日矣。忽呼口渴，索粥湯飲之，命取藥渣稱之，僅得麻黃一錢，視藥方則固三錢也。問之藥鋪，夥中人答云：「麻黃三錢，係某夥所稱，掌櫃疑其太少，復重稱之，確係三錢，雖免去而心終懷疑也。」又遣人問某主事某孝廉，皆已死半日，其時刻正同。其

藥方皆係某醫生所定，俱用麻黃三錢云。

村童夜陪鬼飲

距無錫數十里，有鄉鎮曰大牆門者，明季富室某氏居之，資雄一郡。其居址自大門以及內宅，占地幾五六里，今雖改爲村落，而士人猶名其地曰大牆門。光緒初年，有村婦攜一七歲子同居，其夫出外貿易，而童子讀書村塾。一夕童子自塾歸，晚餐後忽云：「有記書條忘在塾中，欲往取之。」村婦以塾中相隔不過數家，命童子攜燈前往，良久不返。俄而雨聲浙瀝，村婦倚閭盼望，中心如焚，而大雨滂沱矣。待至三更後，雨勢稍止，村婦自往塾中詢問塾師，則云童子並未到塾。村婦徧走村中，循戶問之，皆云未見。復赴溪邊呼問傍岸各船，俾以篙撩水，恐其或溺於河也，亦竟杳無蹤跡，只得歸家。自念祇此一子，而無端失之，恐爲其夫所斥責，愁悶欲死。其族婦有來伴居勸解者，延至四更，忽聞門外剝啄聲，亟啓戶視之，則儼然童子也。其衣履並無濕痕，詳詢其故，童子曰：「方余啓門，欲往塾中，忽有一人從旁突出，挾余而走，其行甚疾，須臾至一處，燈燭滿堂，僕婢雜沓，排筵宴十餘席，左男右女，忽抱余入座。見其相對言笑，略聞其聲，而不辨爲何語。一美人款余嘉穀數種，余微嗅之，有泥土氣，因嚼而不咽，潛吐於地。久之，見一翁一媪大呼入問曰：「何故騙誘我孫速卽還我。」始在堂下與僕婢爭論，繼而上堂拍案揮拳，燈燭盡滅，男女僕婢皆不復見，身在暗室，無路可出。適有微光射入窗內，細審之，知爲某氏家祠，覺媪與翁尙在堂上。媪謂翁曰：「何不挾之送往家中？」翁遂挾余而走，斯時窗戶關閉，不知何以能出。往返所經街道，似與常路微有不同，倏忽至門，翁遂舍余，回首無見也。」既而童子之父歸家，詳詢翁媪狀貌，果童子之祖父與祖母也。蓋翁媪於粵賊滋擾時，投水殉難，宜其靈爽昭著，能護其孫矣。拍案一怒，使某氏之鬼，銷聲匿跡，殆其正氣所濟云。

狎遊客遇無常鬼

嘉慶中，先祖繡圃府君，設帳無錫北門外。有施生者，年逾二十，荒廢學業，爲狎邪遊，屢誡不悛。先祖擯之門牆外，施生益流連酒色。一夕在妓室酣飲，四更後肩輿歸家，適經一橋。忽見一人身長丈餘，白衣高冠，肩掛紙錢，如世所稱無常鬼者，植立橋前，對之嬉笑。轎夫皆驚駭狂竄，委肩輿於橋上。頃之有擊柝夜行者，見轎中人已半死，復爲呼集轎夫，昇至家中，灌以薑湯，嘔綠水一盃而卒。蓋其膽已破矣。夫施生困於酒色，神不守舍，死期將至，而後陰氣乘之，固非無常鬼之能嚇人也。

楊孝廉遇煞神

俗稱人死之時，皆有煞神，其氣甚凶，而見之者亦往往不利。道光初年，無錫楊緝甫孝廉（熙）以制藝名於時，爲東林書院山長。一日往其族叔家中問病，未至廳事，陡覺冷氣逼面，仰首一望，忽見一物似雄雞者，集於廳屋之上。其眼中綠光兩道，直射人面，疑神視之，漸覺己之眼中，亦有紅光兩道，出與綠光相接。其始紅光甚短，繼而漸放漸長，紅光放長一寸，則綠光縮短一寸。相持良久，紅光將逼雞身，忽聞怪嘯一聲，雄雞奮飛而去，廳屋亦場倒半間。孝廉始徐步入內，知其族叔病勢初甚危殆，既而稍覺平安，蓋紅光與綠光相持之時也。於是方悟向者所見，實係煞神，今既逼之使去，病或可愈，欣然將歸。甫出門，則哭聲舉於內矣。夫孝廉之目光，能與煞神相抗，而終勝之，其所養必有過人者。然人之生死，業既前定，故其族叔之亡，雖稍緩須臾，而終不能免也。

離婚酷報

湖南某觀察，以鹽筴致富，卜居揚州。其長子娶某太守之女，憎其貌癡，納妓爲妾。妾恃寵陵嫡，而其夫常右之。久之某氏有孕，其母家恐妾之碁之也，迎之以歸。觀察之子，聽妾之愬，卽令其弟寫離婚書，告絕於某氏，而沒入其資財甚富。某氏生女，遣人來報，冀觀察之子或許其歸也。而觀察之子執意甚堅，復令其弟作書拒之曰：「此女非我所生。」某氏聞之，先殺其女，取剪刀自斷其喉，大呼一聲，由牀上自投於地以死。數日而觀察之次子有疾，鬼附言曰：「汝助兄爲虐，作書絕我，我將捉汝以去。」病者之妻出訴之曰：「汝自見棄於夫，不能報怨，乃反欲令我作寡邪？」鬼應之曰：「夫之惡我，豈舍之哉？我夫不能書而叔代爲書，叔罪實大，且渠陽祿已盡，吾故先捉之。」言畢寂然，氣已絕矣。此同治戊辰年事也。辛未四月，觀察大病，死而復蘇，召其長子使速辦後事曰：「我與汝終不免，吾適至陰府，與新婦對質而不勝，以我不能訓汝，六十日必來捉我，次當及汝矣。」六月中，觀察果卒，蓋六十一日矣。後數日，長子亦卒。其妾見鬼謂之曰：「吾將使汝守寡一二年，再來捉汝。」余聞人談此事時，妾尙未死云。

鬼魅現形

道光季年，揚州鹽商，有家婢爲魅所擾，設法驅之，皆不應。婢言魅有形質，夜半卽至，與之共臥，其冷如冰。商命兩媪挾與俱寢，夜半魅至，二媪狂呼奔竄，商無如之何。或獻計召優伶四人，使扮王靈官、溫元帥、趙玄壇、周將軍，環坐婢牀，而徙婢於他室以待之。夜三鼓，有風肅然，窗戶自啓，王靈官知魅已至，挺鞭將起禦之，忽見黑氣一團，直奔婢牀，王靈官驚而顛仆，悶絕於地，而魅亦不復見。於是商家男女婢僕，皆驚起煮薑湯，以灌王靈官，良久始甦，已折去一齒矣。一僕燃燭於室隅，忽大呼曰：「鬼在此，鬼在此！」羣趨視之，則見一鬼影嵌在壁間，其黑如墨，亦有面目鼻口，而不甚清晰。魅與王靈官相遇之時，王靈官固爲所驚，而魅亦驟見以爲眞神，慌張失措，故嵌於

壁間以致不能遁去也。衆以燭火炙之，唧唧有聲，愈炙則黑影愈淡，然其後壁上終彷彿有鬼形，雖常炙不能去也。自是魅不腹至，婢亦無恙云。

■鬼負壞牆

道光年間，浙江臬署花廳屋倒，是時某廉訪方宴客，忽聞小兒在院中大哭，廉訪怪而出視之，諸貴客相隨趨出，而屋場然倒矣。後問小兒何哭，小兒云：「適見青面獠牙者數十人，皆以肩背負牆，若甚用力之狀，余心怖焉。」蓋廉訪與諸客不當壓死，故羣鬼爲之負牆，復借小兒一哭，使之驚出而後頽塌也。趙桐生太守從軍山東，夜已就寢，風雨暴至，臥室傾崩，聲震數里，同人驚起奔救，皆謂桐生必死，有號哭而呼桐生者，微聞有答應聲，乃使勇丁撥瓦礫掖出之，則固毫無損傷。衆詢其故，知桐生方睡熟時，夜半忽醒，披衣起坐，欲取便壺，未及俯取，而耳中聞排山倒海之聲，牆宇四面壓下。桐生所坐之旁，適有一柱支拄，廓然中空，僅容一人。向使桐生首尚在枕，則其腦必被巨輻破裂，而其足亦必爲壞梁壓斷。又使桐生果取便壺，俯身牀外，亦不免於壓死。乃寢而忽坐，坐而未俯，不先不後，間不容髮，非若有使之者乎？然後知人之死於非命者，莫非前定，雖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而人之所以受巖牆之禍者，蓋亦其命然也。

■旅鬼索路憑歸費

陳作梅觀察（一）嘗爲余言，少時居山西學院幕中，同人有患瘧疾者，往往作囈語。人俟其清醒時問之，則云：「嘗見有一人年四十餘，自稱與我同事，三年前曾居此室，因日長無事，特來相訪，以破岑寂。」衆詢諸署中老吏，前任學院，果有一幕友年四十餘病死室中，述其狀貌衣服無一不合。一日鬼復憑病者，對衆言曰：「我久

客思歸，而苦無路憑，恆爲關津吏所留阻；諸君如能爲我辦一文書，感且不朽！諸幕客言於學使者，用鬼姓名填一路票，蓋印既畢，禱而焚之。須臾病者拱手謝客曰：「諸君惠我甚厚，雖然我欲起行，而苦無旅費，若之何？」衆復贖資爲買紙錢紙錠焚之，病者復拱手謝曰：「荷諸君之贈，行囊頗豐，吾今從此逝矣。」言未既，旋風忽起於地上，紙灰亂飛如蝴蝶，漸轉漸高，結成圓球，吹入雲霄，倏忽不見，病者亦遂霍然而愈。

鎮江府學署中鬼聲

余年十二三歲時，先大夫官鎮江府學教授，余兄弟皆在署中讀書，署乃數百年舊屋也。前官及眷屬多有病歿於此者，每三更人靜，臥室外輒聞履聲囊囊然，如著方頭靴，蹀躞於中庭者。或啓戶持燈出視，則寂無音響，既入復然，久而與之習慣，不復以爲異也。或聞女子弓鞋木底聲，又或聞推窗拔門啓戶聲，明日視之，則掩閉如常。或置算盤及棊筒於桌上，輒聞推算與落子之聲，或據案彈指之聲，或移動坐椅之聲，又若有喞然歎息者。一夕大兄與仲兄方在書室論文，忽聞對面案上有剝啄聲，將燈光旋轉照之，其聲如故。速移步往視，則無聲，既還則復響矣，遂置之不理。又一日，大姊因瘡疾，偃臥牀上，忽聞帳後如有人驅貓者，俄一貓自牀下走出，乃卽署中所畜之黑貓也。至於天陰微雨之夕，夜深月黑之時，鬼聲啾啾若近若遠，或在簷際，或在樹間，又余所習聞而不措意者矣。

荒徼人鬼雜處

咸豐年間，有謁選得廣西某土州州判者，是時廣西甫羅鋒鏑，而此州被禍尤慘。州判既赴省謁見上官，始知歷任州判，皆僦居省垣，不之官者十餘年矣。上官亦知而不問，或反予之差事，以示調劑。州判以爲無論此缺如

何瘠苦，總當一葢其地，僚友咸尼其行，適有自州來者告之曰：「此州城中居民，僅數十戶，荆榛瓦礫，滿目蕭條，鬼多於人，約數十百倍，惟日中時不見鬼影，及日稍昃，則羣鬼已出沒牆隅，與人無異，其聲啾啾，不甚可辨，終日人鬼雜處，肩摩踵接，不相畏避，亦不相聞問，雖居之幸無他禍，然此所謂鬼鄉也，不如勿往。」州判不信，毅然前往，將至州行百餘里，不見人烟，田中樹木，皆大可合抱，野獸叫噪相逐，州判始有戒心，既入城，忽見閹闈夾道，陳設百貨，熙攘往來者，幾與繁庶之區相似，私念邊城有此景象，傳聞之言，殊不可信矣。謁見知州，知州頓覺謂之曰：「我居此荒城，今已安之若素，乃勢有所不得已也。子可以不來而必來，亦太慙矣！」州判問：「向見城中繁庶之象，通都大邑，不過如是，何謂荒城？」知州笑曰：「日後當自知之，既已到此，此間不乏空宅。」呼吏導往署外一甲第居之，征裝甫卸，似聞內宅尚有婦女笑語聲，私念當別有官眷賃居此耶？因連日勞頓，遂卽酣寢。明日甫啓房闥，見對面有一房陳設精麗，揭起錦簾，一美婦人方對鏡梳妝，梳畢呼婢取水盥漱，旋入內室，婢復梳盥如前。忽聞外宅有傳呼某太太拜會者，室內婦人冠帔補服出迎，又一婦人年近四十，亦冠帔補服而入，兩婦互道寒暄，攜手就坐。州判又念今日天氣清明，所見決非鬼物，且鬼多飄忽，而此則形聲確鑿，鬼多陰慘，而此則容貌華美，土城中有此等官眷，正不得以荒僻概之，何知州之欺我也！移步前進，將諦視之，兩婦一婢，忽皆以手自挈其頭，對州判而笑。州判魂不附體，盡氣狂奔，徑詣州署，復見知州，告以所見，卽日啓行。知州復遣兩吏，以小車送之出城，州判欲覓所經之閹闈，但見頽垣破瓦，蔓草荒烟而已。始悟前日所見，乃鬼市也。於是疾馳出境，返至省垣，卽日引疾歸里，終身不仕。

鬼欺衰老

吾錫北門外大橋，縣令決死囚之地也。道光中，有顧君字雲蓼者，以書畫名，年七十餘矣。一日三鼓後，提燈獨

過大橋，陰風忽起於橋上，燈光陡滅，有數十無頭鬼逐之。大駭，奔至橋下，背一店門而立；鬼已踵至，皆手挈其頭，對之而笑。顧君魂不附體，頽然倒地，忽見紅光兩道，自遠而至，鬼皆散走，近而視之，則所素識之王氏兄弟也。驚喜呼救，乃送之歸，未數月而病卒。顧君嘗語人，謂王氏兄弟必貴，旣而一舉孝廉，一以監生終，頗以干涉訟事，見輕鄉里。豈其根基雖厚，而行事有以折滅之歟？抑年少氣盛，不必有大福祿，而亦爲鬼所畏歟？

東平州牧相尸遇鬼

余友朱偉度太守（祖駿）之權知東平州也，頗有能名。一日赴鄉間相一老嫗尸，冒雪前往。偉度向有喘病，又飢寒半日，及回署，氣息奄奄，面無人色。偉度之妻，捧盞湯進之，甫啜數口，陡然大吐，噴及其妻之面，其妻暈倒於牀，而偉度則爽然神清矣。其妻忽作嚙語，審其音若六十餘老嫗者，儼然東平人也。瞪目言曰：「余子無狀，終日在外賭博，不問家事，致余氣忿尋死。乃復移余於富家某氏之門，藉尸圖詐，生不能事，死又暴露之。且遠勞太爺之駕，若不嚴治余子，余死不瞑目！」偉度謂之曰：「汝子固當嚴治，但衙署深嚴，汝何敢至此？」對曰：「余抱憾無窮，亟欲申理，太爺在尸場時，余鑽入轎中，惟時太爺徧身發冷，余乘間入太爺之口，由口入腹。適飲盞湯半碗，余熱不可耐，由喉間衝出，不意適值太夫人特借之，以宣余意。」偉度怒曰：「汝混入衙署，又纏擾太夫人，不自知罪乎？」因呼曰：「速取杖來，我將扑之。」其妻作惶怖叩頭狀曰：「我速去，我速去，但求太爺處治余子。」偉度問曰：「汝子洵有罪，將絕其性命乎？」對曰：「不必絕其性命，但求杖之一百，驚其將來而已。余欲出署，懼爲門神所執，求太爺遣人炷香引余，則出矣。」偉度命如其言，其妻遂醒。明日偉度爲斷是獄，杖其子而遣之，州人多服其公明云。

冤鬼鳴冤

余弟誠伯之知漢川縣也，去城三十里之蚌湖口，有刼盜數人，拒殺事主一案。盜首何大安逃奔十五里，天尙未明，爲兵役所盤獲，收禁獄中，供稱夥黨五人已逸，正在緝捕。會有形迹可疑者三人，前來探獄，禁卒怪而羈留之，執而訊之，皆盜夥也。明日又在河邊盤獲二名，數日之間，刼盜六名，全數擒獲。縣民驚謂非鬼神默佑，不能至此。時壬午十月初六日也。先是十月朔四更，誠伯在內寢將臥時，聞後牆外有喊冤者，若近若遠，乍左乍右，其聲慘厲，意其必非鬼物。連喊三夜，始遣差往查，皆云牆外離居民甚遠，此殆非人，不日當有重案。初四夜喊聲較早，聞署無不聞者，然鬼聲無若是之發揚，僉謂當係更夫與冬防巡勇警夜聲也。初五夜尙有喊聲，初六日諸賊悉被擒後，卽寂無音響，而查事主被殺之期，乃初一夜也。其鬼既能鳴冤於縣署，又使諸盜不緝自獲，鬼亦靈矣。誠伯又細詢更夫巡勇，並無驚喊之事云。

廳署貓精

外叔祖顧半厓先生，遊幕河工，嘗言道光年間，居南河某廳署內，屋上常有一貓精，長二尺許，頭戴氈笠，肩挑兩小筲，效擔水夫之狀。每晨起，必從簷前經過，人亦習與相忘。後因偷喫食物，庖人狙擊殺之，庖人卽擔水夫也。視其氈笠，蓋拾取敗氈緝成者，其兩小筲，則取小木片細裝爲之。夫貓而成精，其閱世當已久矣。然擔水夫能擊殺之，究尙無甚伎倆。至其所慕效，不過擔水夫之屬，貓之心目間，但知有此人，蓋亦積威壓之漸也。

鬼買糕哺子

句容鄉婦有以產死者，厝棺荒墟，其鄰近賣糕店，每日見一婦人來買糕兩枚，及晚穿錢，必有紙錢灰，適如婦人買糕之錢數。店主怪之，明日復來，乃以水盆受其錢。婦遽泣曰：「實告君，我非人也，我以產死，既入棺而子生，

每日買糕哺之。當佑店中多獲生意，凡買客夜來者，皆我所爲也。因復哀籲曰：「吾家現已無人，此子久在棺中，終難得活，且與店主同姓，如蒙救出，撫育爲子，則生生世世，銘此大德矣。」店主惻然許之，因曰：「吾恐以開棺獲罪，奈何？」婦人曰：「方感大恩，開棺何害？」因告以地址方向，嗚咽拜謝，驚然而沒。店主依言覓之，果得一棺啓之，尸尚未朽，即買糕婦也。一孩微有溫氣，灌以薑湯，始能啼能動，店主遂撫爲子，而葬婦棺。及兒已長，頗以貿易致富，店主告以其母墓所在，使往祭焉。夜夢其母告曰：「吾昔爲汝買糕，每過某溪，浮水而渡，甚覺苦楚。汝今宜建一橋，以便行人。」其子乃建橋溪上，名之曰買糕橋，句容人至今能道其事。

寧紹台道署內狐蛇

余將赴寧紹台道任時，即聞寧波有三將軍之說，皆巨蛇也。其在提督署中者，曰大將軍；在道署中者，曰二將軍；在府署中者，曰三將軍。然向不輕出見。及余到署，細察形迹，惟署後有小屋供神，其旁塑白髮而坐者三人，詢之舊吏，乃云狐也。署室承塵上，常有聲響，始以爲鼠，久而諦之，與鼠稍異，或於板壁及桌椅上作剝啄聲。余厲聲呵之，乃稍止，然既止復響。既而試得一訣，但若無所聞者，置之不理，再響數次，即不復響矣。僕婢有失小物，及頭足微疾者，均往財神祠中燃香燭，亦頗有奇驗，但事稍重大，則不靈。一日，余方午食，仰指承塵，謂內子曰：「彼已數月不響矣。」言未已，而聞墮塵之聲，若撒豆者，各室中多有微響，旬餘乃止。乙酉上元之晨，余起盥沃，忽聞板壁有響甚厲，與平時不同，余大聲斥之，亦不稍止。適接電報，知法將孤拔率五戰艦已入蛟門，來攻鎮海，余乃悟彼來報信也。因曰：「此後如有警信，即能來報，待到事平，當書一匾額送之。」自是凡聞室中有厲響者，必接警電，法船既退，余乃撰書一匾，懸之祠中。余久欲察巨蛇蹤跡，而無所見，惟盛暑之夕，署中人每見一烏蛇長丈餘，橫臥院中乘涼，欲呼衆人往觀，則忽不見。然並無他異，似不足當將軍之目。又聞前任某觀察，有一族姪女，夜

署一夕忽不見。明日東城外十餘里之鄉人來報有一女墮於田中，遣人驗之，乃迎以歸。女云：「三更睡熟後，忽覺御空而行，鼻中微聞有腥風，然並無所見，天將明，乃墜下。」云。衆意此乃蛇之所爲，惟余所聞署中之響，不知其果爲狐歟爲蛇歟，余無以考其實矣。

蛇死爲祟

無錫南門外，窰戶甚多，俗呼之曰老窰頭。同治丙寅，有某甲買一古窰，窰已閉棄數百年矣。將啓而用之，忽見窰中大小蛇無數，皆毒虺也，盡擊斃而火之。有一蛇大如壘，亦死於火。頃之，某甲大病，將死，蛇附之而言曰：「我已修百餘年，未嘗出爲人害，汝不與我一信，而突來開窰，使我不及遷避，無故殺我，且殺我子孫甚衆，今日必索汝命。」蓋俗例凡起造動土，必於數日前祀土神，則百蟲無不徙避，某甲開窰，實未祭土也。於是家人涕泣哀籲，許蛇以誼經超度，不可許以拜七日。梁王巖，又不可許以拜懺，而兼立蛇王廟，蛇乃允之。某甲尋愈，於是軍將山有蛇王廟云。

巨蚌成精

上海蕭家浜，水通黃浦，咸豐五六年間，土人往往於晦冥之夕，見河濱有光燭天，儼同月夜。河濱有大榆樹，數百年物也，一日有客向土人欲買此樹，願輸錢百緡。土人異而詰之，客曰：「此樹腹空已久，中有靈草一莖，而此河由黃浦通大海，汝等獨不見夜有寶光如明月者乎？此巨蚌也。彼在海中修鍊多年，來此欲食仙草，以成正果。吾所以買樹者，將取草以釣蚌也。」土人聞之，皆謂明月之珠，乃無價之寶，吾輩何愛於百緡？乃謝客勿售，相與鋸樹取草，復築壩截斷河流，戽水使涸。河底果有兩巨蚌，皆如百斛之舟，相對翁張，作欲裹人之狀。土人既不敢

近，乃懸草於長竿以誘之；蚌來逐草，其行如風，竿與草皆爲所吸食。持竿人駭極，幸而跳免。士人以爲蚌不出壩，終當涸死，欲持久以困之。數日後，蚌忽不見，蓋已騰躍而越壩矣。然每夜寶光仍見於黃浦，相去不過數十里耳。俄有兩女子美麗絕倫，赴縣署投狀，自稱立願出家修道，有惡少年郎生強佔爲妻，不令歸寧母家，求縣主速賜拯救。問其居址，云在黃浦，旣而一書生來訴狀，自稱鄔姓，幼聘彭氏二女爲妻，今欲賴婚，求縣主速賜清理。問其居址，亦云黃浦。旣而縣役投票拘人，則浦濱固無彭鄔二姓者，徧詢舟人，亦皆無之。遂置之不理。越半月，兩女子復來縣催訊，并訴於道署，詰以鄔生旣難拘到，作何處治？女子稱但書黃紙，聲明鄔某應按律懲辦，鈐以縣印。以某日某時，焚而投之黃浦，則可矣。縣令如其言試之，忽見血涌水面，則一大黑魚長五六丈，已浮水死矣，身似被刀斫者。是夜寶光遂不復見，後常見於海外之蛇山。始知蚌之久不出黃浦者，爲黑魚所阻也，而彼此赴訴，先得縣印者勝，印之威靈亦赫矣哉！

樹靈報仇

光緒辛巳三月初五日，天津府署附近民居失火，燒死四人，其居主則鹽運司署之書吏也。先是書吏所居院中，有老樹一株，書吏以其侵蔽日光，將伐去之。或言此係百年餘舊物，不宜斬伐；書吏不聽，斧尋旣縱，紅水噴溢，殷如血痕，亦不顧也。將發火之前數日，書吏每於清晨，夢見白鬚老人執手謂之曰：「汝與我爲仇，我亦當與汝爲仇，汝勦絕我命，我亦當勦絕汝命。」如是者三日，書吏怪之，出以告人，亦莫喻其故也。及火發，即在伐樹之處，亦不知其所自來。書吏及其二孫一傭媪皆死焉。其大門及比鄰屋舍，均無恙。趙桐生告余曰：「凡百年以外老樹，往往能爲人禍福，史冊固常見之，而近事則尤可徵。浙江義烏縣署中，有大樹侵礙屋簷，某大令莅任，命伐去，杖撻旁出之兩枝，大令有已嫁守寡之女，攜其三歲子在署，忽嚙語曰：「方今某氏家運尙旺，我固無如之何若。」

汝家則門祚衰矣，姑借汝子，以顯吾之手段。彼去我兩臂，我亦當取汝子一臂，以洩吾恨。」言畢，睜目切齒，取利剪斷其子之左臂，鮮血淋漓。旁人奔救不及，女亦醒而大哭，不自知其所以然。蓋爲樹神所憑云。嘉興人有陳姓者，由孝廉入資爲中書舍人，家有老槐一株，數百年物也。舍人有妹壻爲狐所擾，一日赴陳氏，狐不復至，比歸則狐擾如初。家人研詰其故，狐始不肯言。繼乃曰：「陳氏有黑將軍氣象雄猛，吾甚畏之。」舍人乃迎妹壻下榻書室，其居適與老樹相對，狐久不至。陳氏每歲祭樹神一次，以其庇蔭全宅也。祭樹之日，狐忽來擾，家人復詰之，對曰：「今日乘黑將軍之醉，姑再來一敘。」衆始知黑將軍者，實樹神也。厥後數年，樹被雷擊，而陳氏漸亦衰替。人謂陳氏前此家道殷實，人口繁祉，頗得樹之呵護。一旦雷神致罰，豈樹之精靈歷歲久而將爲祟歟？固未可知，而要之陳氏數十年之盛衰，實與此樹爲始終云。余謂桐孫之所聞，固不誣矣。夫草木無知之物也，然老樹閱世至百年，得日月之精華，受雨露之滋培，其靈氣愈積愈厚，則無知而若有知，亦理之可憑者。如謂老樹盡不宜斬伐，伐之必擾其禍，則亙古以來，參天之木，將充塞乎宇宙，揆之於理，當不其然。凡人之偶爾獲禍者，或其平日所爲，背棄常道，殃咎將至，而樹靈乘之爲祟，所謂其氣箴以取之也。抑聞古聖人斷一樹，殺一獸，必以其時，蓋以天地所生之物，不忍無故殘損也。而况老樹閱世至百年以外者乎？彼遠天地好生之德，肆意戕物，可以無伐而必伐之，則獲禍宜矣。若夫循自然之勢，審當然之理，而行以惻然不忍之心，樹靈有知，當曉然於氣數之不可逃也，夫孰得而祟之？

孝子獲福

湖南寧鄉農民謝上達，生不識字，而有至性。其母病，掌腕不能動作，上達傭賃以養母。每雞鳴起炊黍熟，調甘旨一盞，溫盥湯烹茶，備巾盂，盡著豫置榻旁，稟命畢，乃趨傭所。傭甚勤，功常倍他傭，日未暮，白傭主返，奉母餐。

畢，然後盥沐休息，傭主與酒肉，必歸還母；傭不遠去，以二三里爲率，便定省也。母髮亂，躬爲櫛沐，衣襦垢，躬浣濯之。暑月爲母澡浴，不少厭意。母病寒，苦鼻塞，口承母鼻，以氣吸通之。暇則坐母旁，說委巷瑣屑之事，以悅母。鄉村有燈會，或演劇，必負背往觀之。雖暑雨，祇寒深夜，不以爲勞。如是者二十餘年。母既卒，每值當祀之辰，出市酒肉楮帛，晚出田隴間，迎神慰問其母，且語且笑如生時。既設奠，則躬坐筵側，勸加餐焉。祀畢，則涕泣哽咽，送之田隴間。上達有兄早世，至是乃呼兄祝曰：「母老矣，病不能行，兄其背負之，毋使疲於道路。」言至此，輒慟哭不能止。道光二十年，長沙人有扶乩者，或問天下有幾許孝子，乩書某某等二十餘人，俱獲天佑，及身富貴。謝某已老，當以來生獲報，可擁八驕也。上達初亦貧，晚乃小康，且健甚，年八十始沒。夫孝爲百行之先，壽爲五福之冠，天之所以報純孝者，亦何必待來生哉。

李遊戎遇魅附

廣州有李遊戎，名承烈者，從軍黔省，偶失道，天且暮矣。遙望里許，有寺隱約林際，趨赴之，扃閉嚴固，抉扉入，殿宇宏壯，然蓬蒿沒徑，似絕行蹤者。西廊停一柩，東廂頗潔，而空洞無牀几，僅一琵琶懸壁上，弗之異也。席地而寢，命兵役秣馬殿後。夜半若有拱之者，驚寤，適月色橫窗，輝耀若晝，見琵琶盤旋空際，戰戰有聲異之，危坐諦視，忽撲面來，撻其額。遊戎躍起，拔刀揮之，忽裂爲二，復兩相騰繞，往來如織，連擊之，輒上下門脫，莫能中。如是者久之，遂無所見。遊戎亦倦極，將就枕，聞院中格格作響，穴窗窺之，見柩憑兩櫬若足，踣踞而前，已至戶側，抵觸甚厲，牆宇震搖，即破窗跳出，柩即旋轉隨後，駭極奔避殿內，柩亦踵至。乃躍登神龕，甫褰幔，見一紅裳女子立龕內，向之而噓，寒風刺骨，暈絕仆地。天明兵役入救，則東廂琵琶與西廊之柩，皆如故也。遊戎大怒，火其寺而去。

蘇州瑞光塔蟒蛇附

蘇州盤門有瑞光塔，乙亥之夏，大府籌費，將重修之。屆期工匠緣梯至塔頂，忽見一巨蟒，頭大如巴斗，腰圓三尺。蟠踞塔心，腥穢特甚。驟觸其氣，皆昏暈墜地，死一人，傷一人。董其事者，無可奈何，遂設酒餚香案，禱之曰：「今日奉大府之命，一郡風水所關，且恐傾敝而妨民居，故請暫避以藏此役，俾獲覆命。」夜夢一老人，衣冠而前曰：「君此舉誠美，但余在此修鍊已千年，未嘗賊一命，戕一物，早知今日有此劫，過此便可得道。惟二匠因我而死，傷，又須遲三百年，乞君成全，後當圖報。」董事者以此覆大府，遂命輟役。後數年，吳子健中丞飭局修建，已卯六月，塔頂被旋風吹折云。

蓄薇崇人

駐英二等參贊官黃遵憲公度之弟，名遵路，字公望者，嘉應州諸生也。年三十餘，忽發狂疾，醫調漸愈。越三年復發，人勸之服藥，不應，謂所親曰：「吾疾豈藥所能治耶？自吾始疾，常見一白頭翁，又爲天神鬼魅之狀，多方誤我耳目，心口皆束縛不能自主。此數月來，則宛然一七八好女也，日就擾我，誠不知何孽，然幸勿語人，恐人疑我生平有遺行也。」又言此女自道其姓名，及橡飾甚悉，有時忽瞋目拊牀曰：「幸吾有把鼻，不然者殆矣。」先是公度從祖家有蓄薇花一株，或見其化爲人，而其家有發狂疾者，乃移植於東偏，與公望居相近，而公望又發狂疾，家人疑此花爲妖，議芟夷之。光緒十五年五月十七日，日加午，家人潛伐樹，掘其根將棄之野，公望不知也。忽於是時刺刃於腹，大叫倒地，創不甚深，越日而卒。

余既刻薛公海外文編，明年公子慈明復以筆記相屬，亟爲校理，期年藏事。筆記之作，由來舊矣，大抵尊聞談故，間涉寓言。此編體例分類編目，悉公手定，其論事平正通達，涉筆謹嚴，與文編相表裏。餘雖隨筆劄記，類皆馳騁精覈，自備一格。回憶一鏡侍側，聽論往事，娓娓不倦。今僅得於此編讀之，前日之樂，渺焉如夢幻之不可復接，可慨也夫！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甲申朔齋山陳光淞謹跋

所 版
有 權

版 再 月 三 年 四 二

點 標 式 新
記 筆 菴 庸

冊 一 裝 洋

角 九 價 定

忙 太 朱 者 點 標
公 維 者 閱 校
社 應 供 書 圖 遠 大 者 版 出
店 總 局 書 益 廣 路 南 河 海 上 所 售 託
支 支 路 州 福

歡較蒙之少準檢信。隨一旦美潔，印對圖本
迎，惠弊發確貨添外時，定觀，紙刷嚴書社
之尤願，多，照配埠加並價，裝張精格；出
至所比如塞無數，來碼不劃並訂整良，校版

章 簡 購 函 埠 外

帶，由信局。本件不費每書不
力本購實匯一社，曾洋件掛收
之社書洋款如不如掛八另號
義無者力購由頁有號分加寄如
務代自，書民責遠之。掛本欲
付出均，信任失郵一號，將
不因觀免票 不外二洋 是有實
收之油受須 收角十二 照餘價
揭紙滙銀 郵以足 補寄加
不寄，油几 票上通郵 遠三寄
開來如紙寄 一者用聚 成費
者，不以郵 概及，代 不，照

！ 竭 善 臻 迅 力 涇 河 批 另 展 訂 者 局 託 書 各 本
誠 惠 供 速 圖 路 南 發 屬 營 購 嘉 經 廣 籍 種 社
歡 顧 如 應 檢 口 路 所 本 業 日 許 售 益 標 出
迎， 荷 完 配 酒 於 社 發 衆 讀 書 原 點 版

82
2 f t = 4 t
1)

